

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

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公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朔方人父徽隋雲州刺史安遠少無檢與

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鬻書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

善珪坐王顏得罪當流安遠為營護免後補正平令高

祖起兵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高祖與安

遠有舊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

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進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

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按右則秦王宮少林寺教作

廣德奉使吐谷渾與約和請為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

將亂欲引為援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

命統邊騎都下督盜賊應歸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

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諡曰安舊

諡曰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榮籍家值也高祖起兵三寶奉平陽公主通司

竹圍說賊何潘仁與連和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

至數萬互見公高祖濟河授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

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

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果與柴紹擊吐

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

縣男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李愬傳作右進爵為公

卒諡曰忠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李愬

傳作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太原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按趙文

十八人舊附劉裴傳後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

執斬部將十四人拔其次代之令曰聞鼓不進者斬贊
鼓士爭赴賊賊射不能過遂大破之武德元年授太子
詹事亦非亮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執秦州總
管盡破降之封鄴國公三年遷益州道行軍左僕射許
便宜從事竟項吐谷渾寇松州詔執與扶州刺史蕭
善合援之善合先至敗之劍川執復進軍臨洮擊左封
走其眾度亮必為患始屯田松州尋奉所部從秦王討
王世充於洛陽明年還蜀執歸益嚴酷能自勤苦
出師臨敵或旬月不解甲其下不用命即誅小過亦鞭
笞流血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
時至即斬之及戎家奴母出外忽遺奴取糞公厭惡而
悔之命斬奴呼冤監刑者疑不時決并斬之後入朝
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而對詔帝怒曰公人蜀時車騎
驕矜從者二十人為公所誅略盡我聞種車騎未足給
公因繫詔獄械縛還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
不協竟殺雲起並行方奔京師是歲行臺廢即授益
州大都督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為洛州
都督洛陽因亂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未作
業者皆之由是威信大行人皆務本卒開并州都督子承
節尚承嘉公主厓左衛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琮有武
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宿憾不自
安王降禮接之與出卧內意乃釋大將軍府建為統
軍從平西河破霍邑封扶風郡公尋徙道文靜皇突
通於瀛州敗其將桑維和通走以輕騎追獲之進兵下
陝縣拔太原倉還右領軍大將軍高陽郡討獨孤武
歸款按李密傳作河陽郡討獨孤武歸款按李密傳
歸款按李密傳作河陽郡討獨孤武歸款按李密傳
其兄殺
外戚稱馬賊管領武都此處脫郡子河陽郡討獨
舉官也詔詔以兵迎之還邈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

初為石屯衛大將軍討王世充命守陝城世充將羅士
信數抄絕糧道球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
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譚國公未幾卒贈左衛大
將軍諡曰敬承徵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舊傳作榮新舊到作隋
洛州總管母文帝姊安成公主也安公主母以帝胡早
賈人太學涉獵書史得禍于牛備身備同三司父疾五
旬不解帶居喪哀感過禮喪葬陳國公轉梁州刺史母
卒數號絕帝遣官人節哭喪餘起為岐州刺史轉幽州
總管所至以寬惠開漢王諒反煬帝抗與通暹李子
雄馳代之子雄誣抗得諱書不奏檢驗無狀竟坐除
名初抗與高祖少親狎太業末煬帝遣抗出靈武巡護
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曰此真撥亂主也遂歸長安帝
喜握手引坐置酒為樂初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
為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可乘其便帝曰為禍始不祥
公無妄言至是帝謂抗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授將作
大匠兼納言尋罷為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
坐既退入卧內談笑極平生歡或留宿禁中以兄呼之
宮中並稱為舅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仁果
功第一又從平東都陽文樂一部珍幣不貲武德四年
卒贈司徒舊傳作諡曰密子衍諡曰衍衛尉官至左武
衛將軍

諱字元休隋佐視衛武德初累遷并州大總管府長史
時突厥數為邊患權道不屬靜詭屯田太原以省德運
議者以慌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徵靜入與袁政蕭瑀
封倫等議政等不能屈乃從之歲收穀十萬斛詔檢校
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郭塞制突厥之入復從

之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少卿趙元禧事聚
故靜會官屬責之曰卿得帝寄侈賜四海自奉司農須
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用公哉元禧大
怒改夏州都督時方征突厥靜將多遜靜所歸為陳虛
實由是大克獲靜又聞其都射設所部鬱孤兒等九侯
斤來歸帝希之賜以羊馬及突厥平將處其眾於河南
靜上疏以為損有用之民實無知之虜况被首即未忘
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
假以賢王之遺孀之宗女公其土地析其部置備弱
勢分易為編制自可保邊塞俾為藩臣矣帝雖不從
然嘉其忠優詔答之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
肅子遵尚安公主襲爵

遂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時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
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義陽公主從秦王征拜舉為元
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幼子末出宮者十餘王國
司家事皆誅王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拜右領軍
大將軍進奉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妄不能對乃
詔以光祿大夫就第卒贈工部尚書判州刺史諡曰安
子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珍少襲爵中宗時
為禮部尚書以恩澤賜賈封開元中為太子少傅諡少
子孝謙

李暹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女即玄宗母昭威
皇后也后為則天所殺母麗氏亦被誅昭李暹遷羅
州司馬卒睿宗即位追贈太尉弟國公玄宗加贈太保
孫尚承嗣公主按新書公主得立宗女出梁公主下
李暹傳據舊書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外戚稱補入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舉官也詔詔以兵迎之還邈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

之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少卿趙元禧事聚
故靜會官屬責之曰卿得帝寄侈賜四海自奉司農須
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用公哉元禧大
怒改夏州都督時方征突厥靜將多遜靜所歸為陳虛
實由是大克獲靜又聞其都射設所部鬱孤兒等九侯
斤來歸帝希之賜以羊馬及突厥平將處其眾於河南
靜上疏以為損有用之民實無知之虜况被首即未忘
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
假以賢王之遺孀之宗女公其土地析其部置備弱
勢分易為編制自可保邊塞俾為藩臣矣帝雖不從
然嘉其忠優詔答之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
肅子遵尚安公主襲爵

遂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時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
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義陽公主從秦王征拜舉為元
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幼子末出宮者十餘王國
司家事皆誅王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拜右領軍
大將軍進奉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妄不能對乃
詔以光祿大夫就第卒贈工部尚書判州刺史諡曰安
子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珍少襲爵中宗時
為禮部尚書以恩澤賜賈封開元中為太子少傅諡少
子孝謙

李暹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女即玄宗母昭威
皇后也后為則天所殺母麗氏亦被誅昭李暹遷羅
州司馬卒睿宗即位追贈太尉弟國公玄宗加贈太保
孫尚承嗣公主按新書公主得立宗女出梁公主下
李暹傳據舊書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外戚稱補入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舉官也詔詔以兵迎之還邈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

之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少卿趙元禧事聚
故靜會官屬責之曰卿得帝寄侈賜四海自奉司農須
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用公哉元禧大
怒改夏州都督時方征突厥靜將多遜靜所歸為陳虛
實由是大克獲靜又聞其都射設所部鬱孤兒等九侯
斤來歸帝希之賜以羊馬及突厥平將處其眾於河南
靜上疏以為損有用之民實無知之虜况被首即未忘
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
假以賢王之遺孀之宗女公其土地析其部置備弱
勢分易為編制自可保邊塞俾為藩臣矣帝雖不從
然嘉其忠優詔答之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
肅子遵尚安公主襲爵

遂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時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
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義陽公主從秦王征拜舉為元
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幼子末出宮者十餘王國
司家事皆誅王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拜右領軍
大將軍進奉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妄不能對乃
詔以光祿大夫就第卒贈工部尚書判州刺史諡曰安
子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珍少襲爵中宗時
為禮部尚書以恩澤賜賈封開元中為太子少傅諡少
子孝謙

李暹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女即玄宗母昭威
皇后也后為則天所殺母麗氏亦被誅昭李暹遷羅
州司馬卒睿宗即位追贈太尉弟國公玄宗加贈太保
孫尚承嗣公主按新書公主得立宗女出梁公主下
李暹傳據舊書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外戚稱補入 題字之推抗第大業末為扶風太守以
舉官也詔詔以兵迎之還邈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

益州討平章益南無選在蜀通與不協因請入朝至
半道詔選之魏憂恐會使者至魏與宴臥內餉以親綺
無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授秘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
遷將作大匠奉詔修洛陽宮建於宮中鑿池起山宮極
侈麗浮費不貲帝怒逐令毀之免魏官會納其女為鄭
王姬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理顏曉音律武德中
嘗與祖孝孫受詔定雜樂建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
行於代

威從孫德明 按宰相世系表他 父彥階西平太守德明
師事陳留王李暹通知文史漢王諒及還將攻黎州德
明時年十八募兵擊破之擢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
叩長安留守官欲殺宗室李基神符道宗及寶誼趙慈
景等德明諱止之後調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香拜考
功耶中從秦王世民擊王世充封顯武勇常愛二州
刺史卒弟德立

德立始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
其舊臣自殿中少監遷御史大夫還司元太常伯驍德
初進檢校左相居位勤職約己未嘗有過又嘗分封爵
與其弟德遠然理時取合無所稱益卒贈幽州都督諡
曰恭子慎貞自有傳

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少慷慨尚風節名環慕張綱
為人改馬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
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皆匿
綱撫棺號慟為憲訖乃去仕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寡
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
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
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懼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

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
此太子實中人得資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
舞廣大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耶帝曰朕過矣擇
尚書右丞楊素蘇威用事綱居正不說迎隨素等多
愆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非綱不可任遂督行軍
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初
綱適去所部以屬吏會救免屏居鄆大業末賊帥何潘
仁劫為長史高祖入長安綱入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
封新昌縣公領選舉郎位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
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綱左右右撰等字文欲誅不聽騰狀
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
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故及竇
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萬棄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
欲建此計我當斬於軍綱曰王過惡誣養成之故事王
漢有劉必諍今願欲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
加罪乎與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
於是釋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
均工樂皆不得預士伍故魏武使綱擊鼓衝先解朝
衣故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

王以安馬朝問府可為殿鑿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
功臣實未及備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
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綱在東宮太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
太子使餉之唐檢道元權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和味
公等善之若爾諸審論因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
太子狎亡賴猜問朝廷綱頓頭不見聽遂乞骸骨帝賜

曰卿為潘仁長史而兼殿尚書即綱額曰潘仁賊也
志發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
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
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道士幸卒輔吾兄
乃非太子少保尚書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
幸未就木願勿恩直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
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受郭說與朝廷生甚
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怙怙不自顧因請老
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教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
少師以足疾賜步馬乘至開間以政事詣東宮太子
承乾為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以為難綱以為易故發言
陳事辭色慷慨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
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為立
碑初齊王憲女榮居綱厚恤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
其親綱在隨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
符易姓乃如志杜不知道折足為故故綱雖顯於唐數
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承徵末為太子左庶子
太子忠廢還朝察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恆州刺史
安靜見忠義傳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
邈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隋開皇初進封武
德郡公年十四為沂州刺史黑韓魯郡太守母崔賢明
曠政治嘗坐開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
至牀下責魏之善果母見傷 故善果所至有續續清吏
與武威太守姜子蓋孝為天下第一楊帝賜物千段黃
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國帝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

諱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屠民部尙書從至新城新舊書准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賊中流失神通解俄爲寶建德將王琮所獲議之曰公隋室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哀且以忠臣子爲逆賊命隔夷至此謂何善果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榮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尙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皆待得升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爲榮生事免會出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尙書貞觀中以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諱之子以父功拜儀同三司累遷右衛將軍更封孝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輪西略地攻拔其城係徵軍門將之授大常卿與竊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壽習軍旅事帝令教習屯軍法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角稍冠汾晉詔元壽論誰可汗兵不聽會可汗暴疾其下意元壽竊毒囚之處羅死詔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置蘇武張奐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攻太原詔起元壽持節往勞詔利以失信告中國元壽詰詰折讓無所屈從乃數其背約突厥懷服因好謂利曰突厥得虜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使且掠財資劫人口皆人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小廉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願不肯坐受其利茂德貽怨自取苦勞若何詔利善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遠役遂終善雖繩綬之功何以加貞觀元年新舊書並作貞觀三年夜通曆在元年至四年利朝被擯卽下所云曆亡之兆

不出三年也復使突厥遣言夷狄與我以馬羊爲候今突厥兵微番將亡之兆也不出三年已而突厥果敗後轉左武候大將軍宇文弼起爲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元壽貞觀所至常有善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懷歸之至元壽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某知名武世終天官侍郎

表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初仕北齊後入隋官至右光祿大夫又事宇文化及寶建德建德敗乃降唐擢中侍御史封安昌縣公累遷太子詹事預撰古凶書積八年檢校中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重賄之乃聽命還兵部尙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聞遣人通諸曹一吏受積銀帝怒詔殺之矩曰史受賂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囚人以罪非道德齊禮之意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凡事若此天下有不洽哉年八十精明不數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子宣機高宗時官太子左中護衛後按前書有傳其仕實志唐後事者於略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清書皇甫無逸傳安定爲安定胡人父父誨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不見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勤日吾父平生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卽至果然時五等廢帝嘉嘉忠特封無逸平興侯思清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居守洛陽帝被弒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乘母妻斬開曰歸返焉及無逸解金帶投之地日以與爾無相困騎守下取出是獲免高祖以隋勳舊尊過之拜刑部尙書封渭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尙書遷御史大夫益州新定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東賊至蠲食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除交也充帝審其詐斬希仁又有人告無逸交通蕭銜者時無逸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新表自陳並上璽券勞曰比多謬毀但以正道爲依人告者而難理及還帝勞曰比多謬毀但以正道爲依人憎爾拜民部尙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所至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常按部宿民家雖主蠶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還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停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尙書諡曰孝王珪駭曰無逸人蜀不能與母俱留京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諡貞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善術數仕陳調文林郎晉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得素索傳問實善爲執板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在任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稱政日案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尙書左丞用清察稱最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僞乃爲誘書曰崔子曲如鉤時待侯書此詞小觀今帝聞勉之曰昔齊末袁宏歌解律明月而高緯聞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固下台購誘善誘乃止傳仁均獲茂寅惡李滄風詆其疏帝合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讓戶獵地狹者從實鄉善爲養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

若聽徒皆在關東處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慙大理司
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為秦州刺史辛嗣期部尚書
諡曰忠初天下既定卓臣居者皆舊服焉建言其
賊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
齡褚遂良者果矣按唐書高宗時房玄齡褚遂良
之次今改善為許高祖雖有建言不徒以按高宗
當與開國諸臣並列嗣期仕於高祖武后之世以解
非其論百免唐史仍人尚高
高士廉名儉字相世系士廉其字也渤海裔人北齊清
河王岳之孫隋涿州刺史勳之子勳高祖書勳在勳今
少有器局觀書一過輒誦晉道衡崔祖潛與為忘年交
由是知名大業中為治禮郎坐與斛斯政善貶未高士
簿以母老不可居瘠地留妻解千氏奉養而行會世
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邱和署為司法書佐會理帥
宣長賈來侵和懼欲出迎士廉策其不能持久乃習行
軍司馬逆擊破之武德五年與和上表歸國初士廉妹
適長孫晟生子無忌及一女屢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
撫之甚有恩旋以其女妻太宗即文德皇后也時太宗
方為秦王領雍州牧因薦為治中親軍之隱太子與王
隨已戒士廉與無忌並預密謀主期吏卒釋繫囚授
甲趨芳林門助賊王為太子授右庶子貞觀元年進侍
中封義興郡公坐監王珽奏不時上出為安州都督遷
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父母或或不親扶持望
舍投傾唾之又兄弟不相假財士廉隨方訓誘風俗朝
改秦時李冰守蜀導汶江水灌田福水者頃值千金士
廉附故築所引旁出以廣執道民用富饒與諸生講長
經藝以興學校又禮致隱士朱桃椎蜀人以為美武五
年入為吏部尚書進許國公雅負鑒裁又許氏譜所署

用人地無不當者加特進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
改封申國公拜尚書右僕射帝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
少師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仍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事十九年太宗伐高麗太子監國定州又攝太傅同掌
機務遷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二十一年疾甚帝
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舊唐書作二十一年疾甚帝
諡曰文獻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經士廉進
止詳華每有獻納歸神屬日奏上覽其家人無兒
者初太宗以山東士人高閭閻雖累葉陵越子孫猶賈
世望殊榮必多家財人謂之賈昏由是詔士廉與章
廷岑文本合孤德莫負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正其真偽
第其甲乙分為九等捨名取實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
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六百五十一家
譜曰氏族志頌行天下以九姓諸人故士大夫於其地
寧遂有上品無美門下品無劣族之說自晉及隋相沿
不覺太宗頃時講校天下即棄世舊門不敢與王相動
問相抗而天潢為氏族有異者猶則家之又嘗受瑞與
辭不先辭到友益不以為然失之吹矣矣失之吹矣矣與
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上之士
廉六子履行真行知名
履行字履之亦以字行名文居喪以孝聞尚太宗女東陽公
主襲申國公承徽初拜戶部尚書後出為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士廉先居此職履行繼之亦有政聲及長孫無
忌得罪貶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真行官至左衛將軍
其子典膳丞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付真行自懲誠真行
手刃之藥其屍帝聽之貶睦州刺史士廉五世孫重見
文苑傳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諸史嘗謂所親

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策者非斯人尚誰哉仕

商爲殿內直長舊書杜葛長安縣功 史部尚書生

見之曰王佐才也復應屬部領外郎 史部尚書生

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

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樓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

靖呼曰公欲就大事以私怨殺道士乎秦王亦爲請得

釋按劉備大將軍漢之高祖軍義士原李靖與備文并

靖爲守以安北皇統之及開中平議文并等次及并

靖之與高祖史明統五與魏書得於德問不若此史之

可引爲三衛從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諸統薛江陵詔

靖安輻輳馳道金州會賊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

屬江王政討不勝靖爲環謀擊鄧之進至歐州阻賊兵

不得前帝謂退道詔都督許紹新靖緒爲請而免賊兵

詔靖爲岐州刺史或言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

行數反計分明顯賊起始失告狀其命更請罪狀

事者乃與賊相和却取不問其姓名以爲備

通大驚則主其謀也取聞開州旋再擊則寇

奸事者因許事而備之故不取聞開州旋再擊則寇

州州道郡王李恭戰木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也險設

伏斬擊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

因手執勞之靖遠陳國鐵十策詔拜行軍總管兼攝李

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楊武德四年八月大開兵變州

時秋澄滯瀾漲寇統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

平乃進靖曰兵機事及以選爲神今士始集統未知若乘

水傳聲是疾雷不及掩耳縱使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

必禽也孝恭發之九月舟師叩夷陵統將文士安以卒

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安健將下皆勇

士今新失刑門惡報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

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

敗遠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

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破江陵陳城而營

成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統大

懼微召江南北不及到遂降靖入其都賊令靜嚴軍無

私焉或請靖統將拒賊者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

兵甲而取有罪彼有罪以來不吝以叛逆比之今新

定刑罪宜寬大若降而籍之恐自刑而南整城刺屯

賊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

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

慰箇嶺嶺嶺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

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

總管以嶺海阻遠久不見德非靈威武示威義則無以

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

意遠近惟服輔公孫丹陽及召李恭爲帥召靖入朝

受方略副李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孫

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常塗陳王通步騎二萬屯青

林白梁山連鎮以斷江道梁卻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特

角諸將議曰彼助兵運柁將不戰破老我師若直取丹

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和

所自濟亦空也既保石頭則未可拔我留不得志

退有所思服背家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

非怯野圖今方持重特公孫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救公孫倫矣孝恭聽之精軍黃君漢等

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

丹陽公孫權軍尚多不能戰乃出走尙之江南平置東

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度檢校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帝歡曰靖遠統公孫之舊言也古韓白衛霍

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

屯大谷時諸將多敢獨靖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

督太宗元魏取利以兵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諸部離

畔帝方圖進取利以兵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諸部離

驍三千擊馬邑逆惡陽統利可汗大驚曰利可汗

兵不傾國來請救提孤軍至此由是俄部數恐靖縱謀

者雖其腹心夜襲定義破之頡利脫身遁逃封代國公

頡利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內附以靖爲定義道總管

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

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

靖曰機不可失發信所以破者也唐儉輩何足惜哉

督兵疾進行遇候選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即舉

震潰斬馮餘級俘男女十萬倉其子嬰羅施殺義成公

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舍以獻突厥

傳於是斥地自隴山北至大隈突帝因大赦天下賜民

五日醴御史大夫蕭瑄劾靖持軍無律禁士大掠散失

奇寶云瑄考異曰唐書高宗大天武彥博當其功諸將

貞觀帝召諸將頭首謝帝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

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

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日向人譖短公朕今悟

矣加賜昂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悔惻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論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乃授時進就第祿賜史卒並依舊給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齋齋杖頓之吐谷渾寬邊帶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卿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可一行帝嘗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道亮李道彥高師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木牙馬弱不可戰靖用侯君集計集勸見君洪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吐谷渾伏允愁憂自經死靖更立大監王墓容順而還

吐谷渾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薄賞之既歸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狀生等以誣罔論請乃關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徵國公其妻辛詔填制如衛霍故事築圓象城山積石山以旌其功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准高麗未服亦有志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陸下誠不棄病且

平突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准高麗未服亦有志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陸下誠不棄病且

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如此為公憂之流涕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班朝弼孫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者怪詭祿祥皆不足信論其所設施如此按唐書有石列言高在取天下大明持土而往來皆言其又大聖史也唐書有石列言高在取天下大明持土而往來皆言其又大聖史也唐書有石列言高在取天下大明持土而往來皆言其又大聖史也

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徒吳郡靖兄瑞字業王以靖功襲承康公梓州刺史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職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高射獵雞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邊水鳥鷗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噏人謂之鳥賊辛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明皇鳥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太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尚食事恩待甚盛然未嘗輒干政率敢自賦厚奉養侈飲食後坐其子與同兇節曾承宗連害開元十五年開州都督王君愛奏同統節撫州別駕辛

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雖遭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他大略如此文宗愛之留禁中數摸認不還賜產芳井東帛衣服權輿賞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與其父益皆善施貨年十七從聖讓為盜說曰公鄉人不宜自割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私取財由是兵大振李密亡命羅即助與復儀王伯當共謀讓推密為主密嘗勸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是時河南山東大隋帝令儀人食食黎陽倉史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勸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

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食周瑄擊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取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賊為己功乃錄郡縣戶口以啟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許無表使蓋以意問帝

秦王伏都都義有功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略告捷於朝蓋亦自涪州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則黑闥遣左監門大將軍閻福反詔勣為河南大總管計平之趙郡王李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

我若約薄藩之不戰勝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眾夜發勣兵從之頓利欲走頓前屯頓口不得度降其部落五萬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專哀還官從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歲

并突厥不敢南侵長城遠矣名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辭

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授李恩厚諒勳爲朔方道行

軍總管將輕騎六千著者擊度設青山新名王一俘

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

左衛率儀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

長史以官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

以勳爲遠東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遠東白崖等城從戰

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郭落亂詔將二百騎

發突厥兵討之大厥爲德穆山破之降其首領梯莫達

千而可汗噶摩支遁入荒谷嶺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

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

暴疾醫日用蠶灰可治帝乃自剪髮以和藥及愈入謝

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謂爲請按通鑑綱目

李勳不絕即云機即功臣亦自有道何至受此請按通鑑綱目

刀主設他日復有勳臣者受命如許請按通鑑綱目

太宗史官勳爲詔託因說詞以結其心商其家遂記之

法狀史官不察遂成白首請按通鑑綱目

稱之後世因譏爲感事其說無足請按通鑑綱目

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否不取後留宴願曰朕思

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實賈朕勳誠感涕因

嚙指流血俄大醉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

勳無思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

矣乃授歷州都督請按通鑑綱目

一書說昭宗崩之禍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

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

定詔勳志當奉而立武后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

陞馬俱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

所逐遣子乞師詔勳爲遠東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

討之破其國賊高麗高麗王遣使謝罪獻地獻行昭陵

具庫容告於廟進位太子太師封食戶一百戶總率二

年卒年八十六請按通鑑綱目

性廉慎不立產業令亡富無贏貲有司其厚廩卹之因

泣下寒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大尉揚州大都督諡

貞武給減器薛昭隱起家險峻烏德穆山以旌功

烈葬曰帝與皇太子李承天古城哭送初勳拔黎陽倉

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引見臥內

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勳爲知人平洛陽得軍雄信

故人也表其材武請盡納官符以贖不許乃號勳割股

肉啗之曰使此肉隨兒爲土庶不負昔誓也仍收養其

子馮帥癖病自言爲粥而瘵其須髮戒止咎曰涕多疾

而勳且老雖欲數進尚何其用兵料敵應變皆契

事機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然持法嚴

故人爲之用臨事運籌必當其奇屢福又者運之或

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名名既沒士皆爲流涕

自厲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歡呼醫平不許諶子

固以藥進載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人命

平生死聖天寧服藥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勳

以聞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矣房杜也我死布裝輿車載

柩欲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備死有知慮者此奉兄先帝

眾妾願留養子者雖餘出之乃不復語詔等遵焉本名

世勳承讓中遵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配享高宗廟庭

季弟咸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於世充令作書召勳

對曰兄尙節義今已事王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

勳子震嗣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營英國公爲眉

州刺史嗣聖元年坐曠貳州司馬會給事中庶之奇

貶括蒼令廢事府司直杜承仁貶彭令舊高作陶應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時武后既廢中宗諱戮唐御

孫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

史薛璋薛璋求使江都及至台離人韋超告州長史

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居數日敬業乘傳至雒制殺敬

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首即開府

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新斲事參

軍孫處行以宿乃開三府一日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

之奇爲左長史求仁爲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

寶王爲藝文令前監屋戶魏恩溫爲軍帥旬日兵十餘

萬傳敬州縣賊武氏遇惡復稱嗣聖元年又索狀類太

子賢者奉之謂單曰賢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

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鈞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

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家廢屬籍購得敬業首者

授官三品賞帛五千敬業聞計於思溫對曰公以匡復

爲辭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陳魏知公勤王附者

輒斬之

志四九五

傳唐

卷二百五

轉通志

必舉天下指日定矣。遠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非常，固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山東秦檠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路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牽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使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犖，敬業嘗上監軍御史魏元宰曰：此犖也，犖正忠，犖是時以殿賊，其敗乎？風頭扶乾，火攻之利也。因請戰，遂度，給擊之。敬業置陣，久之，義皆頽，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卻。敬業麾楫兵居前，崩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等輕騎遁江都，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還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傳首東都。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往完坐家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通，閉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計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木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辛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按思文，敬業二人皆相世。

列傳

唐六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秦叔寶 程知節 張公謹 李襲志 張士貴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尉遲敬德 段志玄 許紹政 姜善

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述德乘雨楊帝殿馬出入軍中以夸單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

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則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子建成嘗以書招之

心如山岳雖難金至才豈能移之恐非自安計公之元吉遣壯士刺之敬德聞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謂於

高祖將殺之王因爭得免其後建成等計日急敬德與長孫無忌入白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

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善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眾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

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掌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

進勳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

以來敬德遂往論玄齡等與入謀議及建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進陸林下元吉將擊弓密王

請帝手詔請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建成元吉得罪者百餘家將盡沒人之敬

德曰為聖者二人今已誅若又尉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一以齊府金幣什器賜馬除石武候

大將軍封英國公行功本傳實封三百戶授太子左衛大將軍或書或不書于御封已奉親衛不取一令皆從

總管擢至平陽監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歸直願以功自負與宰相不交出為雍州都督累

遷同州刺史常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文武及日改有何功坐居吾上太宗怒諭之

乃正令任城王道宗釋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眦太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親漢史嘗惟高祖時功臣少全

者今親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家網紀惟賞與罰隨思不可戰得勉自修飾母貽後悔敬德頓首謝由是懼而自戢後改封鄂國公歷夏二州都督通鑑

宗帝謂敬德人言即反敬德解衣投地出其藥皇帝為之流涕云云乃止此一事新舊書本傳與通鑑諸人富不易矣乃止此一事新舊書本傳與通鑑諸人富不易矣乃止此一事新舊書本傳與通鑑諸人富不易矣

問今獨申叔實何也漢兒曰是子志節完整豈人居卑
賤耶俄從通守張須陔擊賊盧明月千誠阿曰通鑑考異
今從附書 郡靈盛欲去須陔曰賊見兵卻必恐追迫
我得銳士魏其德且有利誰為我行者眾莫對惟叔實
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勳兵千人伏莽間須陔委靈運明
月悉兵追羅叔實等馳叩賊營門不入乃升樓拔
賊旗殺賊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外兵縱火焚二千
餘屯明月奔還須陔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賊海曲
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後須陔擊李密黎陽須陔死
車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實大喜以為帳內
驍騎待之甚厚密與字文化及戰黎陽中矢隨馬追兵
至叔實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知
節計曰劉蕡大將新語同書今據新語 世充多詐
數與下呪誓乃巫驅非振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
謝世充曰自願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
降高祖神事秦王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
管職美良川破尉遲瓌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日拜
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謂以吸
爾況子女玉帛乎授授秦王府右三統軍走宋金剛于
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龍常為先鋒積勳金
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靈犀出入
以夸奪者秦王輒命叔實往取之躍馬挺槍刺于萬眾
中莫不如志從平建成元吉拜左武衛大將軍後移移
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
料安得不病乎貞觀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司冢石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明年改封胡國公
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司空河間王李孝恭司空萊

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
開府儀同三司中國公士廉 新史脫士廉開府儀同三
司鄭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尉遲恭魏國公瑒魏國公
將軍裴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凌國公弘基尚書左僕
射薛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鄧國公弘基尚書左僕
射薛國公紹後唐初功臣有功又有許敬德封許國
侯不載其諡為吳通國 薛國公 凌國公 弘基 尚書
通三載其諡為吳通國 薛國公 凌國公 弘基 尚書
德以東功臣姓名首載後考其國名諡未詳 弘基
索結而後不詳中有有發論大將軍鄭馬都督劉國
不誤胡在疑其當為許敬德考其地則國都督劉國
德洛州都督鄭國公亮史書尚書薛國公君集左驍
大將軍鄧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
尚書承與郡公世南戶部尚書綸國公公政會戶部尚書
荊國公檢兵部尚書英國公勳并叔實並圖形處埋關
唐明諡功臣元王碑云唐初功臣皆圖形處埋關此
碑乃非載其國名載之不見於他書惟正刻數有
武而後改之耶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各巨圖形
凌烟閣者凡七人徵士廣志玄弘基世甫叔實皆始
終著名者也

程知節本名曉金濟州東阿人善騎膂力蓋起聚眾
數百休鄉里後事李密密科士八千尋四驍騎分左右
以自衛城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驍騎之一思
過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叩軍壁信以
外騎營備師世充襲壁信密通知節與我行儀助之行
儀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壁乃抱行儀
重騎馳追之以翼槊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
敗為世充所獲知節惡其為人與秦叔實來奔投秦王
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寶建德王世充拉領一馬
軍總管寧瑒先登者不一以功封諸國公太子建城諸

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
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將還右
武衛大將軍自親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
盧國顯慶二年授荊山道行臺大總管以討賈魯師次
相寧城 返馬車 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賈魯大
遠邇軍還生免未幾起為岐州刺史授右將軍 驍騎
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顯慶武亮 作懷亮
尚清河公主終靈遠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 汝南 父係師仕為太原司
法書佐從高祖起兵官至鄧州刺史志玄少無賴數犯
法從父客太原為太宗所誅兵與募千人從授右領大
都督府軍頭下蓋邑綏郡攻永豐倉推鋒最屢左光祿
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秦暉和所襲
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數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
擊自如賊軍亂軍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驍獲
於稠桑以功多授東府將軍騎將軍討王世充深入
馬跌為賊擒兩騎夾持其鬚將度路志玄怒厲而上二
人者俱隕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東都平還秦
王府右二護軍太子建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太宗
即位累遷左衛衛大將軍封美國公詔率兵至青海春
吐谷渾牧馬迺通免 互見 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
與宇文士及勒兵衛武門 蕭齊門 太宗夜遣使至二
將軍所士及問營內使者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
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歡曰周亞夫何
以加改封美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自親十六年疾帝臨
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
威左衛將軍及卒帝哭之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

陪葬昭陵諡曰忠壯唐書及志云神道碑三世孫文昌自有傳

任瓌字瓌廣州合肥人父七寶一作陳將忠之弟高

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

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

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瓌亡瓌勇據嶺外立陳後

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官去仁壽中調確城尉未

幾罷高祖討捕于汾晉瓌上調輸門承制署河東縣戶

曹高祖之晉陽留瓌太子託之及起兵瓌至龍門見高

祖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公天付神武仗順而罷關

中起兵者踴躍而待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

使人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由梁山濟河直趨絳城逼

邵陽御朝邑蕭造文史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

而前據承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

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李步驢

六千趨梁山以瓌及辭獻為招慰大使謂演壽曰聞外

事與任瓌壽之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

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侯馬東嶽之拜左光

祿大夫留茂丞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

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邛

山山水運餉軍關中平為河南安撫大使至宋州會徐

脚朋反副使柳滑刺退保津瓌笑曰公何怯也俄而賊

陷定邱將關東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郟陵領諸

州家賈子百餘守之滑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賈子

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賈子與土人

合隊賊稍近賈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于是諸隊帥

皆懼各殺賈子梟首門外樞不禁遣使報瓌瓌怒曰

去者遣慰何乃殺之退謂滑曰固知崔樞能辦此也

縣殺賊子為怨已大人今自為戰矣關朗或戎城不能

拔賊平遷洛州總管仍為大使瓌補吏多私親故或倚

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為之所讓輔公祿弔那以

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降其將龍龜公祿平弔那詔

晉陝州瓌弟瑋為隨太子與唐監太子廢瑋得罪瑋

亦在投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

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所司

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耶自

是大臣獲蓮不對仗奏云

張公謹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涇州長史與刺史崔樞

翠城歸唐授鄆州別駕累遷右武侯長史未知名字帥

尉遲敬德數啟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建成元吉使卜

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卜以決疑今事無疑

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建成死其往攻

玄武門殺甚公謹獨閉閤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

定遠都公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首饒運數言

時政得失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言

頡利縱殺律因誅害善具親近小人一也別部同羅驍

骨同紇延陀之屬皆叛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跋

出討取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三也北方籍早

稟糧之絕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胡性翻覆大軍臨

之內必生變五也華人在北者甚眾比聞屯界保據山

險王師之出當有慮者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

利聖詔慰勞進封鄆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應政開六年

卒官年四十九唐書作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

之贈左監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鄆國公永徽

中加贈荆州都督王大眾嗣次大眾龍朔中應奉臺舍

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大安上元中

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注范甌

漢書太子章貶營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祚仕明皇時

為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書說林入院經修所

闕累遷知圖書括訪與書度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隋越州刺史大業末

紹為夷陵通守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古數十萬開倉

賑給賜帝聞乃召紹率人吏三日禮以所部遷屬王

何王世充募立乃以黔安武陵陽歸國授岷州刺史

或作 封安陸郡公紹兒時與高祖同學賜書道平生

舊以加爵蕭統將重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統功

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統遣楊道生圍岷州紹擊走

之統將陳普瑱具大艦迎江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瑁

張元靖據李宏節追賊西陵獲其兵擒普瑱悉獲戰艦

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時其東皆險陸

統以兵戌守紹遣智仁等政荆門取之制書襄美紹境

連王世充及鎮其下為賊劉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

道之二邦威義殺按為止進連國公賜萬千段遣郡王

李恭等伐賊復鄆督兵圍荆州會病卒於軍帝為流涕

貞觀中贈荆州都督長子早卒以嫡孫力士嗣終洛

州長史次子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守夷陵

終涿州都督少子圍師字書以紹次子

圍師有器研涉藝文撰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賜賜還

長自然游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困師杖自然一百掩不奏為人所捕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賊乎困師謝且言成賊者強兵重鎮天子法臣文史何敢然帝曰無兵邪敬宗因是勃抵為李義府所請今遂免官久之為廣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部有受賂者困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節陪葬泰陵

力士子欽寂嗣父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廬山軍討擊副使廬山通義作龍山三營注龍山即龍山是也 戰崇州敗為虜所擒方圍安東督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張元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贈斬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副使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補左玉鈐衛將軍西安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突厥獻帳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饈有梁米乎并乞壘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席其虜者遂見害兄弟同時死王事世名其忠

邱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鄆少重氣俠聞弓馬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為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應補州刺史漢王諒反僕卒騎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殿為民字文逵有寵和傾心附納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渡嶽橋至朔州刺史楊那無所進帝不悅逵甚稱和美帝用為博陵太守詔那就視和為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意喜由是所過競為珍侈獻自和勢

也遷天水郡守入為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告吏侵數怨呼帝以和所莅稱消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無接盡情荒境安之是時尚驢劉長直泉舉裴林附蕭瑒馮益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

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繼遣和明珠文犀金寶鉅閏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徼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之高士廉傳和命會隋驛自江都來審隋亡乃附統平遂歸國投交州大總管譚國公和進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典引入殿

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響之授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老以覆州其故鄉也命為刺史以自養除特進員外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義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原州奴賊圍扶風不下食盡無所掠軍稍散歸行恭行恭遣使說賊其迎高祖自率五百人持牛酒詣賊營賊帥長揖行恭斬之謂賊曰若肯棄僕何為事奴乎賊皆服

日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眾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朔北拜光祿大夫累從義功多遷左一府驍騎使太子諫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為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劉蘭生謀反屢斬行恭希旨探心肝食之太宗聞而讓之曰法有常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到汝乎行恭謝諫大德唐書高宗立遷大將軍襄

馬行恭同射之發無虛發賊不敢前遂下拔前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誨之斬數人突陣而還員觀中詔諸石為人馬象拔前狀立昭陵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勳見都史傳

李襲志字重光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傾私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羅鏡林士弘廣攻之不聞楊帝表與士民稱善三日陸或說曰公臨

郡人聲畏威今四海分裂自王看弄一姓宜速據嶺表取百易豈不若尉陀乎襲志曰今江都雖滅義社倘有率諸君當相與戮力刷仇恥豈怙亂國為錢所陷偽署

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青命其子元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承平郡守李光復割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孫並預宗正

屬籍及鎮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李孝恭制拔桂州總管五年來朝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祚為水軍總管授桂州都督襲志守柱二十八年改向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將軍司兵陰世部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起襲譽請以兵據東豐倉發粟賑窮之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其捕盜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

大使多所踴躍揚州俗喜商賈不事農業變易爲引雷
陵水築句城塘池田八百頃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
人嚴慈以威遠聞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履隨多少散之
以餘資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謂子孫曰樹桑蠶之可
營負享有賜田十頃積之足以食河內千石桑蠶之可
以衣江都書讀之可進求宦吾後復爾曹能勤此無資
於人矣遂涇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在涇州以私憾杖
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涇州卒

美狄秦州上邦人隋大業末爲涇陽長高祖在太原暮
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唐公負其霸資度必撥亂得天
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
絳郡兵遂渡河營部勅一夕濟高祖歎其略遠平長安
除相國曹參軍勇善作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
山西室宗詔安撫脫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
室已屬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
納乃與賈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過薛舉與戰軌敗召
暮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仁果平掃秦州刺史帝曰昔
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慎勿涼州荒樓宜
有以靖之暮至燕以恩信盜賊戢止人喜日不意復見
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法職員觀元年卒贈隴州都
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
宮及諸苑覆以幹力稱多所實賞游幸無不從還宣威
將軍太宗遇過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重屯營宿衛仗
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拜在屯衛將軍分典
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
造攻器損費法械益特其處有漢球起祀功德碑行本

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德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職
有功增書慰勞還爲金城郡公帝將在高麗行本謙未
宜輕用師不從至葦半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
衛大將軍鄭國公諡曰襄帝葬昭陵行本有巧思凡朝
之營繕所司必節而後行魏徵恐後徵移端勸帝斥之
帝顧其強濟不斥也子簡嗣承中官至安北都護卒
子暉開元中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慕容敷奏詳
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子
岐長安爲尚衣奉春明皇在藩邸岐謀其有非常度
女廢馬及卽位白涇州長史召投殿中少監出入臥內
陪燕私與妃嬪通楊國華聞擊毆呼姜七而不名陽宮
之帝遂令從棹其家與誅賈懷貞等進殿中監監國公
食封四百戶議者譏岐任遇太過帝乃下詔曰殿中監
楚國公岐往事朕薄國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
儲別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謂聞太上皇太
上皇奏之中宗違祠號王邑等謂問岐一意保護國或
貳言宗室客犯處諸等請我殺岐荒中宗特詔貶涇州
長史專以忠力戴朕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旣卽位又
參謀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攝過迭除朕躬舉多現益
而愍之謀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盡岐之功何
見之異也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奉至干亨則所酬
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乃謀始有之圖終可
也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
璟以爲非久安計請抑損之開元五年詔放歸田里使
自娛久之復爲書監十年生洩禁中語爲嗣漢王璿
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璿亦王守一姻家王守一見中

書令張嘉貞除希其意傳致敗獄詔免殊杖之流欽
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誦死者數人世以爲冤帝後
思敗舊勳令遷柩還以禮葬之存同其家追贈涇州刺
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祠享
費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
愛之開元初權御史中丞先是永徽廢廢時御史不拜
宰相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據著
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達公等由是憂憤復振
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中馬六胡州率得馬
三千署擊擊將軍部可開殿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
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實請託爲姦前
領選者周隸越簿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
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岐被放
晦亦去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涇州刺史卒

岐子慶初生方時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
岐甥李林甫爲宰相從容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
載尚新平本詳公應代朝主恩禮加重慶初亦得
幸善制騎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修
植建陵毀毀連國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故事太常
職率陵廟開元末漢王徽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
陵天寶中張垠以主增任太常改復舊及慶初敗又以
慶廟歸宗正云

張士貴涇州盧氏人本名忽魯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
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卽
拜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
洛投涇州刺史帝曰願合卿衣錦還鄉進封國公

志四〇一

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興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獫
 獯太宗聞其冒矢石先豎勞之曰當國以忠報國者不
 顧身子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太宗嘗自臨治兵
 以柳陳不整令士黃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黃吏
 魏徵諫曰將軍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國法況以杖
 輕下更乎帝即釋之據通鑑慶初辛酉荆州都督陪都
昭陵按張士貴蓋舊史俱有傳舊史列于張仁貴程輝
似非其倫
今移于此

列傳 唐七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均

盧祖尚

劉世讓

劉綱

侯君集蘭州三水人以材華入秦王導府數從征累擢左虞候車騎將軍封金椒縣子除隱太子用其策居多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遷洛國公貞觀四年以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君集為之副帥次都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未走險宜以精兵掩其不備必有大利君遂阻山谷克之實難竭從其計遂備飯士深入追及其眾于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改封陳進吏部尚書君集起行伍不知學及貴始讀書典選有憂於時高昌王麴文泰不朝詔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師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篡位君集行至柳谷候騎言文泰死日將葬請襲之君集不可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同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自守攻拔之遮圍其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窮蹙出降高昌地盡平刻石紀功而還至京師有司劾其在高昌時配殺罪人不得聞且私其珍寶婦女詔獄討捕學文本上疏請宥之以勸有功乃釋不問然君集自此常快快不平會張亮出為洛州都督君集語以欲反亮密以聞帝以君集獨與亮語無他左証祕不發待之如初時太子承乾載有過盧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將質蘭楚石為千牛私引入內問自安計君集遂贊以異謀然畏機忽不自安或中

續通志 卷一百七 列傳 唐

夕驚吐其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為爾若有所預宜自歸首領尚可全君集不從及承乾事發被收楚石又告其事帝親臨問君集辭窮不能對帝猶以君集有功語羣臣欲宥其命羣臣固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因泣下遂斬之而特原其妻及一子從廣表初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今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制四夷而固未盡臣之術此君集欲反耳又二人嘗宿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請語人曰君集將有異志果如其言張亮鄭州榮陽人初從李密署驍騎將軍韋君勳勳以黎陽歸國亮頗贊其謀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不敢入亡命其城山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朝有變將出保之命亮統左右千餘人往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圖不軌下吏詰訊亮終無所言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累遷御史大夫進鄭國公後歷夏鄭三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長史徙封鄭亮為政能發擢登陞強植楊所至有聲召拜工部尚書又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謀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東萊渡海襲卑沙破城之進至連女營壁未立賊奄至亮露胡牀直視不知所為稱副將張金剛等奮擊賊乃破及從帝還至并州竟得罪初亮妻李氏有淫行且喜左道交通平視施政事亮在相州有術士程公穎謂曰君臥似龍形當大貴亮惑之陰有異志又有公孫常者以讎文有弓長之君當別都謂亮姓應之亮大悅候

人常德玄發其事且言亮養假子五百人帝使馬周案之亮不承帝謂侍臣曰亮養子五百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其獄多言當誅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帝不聽竟斬西市籍其家咸削刑部侍郎關員帝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朕不即從至今定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及亮死其子書從而去其官取道裕之議即及太宗之悔斷為梁竊也梁竊所處官削去平反逐無所養今

薛萬均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振鄯守萬均因與弟萬徹客幽州並以材武為羅藝所厚與羅藝歿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實建德以十萬眾寇幽州萬均請藝以萬兵背城阻水誘之而自以精騎百人匿城側遇其半渡擊敗之明年建德又以二十萬眾來攻兵已綠深萬均與萬徹率死士萬人從地道掩擊其背復驚潰去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恩顧甚至自親初歷殿中少監副宋紹討梁陽都萬徹亦從不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奄至王師帥萬均兄弟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謀乘之俘殺相繼突厥走師師遂平拜左屯衛將軍俄以長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大青海萬均兄弟各以百騎前行卒與敵遇萬均單騎馳突與敵戰萬均無敵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嶺萬均曰勝且來仍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眾遂潰追至圓倫嶺乃還與弟合青海圍擊虜勢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遣歸國公有詠萬均與高昌女子亂者帝欲窮治以讎言而止後帝幸芙蓉園坐摘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舉哀部陪葬昭陵

可汗將爲亂帝不察遂謀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
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涪州北海人仕隋都陽郡書佐性陰狡嘗

引賊誅其鄉邑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奉宗黨歸之累

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尙據朔方蘭上書陳方

略帝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

偃旗臥鼓不與爭賊疑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

州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

爲夏州都督長史領府事時突厥射設阿史那模末

居河南蘭縱反開於頊利頊利果疑模末懼來頊利

遣兵急追蘭又逆擊敗之帝嘉其能書此句下有越

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貞觀末以謀反廢斬

李君深涸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驍騎世

充爲人舉其屬歸爲祖授上輕軍都尉秦王引舊左右

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驍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爲馬軍

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深伴其軍玄

應走從破寶建德劉黑闥等所向必先登陷陣前後賜

宮女馬半黃金羅絲不勝計授左衛府中郎將又與尉

遲敬德破突厥於涓橋太宗曰使皆如君妾者虜何足

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舊書作北門長上在

仗讀書不休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舊書君美所

惟書云太宗即位遷軍州刺史封武連郡公後君美

以謀害云太宗始出華州刺史不應在此時今從新再

先是貞觀初太白數表見太史占曰女主曰又謠言當

有女武者帝惡之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名君美自

稱曰五娘子帝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健耶又

君美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屈之出爲華州刺史會御

史奏君美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中

家屬詣闕訴冤武后方欲自神乃復其官得以禮改葬

王君廓井州石又人少驍勇無行大業末欲聚兵爲盜

其叔不從乃誣陷人通叔母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眾

稍集至數千入掠夏長平河東承丁榮拒之君廓遂爲

欲歸首首而伏甲山谷中掩擊榮敗之又與賊津賓鄧

豹等掠處鄉爲老生所敗保方山老生列營追之君

廓纒盡詐請降一夕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

密不甚禮乃歸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

以石武衛將軍從征王世充自洛口斷其餽道攻糧棧

拔之世充將魏隱擊君廓君廓偽道設伏大破之詔勞

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有也

尋又襲拔虎牢以輕騎千餘抄襲建德糧運又破之本

徵戰功前後失進爵彭國公鎮蘭州擊突厥俘斬二千

獲馬五千匹入朝賜以御馬令自廷中乘以出仍賜錦

袍金帶還鎮都督鷹江王瓌反以內外兵付君廓或言

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機柄欲以王誑代之君廓知之即

往見誑詳言有急變當白誑方沐浴髮出叩手斬之因

執瓌王瓌傳誑以功授蘭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在州

驕縱不決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之君廓不自安貞觀

初徵入朝玄道寓居於房玄齡按通鑑以玄道爲玄齡

玄道之甥君廓私殺之不誨草字疑其謀已益鄉行至

渭南遂殺驛吏亡奔突厥爲野人所殺太宗顯前功令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言君廓叛臣不宜

食封邑乃貶爲庶人後唐史王君廓附見唐江王瓌傳

之後皆有功而不著者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

續通志 卷二百七 列傳 唐

志四五〇五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 杜如晦 魏徵

第一選鄧國公時帝親定諸功臣封邑命有不當各
許自陳淮安王神通自謂首應義旗而玄齡等以刀筆
吏居其上不服帝曰玄齡等運籌帷幄有定社稷之功
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於是神頓不敢爭三年進尚書
左僕射舊書作長孫無忌為左僕射無忌為右僕射
唐自後周朱右軍年表與貞元元年表與高宗元
元齡之庶代者乃焉也則監修國史帝以僕射任總百司
宜訪賢才以助耳目不應日開訟牘因故自今務務
左右丞大事如關機射而玄齡亦夙夜勤勵任公竭節
不以求備取人不已長格物用人善若已有之隨能
收效無隔卑賤明達吏治歸以文雅審立法合務為寬
平時稱良相再改封梁國公加太子少師居宰相積十
五年女為王妃尚書王自以權寵過盛累表辭位不許
頃之連司空仍總朝政復固辭帝遣使謂曰國家倚公
如左右手且公精力未衰無多讓晉王為太子加太子
大傅如門下省事母喪賜假喪終國起復其官帝伐高
麗詔留守京師軍械士陳並令處分發遺玄齡數上書
勸帝毋輕動久事外夷二十三年帝幸王華宮時玄齡
舊疾發詔令居守聽臥治事疾漸甚退赴宮所命肩輿
入殿對之流涕玄齡亦泣不自勝合侍醫臨候伺食
供膳日奏起居狀疾少損即喜見於色玄齡顧諸子曰
今天下無事唯討高麗未上疏力陳武功已盛當思知足知
止之誠且高麗未失臣節願下詔許其自新帝實之謂
其子高顯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愛吾國事乎疾篤
命擊苑垣以便通問又親握筆手與決擗子遺愛石衛
中郎將道直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舊書作
昭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給東園祿器陪葬昭陵高

宗立詔配享太宗廟庭初玄齡嘗以遠歸籍緒選良上
疏言其忠勳遽召之後 還位久不出適禧幸芙蓉園玄
齡敕子弟汎掃廷堂曰 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至因載
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 緯為民部尚書右僕自京師至
帝問玄齡謂何曰但稱 李緯好無他語帝遂改播洛
州刺史新書事 玄齡 留守時人有上急變告之者玄
齡送行在帝親奏已即 斬告者而下詔責玄齡曰公何
不自信也其見委任如此治家有法度當集古今家議
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子遺直嗣承徽初為禮部尚書 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
高顯公主官至大府卿新書 表亦作大府卿 誦準無
學公主行亦不謀後竟以謀反 誅遺直坐貶劍閣尉舊
書 房玄齡 魏徵

杜如晦字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魏徵

向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玄齡共禁朝政進退人才咸得其當有御史陳師合舌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職險諷切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非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爾問吾君臣耶斥之讀表按唐書玄齡此年正年考如晦以五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侍就第醫候之使相望於道疾篤帝親幸其家撫之流涕擢其子左牛牛構兼尚書奉御卒年四十六帝哭之慟贈司空諡曰成手詔成世南勳文於碑帝他日食瓜美極其半與焉又嘗賜玄齡黃銀帶謂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獨見公因流涕命取金帶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以告玄齡微御往祭之及小祥遣尙宮尉問其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憶恩禮始終無與比者後詔功臣世襲改封萊國公初如晦與玄齡共政值天下折定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率二人討裁每玄齡策也蓋玄齡善謀而如晦善斷兩人相需其濟故唐世稱良相必曰房杜云子構襲爵自至慈州刺史次子荷尙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與太子承乾謀反坐誅構以累死嗣表弟楚客見孝女傅如晦五世孫元顯自衍

按吏部尙書夢頊朝政表薦四十餘人後皆知名齊薦部被遺司用帝問故淹日防場帝將幸江都眾皆阿旨獨夢頊諫不可帝曰卿知懷遠諫爲何不自言對曰臣位卑又知諫不聽德托無益帝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言諫不見聽日帝曰世充復諫卿何以得全諫不能對者他日朕今作卿可以諫未嘗曰願盡死施歷臺尙書車於朝而無清白名爲世所識貞觀二年卒贈尙書右僕射諡曰襄子敬同美尙官至鴻臚卿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父長野北齊屯留令徵少孤其有大志尤留意縱橫之術隋亂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車兵應李密以徵與書記密得寶藏書楓嶺潛既開徵所爲從召之因進十策密不能用密敗從至京既久之未知名乃自請安輯山東擁護書或馳驛至京陽與李靖書勸其早歸勸計遂決因大鼓樂饋淮安王神通軍寶建德陷黎陽徵獲遷居舍人建德擒乃與裴矩西入關諍太子引爲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取王貞之曰爾聞吾兄弟奈何徵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焉徵弟參軍云各忠其主蓋徵謂之者參人乃爲之問者徵王素器之引爲參事王儲位叔引謀謀大封封於鹿野時河北州縣事建成元吉者多不自安徵白帝曰不示至公人必思亂帝命徵往宣慰計便宜行事至磁州遇太子牛李李志安商王茂李思行相送京徵微謂其副曰前官齊府舊人已有詔曹原之今復執送事安等人誰不自疑吾屬雖往必不信矣即時釋遣志安等而後啟問帝甚悅由是日親數引入臥內訪天下事徵

亦自以爲不世之遇履盡底盡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切切當帝心者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大夫有諫微私所親者帝使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徵爲人臣不能遠嫌疑而被飛謗亦可罪也帝使温彦博讀徵且曰自後當存形跡徵人矣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而反事形跡者若上下其由茲路邪之喪與未可知也帝爲愕然曰吾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對曰良臣機矣忠臣忠也忠臣能逢比干是也良臣臣主皆榮流祚世忠臣家國並喪徒取空名帝曰善因問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其德也所以暗弱也堯舜明曰曰達四聰雖有具疑不能致奏二世偏聽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已亂而三主不聞人君但能兼聽則姦臣不能蒙蔽下情通矣貞觀三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西威諸國皆欲同文泰遣使貢獻帝命文泰使人屈祖乾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勞費已甚更加此輩何以堪之漢建武時西域諸國送侍子光武皆不許不以蠻夷敵中國也帝善其謀時厭祖乾干已發遣追止之帝嘗問參謀創業守成疏釋房玄齡謂創業難徵謂守成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目百死過一生故以創業爲難徵與我安天下念富貴之既溢恐墮忘之易生故以守成爲難然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顧之愈難無益合改人徵時又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具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猶儂者之易食也德彝曰三代之後從詭日滋委任法律漢晉新道皆欲治而不

易民而治雖所行何如爾紉紉爲亂湯武代之皆身致
太平若人滿漢不復返科則今且爲鬼魅矣德雖不
能對至是天下歲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戶關不開
行旅不肅掃帝謂羣臣曰此德微勸我行仁義之效也
借不合封德彝見之羣臣請封德彝從之德不可帝
曰公不欲封德彝之功高即德未厚即中國未安即四
夷未服即年歲未豐即節未至即德即今雖有此六
者然所亂滿十年今稍又安未甚免責自伊洛抵海岱
千里蕭條若車駕東巡遠夷皆當風塵恐虛師以敵
戎心且賞不賞百姓勢敵是崇虛名而受實害也事
竟廢帝幸九成宮宮有宮御館於溝川宮舍新川宮下李
靖王廷綱至更改館宮御以舍之帝聞之怒詔并按之
徵曰苟等陛下腹心大臣宮人皇后掃除隸耳且大臣
出外官示朝廷法式訪問人開疾苦必相宮舍至宮人
則供饋之外無所參承以此按吏恐駭天下耳目帝服
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
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
遂行之帝曰姑應後諫若何徵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者心知其非而曰應陛下是而面從非我
契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也
覽魏端耳迺得郡公七年遷侍中尚書省遷諫不決者
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人皆悅服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或言仁基謀突徵曰陛下處
聖朝則欲民有棟宇食肉梁則欲民有菽粟顧願則則
欲民有家室今仁基女已約婚而陛下取之豈爲民父
母意耶帝大驚自昔命婦冊使加左光祿大夫進封國
公十年以日疾薨表薨位帝曰金之在鑛未嘗爲寶及

良治鑽而成器人始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
毋違辭微懇請乃拜特進仍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
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薨昭陵帝即苑中作層觀望之
引徵同升徵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
以爲陛下聖慈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立爲殿觀詳
道聖賢宜早進連即不使改其引登便殿之時帝嘗
正議乃早爲不見而有敬愛昭陵之誠帝幸洛陽夕照
使太常以爲人登地原而貢出此賦帝幸洛陽夕照
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暫不飲食或俱舍不精爲此
無限以至於亡陛下正宜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每爲不
審乎若以爲足今不審足矣以爲不足則此誠有足耶
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退又上疏言刑賞之本在乎
勸善而懲惡者王所與天下盡一不以規諫貴賤而殊
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昔州舉上下其手
而楚法嚴要賜輕重其心而漢刑濇況以人君而意爲
高下民將何所措其手足乎頃者罰人或以供給不聽
或以人不從欲是乃驕奢之漸非致治之道且我之所
代實在有階階氏府庫甲兵戶口視今何若然階氏富
強而喪德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臣願當今之勳
節嗜慾省游散息靡麗不急傾備德近忠厚遷使候
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
其所守乎帝宴羣臣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徵賦西漢
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每事必約我
以禮他日帝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對曰陛下貞觀
之初尋人使諫三年之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
聽強受諫苟終不平等也帝曰何以驗之曰陛下初即位
元律師論死孫伏伽諫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固直百萬

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尋人使諫也後柳雄妻
訴隋責論死數百人罪當從斬之四五陛下日守法當
如此此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言修洛陽宮勞人收
地租厚斂俗尚高麗蓋宮中所化陛下悲曰德參欲使
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憂可乎夫人臣言
事不激切不能動上雖激切則近誇時陛下雖從臣言
賜罪罷之意終不以此難於受諫也帝曰非公無能道
此人苦不自覺耳帝作飛龍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
十餘年待其富強不虞後患雖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
民不堪命致頑匹夫之手聖君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
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羨美故媛盡侍於
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仍其舊制德之次
也不惟王業之艱難增飾舊基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
而勞役是聞焉爲下矣夫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則人怨
神怒災害並至而能以身名合終者鮮矣是成大兩難
洛溢毀民居帝於是廢明德宮及飛龍宮之玄圃苑賜
被水者德又上疏曰人主承天景命莫不股鬻而道
善功成而德衰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在殷鑒則獨
諷以待下既得志則輕情而戲物耳君人者諫能見可
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
則思謙冲而自收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進則思
思三驅以爲度恐懷怠則思慎始而殺終慮墮蔽則思
虛心以納下想讓邪則思正身以體惡惡所加則思無
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
茲九德爾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聞智者盡其謀勇者
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又何必勞神苦思下

代慮者或已復上疏曰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合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可行不信也令而不從
合不誠也自王遺休明歷十餘載倉庫盈積土地益廣
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
其功諂同心為朋黨謂告訐為至公謂強直為播擯謂
忠諫為誹謗至於竊斧生疑投杼或妨化損德無其
於斯且今將政治則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
待君子則敬而疏待小人則輕而狎則言無不盡誠
則情或不通是小人常操毀譽之權而君子終處危疑
之地也夫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可信何異直木而
疑其影之曲乎人君誠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善善而
惡惡審而明賞罰小人絕其枝邪君子自強不息無
為之化何遠之有帝手詔嘉納他日寔望臣帝曰貞觀
以前開關草昧從既定天下左歸功以貞觀之後納忠
進諫為國家長利唯欲定天下左歸功以貞觀二八帝嘗
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亮曰亮才兼將相非微
可比帝曰微履蹈仁義欲我君亮亮曰古者立詩以相上
封事者眾言或不當帝欲加譴微曰古者立詩以相上
已過封事其諫木之遺乎且所言是有益於國所言非
無損於事直恣其所陳帝悅皆勞遠之薛萬均破高昌
還或言私其婦女帝命質微曰破大將軍與亡國婦
人對辨難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矣帝
遂止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關石然自冬至五
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有餘年陛下許
臣行仁義之遵守儉約之節頃年以來漸不克終其端
有十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欲今則遣使萬里市駿馬訪

珍怪一也貞觀初漢民如子今則詆言百姓無事則易
驕勞役凋恤二也貞觀初所為唯恐不利物今則惟恐
不使身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
三也貞觀初斥小人親君子今則敬君子而遠之狎小
人而近之四也貞觀初不負異物不作無益今則驛得
之貨進進玩好之營不息五也貞觀初求上如恐不及
今則任情好惡議使行六也貞觀初無田獵舉犬之
好今則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
情上達今則別外官奏事顏色不接時或詰其細過忠款
莫伸八也貞觀初政改治道常若不足今則長機縱欲
無事興兵親狎者阿旨疏遠者畏威諍諫無聞九也貞
觀初朔年霜早民無逃亡今則我於舊役關中尤甚設
處有不登豈向能如前日之盛帖十也今早燥之災遠
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畿下願陛下恐懼振興以上答
天戒書奏帝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列疏為
屏障仍錄付史官厚賜之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
汗可汗西突厥之長也未還復遣使饋金帛住諸國市
馬微曰今立可汗未定即使市馬必以為意在馬不
在立可汗可汗未必甚懷恩諸國且謂中國薄義重利
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賜道里費遠之出李武時有獻
者以駕鼓車陸下凡事必法三代今奈何出李武時有獻
下乎帝乃止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中外頗有
疑謫帝患之謂侍臣曰今忠善無輪魏我遺得太子
用絕天下之望聞拜太子太師微以疾辭詔答曰漢太
子以四結為羽翼我之用公即此意也雖病可臥護之
十七年魏王泰拜太子太師上書十六年下詔云其年
子與通龜疾甚微家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構之并賜
所書合

素襦布被以從所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乘
膳賜遺相繼帝親臨問屏人語於日乃還後復與太子
至微第微加朝服施紳帝撫之流涕指衛山公主府以
賽其子叔玉謂曰公強視新婦微不能謝是夕帝夢微
若平生及旦卒帝臨哭為之慟屬司空相州都督諡曰
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陪葬昭陵設拜葬其妻裴氏諡曰
微素儉約今用品一器備物喪大非微志乃以布車載
柩帝登苑西樓望哭親撰碑文并為書石帝後臨朝謂
侍臣曰朕聞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明得失今魏徵逝朕亡一鏡矣使人索
其家得半囊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用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愛憎之聞所宜詳慎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邦可興
矣朕恐不免斯過卿輩可書於笏知則必諫也微狀貌
不逾中人然有志勝過卿輩可書於笏知則必諫也微狀貌
為齷齪者謂賈育不能過書上蒙還奏曰聞陛下有
關南之行既舞而止何也帝曰畏卿憤中撒耳帝晚
年數趨路四夷徵每侍宴奏破陳樂舞府首不視至慶
善樂則踴躍其意蓋以諷隋氏之亂典章渾散徵奏
引諸儒校定四部書圖籍彙然復備又以小戴禮編次
不倫作類編二十篇太宗覽而善之錄藏殿府帝思微
不已嘗登凌烟閣觀其畫像賦詩傷悼問君嫉之初微
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逆
誅人遂指為阿黨又有言微錄前後諫疏史官褚遂
良者帝益不悅遂降叔王向主并仆所撰碑顧其家衰
矣其後帝伐高麗不能成功軍還恨然曰魏徵在不使
吾有此行也使以少牢祠後墓所卜碑而厚郵其家

徽四子叔玉叔琬叔瑋叔瑜叔玉襲爵官至光祿少卿
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瑋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
所殺叔瑜潭州刺史舊史作善原隸子華及錫薛稷
並傳其法華開元初爲太子右庶子徽五世孫後率
系表微子奕生殷殷生明徵自有傳
明生馮馮生實六世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九

列傳

唐九

王珪 薛收元起 元載 馬周

李大亮 戴胄 李德裕 劉洎 彥威

崔仁師 戴胄 李德裕 劉洎 彥威

王珪字叔珍... 薛收元起... 元載... 馬周... 世居郿... 王珪與漢王諒... 薛收... 劉洎... 彥威... 王珪與漢王諒... 薛收... 劉洎... 彥威... 王珪與漢王諒... 薛收... 劉洎... 彥威...

王珪等今甚悔之公等勿懲是不言也時珪與房玄齡... 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嘗因侍宴謂曰卿等... 與諸子賢對曰汝等奉國無不為臣不知玄齡才兼...

帶數從高醫游逆窮其術因住書院外臺... 薛收字伯哀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 父高祖十二龍屬父以道衡死非罪不肯仕聞高祖...

文武帝將入相臣不如請奏詳出納雖允臣不如... 不不及與與臣不如請奏詳出納雖允臣不如... 不不及與與臣不如請奏詳出納雖允臣不如... 不不及與與臣不如請奏詳出納雖允臣不如...

占辭該賊如捕獲資建德以兵授世充諸將請軍... 觀形勢收賊策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 之糧食故為我特建德自將遠來亦當盡其精銳若...

七年生世充禁中語至遷同州刺史明年召為禮部尚書... 尋兼魏王泰師王見珪常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王問... 珪曰忠孝善曰陛下王之君父能盡忠孝可以立身成...

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納矣王必之遂擒建德世充... 軍選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討汾陰難男尋... 以本官兼文學師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禮受...

名突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顯... 王志之其子敦直河南平公主時帝女下嫁不行見舅... 始禮珪曰主上動禮法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

心腹之害又齊上書諫罷王否曰寶所陳知卿之戚我... 也武德七年寢疾王問使相望於年三十三王哭之慟... 與其從兄子元敏書令善撫其子遣使弔祭其後遠國...

將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坐堂上令公主執拜行... 盟饋儀其後公主有舅姑者禮皆加之十三年卒年六... 十九帝素服哀別次悼惜久之則史部尚書諡曰懿...

當以中書令處之貞觀七年册定州刺史永徽中再膺... 太常卿陪葬昭陵有集十卷子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刺王文冢太子舍人高宗即位擢給事中兼上書陳得...

珪臨官務舉大綱不苛察事算覈盡禮無私怪如其子... 然儉不中禮既貴不立家廟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以... 愧之初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其母李家日見必...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入後玄齡等過其家母問見... 大驚執其酒食盡歡謂珪曰二客皆公輔才汝貴無疑...

太常卿陪葬昭陵有集十卷子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杜荀鶴有詩云...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交太子承乾徒竊表崇基子齊茂茂時齊望子旭見酷... 史傳茂時子庶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滿年不解...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元禮名衡字元禮...

失帝嘉納之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磐石道
 衡為侍郎時嘗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流涕母喪起授
 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
 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十餘人並有
 時名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嶺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
 元超為請坐貶蘭州刺史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
 嶺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並執弓矢從元超
 以為非宜上疏諫帝納之元超既以文學政理被遇帝
 深重其才嘗謂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
 二年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命輔太子監國太
 子數射獵元超上疏諫帝知之遣使慰諭厚賜之時政
 出武后因陽喻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六
 十二贈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有文集四十卷子驪亦以
 文學名善張易之官至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遷之子少與收及族兄德言齊名按德言世世東東世稱河東三鳳武德中為秘書郎秦王召為
 都平被誅世稱河東三鳳武德中為秘書郎秦王召為
 元敬府參軍直記室又與收同為文學館學士時與收
 房杜處心腹之寄深相託附而元敬長遠權勢未嘗申
 款如時款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王為太
 子除舍人時國事總於東宮而元敬事掌文論號為稱
 職卒於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按家相世系表道衡子大人生行
 世舉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景福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
 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外祖魏徵家多藏成精書跡
 稷敘精核做筆能道運筆以書名天下書又絕品嘗宗
 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即位遷太常少

卿帝以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
 京雖有功然出自胥史恐難副其職之望紹京遂改戶
 部尚書而稷以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後與崔日用爭事
 上前迭相訾毀罷為左散騎常侍歷禮部尚書太子少
 保實獲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伯陽以尚主封安邑郡
 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貶胥州員外別駕尋徙嶺表
 自殺伯陽子諫尚玄宗女常山公主長光祿員外郎俱
 舉卒

馬周字賓王博州在平人按家相世系表父少孤貧好
 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州助教沈
 飲不治事數為刺史違笑怒謔乃去客齊汴聞又為
 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至新豐宿逆旅主人方
 供他客不顧周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見者異之
 至京師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三年折舊書首作五年
 羅在三年按太宗本紀三年六月以早過書異云據實
 詔文武官事而五年無之今從通鑑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人不知書周為陳二十餘事皆切事帝帝怪問何
 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客忠孝人也帝即召
 之開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令直門
 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嘉何知人賜馬三
 匹是歲周上疏曰伏見大有所不足願築城堦門方
 茨極尚為卑小四方觀覲有所不足願築城堦門方
 務從高顯以昭聖孝又詔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
 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離宮三百里非能
 旦數夕至也假如太上皇思感欲幸即陛下何以赴之
 且此行本為避暑是太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
 處溫清之道深所未安又詔宗室功臣並罷刺史夫苑
 舜之父尚有未均之子假或童駟職職駟修胎殃是所

謂愛之道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賜以巨邑必有
 材行隨器授官既可免於九累亦得終其福祿又陛下
 即位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將使一代之史不書皇
 帝入廟何以垂示來葉又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家
 樂提解斯正惟解調馬舞銜踰軌止可厚賜金帛以
 富其家今乃超授高爵遂使驕子個人得與朝士比肩
 臣竊恥之帝深納其言除侍御史十一年又上疏曰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說教而大要節檢於身恩加於人
 是以下祚遐長祖訓不作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
 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弟夫弟還遺者五六千里春
 秋冬夏略無休時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且京
 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
 麗臣聞且丕顯後世猶忘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
 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此聖慮之所當憂也往貞觀初率士荒檢一
 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人人自安無滂蕩也五六年來頗成豐稔一匹絹易粟
 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
 者多不貸之務故也陛下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
 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竊竊羨晉以來亂天下
 者未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前車已
 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百姓極少而諸王甚多翻遇之
 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恃恩驕於己且帝子身
 食大國何慮不富而戚別優賜官無限極長語曰貪不
 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夫聖朝創業當制長久之法使
 萬代奉行臣聞臨天下者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
 縣令既眾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

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而縣令刺史顯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敵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其得行才術擢者十不傳一百姓未安始在於此疏奏其德善久之擢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明辟周論中事機帝每日我暫不見周即思之本文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增損奏之纒纒令人忘倦然爲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遷治書侍御史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兼兼庶子帝征高麗留輔太子監國定州還以中書攝吏部尚書賜飛白書寵之周病消渴彌年帝親爲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卒年四十八帝爲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願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騰宅取以其素無資皆竊笑它日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可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先是京師戲書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品官舊服黃紫二色後三品服紫四五品六七品綠八九品青城門人由左出由右飛躍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裁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加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字中爲司列少常伯在武部侍郎按司列少常伯御史與裴行檢分掌選事有名時稱裴馬終雍州長史

李太亮京兆涇陽人父充節隋州總管武陽公新羅瑛漢度史向不載其父與西魏爲西魏孫祖瑛大南帳州刺史充元充元與李相世表合今從之

通志 卷二百九 列傳 唐

亮有文武才隋末賀羅王行軍兵曹與李密戰被擒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獨異大亮釋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投上門合處機盜起大亮招流亡黨資騎實所乘馬稍資給之勳豎田歲大起聞出擊盜所至羸平秦王行北境下書勞之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寇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召其家師諭以禍福皆感情請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步而世懸境以清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弘烈據襄陽元子詔大亮安撫樊鄆進兵下十餘城還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行次九江輔公祏反以計擒其將張善安陽縣州進擊破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改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拜太府卿復出爲涼州都督皆有名屬索使至諷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敗撫而使者求應信陛下意乃乖昔言如其猶求則使非其人帝報書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賜胡瓶一及芻悅漢紀曰悅諫論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尋味之額到敗亡北方諸部相率內屬有大度設拓殺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尙在伊吾語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仍時羸積口以賑其饑大亮上疏曰臣聞欲緩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天下根本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欲求安末之有也邇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於內地去京師不遠此非久安之計也一人來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飾悉授大官靡厚祿亦非中國之利也今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積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備廉受之使居塞外則行慮惠而受實福矣西河積困番重以隋亂殘耗已甚未宜勞役臣請停招慰使邊人得就農歲帝納其計八年爲創南道巡省大使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

等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賊賊於蜀渾山俘獲而還運爲公拜左衛大將軍晉王爲太子兼行衛軍又兼工部尚書大亮每直宿必通宵假寐帝勞之曰公在直我寢使安十八年帝幸洛陽詔副房玄齡留守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任大事甚重之俄宸疾帝親調藥馳賜遺表請罷遠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留意表成歡曰吾聞壽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命屏左右言終而卒年五十九將殮無珠王爲含唯貯米五石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諫外妻不能言內剛烈不可干廷諍是非無所隱提家居雖妻子不見情事兄嫂盡禮位通顯自奉儉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之都督費初破輔公祏賜奴婢百口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吾何忍以爲賤隸悉縱之帝聞召美更賜婢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其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念張弼脫其死求報之弼爲將作丞丞不

見一日遇諸途持之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得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擢弼至代州都督世並貴之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父者十五人兒子道裕按宰相世系表道貞貞觀末爲將作少匠管代率督運幽州見疑後以議張弼獄受知璠刑部侍郎評亮傳高宗不載議獄事而云永徽中爲大理卿

志四五一五

解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當死無忌
誤謂調謂自駁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編
誤議亦死陛下若錄無忌功非虛司所決若據法罰
銅未為得良新泰末二句在若無忌是段校尉不可謂
獨殺校尉意帝令復議德彝奏如初帝將從之胃又曰
校尉錄無忌致罪法當輕否皆誤不得獨死由是校尉
亦免時選者盛集或有詐為貧賤者詔許自首不首則
罪至死俄有犯者胃據法斷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
今斷流刑實獄謂胃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
村所司臣不敢執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胃
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一時喜怒所發耳陛
下以一朝之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於法此忍小忿
存大信也帝感悟從其言按此謂魏徵所云卿進而
此云誰法胃前後犯顏執法多類此果遷向書左丞二
年胃上疏言隋開皇時令天下人備級輸粟名曰社倉
故終文帝世得免饑饉今宜令王公下及單庶計所蠲
田頃畝每至秋熟盡令出粟及稻麥各納所在立為義
倉帝從之以其家資資發十萬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
帝謂胃曰向書德固難維失一事天下且受其弊今以
令僕妻卿當得朕望胃性明敏處事速且當謹言謂武
德來左右丞丞無能及者拜讓讓大夫與魏徵更日俱奉
三年進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右庶子杜如晦遺言請
以遜舉委胃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官文學朝政進
時以章舉為嘗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進
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胃上疏諫曰比見關中河外
盡置軍團重以九戎作役餘丁無幾軍離甫定戶口單
弱一人就役軍家廢業且七月以來霖潦過度虛之豐

款尚未可知洛陽宮殿足蔽風雨稍待數年成之未晚
帝寬奏為罷役胃每奏必仰草是以外鮮知之帝嘗謂
左右曰胃於我非肺腑然事之機切無不聞唯其忠
誠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軍哀謝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
公諡曰忠昭處世南振其碑有司為立廟胃無子以兄
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轉戶部尚
書仍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繼為宰相世說其榮俄遷
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丞每遇仁軌竟掃者輒咬以
美言至德必先究詰本末理直者密為表奏終不顯己
之與奪由是時譽多歸仁軌就為解事僕射嘗日暮
訟有婦詣省至德已受隙婦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
非是復取牒至德笑還之人貶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
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情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哉帝
問欽英之儀鳳四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
諡曰恭

劉泊字思道朔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略地嶺
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
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
御史時尚書省詔徵稽察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
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胃右丞魏徵應事彈軍無所
回撓百司虔肅不敢權比者勳親在位勢力相傾雖欲
自強先懼醫諷諫中則唯事諂諂尚書又不放斷決管
精玩馳騁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
人非唯救曠滯之弊亦足矯趨競之習未幾拜尚書右
丞泊隸於職省事復治十七年除散騎常侍尋攝黃門
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辨詰究難泊諫

以良書或之嘉客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
之福也帝於是勅泊與岑文本馬周選日直東宮帝嘗
怒死西監程裕詔斬於朝堂太子驟諫帝悅曰朕初得
魏徵朝夕進諫殺亡劉泊岑文本馬周褚遂良之兒
在吾膝前熱吾悅諫故有今日之言此習以性成也十
八年遷侍中帝一日謂侍臣曰朕今欲開己過卿等為
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咸曰陛下以盛德致太
平臣等不見其過泊曰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
稱旨或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者帝泊曰卿言善朕
能改之帝征高麗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與
高士廉馬周輔太子監國定州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
安危所寄宜深謙朕意泊曰陛下無愛大臣有罪臣謹
即行誅帝以其妄發怪之謂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欺
言誠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帝選在道不潔泊入謁出語
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愛色甚悲懼或謂之帝曰泊
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功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

帝王之與臣度聖哲之與庸愚等級相懸勢不倫疑
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臣臣備極不敢自
進況以神機天飾飾辭復古以排其議哉夫多記損心
多語耗氣初雖不覺久必為弊且今之治安皆陛下力
行所致欲求長久非由辯博但當忘愛慎慎舍若負
觀之初可矣帝優詔答之太子初立泊上書曰太子宗
祚是繫善惡之習與亡在焉不勸於始將悔於終是以
屍諸上書令通政術實諫獻策務知禮敬今太子春秋
鼎盛而不務學業不親正人此臣所本喻也古者問安
而退以廣教也與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太子一入侍
適句不出師傳察案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伏願接

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功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

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功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

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白晝殺諸道之死新
長壽之用公命召伯門求引馬自明帝時
明帝時召伯門求引馬自明帝時
考與不送中人不自馬等送自明帝時
何至此金中人不自馬等送自明帝時
下並送通將死誅能革欲自言有不與帝夜知之有
可皆得罪顯慶中子安業請誅說竟言爲落遠良謀死
李義府助之帝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璋曰若雪刑則先
帝用刑爲不當矣乃止文明初詔復官爵
樂彥璋字德長安人以給事中奏去起唐州刺史累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改中書省齊齊州
都督舊書作子思晦武后時爲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
向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曆吏所殺故宋齊書書
鮮附相傳又不載其子思晦事今仍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
陳叔達薦才任史官遷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樂魏史
貞觀初振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支黨捕擊獲
獄詔仁師按覆以情訊之坐止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宥
孫伏伽謂曰免者取誰肯讓死倘臨決事變奈何仁
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其枉而不申自爲身謀哉及
勅使覘訊因叩頭曰臣公仁恕無見枉者請伏罪由
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尋奏移用費數千名手不減本太
宗怪之令杜正倫論不使仁師對明無謬帝奇之校
書郎王玄度註尚書毛詩詠孔鄭舊學請廢之行已所
注詔諸儒議博士以下不能誦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
上之遂罷罷十六年遷給事中有司以律反逆者兄弟
沒官爲輕詔八麻議成高漢魯魯謀反皆表三族請改
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從謀足累其心此而不推何愛

兄弟帝從仁師議遂不改後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失
帝旨左遷瀛州少卿進民部侍郎及徙爲護國副率
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運事仁師以漕路遠恐輸不
時至以便直稅近海租賦充之坐運夫亡命不以聞除
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辛翠微
宮上清書賦以諷帝稱善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
機務會有失開詔免者仁師不奏帝怒以爲罔上流連
州舊書本傳在龍州承徵中起簡州刺史卒子起戶部
尚書起子說
從子澄淵少舉進士累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乘
政畏武三思反以彥範等謀告之舉遷中書舍人彥範
等而親三思反以彥範等謀告之舉遷中書舍人彥範
等既徙傾外又說三思逃殺之以絕人望且舉外兄周
利貞往使於是彥範等皆死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時
上官昭容屢出外宅從託附之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甄胤狼藉爲李尚隱
所劾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議之改襄州
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庶人臨朝復以吏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蕪州刺史又拜太子侍
衛初禁城內退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
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而夏涼衝突道竟不通至是論
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平公主引爲同三品先天元年
拜中書令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意甚歡密而陰險附
公主時人危之門客陳振麟獻海鷗賦以諷濕稱善而
不自後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濕示腹心弟澄謂曰上有
所憫慎無隱濕不從至忠等誅坐私侍太平公主流寓
州宮人元氏稱嘗與濕謀進戕於帝追至荊州賜死初

濕在襄州與譙王蕞相問遣王敗寇當死劉南求張說
讓之得免及爲相附肅求讓表讓都督周利貞殺之不
克又與太平公主謀遂說其天性險毒如此與弟浚澄
從弟澄按宰相世系表浚澄澄子並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
集自比東宮王謝晉曰吾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丈夫當先居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以是
遷不已以及於放死時年纔四十三
液字潤甫工五言詩濕嘗飲曰海子流不我家龜龍也
官至殿中侍御史坐選當流亡命鄂州作函征賦以見
意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屢典鄴以治行稱後
嗣同州爲黜陟使廣何按免該者不直何復授衡州德
宗以舊族高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滸玄宗改爲帝在藩與同里居相親善及即位
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晏不讓席性滑稽善
辯帝恐滿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畧勞端累加金紫光祿
大夫封安喜縣子卒卽夷州刺史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

列傳

唐十

岑文本 字元長 長壽 虞世南 李百藥 吳期 褚亮 劉孝孫 李玄道

令狐德棻 字延壽 鄧世範 李仁顯 謝思康 趙

岑文本字景仁 鄧州隰陽人 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郎

卿合嘗被訟不得伸文本年十四請司獄理冤辨對哀

暢無所諾眾與之合作蓮花賦下筆立成合臺褒賞父

窈遂白蕭銑判州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李

恭平荆州其下欲大搽文本說孝恭曰隋室無道四海

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諷欲去危就安

若縱兵劉厲恐阻江嶺以南向化之心孝恭稱善遣止

之署文本別駕進討輔公館召典軍書復舊行臺考功

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帝行籍田禮又

元日宴羣臣上籍田三元頌二篇文本才名既著李靖

復薦之福中書舍人初武德中詔諸及軍國大事皆願

師古草定至文本尤為敏速或取務濃速勅吏六七人

並筆口占授之須臾悉成師古罷遂代為中書侍郎專

與機密封江陵驛子殺洛水溢文本上封事言甚切要

魏王泰有寵盛修第宅文本上疏勸崇節儉且陳厲忠

之分謂宜有損抑帝並疏之賜帛三百段十八年進中

書令明年從伐高麗凡奇糧器械備書悉以委之文本

夙夜勤力精神頓竭容止失常帝愛之曰文本與我同

行恐不與我同返至幽州舉病帝臨視涕泣年五十

一是夕帝聞鼓聲曰文逝所不忍聞命停柩之贈侍

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文本與自

書生每被鶴稱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居室卑陋

無茵褥唯暖之飾事母以孝聞燕弟姪恩義甚篤帝每

稱其忠謹親信之晉王為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以命

文本辭曰臣守一職尚懼滿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

事陛下帝乃止始為中書令歸家有愛色母問之對曰

非飽非富貴重位高是以愛有來賓者報曰今受弔不

受質也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

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

宰相奉稱已過尚何殖產業耶口未嘗言家事財物皆

委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輒薄帝知之謂文

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母所鍾念

若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感其意而止唯召

文昭議約後竟無過謙從子長倩

義字伯華 表弟世系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伯父長

倩得罪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期仲休並

為令各有名號江東三宰崔沔水令韋嗣立薦之且言

惟長倩為累后曰苟材何拘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

廢者皆得進遷中書舍人中宗時數舉欲上表請削諸

武封王者眾畏三思不敢為草表竟授筆為之詞義動

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奉選者皆以勸聞

義獨守正時議美之韋庶人弒帝擢長倩為侍中

書門下三品晉宗立罷為陝州刺史 義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晉宗立語相繼高宗時不及義再遷戶部尚

書先天元年 今從本紀及宰相表 復召同三品進侍

中封南陽郡公初太子重俊之變再祖建誅帝預謀賴

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

見之下部褒美仍厚賜之時義家中實盛居清要者數

十八載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遂

坐預太平公主逆謀伏誅籍其家

長倩文本兄文叔子少孤為文本所鞠愛承道中異官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

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鄆國公武后革命好

符瑞長倩頗有陳奏又請改皇嗣姓為武氏后許之賜

實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軍強藩嗣

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太子長倩請皇嗣在東宮不

宜有此讓與格輔元不置奏請切實蕭福等由是大忤

諸武意罷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

獄求俊臣又脅長倩子靈源誣輔元賜陽通等數十人

同謀反 新書言靈源長倩不其也 並斬於市五子皆賜

死發其先墓晉宗立追復官爵以禮改葬

格輔元者汴州浚縣人父處仁 善書作伯 隋刺縣丞與

同郡王孝達繁師元崎君亮鄭祖威鄭師善李行博盧

協等皆擅解學號陳留八俊輔元軍明經累遷御史大

夫地官尚書 新書本傳作中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忤

武氏誅子遵亦舉明經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神

龍初出訴父冤獲賞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

軍章懷太子嘗召令與沈馬劉諸言等注解後漢書先

輔元卒

虞世南 越州餘姚人陳太子中庶子慈之子出繼叔中

書侍郎寄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

顧野王精思十餘年不倦文章雅徐陵筆法則得之沙

門褚亮名籍甚天嘉中落卒世南喪不勝喪文帝召

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居於陳寶慶世南常衣布衣

蔬至寄還始拜布衣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

基入陷場帝在蒲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遷祕書
 郎帝雖愛其才然嫉其峭直弗甚用也世基以板敬日
 貴盛自奉奢肆而世南躬貧約不改素業字文化及已
 弒帝因殺世基世南抱持號泣請代不自得自哀段僧
 引從至郿城為實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掄建德
 引為府參軍轉記室嘗命寫別女傳於屏風時無本暗
 疏之不失一字王為太子遷太子中舍人即位拜員外
 散騎侍郎舊書作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
 乞骸骨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舊書先監
 祕書監對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
 烈議論持正帝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
 未嘗不悵悵其誠懇若此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
 大蛇屢見山東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世南歷舉
 古山崩乾見事唯修德可弭至陰叢為患恐有冤獄宜
 省鑿因帝然之遣使賑恤民申聽訟獄多所原有後有
 屋宇於虛危歷歷百餘日按天文字志貞觀八年八月甲
 辰不見甲子乙亥乙丑十帝以問羣臣世南曰昔齊
 景公時見異憂求以為高深池陂刑峻罰故上天見
 誠景公修德而封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
 太平久而自怠慎終始始雖難見不足憂也帝曰誠然
 吾年十八而起義兵二十四年未上三十一即大位自謂
 古來撥亂之主無我若者故負而矜之上天見其為
 足平昔始皇平六國煬帝富有四海皆以驕逸一朝而
 敗吾何得不戒耶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故事務從
 降厚程限既迫功役勞弊世南諫曰古聖王薄葬其親
 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累故不為耳願
 陛下依白虎通為三仞之節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

宗廟為子孫之法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
 便營後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謀
 數十年之事恐人力有所不逮時議者亦頗言宜奉遺
 詔從簡於是下其書詔有司詳議制度稍裁省焉帝
 嘗作宮體詩命世南和辭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恐
 此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耳耳帝數出獵世南以為
 言帝納之帝每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儒學
 四文辭五書翰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
 學士知政院賜防閑並同京官職事卒年八十一帝舉
 哀別次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陪葬昭陵帝手詔魏王
 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
 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為
 述古詩一篇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
 誰示即敕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居數歲帝夢見之進
 謬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集三十卷子視終工
 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幼多病
 祖母趙因以百藥名之七歲解屬文父友陸父等皆造
 德林宴集有頌陸父者至至誦瑯邪之稻不得其事百
 藥進曰春秋傳鄭人籍稻杜預注鄭國在瑯邪父等大
 驚異之問呈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禮讓詞病去
 十九年襲爵安平公授禮部員外郎定五禮議令陰陽
 書初煬帝鎮揚州召百不赴及即位命百為桂州司馬官
 廢還鄉里大業九年以步兵校尉封會稽新書不詳為
 依舊書管崇亂城守有功帝其尉倉兵校尉今
 至烏程江都雜作時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連相吞滅
 百藥在江南數被偽署最後為伏威行臺郎中高祖遣
 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伏威行至歷陽中悔殺百
 藥欲以石灰酒因大利而宿疾皆除伏威又與輔公祏
 書命殺之賴王雄策保護得免公祏反署吏部侍郎或
 請百藥與公祏同反帝怒及公祏平得伏威所與公祏
 合殺百藥書意稍解乃貶涇州司戶舊書州
 涇州與語說之即位召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二年
 除禮部侍郎時方議封建百藥作論諷言侯伯之專守
 宰之利上之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
 戲無度百藥作贊道風以諷帝見之謂曰卿述古儲
 貳事以誡太子甚善固朕所望也賜綵物三百段遷散
 騎常侍行左庶子又遷宗正卿進爵為子久之因請致
 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年之老而
 才之壯濟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諡
 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為世推重待父母喪還鄉徒跣
 數千里容貌摧瘁者累年慶薦後進祿賜與親黨其之
 翰藻沈鬱尤長於詩所撰齊史行於世子安期安期亦
 幼慧七歲能屬文百藥貶桂州遇盜將刃之安期跪泣
 請代盜捨去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
 即位遷中書舍人龍朔中為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事
 帝屢責侍臣不能進言安期連日天下至廣不為無賢
 但比來公卿有所薦避皆以朋黨被劾是為人爭嘖感
 以避謗讓若陛下忘其親善曠然受之塞議喪之路誰
 敢不竭忠以聞哉帝納其言許檢校東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出為開州大都督長史自德林至
 安期三世皆掌制詰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父玠陳祕書監亮少警敏甫
 覽圖史經目輒記年十八詣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

見使賦詩江總等皆服其工累遷尚書殿中侍郎入階
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將改宗廟之制亮請依
古七廟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
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一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
威善脫西海郡司戶時博士潘徽亦更成定主簿亮與
俱至龐上微死親歿瘞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
王深加禮接賜乘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帝冬獵
嘗親格虎亮疏議帝納之秦王每征伐亮常在軍中宴
負必預從容談多所裨益高祖自踐中累遷散騎常侍封
陽翟縣侯後致仕歸帝征高麗王十八日從王詔慰慰及
疾賜醫藥中使侯問相繼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
昭陵諡曰康長子遂賢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初武
德四年秦王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賢俊於是大行
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
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王簿李玄道天策府曹參軍李
守素王府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
郎曹善作善書記室許敬宗許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
軍諮典儀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十七年收卒召東州
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分爲三番過宿閣下每暇日輒
引見訪以政事討論煬帝又命開立本圖像而亮爲之
費各題名字爲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當時號之謂
之登瀛州

劉孝孫荊州人祖自用石臺太守孝孫大業末爲王世
充弟辯行臺郎中辭隱居教習孝孫舉疏送之郊負親
六年遷善作佐郎吳王友爲王撰古今類序詩死四十
卷歷諸諫參軍擢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隴西人居鄭州父行之隋都水使善玄道隋時
爲齊王府屬後爲李密記室密敗又爲王世充著作佐
郎世充平秦王引爲府主簿貞觀初舉遷給事中封姑
臧縣男王君廓爲南州都督出玄道爲長史佐之每持
正義裁其不法君廓掠良家女爲姬適玄道玄道遣去
君廓不說後入朝玄道寫書房玄道君廓疑其謀已遂
反事詳君玄道坐流涪州起爲常州刺史在職清謹詔
褒之賜綳帛以銀青光祿大夫致政仕歸卒子雲將官
尚書丞丞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秦王引爲天策府倉曹參軍
通姓氏學世號肉譜善書作詩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
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言歎曰肉譜定
可畏也許敬宗曰倉曹此名非雅宜有以更之世南曰
昔任彥昇通雅稱五經等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
涪州刺史李淹亦明諸學與守素埒守素貞觀初卒
姚思廉名簡以字行善書作詩思父察陳吏部尚書入
隋官秘書丞北錄公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
少受漢書於父盡傳其業爲陳倉相王士薄入隋授漢
王府參軍以父喪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任初察修
梁陳二史未就將卒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意有詔聽
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潛修區宇剛志遷代王
侍讀高祖入長安府僚皆散獨思廉侍勳兵將上殿思
廉阿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輩不得無禮思廉始卻立
階下帝義之遽扶王至順陽閣泣拜去武德初授秦王
府文學王討徐圓朗時思廉在洛陽王嘗請隋事狀曰
姚思廉自白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以統三百段遺之
王爲太子遷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

族流徙者什八九竟號戴路御史袁恕已劾之詔勿治

召拜他官冬官兩尚書致仕卒贈越州都督諡曰成

班博學有志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皆有政績戴被發

賜累封宜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太子重俊

稍失道班凡四上諫諫其一言內置作坊諸工役得入

宮禁或言謬內出或事狀外通恐小人因為詐僞有玷

盛德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言聖賢以簡案為

費皇王以菲薄為德願留心恭儉損省玩好其三言前

世東宮門閹往來皆有備稱今惟司門宜令恐竊偽乘

之因緣翦損近臣昇之代署宜數頓殿下搆發其姦以

後遇合及慶事並請內印署著以防詐偽其四言經所

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誦讀成敗今可經無學士供奉無

侍讀宜面請其人俾奉勸講太子稱善然不能用其言

及敗索宮中得其書中宗嘉歎於是宮臣皆得罪班獨

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宗立拜戶部尚書卒始班

曾祖察舊撰漢書劉舞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為己說

班著紹訓以發明義云

合狐德柔宜州華原人其先熾煌著姓父熙隋鴻臚卿

德柔博貫文大業末授襄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

神通據太宮起兵署總管府記室高祖入關以為大

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男

婦冠幘比來何以高大對曰冠幘君象也昔末君病臣

強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冠

隨亦變改此近事之驗也帝然之時大亂之後經籍散

亡德柔請帝購天下遺書置史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

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又籍猶可據周隋事多缺

遺宜及今日且目尚相及早為論次且本朝二祖功業皆

在周時不可使後世無傳帝從之於是詔蕭瑀王敬業

殷開禮王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附建書為孔紹安蕭瑀

言主策要矩祖李孫魏徵主齊實運歐陽詢姚思廉王

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柔主周論諸數年竟不能就而罷

貞觀三年復詔預定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不復

修作魏書 更令德柔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李百藥

次齊姚思廉次梁陳魏徵次隋而房玄齡總監其事修

史之議實自德柔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禮部侍郎鄭

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廢坐

除名召拜雍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史房玄齡奏起

之同事十八人德柔為首體制多取決馮弘隱秘書少監

承徵初復為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

卿帝嘗問宰臣及學士以王道霸道之分富弼為先後

德柔對曰王任德而王秦專用刑

而霸漢雜用之魏晉以下兩失之如用之則王道為先

而最難帝曰今政以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

為本今天下無歲年設監檢惟薄賦斂首征役為要帝

悅其言厚賜之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進爵為公尋

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乾封元年卒年八十四諡曰憲

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者皆以史學稱當

世德柔五世孫

顧博學有口辨天寶末進士會祿山亂隴南山豹林谷

楊紹從之游及為禮部侍郎即修國史應順自華原附

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時起居

注散失順又擬詔策備一朝之遺然拙於棄取又多漏

略不稱良史代宗時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選可封耶

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厚

顧舉劉向論昌陵事以諫諫部有司遵遺制從儉約鑿

詔褒者從之初顧之得吏部尚書劉晏有力顧德之時

晏為侍郎每分關以善者奉晏惡者與晏炎心不平

然未甚憾也建中初顧為禮部侍郎晏執政政出於杜

鴻漸之門為其子求弘文生以屬顧顧顯得炎手書炎

不疑與之顧即奏言宰相臣臣以私帝以詰炎炎具陳

所以帝怒曰此豈人欲殺之炎苦救乃貶衡州別駕遷

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為修撰性介且復

人人與為怨尋坐守衡州時目前刺史曰口為己最貶

吉州別駕又遷刺史刺映以故相觀察江西兩縣其後

進及按部至當迎謁顧遂不以屬顧見映怒摘其舉奏

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治郡貶衡州別駕在衡十年順

宗立召為秘書少監未至卒初顧嘗受詔撰代宗實錄

未就會貶詔雖在外成書 按有外修史自實錄始其後

例見唐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上之乃贈工部尚書

會要 郭世隆相州人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成河陽引為賓

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論太世隆為報書不通洛陽平變

姓名亡命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幕

容善行劉顯廣安禮敬播俱為修史學士世隆負風非

不自安太宗遣房玄齡論曰爾為人作書各忠其主耳

朕為天子豈甘心匹夫耶毋有後疑改著作左郎應衛

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備學多屬文賦詩世隆

上疏請合集錄帝不許世隆又採隋代事為東都記三

十卷遷著作郎卒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附祿書學士胤承繼中累遷起居

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

士又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加朝議大夫封餘杭縣

男終司文郎中有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時子琮武
后時以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相州人父太師爲竇建德侍郎坐徙西會州後

赦還戴今從延壽自序補入嘗謂宋齊梁陳魏齊周隋

天下分屬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謂南爲島夷其史於

本國詳他國略往往毀譽失實思欲改正擬吳越春秋

編年以備南北史未竟而卒延壽貞觀中補太子典膳

丞崇賢館學士預修梁陳等五代史志及晉書轉御史

臺主簿兼修國史延壽既歿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

先志北史自魏登國元年訖隋義寧二年南史自宋永

初元年訖陳禎明三年凡八代共百八十篇表上之其

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

下不甚稱也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延壽又嘗撰太宗

政典三十卷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直筆賜其家帛五

十段歲之祕聞

李仁實魏州頓邱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歷等書行於

時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

列傳

唐十一

蘇世長

張玄素

孫伏伽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父振周官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以孝經論語對令舉其詞對曰孝經為國者不敢侮寡寡論曰為政以德善善之使孝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誦不自勝帝為容入階為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場帝被弑發喪備聞道路王世充僭號以為行臺右僕射與盧行襲輔兄子弘烈鎮襄陽高祖東二人有舊數遣使諭降行襲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來歸帝誅行襲而責世長世長曰古帝王受命比之逐鹿豈有獲鹿後念同獵者同爭肉罪耶今陛下應天順人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萬人離後死亡尊盡唯臣幸存若殺之是絕其類也帝笑釋之授五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謂之曰卿自謂依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然則何為背世充歸我曰世充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猶為勁敵帝大笑復嘲之曰卿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肯實賦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舉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謂左右曰今日歡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狂發耶對曰為臣計則狂在陛下計忠矣時帝將逐獵武功世長諫曰武功新經突厥寇暴陛下未之救

郵又撤其地百姓何以堪不聽侍宴被香殿酒離違曰此殿揚帝作耶帝曰卿言似忠實詐豈不知此殿我所營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帝王節用愛人者所為且陛下武功舊宅幾底風雨時以為足今承隋之夜正宜刈者淫復素朴今乃即其宮加雕飾欲易其瓊乎帝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大策府軍諮祭酒文學博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邁於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味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譎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

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數匡諫且極府屬之不職者帝異之遷荆州長史宦者探竹江南將時上苑所過橫暴至荆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長史時國內大饑人相食良嗣為政嚴監發三日必獲人不敢犯武后臨朝遷工部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賈過尤謹尚方監製匪躬諫諸苑中蔬果收其利良嗣曰公儀休一鴿相猶能技粟去穢豈有天子而賈蔬果與人爭利遂止入為文員自相同屬聞驚驚三品遇信懷羞於朝懷憂懼蹙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弟於北門出入南宮宰相往來勿犯也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章方質素不協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后憐其非良嗣辯謝不能冀良嗣第辛爾聞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良嗣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後梁蕭譽為兄河東王樂建也良嗣曰江漢間與河東何與泰易之人恨其少學云子讓言官太常丞為酷吏所

搆貶死嶺南追削良嗣官爵籍其家神龍初復貶司空以讓言子務元嬰溫國公終鄉王府長史

弁字元容世長五世從孫第進士授奉天主簿德宗出符善合在府官屬懼權欲過弁曰曹肅宗幸靈武新平安定二郡守坐避匿斬君知之乎眾乃定車駕至靈符畢給帝嘉之宋批平累擢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度支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稅役略去煩苛人頗賴之久之遷戶部侍郎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班在太常宗正卿下實參卑之徒置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位被劾詔厚之坐前以廩粟給邊陲汀州司戶參軍兄衰時為贊善大夫契京兆士曹參軍皆坐貶衰以年老失明德還覽書集本朝事著會要四十卷既貶有薦其才者亦追遷然竟不用弁後起滁州刺史卒弁喪書至二萬卷手自校定嘗時稱與祕府判度支時方旱州縣有負貧民至秋而實詔可富時罪其欺罔敕在奏請出以負貧民至秋而實詔可富時罪其欺罔云某書并與貞觀並在案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令言外事不便者時述侍御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更事特以主刑故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不便之大者帝顧述曰雲起之言汝輩石也

可師之仁壽初百官舉所知述為雲起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調者契苾何力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獻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師度雲起分為二十營相去一里四道並連下合間敵行間角止非公使毋走馬己而乾斤一人犯法乾斤書斬以徇於是酋長皆靡行而

進莫敢仰視莫丹本事突厥不虞有他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謝柳城與高麗交易合營中敢言有隋使者斬去賊營百里仍引而南夜還陳遲明掩擊之獲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將入朝而盡殺其男子煬帝大喜擢治書侍御史因劾奏處世甚業繼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以賊少發兵不多數致敗北請付有司論罪卿善果奏雲起皆大臣妄朝政妄作威權左遷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諸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園監時議將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頒年儲備寇盜向多梁師都北連突厥尤為腹心之患若捨此東討恐姦人乘虛為禍不若戡兵務農先安關中從之尋命德順宣以北九州兵饑突厥果遷遂州都督轉益州行臺兵部尚書僕射竇軌數奏云虜先安關中從之尋命德順宣以北九州兵饑突厥果遷遂州都督轉益州行臺兵部尚書僕射而竇軌亦直言雲起交通生障規利由是有隙雲起弟襄檢慶嗣並事雲起太子太子死詔軌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業今不奉詔同反明突遂殺之初雲起師博士王頌博中王頌嘗言韋生謙信富貴可自致疾惡太甚恐不得其死說如言子師實官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武后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書有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偃息權貴且連兩方質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哉俄為酷吏所搆流儋州卒新本紀方質其家神龍初復官

三事其一謂隋之所以失天下者以不聞其過也竊者極欲使天下肝腦塗地戶口耗絀盜賊日滋而朝臣不敢言向使聞不諱之路選賢授能貧而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遂忘臨失天下之不難今閣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戲者受而不卻慮卒子獻我豈安道獻弓箭並葉賞勞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其一謂百戲戲樂並非正聲階末始見崇用近太常假民間樂籍五百將以衣妓工待五月五日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子弟孫之謬論語云放鄭聲今散妓是也臣愚請並廢之其三謂性相近習相遠今太子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夫不義無賴及驍騎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望以拾遺補闕必不能也泛觀前代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自即位未有諫者至是得伏伽諫大悅起擢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下詔獎其誠懇以風勵羣臣時車輿版載伏伽數請隨扈帝謂裴寂曰隋為無道主驕臣諂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以至於亡我今不然平亂任武守放任文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諫言然唯李綱能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諫直餘則仍謹收風豈朕所望哉王世充賈德平大赦天下既又欲從其支黨伏伽諫曰臣聞王言無戲故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是非直赦有罪乃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何以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書曰雖厥渠魁猶從問治今世充尚免其下何辜往者天下未平自須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當與天下共守之若自不信欲人之信空可得哉臣謂賊黨於赦合免者宜一切加原又請置諫官帝皆納之太宗即位封樂安

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馬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動則出警入蹕此非徒示尊嚴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帝悅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後坐奏因謀失免官尋起為刑部郎中累大理卿司農市木椿信直與民右丞常檢劾吏隱沒下大理訊伏伽曰獄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議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願除曰卿不遠伏伽道矣久之出為陳州刺史貞觀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將後之懸人于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和之變始為建德黃門侍郎建德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召問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豈非君自專法日亂乎夫人主身決庶務縱十中其五信善矣其如五之不中者何一日萬幾積其失不亡何為若上賈石能使百司各善其職則高居深拱誰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人餘皆保城邑以歸命有道是背上枯亂者鮮特人主不能安之而挺之亂耳陛下近鑒危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疏陳五不可謂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土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頻煩一也固無兼年之備又無急之今復興築殿垂初意二也國無兼年之備又無急之務未幸東都故云不急之務新書云陛下每言巡幸勞役過度者不急之務徒為勞費以失其意今從舊書勞役過度怨讎將起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三五年間恐未平復而又重耗其力四也漢高祖將都洛陽裏敬一言即日西駕以洛陽形勝不及關內也陛下化凋弊

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播人心五也又言兩家營殿伐木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不數里輾輳別數百人齎穀隨之終日行不三十里計一材費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後殘創之人憂亡國之軼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榮封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道均庶營之將以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後雖嘗露坐亦無傷也即詔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古者三驅非以殺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豈不損盛德哉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明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勸講宜敷延問更博選賢僕朝夕與相觀摩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善矣凡人性不勝情或成亂忠信既塞君道乃虧古人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初尚不慎終將焉保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大聖人猶握髮吐餐以延白屋況下周公者哉殿下容質已隆尙須充以學力孔穎達趙弘智等皆宿德鴻儒兼達政要望敷召見講論古今必多裨益至雖雖小技之流祇可開取以代博奕耳騎射游畋離歌戲玩雖悅耳目實穢心神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此矣十四年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祇婦人耳不知如樊姬者有幾主上妙簡賢才以爲寮佐乃經時不得一見將誰爲納誨哉太子媿其教諫遺戶奴夜以

馬搥擊之幾死又嘗聞宮中擊鼓叩關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而敗德日開玄素又上書諫舉周宣帝爲太子時失德致覆國及隋太子勇驕恣被讒見廢事爲近事之鑒且言主上以父子之親詔殿下資用不爲節限十六年貞觀乃詔未六旬而用論七萬驛者無藝孰有過此能樓臺苑苑爲工匠之肆所施與者非游手華色則圖畫雕鏤之人旣關問安視膳之宜又無愛學好道之實在外已有此失隱密之中尙可勝計哉書入太子怒遣判客伺之俄太子廢玄素坐除名十八年起潮州刺史徙鄂州高宗時致仕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帝嘗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深自愧恥褚遂良諫曰臣聞聖主不戲言於臣陛下以玄素任三品佐儲闈豈宜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使置身無地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所隱焉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唐十二

韋挺 侍僕 武楊弘禮 劉德威 趙弘智 權萬紀 關立德 韋機 姜師度

張知謩 韋機 姜師度

韋挺 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大

子善高祖入長安善服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驍

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過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

避暑入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楊文幹反亂連

東宮帝貴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言流謫州未幾

召拜主簿郎中貞觀初王珪薨薦之累遷黃門侍郎拜

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

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辱高位且非勳舊願

後臣以勳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

知教挺上言父母之喪創已痛深今衣冠士族辰日不

哭謂為重喪親費來巾租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

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

麻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隨位會集相與辭名曰出孝

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威今

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並乖禮憲請一切懲革

俄復為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泰貶改太常卿初挺

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

帝欲用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高

麗擇主帥運者周言挺才任羸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

州總督嘗經略高麗故禮敬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燕

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苟吾軍

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取

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三百以從詔詔河北列州皆

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綬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

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轉糧自桑乾水抵唐思

塞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

臺側贈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自食且

足帝不悅曰兵當速無工運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

歲運何哉詔詔幸懷質馳按憤還劾挺在幽州日置

酒弗憂職不前視渠即造船行業及至慮思臺乃惜非

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洞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

帝怒遣李道裕代之傳唐歸馳傳挺赴洛陽賜為民

以白衣從軍帝威器卒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

賊新城接日夜轉圍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

所善衛士公孫常會常以他事繫獄死奏委中得挺書

意怒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

以庇處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

莫水帝所憂待價與薛仁貴率所部兵救之文陵亦

苦戰遂免待價重創失音左足瘖不言卒以疾免起為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為涼州大都督府司馬俄遷肅州

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

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對扶賜侯

武后臨朝攝司空凌雲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朝野其重薄之俄為

燕然道行軍大總管樂突厥論年還拜文昌右相仍同

三品累表辭不聽且謂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連陷為公軍至

真議池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温古返

留又天大寒侍僕不善遮都師人多死恻之乃旋師頓

高昌后大怒新温古流待價鎮州卒曾孫武

武年十一廢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妻

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元珍為水陸轉運使表武以

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秀敗轉刑部

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不完執事

者時忤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哀舉可奉焉後為絳

州刺史整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遷書勢德憲宗時入

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則吏部尚書

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果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無會樂

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

太樂博士弟子遺棄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

奏萬石官太常首素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

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於官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與玄成不協嘗表

其必亂玄成誅父岳繁長安獄場帝使赦之比至岳已

死高祖即位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

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高麗拜兵部侍郎駐蹕之

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說出賊背所向擁摩帝自山下望

其眾稍仗騎整人人盡力壯之詔許敬宗曰越公兒郎

故有家行時宰相恩留定州輔太子唯緒遂良敬宗

副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副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

武
 弘武少修謙承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馬權司戎少常伯從帝還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謹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禕為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作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揚州司馬易之諫復任京官並至刺史藥字續卿弘禕族父大業時第進上為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浦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還乘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為長安令陽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屢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溫彥博救得免後為吏部侍郎抑文雅進黜吏度時無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廡幽州都督諡曰恭素時武后時為蕭機字文化及子詒治先慈防方食未即歸曰蕪穢而未食庸知天下有究而求食乎武后怒取粟曰父私隋王子詒隋貴可乎人服其傲終工部尚書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劍賊首博行在後歸李密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膠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封并州總管府司馬齊王元吉棄州遷德威總管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為武周所獲使率本部何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密密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人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人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貶還牛道問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總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陰恭獻德威威於閩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齊禮齊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齊禮向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痲問貞觀中歷左驍衛將軍父喪免比葬徒就血流行路苦嘆服除當妻誘其弟不聽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琰友愛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晉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閒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賊戰玄逗撓不前番禮敗為虜執其子向乘直長殆庶及還景詔問侍罪請入賊以贖有詔番禮備忠以沒非有罪官各還職特詔貶昭忠弟易從省之既至而番禮卒易從妻哀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就萬里扶護以歸當時號孝義劉家番禮贈工部尚書諡曰信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承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搆生將刑百姓奔走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天下究之字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入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温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兼軍閩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城陷敬業遂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殺止繫江都獄敬業收錄忠當放以裴炎近視魏延梓州長史粉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以李閻仕情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耶楚之白為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讓果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為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傳藏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詰難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遷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於華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難歸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故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面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慕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

李晉爲出緒云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萬年父琢珩隋匡州刺史萬紀性悻直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奏其不平帝命推之魏徵曰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朝堂無駭正今始彈奏非誠心爲國也帝乃止然以萬紀不阿貴近頗廢禮之又建言字文智及隋避其子不宜任千牛帝從之河內人李好德以心疾爲妖言張龜古案其獄言不當生萬紀劾其阿縱龜古坐斬事詳龜古傳時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皆以取言進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小人以許高直以讓爲忠陛下欲以警策羣臣而彼狹恩依勢所彈射直不實深恐上損聖明帝悟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召復故官奏宣饒部中每歲鑿山治銀可得數百萬帝曰朕所遺家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侍之禽齊王祐不奉法帝以萬紀能左右吳王因從爲祐長史祐比嗾羣小萬紀諫不入遂以開帝遣劉德威案問因微祐及萬紀入京祐恐會萬紀先發即遣所親燕宏亮追殺之支解殺圍中事詳并殺成典軍章文振文振亦嘗諫不聽以告萬紀故并殺之祐諫賊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益曰敢書文振亦附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萬紀子玄初舊書作高宗時兵部侍郎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唐

明兒羅輒取時人語曰密飲三斗成無違權懷恩歷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史重足立委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汴橋新成立木中途以止過車懷恩適見之謂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懼服還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與李善俱等擁兵夜入宮城作亂伏誅籍其家懷恩入獄死而萬紀附解懷恩書以關立德名讓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階殿內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並機巧習藝事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還尙衣奉御製袞冕等皆有典法貞觀初擢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遷治獻陵遷大匠文德皇后崩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擇爽地建離宮清暑乃起襄城宮於汝州西山費百餘萬既成煩燥不可居坐免未幾復爲大匠就洪州造浮海大航遂從征高麗車駕至遼海泥渚二百里不可通立德布土作橋車駕留行按新上作橋事或在還軍時但車駕已過則此路便當通使命將軍安得復有二百里泥渚殊非善計萬紀在初至遼澤時與通德帝悅厚賜之又規築土山以攻安市城不克萬紀從還營翠微玉華二宮進工部尙書帝崩復典陵事進爵縣公永徽五年帝幸萬年宮立德留守因領徙四萬治京城平則吏部尙書并州都督督陪葬昭陵諡曰康

立本願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尙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封博陵縣男初爲王府郎中時太宗泛舟西苑見吳鳥容與波上命侍臣賦詩而召立本圖狀稱呼者目爲畫師既至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者甚驚歸戒其子勿習然性所好竟不能離也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所稱述時姜恪以軍功爲左相人因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驅丹青之嘆咸亨中官名復舊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

知微立德孫聖中爲豹韜高將軍默啜請婚武后遣知微持金帛送武廷秀往征默啜廷秀非天子兒因之挾知微入寇以爲南面可汗被殺定等州及中宗自房陵還東宮始棄趙州去因繼知微還后命礫之天津橋南夷其三族新書言默啜挾知微入寇朝廷以知微賢賜百官甘心焉與善者所歎然不知武廷秀已死然武廷秀日本多探之大道告與善者合通儀出於實案據今從之

其子威爲可子則先以武三思得免死

用之立德曾孫初爲彭州參軍攝錄事一日糾不法及愆謬數十事太守知其才卓通事舍人果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却之請按法行罰左右震懼初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者趨悍不宜邇御座請以宦者代之遂爲故事終五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舉明經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高麗募爲使者莫應儼奮請行既至莫離支以兵脅之不屈因入窟中高麗平乃得歸授朝散大夫遷幽州司馬巡察使到祥道奏最狀權州刺史入爲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納之遷權州刺史戶部監

刺史多以罪去儼至發隱禁邊境爲良吏永隆二年以老致仕尋召爲太僕卿不見用時田游巖起處士爲洗宗在東宮有過儼輒貶書責其不言游巖不能答遷石馬太子所尊禮儼貶書責其不言游巖不能答遷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志四三二

中宗立以善恩遷禮部尚書

奉機立機京兆萬年人父恪洛州司馬機貞觀時為

左千牛胃曹參軍使西突厥册同俄設為可汗會石罔

叛道梗二年不得歸因錄所過風俗物產為西域記遺

朝上之帝大悅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橫州刺史邊人

不知重儒乃修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及漢晉諸儒像

自為贊教勸生徒俗以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值濼水

漲留軍三日機輸糧無闕遣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受

詔完費宮苑宦者犯法杖之後奏帝善之賜絹五十匹

日後有犯者治勿奏也進司農卿時東都宮室日圯帝

欲更作之而惜其費機曰臣任司農省常費積二十萬

繕足以集事帝大悅詔著將作少府二職督營宿羽高

山上陽等宮上陽制度尤壯麗帝幸東都徙居之僕射

劉仁軌以為非侍御史狄仁傑劾機導上善秦會機家

人犯盜竟坐免官按機之免通鑑言仁傑劾奏本初方

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奏職狼籍機以白帝帝遣中使

慰諭遂請欽遂於邊后衛之永清中帝召機以布衣檢

校衛死將復用之琦之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孫保

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尚舍率御出為太

原尹以不習武辭件旨下遷宋州長史唐屬海等州刺

史並著風跡竊宗立召為殿中少監寶儀貞等誅坐貶

渠州別駕起陝州刺史卒子景駿別有傳書其稱卓機

子岳衡子景駿新書作機孫岳子景駿機孫岳下脫

一岳衡子遂以景駿為機孫岳子景駿機孫岳下脫

傳末有岳衡景駿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併路罷海運通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為水陸

運所壞師度使依高為唐注米於舟以達諸河人得不

勞拜太子詹事玄宗移營州治柳城拜營田度支修築

使達河中尹安邑鹽池兩發罕澤之價鹽屯收利不賈

從同州刺史引洛水以灌朝邑河西二縣過河以灌通

靈被收棄地二千頃為上殿置十使屯帝嘉其功加金

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遂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請

權鹽鐵代貧民賦詔強循與師度會天下按家使讓其

法後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好興作所至徭役紛紜不

能皆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

名人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唯所嗜也

梁循字季先鳳州人歷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井人畜

多嗚死循始教人治渠灌田人號渠公渠歷大理少卿

太子右庶子為政不事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嘗時恨

其少文云

張知善字匪躬幽州方城人舊唐書作蕭家岐兄弟五

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史治調露後知

善知泰知默並官臺省知善又歷十一州刺史所至有

威嚴萬歲通天中知善自德州入計武后奇其貌詔工

部之以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中宗在房州察察嚴

苛知善與董元質相敬相繼為刺史獨供奉不少獨

帝復位召知善為左衛將軍封范陽郡公而以知泰為

御史大夫封漁陽郡公知泰後以忤武三思出為并州

刺史改魏州卒諡曰定知善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

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

驚擾議者薄之知默與來俊臣周興等掌部獄數日大

臣其後以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

子景休開元中並至顯官唐廣卓機裴師度張循等知

之實不甚應也今從之

列傳

唐十三

長孫无忌

李義琰

上官儀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建
 講長春宮授滑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太子毒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
 謂无忌曰禍臣已卒敢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還細行
 周公所以諷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
 无忌引御仗并塗屨車喻之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
 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
 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若鍾鄴仁恭李孟嘗計
 兼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位遷吏部尚書以功
 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又少
 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
 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帝顧新盟不取為失
 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
 便无忌曰今我務嚴兵待其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
 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
 有言无忌權大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
 無少疑使各領所聞不言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
 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聞親新開舊謂之
 不順朕無取焉无忌深以盈滿為戒懇辭機密后又數
 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
 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郎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
 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議議者

續通志 卷二百十三 列傳 唐

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則難親若襄邑
 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可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
 公等誠不曰然无忌固謙優詔答之帝又思所與共艱
 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風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
 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以无忌為趙州刺史以趙
 為公國房玄齡為宋州刺史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
 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史國
 於中侯君集陳州刺史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
 李恭觀州刺史王河開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
 勣蔚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
 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朔州刺史國於襄張亮澤州
 刺史國於那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並如故无忌等辭
 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
 而使世改外州與遷徙等又與玄齡上表固辭遂止後
 帝幸其第自家人細語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十
 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優詔褒之太
 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
 无忌玄齡勸唐東宮事曰我三子一弟未如所立吾
 心無聊但投琳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手抱持奪刀投
 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
 異議者斬帝願王曰曷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
 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
 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下
 无忌為太子太師按新書載无忌以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事貞觀十七年四月己丑日事是時无忌左相為宰相
 相共同中書門下三品者謂宰相本記及宰相已為宰相
 以稱勳則三品而不及无忌玄齡豈可據百官志亦

謂同三品之名自勳節不云自无帝又欲立吳王恪无
 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攝中還辭師備官罷罷太
 子大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
 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下神武聖
 文冠卓千古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與閣過公等乃相
 說說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視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
 難不易節所之骨鯁其唐儉有善善如解人酒林流衍
 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
 審自能無過而慎不更事幾念非可倚半文本本敦厚文
 章論議其所長也謀長雖遠自富不負於物劉涓正
 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
 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雖亮有學術
 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
 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
 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无忌頰充忌哭帝感塞
 不得有所言朔日與遂良入受詔願遂良曰我有天下
 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謀毀者害之有頃朔方在離宮
 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
 位因履不發表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
 尉檢校中書令兼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許之
 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
 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大夫昭儀母復
 請其家中請許敬宗勸助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
 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
 忌已數諫即日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
 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期而不助己術之敬宗
 搆后指使洛陽人李春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

志四五三三

將臨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搆爾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暹愛口乳與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森雄天下所畏服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恐懼一呼以噓同羣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陷至平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擊禁兵楊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顧陛下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白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速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情能法台禁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合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帝聞當斷不許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心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合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於黔州在發兵護送統其子祝書監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與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勛中書令敬宗侍中茂物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竇公瑜御史之順等即黔州舉訊无忌殺權卒冲免死殺族子游流族弟恩於檀口大抵親親皆誅初无忌與遂良惡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承徵之政有貞觀風帝亦實禮老臣拱己以聽網紀設強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教臣密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腹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復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舊唐書載是以孫元亨等數公之配而實即延之子孫元昌封事又元翼等世系至元翼孫疑本傳作孫者誤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室中至是

許遠葬文宗開成三年部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裔均為猶氏令无忌從父敬字休明陽朔帝為晉王故以庫直從收羅山王凌危遂應因敵諫乃止即位頗見寵擢及幸江都留守禁樂高祖入關率子弟請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賄免太宗以後屬私給慶賞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贈州都督諡曰貞昭葬昭陵從父弟揆字元節父廣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虔州刺史從泰王征討齊侍秀與間賊謀徙州城中無井人勸于汲操為鴈河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關頭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諡皆最下詔褒揚承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賜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龍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兒為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補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善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長史常逐野馬而仁厚於前邊人捉伏詮之貶許敬宗帶持滿才能仇已迨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遂死獄中

緒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解州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總管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歡曰處世南死無異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莫能負負遂良撰論所出無外寶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屋李太微犯郭位遂良諫曰陛下方告成岱宗而暮風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

帝行侍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密詔閣封禪遂陳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成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那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以為然遂良通議居至出言盡忠決於千里之外鳴鳴聲聞理固不與太宗至愛敬起居住其於身轉固未津遠則思慮不與觀何如洎洎一時魏王奉德秩如嫡孽臣未敢諫帝言之十策要平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忘難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公等為我節賢者保傅之且事人久則情嫻熟非意癡醫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帝嘗問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陳者十餘人小物何必爾那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是以諫者敢其漸帝若美之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陛下誠以至親幷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一部蘇息失人則幷州勞弊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太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仰畏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道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功者率留京師訓飾以禮誌其世諸王子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開待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時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為之傳國晉王族甚備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

主而殺其愛子傳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則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雄數集宮中帝問此何祥也遂良曰昔泰文公時有板子化爲雄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板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請侯始爲寶難則漢先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稷延陸晉帝已納其聘復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試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請髻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勇將討觀兵十萬唾手可取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渾深三尺海填荒漫決非萬乘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薄平不見官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鼎太廟春秋讀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醜不容受詔可以使其屬更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在屯遂良諫不可帝志取西域置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歲徵諸遂良勸我立魏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開選東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託霍光劉向託諸呂亮朕今委卿矣謂太子曰无忌遂

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改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宣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乘親之讓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圖元勳行有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疾戰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違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明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先帝身掩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歎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遵陛下此笏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其妻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契苾逐鹿爲潭州都督十月乙未改傳所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焉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學文木到洎秦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漢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去諍動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無恙二人在陛下方草上號勣臣即奏請卽位大行樞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頭臣及无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憲謚臣力小任重動貽臣戚嗟嘆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憊率於武后託不省成倫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扇乃削官爵二子彦甫彦沖流愛州殺之帝遣詔聽其家

北邙神龍中復官得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處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寬容愛州二男一孫耐成通九年詔訪其後漢長孫歸善屬云遂良曾孫環字伯玉推選上第累拜監察御史襄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環持節監糴首請將破之還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卒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古法繁素請崇寬簡以惟新于是宋開學律宜于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積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擢瑗承徵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皇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讓曰王善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貶之臣瑗至此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帝大怒引瑗出遣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况被遷已閱寒暑其實寡矣願寬無辜以順聖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欺賈之罪有過邪瑗對曰遂良社稷臣臣恐吾輩黜白損陷忠貞非國家之福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顧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投遂良桂州武地倚之謀不軌于是更徙遂良愛州貶或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檢校驗視乃還追前官爵籍其家子孫請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遣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諛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

李善威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為風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階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
 難聞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為志為文章善議
 論曉暢時務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
 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
 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承徵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武氏有寵特就宸
 妃濟與韓瑗謀臣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及將立為后
 又上疏引周漢故事開陳禍福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
 沒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
 衛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
 為侯帝嘗從容問取天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
 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
 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
 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首務役取下之宜也于時
 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
 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積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
 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
 吾嘗壯烈網蒙救不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
 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廩輸還家初濟與高
 智周却處俊孫處約客置城石仲覽家仲覽於財有
 器議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奉天下濟及
 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
 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述注曰如志

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皆至公輔濟異母兄恆上元中
 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兄弟俱以學行稱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麗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
 原尉李勣為都督愷史惟其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
 甚禮之徒曰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委體魁
 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
 處俊因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蓋救宮臣罪庶子辭
 元超等皆歸蹈義琰獨引舊涕泣指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矧切不回宅無正殿義琰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
 吾為國相且自愧向營美字是速吾禍義琰曰凡仕為
 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偃下哉答曰事難全遂物
 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
 許復其木入廟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坐而
 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
 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賜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
 饒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細
 行義琰絕其交游後行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
 史與李義府同按柳爽時爽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祀
 編王薄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過
 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
 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操揚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偃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
 使亦坐召之義琛制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
 遷刑部侍郎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
 鄧義琛恐流徙不遵上疏固爭左遷秦州都督陝州
 刺史子紹為相人各有仁政縣為立廟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岐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為陳
 後所殺儀幼匪免官為沙門服浸工文詞涉賈墳典貞
 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
 屬文遣儀視稿奏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
 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儀工詩其詞綺
 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麟德元年梁王
 忠壯罪許敬宗搆儀與忠通謀下獄死籍其家后儀
 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友中宗時為昭容進
 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范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
 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四

列傳

唐十四

于志寧 字元則 處州高麗人

杜正倫 字元仁 咸陽武功人

郭正一 字元禮 崔敦禮 盧承慶 承泰

劉祥道 字元賢 從李敬玄 元素 張處約 佐

邢文偉 高子貢

張行成

高智周

盧承慶 承泰

張處約 佐

于志寧字元則高麗人曾祖暹周太師燕國公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迎高祖長春宮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謀議許仁果平讞積亮於因虜中遷天樂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何司奏教召三品志寧第四按舊唐書貞觀四年正月正第三品 帝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宣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遵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以古今事殊非久安之道帝皆從之舊謂志寧曰太子幼聰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敗其心太子敏有過惡志寧欲止之上諫死以諫帝兒大悅賜黃金十斤補三百匹俄兼兼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李文本教督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當富時號為侈靡宜容復事唐曆宋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錐械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牙爪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

宮中數間樂聲太官伎麗留不出往年口敕丁監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以為奄宦之徒體氣非全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杜漸防萌不可不慎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懼不能已上疏極言太子大怒遣張師或乾干承基在刺之一人潛入其第見志寧慍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其狀謂曰聞公數諫承基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宦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免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承基元年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監修國史三年洛陽人李宏泰誣告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王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固知過喪須終三年春秋傳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嫁而鬪婚二家不讓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制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忽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實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精選長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衡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為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

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廣善教引後進然多謙畏不能有所薦達士太僕少之而後預撰格式律令禮典五經諸史實賜不勝計又嘗與李勣修定本草并關合五十四篇與行於代玄孫休烈按新舊唐書今從元初第進文章與會稽賈胡萬壽融延陵包融壽名開元文籍四種玄宗詔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術也東平漢之盛或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讐安可聽以經典公主下嫁異國反求異書殆有惑人勸導其中若陛下虛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故人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漸以詩書陶以驚教斯可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而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謀按通鑑裴光庭與唐書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機亦何難於觀焉我記載者不待不遠矣居耶直築事機亦且味於文錄矣今錄遂起居耶直築醫藥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為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為中都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摺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讓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願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典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于時堯大盜後史籍竭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藏慶宮兵興焚燒殆盡請下御史叅史館所少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編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章述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初未

完烈烈載五代論討蕃酋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
 慘國史宰相李揆嫌其與己齊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
 酒備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爲意元初
 始詔百官元旦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
 命夫朝人君命婦朝文君自願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
 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
 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諫拜左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
 禮儀使遷太常卿果遷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
 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溫溫之容果賈下士善推轂
 甚累年老篤意經籍學不厭辛年八十一帝爲歡息
 贈尚書左僕射益日元二子益唐及休烈時相繼爲翰
 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贈子致

致字籍中以高才擢進士爲冠諸省校書郎于時楊憑
 李鄘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
 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屬嚴爲元極李紳所厚與
 蔣防俱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
 信州刺史防江州刺史封還詔書攝紳申版狂及
 駁奏下乃論賊太極詔旨嗾諫達吉乃厚放三遷至
 戶部侍郎出爲宣獻觀察使放修睦家世用文學進初
 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違物以自容名益減卒
 贈禮部尚書四子珠璣璣皆清顯珠知名
 琮字禮用帶醜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
 鄒顛獨器之宣宗詔遷士人尙公主者語琮曰子有
 美才不備細行爲取殿所拜能爲之子琮許諾中書舍
 人李藩知貢舉顛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尙承福
 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之著帝知其不可妻士大

夫更詔尙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選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刑戶部八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戶部侍郎爲章保衛所攝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度韶州刺史保衛取備
 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
 寵顧子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
 拜拾遺辭章壽州罷遷鄆郡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
 拜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權京兆尹強幹不同貴勢然
 貪利滯營色卒於官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蓀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階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
 人戴擒之斬首以祭賊眾畏服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
 與武陟李厚德將其眾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遵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
 不崇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遠執憲者以深
 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尙書八座人上所
 責成者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較樸素革浮侈使家
 謹惡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而禍亂息矣竊見陛下
 躬行節儉而營繕未息正丁正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
 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薄惜
 其力毋使散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
 科役多宜崇優貸令得休息強本弱文之義也至江南
 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
 人俸稍足以奉養而貨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

爲錐刀宜加懲革仕以代耕而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
 夫飢寒切身雖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重而責其廉
 正恐巡察或出精軒繼軌而檢漁不息也宜及戶口漸
 繁倉庾日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
 其效則庶官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
 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討既同當明昭顯
 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帝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
 書切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衛遺藥石之言朕以藥
 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帝物賜金背鏡一沉
 其清鑒焉入之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尙書監修國史進
 爵修縣公永徵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咸疾
 歸第有詔以其兄靈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
 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
 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權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炆炆謂門人曰
 行成體局方正廟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調者臺徵
 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尙書世充平以隋資補職
 熟財家負代計吏東萊京師擢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
 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
 齡曰古今用人未有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常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異行成曰
 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斷矣帝稱
 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
 累遷給事中帝嘗謂臺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
 是壽公等名行成退上疏以爲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
 矣用大庭廣眾與之量較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
 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

爲錐刀宜加懲革仕以代耕而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
 夫飢寒切身雖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重而責其廉
 正恐巡察或出精軒繼軌而檢漁不息也宜及戶口漸
 繁倉庾日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
 其效則庶官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
 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討既同當明昭顯
 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帝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
 書切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衛遺藥石之言朕以藥
 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帝物賜金背鏡一沉
 其清鑒焉入之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尙書監修國史進
 爵修縣公永徵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咸疾
 歸第有詔以其兄靈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
 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
 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權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炆炆謂門人曰
 行成體局方正廟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調者臺徵
 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尙書世充平以隋資補職
 熟財家負代計吏東萊京師擢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
 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
 齡曰古今用人未有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常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異行成曰
 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斷矣帝稱
 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
 累遷給事中帝嘗謂臺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
 是壽公等名行成退上疏以爲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
 矣用大庭廣眾與之量較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
 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

謂曰吾乃送衣歸過耶 耶令有司祠其先舉行成處
其里人魏唐柳崔實樞馬龍駒張君勛皆以學行聞太
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語
行在帝悅甚賜勞尤渥 還爲河南巡察大使柳君檢
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謀曰皇
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曰 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
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
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皇帝問之對曰天賜
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勸臣宜靜今靜者願勸恐女
用事帝大陰除謀又請王公主參承起居或問間隙宜
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
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官得失俄拜 尚書左僕射太
子少傅承徵四年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
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 朕寡德非宰相
咎行成固請帝泣留之不得已復視事 未幾卒於尚書
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 敘三遣使賜內
衣服向宮宿其家護視贈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勳
日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 按新舊書皆以僕場
今收入版 幸武從相

子正倫相州涇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世表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員觀元年獲徵萬其才擢兵部
員外郎俄遷給事中出知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
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二
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于載累德帝悅賜宋絳一
百進巢中書侍郎與華挺庚世商號思廉論事稱旨帝
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國神龍可授以馴然須有
逆襲要者死人君亦冇之如屬述犯吾讎禍闕失朕其
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
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
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
故親卿于朝以佐太子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
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與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
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
語我來改正倫願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遣帝語督切
太子即表問帝責曰何滿腹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
陛下語怖之帝怒出爲絳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
廢坐受金帶流羅州久之授鄂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
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連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
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
通贊李義府官尙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
益義府族也嗾附正倫同推義府贊就義府使人告正
倫友益交通問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
史友益時時正倫卒於貶所按通水利正倫聖杜四
出乃止其事遂寢且都城有諸杜自此不復尤狂誕不
足信於世之爲形家言者託此以譏其術而史官無
今前不載 之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童思恭夜直
論文思恭誦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
子以兄子志勢爲嗣從于求仁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雍才承滔中投監察御史生事爲壽令與徐敬
業舉兵爲興復長史死於難
咸推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拜柯反咸監軍出討
賊保舉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不欲戰陰
伺之時早暑風熾成埃火燄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
死擒其酋連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

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刻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
馬境有渾解羅萬帳數獲齊民農皆釋未習騎射以扞
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必力爲言乃止
知溫請誅虜十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解羅
至徙地願善水草亦志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從且怨
公今地膏腴擊息更荷公恩皆再拜因遷蘭州刺史
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軍糧不知所出知溫開闢不
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樞善才率兵至大破其
眾善才欲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谷倉獲
深草木荒延萬一有變恐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解
知溫辭曰我謹公事國私利耶果遷尙書左丞轉黃門
侍郎修國史承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修國
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奉
之開元時爲工部尙書謂之爲馬作少匠與誅二張功
封博陵縣侯實封二百戶終少府監
兄知梯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和處俊李敬玄等同
賜飛白書贊而知梯故玄以忠勳兒表遷尙書左丞襄
行儉之被突厥斬沉泥旬殘落保銀山詔知梯馳往定
襄慰將士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尙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楚王府參軍遷贊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權祕書郎弘文館
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李敬在東宮與司文郭中賈敦
司經大夫王真儒益爲侍讀得告還鄉里敬曰進不知
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尙文雅
行部先見諸生質樸義及政得失旣乃錄獄訟考耕辦
勸惰以爲常遷正議大夫黃門侍郎儀鳳初遷同中書

門下三品運太子左庶子時惟知溫到景先修國史
故智周與郝處俊監流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許元超
裴炎同治章樞太子獄無所同異因表去位高宗美其
賢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歲之辛年八十二贈越州都
督諡曰定節事已見於宋漢傳中無庸復出至再事仲
孫在史文及宋末時皆汗的官而此稱其來葉氏子
清白名與高宗傳所記沈手與吳氏氏所記之甚富今
取不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
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
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書止平章事
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按本紀及宰相表此永清中真選
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辭詔敢多出其手劉蕡
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
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費近討則喪威深入
則平能得其果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閉烽堠勿事
侵擾須數年之運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蕡賢
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梁為國
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為周興
所謀播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崔致禮高祖改名元龜 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為禮部尚
書其先博陵舊姓魏末徙為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
矜節義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悚動
嘗持節幽州召盧江王瓌瓌已舉兵執之務問朝廷事
敦禮不為言太宗壯之還為左衛副將軍賜金幣良馬擢
中書舍人累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
尚書詔蕭撫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
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瀚海都督同吐吐速度為

下所殺詔往檢定立其嗣而遣敦禮通知外國情偽少
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厥後建明允會事機示徵四
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
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
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為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
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為奉哀東雲龍門焉布祿魯尤
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
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盧承慶字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恩道之孫父亦
虛為河東令與高祖雅故開兵與迎見雀色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平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
驍悍自觀初為秦州參軍入秦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
功員外郎累遷兵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
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
那知五品選辭曰遷事在尚書臣擊之為出位帝不許
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丞丞承慶時
坐事貶廣州司馬闕成洪州長史帝將幸汝州湯泉
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參知政事尋同中
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連拜刑部尚
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
猶朝有君吾死欲以常服服胡無厲牲葬勿卜日器用
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誌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
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初承慶與選校百官考有坐清舟
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愾也更曰非
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其能恕人之過著人之善類皆如此也 承按通鑑斷覽
撰編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閒麗為改注直據文法
耳此蓋極六朝惡習而不如其蓋為之甚速政體者所

不取弟承業承業為葦州長史尚書丞丞有能名
承奉字齊卿長安初為葦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
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慎
慎李休光萬年尉李又崔湜成陽丞倪君水盤屋尉田
崇暨新豐尉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為顯顯巨入及
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謀果廢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
之後必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黨厚樂
易士友以此觀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
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濟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
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瑒等撰定律令著律謀萬餘言
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
選集至春停日陳事叢有司不及研漆林甫建議四時
聽選隨到輒疑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
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
銓錄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恭詳追少變爵歷御史
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蕭補
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
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
多臣謂難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第四第一付吏
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簿四付司動若坐負當難經被
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
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
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處入流五百人則
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
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
加其類廣殆非經久之制三曰承徵以來在官者或

以善政捭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齊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歸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焉可得乎請四考連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

參用七流率以僑額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被省崇峻王言寇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貞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眾為官人啟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累歎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諸居宰相憂不自堪數陳老病旬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

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座用九卿無乃徇古亡名實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元王禕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得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涇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黃齋齊賢後改名景先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惟之時將軍史與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鴉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鴉人耶景遂黃門侍郎承詔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表裴為侍中裴笑不

反后怒左遷晉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承昌為酷吏

所繫州獄自經死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皆為兩省侍郎及典選叔父應道從父弟令植等八人前後為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為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謂渭南尉為常虞處祀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為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起拜判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老耄州誰人慈覽籍籍善於五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才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庶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稱疾許敬宗頗薦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總章二年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刑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棊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棊為造姪歷狀式銓簿錯鍵周密痛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術綜有序自承徵後選員冠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雖官萬員過

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論書判參外及厥累本末無少謬天下服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有同僚張惠以賊抵罪太玄哀惠母老乃請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鄆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仕至秘書少監申師以德行聞其鑿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屬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悅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到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

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遲緩故盛臣以不能帝朕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洗河道大總管兼撫大使檢校都州都督兵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到蕃禮為先鋒屢虜敢仁按單自白番禮殺殺向首鼠不進乃屯承風嶺又阻溝

涼莫能前賊屯高麗其營偏將崇德常之率死士夜襲賊敬玄始得至都州又戰涅州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之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

初惡工部侍郎左羽林將軍從勸懸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郡令孫神別傳

敬玄弟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敬官屬無敢諫元素同爭文暕為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敬初蘇文昌左丞選風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武懿宗所構與裴連輝等同謀神龍中追洗其辜

孫德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苦歎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撰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

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為少司成以老致仕卒按西唐載德約與李勣許敬宗同知書改在先後更與考許敬宗本紀及通鑑子廷延和初為羽林將軍與新傳合知舊史誤也

幽州都督李元平三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則以梯傾之次冷剛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作氣穢乃始言天子詔我招慰楷洛遠詔安戰當新

志四五一

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顯出天子賜明不欺佞華聚
軍中弊漢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佞好語勸引
還而佞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佞以悌同見
獲送獄噉所殺之

邢文偉濼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齊春裝懷貴俱以
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興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
輒減所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
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備料英俊
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
者不甚迂濶渴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由發
擢天資使清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
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孰諳致勞比苦風虛奉陞
下恩旨不許瀟勉加以禮待朝夕屢闕坐朝垂聽學緒
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焉諾渠能達此藥石文
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
見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
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按宰相表載初元年文偉同鳳閣學士則在二月也宗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
史曾宅使者至文偉內悽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宋敬則善雅明經歷祕書省正字
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
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
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
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讓兒子貢推為謀主書
疏往返因結褚王內應謀洩坐死

傅奕

呂才

陳子昂

王無競

趙元

傅奕相州都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愛感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愛感之舍高足怪耶若人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徒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命奕檢以父質言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宦奕奕自代奕遂令與檢同列數排毀之檢不為恨於是人多檢仁厚而稱奕之率直時國制草創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請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太僕卿張道海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鈔吏簽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為眾沮諫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諷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迫既任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降壽天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主人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撰天理編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商家囚于商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立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見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虛詐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秦姦一女愛幽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紀耶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

婦陽諫陰諍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追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禱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忤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掌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帝以秦付王及太宗即位召瑀會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瑀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胡人爾歌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曠兒幻夫樞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按通鑑云時有西域僧者究術能令人立死庭樹林遂不復蘇其術不歸正理或有之然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言戒其子習六經名教言勿為妖胡之法死當裸葬奕雖善數然奮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改漏刻法又十二軍號皆奕所定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謂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曰才天悟絕人間見一接就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譜契即召才直引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不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夕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惑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說擬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

天下才於持謙備而不倖推本經誼以收俗失辨明切有益時事故別其三篇下宅篇曰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唯浴食下宅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世乃有五姓之說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配屬之以虛凶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是以音相附至於佛為宮趙為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地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浸多管蔡鄭霍魯毛鳴即雍曹際畢原鄆本之姓此孔殷未與亦為配宮商徵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質攝也陳命篇曰漢宋忠實謹讀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天祿命以悅人心響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神見命神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已久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學也藏在其中不必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初非月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視非俱當六合應陽成湖不其何魁蜀都災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其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莊公生按麻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稱句紂六害借羅馬身馳驛馬三刑法無官火命七月生當窮鄉法曰為人低躬極陋而詩言莊公曰綺章昌兮頌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聽躒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或疑歲王寅正月命借

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被驛馬三刑身起驛馬法宰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驛馬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古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起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禱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禱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拭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勁潘皆懸逆幾失宗祿五不驗葬篇曰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朝市賈遷不可知泉石類醫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難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葬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月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葬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葬書以己亥日最凶謹按春秋是日葬者凡有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且尙尙白大事用日中尙尙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葬也此直取當代所尙而不擇

時早晚也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且而棚不堪其室即日中而明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棚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此惟論人事可否不問時之得失也管子曰葬遠日使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依得書多取艱二時乃近夜半今推禮禮傳葬不擇時也葬書以官富富貴年壽修促子姓蕃衍皆葬之所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未問舍人事而實地刑威孫有後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未問舍人事而實地刑威孫有後葬不聞葬得吉也若致純嗣於刑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葬法皆葬五姓便利而古之葬竝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城又河上利大暴小暴為哉然則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難於士師彼象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為葬至所欺志葬踊暴壽以期後幸於是相室離官皆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遂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殯乃吉服不送其親喪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城園及飛騎騎戰陳國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較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東席長為右衛總管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耶餘令以白粥夕酒生羹祭路隔世共哀之

將選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垣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機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儲故能長驅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陵嬰吐蕃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僅百姓孱薄河而右惟有赤地猶隴以北不蓬蒿草父兄轉徙妻流離賴天祐去年薄稔靡耗之餘得保性命然流亡未還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欲長驅大駕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窳復必資徒率應敵之眾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鎗山輩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彫眈遺唯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渴嗷嗷叫噉不可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葬梓宮柩馬券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廢廟竝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高石峙汝海融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國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唐鉅萬之倉浩口饑天下之粟乃欲舍而不顧備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穀倉一抔粟墜下何與選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擢鳳臺正字中書侍郎上利害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舉臣可知恤而任之也蓋憂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而任之也蓋滯剛可以折強禦者然後為之故請軒未動而天下趨避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地質遷不肯豈可得耶宰相幸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

使愈出天下愈徵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其一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宜而來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故宰相者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者陛下之手足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蔚然相誘故庸人任職教化陵遲德興太平宜革斯弊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禍動則有福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費五六年矣白翎南盡河隴山東由秦徐曹汴河北舉滄遼遼耶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尙難陛下燭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負夷狄利以廣地濶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官修文德夫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於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有功遂請入朝后貴其官不奉命擅破回紇不遜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懸九姓疆大臣使中國故發後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疆大臣使無主回紇殘破墳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得角亡叛唯金山諸番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相逼遠不使入朝恐非屬之長策也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臣不自安烏駝狼顧則河西諸番自北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禍今回紇已被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積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破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

今頃北表亂荒饑之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慮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時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饑吏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累不加救郵劫功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監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待踞後為邊患禍未可量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初起招台遠散眾或歸之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回不測何我邊綽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矣倉廩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餉一句不往土已稱利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蘇甘涼土馬孳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吐蕃放火入燔蓄穀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實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窮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戕惡必甚怨甚則蜂屯蟻聚相煽以變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跼之禍撲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點貊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群臣賈郭待封以十萬軍取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

萬眾困青海身軀賊延闕隴為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游驍兵驚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策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隱臨絕頓餓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入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眾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竊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輸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賊已鉅萬今得非有竊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蜀士廷虜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陲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詘初天下翕然以為務仁不務廣務資不務殺今何貪夫之謀誅無罪之羌適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今山東饑饉靡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儀選右衛曹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收宜討契

丹表子昂參謀次瀉陽前軍敗舉軍驚恐故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有如兒戲願審智慮量勇怯度眾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故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故宜怒徙置軍酋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寔憤死年四十三子昂資福蹶然輕財好施薦朋友與陸餘廣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後廣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咸通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子光與趙元子少微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節南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居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揮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尙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徒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拔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尉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與達謝皆精神選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誦宋之問崔球等共諡昭夷先生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五

劉仁軌

裴行檢均 顧裴師德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府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勸止董道霄空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書為竄定數言瓌驚異亦稱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夏擢成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赦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穫十二常日徵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結構治道役雖隨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往擊公私交泰聖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百濟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按漕濟載仁軌監扶水事征還以後督漕罷船今從之又通監折書及張鷟朝野僉載皆云在百濟非征還也新舊書蓋誤今改從通鑑乃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無納殘黨文度死有濟故將福信及淳屬道琛迎太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王文度之眾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眾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平壤不克高麗詔仁軌執軍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

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宜厲兵秣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騰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墟復夾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那扶餘豐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真岷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珠比明入之遂通新羅糧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極句援會部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頗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如林城水陸之衝益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如林城而攻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擊凶衆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仕奕扶餘隆縣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餘豐脫身走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眾與倭人降獨首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囑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效即給楫楫權稷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授甲濟乘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勇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于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時被亂屍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甲冑焉晝復戶版置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禦振貧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輕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卿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

能帝歡賞之起進仁軌六階異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妻妾子屬齊窺勉先是貞觀末徵中士戰死者皆詔使弔祭或以副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思實貽紀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故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運率得避免所募皆僇勞殊慮無屬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恩賞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檢定餘眾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為卑列道總管部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國家艦軍海外欲以輕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變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令收獲辦具資糧節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願屠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願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僧羅優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總政仕俄召為龍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亨五年為難林道大總管營伐新羅仁軌率兵繞孤盧河攻大鏡七重城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里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居高麗城吐蕃人寇命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三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難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

素認寫文過質之說愛其法資物良厚行倫每日精選
瓦非精筆佳墨未嘗輟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
世甫耳所誤遂選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為營簿部伍科
勝負則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不嗣就第取去不
復傳行倫遠陰陽曆術每戰探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
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益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倫行檢曰士之
致逸先器遠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岸潔術豈登章
爵祿者哉炯頗沈歎可至令長餘官不得其死所引偏
碑若程務挺張度最崔智習王方翼文晁毗劉敬同郭
待封李多祚非幽常之類為世名將傳奏至刺史將軍
者數十人當賜馬及珍饈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
逃行倫招還之不加罪初李都支遙旬獲贖實不賞爵
首將士願觀焉行倫因宴偏出以示皆有碼碼盤廣一
尺文采榮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惶叩頭流血行倫笑曰
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昔賜都文資產置金三千
餘物乘馳馬牛稱是行檢分給親故迨麾下數日輒盡
子光庭

光庭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為御
正甚見親寵光庭由是擢遷太常丞以武三思端坐殿
即州司馬開元中攝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
游難應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讓者更推之
立字有事恪宗張說以天子東巡示師空虛恐夷狄乘
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
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
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
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或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

矣且諸蕃突厥為大黃帝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
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願命突厥受詔則諸
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儀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
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邊邊兵部
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
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播
山往則維城前軌一篇獻之手制張美韶皇太子諸王
於光顯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
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
經傳自歐陽訛備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書久不
就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
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互奏罷之二十
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吾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廢之
光庭曰使禍可禱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
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可以資考為限所
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辦其後士人復
眾專務趨競品枉換光庭懲之因行檢長名榜乃為
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記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
門下省主事關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驟然
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素與蕭嵩體重不及卒嵩
奏一切罷之光庭所引盡戶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
資格非獎勵之道益曰克平傳書蕭嵩無平字取行
檢曰平孫琬正取朝事有制法矣民在刑曰克朝事行
當有平字為是唐會要亦克平時以為希薦帝問
特賜益曰忠密表定作忠密表詔張九齡文其碑
子穉以陸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
為太子穉陳申生反國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
事中穉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

殊寵則言者將何以錫之帝善其謹止不拜俄授祠
部員外郎卒子情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
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卒諡曰節
子均
均字君素以明經為諸監尉數從使府辟以才顯張建
封鎮澤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并賊
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贈部郎中
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驅
黔巫齊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
奔卻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大素俱事中人黃文
場大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已至厚後觀後嗣
有頗神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逐相之諫百李
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三年
入為尚書右僕射荆節度支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鄆國公以財交權倖
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喪師德字宗仁鄆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
史歲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監邊到審禮戰歿師
德卒使收敗亡於漢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
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齋齋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
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渠軍司馬并
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瀉八遇八克天授初為左金吾
將軍檢校豐州都督齊衣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
以饒給無備獲和羅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
授夏官侍郎列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會謂

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懼也乃復以爲
 河源碩石樓遠軍及河蘭郡朔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
 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竝知政事證
 聖中與王季傑拒吐蕃於沈州嚴素羅汗山敗績貶原
 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人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
 更封諫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
 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於會州
 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彝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
 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避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頰不能遠步昭德遲
 之悲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深之乃
 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謹按通鑑
謂此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處危自有正道
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即極矣在夏官
 注選選者就按問簡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
 乃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敎
 擠台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爵謹守
 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齊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諫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
 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爲所容乃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
 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聽吏殘鷙人
 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都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
 稱婁郝

列傳

唐十七

史大奈

執失思力

李謹行

論弓仁

裴玢

史大奈

太原大奈

奈以勅騎

平長安賞

建德劉黑

初擢果右

戶三百卒

馮蓋字明

國下魏亡

業留番禺

氏女為妻

初益為承

文帝詔左

中乃生是

後煬帝伐

酋領有眾

士弘節度

兵拒嚴進

馮蓋 智 阿史那社 志

契必何力 明 黑齒常之

泉男生 蘇 李多詐 李進

尉遲勝 尚可孤

續通志 卷二百十七 列傳 唐

委戈袒拜 賊遂潰禽寶徽 智臣等遂有番禺 查格未唯

地白被總管 或說益曰 隋季崩 薄海內震 曩唐建應運

而德教未 宇嶺越無所 係屬公克平二十州 地數千里

名位未正 請上南越 王榮益曰 吾居越五世矣 收伯惟

我一姓子 女玉帛 吾有也 人生富貴 如我希矣 常恐奉

先業 尚自王 哉武德 五年 按禮書 亦作四年 始以地 降高

祖析 為高羅 春白崖 德林 振八州 投益上柱國 高州 總

管封 越國 公 封 拜其子 智藏 為 春州 刺史 智武 為

東合州 刺史 益 徙封 取貞 觀初 益與 酋長 談殿 等 迭相

攻擊 久未入 朝 諸州 奏稱 益反 前後 以數 十太宗 召右

武衛 將軍 蘭 發 江 淮 卒 將 討之 魏徵 諫曰 天下 初定

嶺南 瘴癘 險遠 不可 徇 大兵 且 益 反 狀未 成 不宜 動

眾 帝曰 告者 道路 不絕 何云 反 狀未 成 對曰 益 若 反 必

分兵 拒險 搶掠 州縣 今告者 已數年 而兵 不出 境 此不

反明 突 彼 為 諸州 所 告 懼 死 故 不敢 入 朝 若 遣 使 臣 示

以至 誠 彼 喜 於 免 禍 必 自 歸 按 此 事 舊 書 不 載 新 書 所

新書 云 人 告 益 反 益 舉 兵 拒 境 致 太宗 出 師 以 魏 徵 其

言 告 之 亦 不 合 通 鑑 太 宗 實 錄 及 魏 文 自 公 事 當

得 其 實 今 用 帝 乃 遣 散 騎 常 侍 掌 權 詔 通 傳 李 公 孫 喻

登 益 遣 智 藏 入 侍 帝 曰 徵 一 言 賢 於 十 萬 眾 時 兵 已

出 欲 遂 有 功 道 副 將 上 益 可 擊 狀 帝 不 許 罷 之 五 年 益

來 朝 宴 賜 甚 厚 俄 而 羅 寶 諸 洞 叛 詔 益 率 眾 二 萬 為

諸 軍 先 鋒 賊 據 險 不 可 攻 益 持 弩 語 左 右 曰 矢 盡 諸 將

可知 矣 發 七 矢 斃 七 人 賊 退 走 益 縱 兵 乘 之 斬 首 千 餘

級 帝 詔 智 藏 還 恩 賞 賞 子 不 可 計 奴 婢 至 萬 人 益 善 為

治 閱 簿 最 摺 姦 伏 得 民 懼 心 卒 附 左 驍 衛 大 將 軍 荆 州

都 督 子 三 十 人

智 藏 勇 而 有 謀 能 撫 眾 得 上 死 力 首 帥 皆 樂 屬 之 舊 隨

父至洛陽 統本部 銳兵宿衛 煬帝 遇弒 引其 下 避 歸 時

盜賊 多 橫 禍 絕 智 藏 轉 戰 而 前 至 高 源 偉 師 為 謀

王 會 益 至 智 藏 得 與 益 俱 去 後 入 朝 帝 勞 賜 加 等 授 衛

尉 少 卿 聞 其 善 兵 指 雲 間 曰 下 有 賊 今 可 擊 乎 對 曰 雲

狀 如 樹 方 展 在 金 金 利 木 柔 擊 之 勝 帝 奇 其 對 累 遷 左

衛 將 軍 卒 附 洪 州 都 督

阿 史 那 社 奈 突 厥 處 羅 次 子 也 年 十 一 以 智 勇 聞 拜 拓

設 建 牙 噴 北 與 頡 利 子 欲 谷 故 分 統 鐵 勒 回 統 僕 骨 同

羅 諸 部 處 羅 卒 哀 毀 如 禮 治 眾 十 年 無 諱 敵 或 勸 厚 賦

以 自 奉 吾 曰 部 落 豐 餘 於 我 足 矣 故 首 領 咸 受 之 頡 利

數 用 兵 社 奈 諫 弗 納 貞 觀 元 年 鐵 勒 回 統 薛 延 陀 等 叛

敗 敗 谷 設 於 馬 強 山 社 奈 助 擊 之 弗 勝 明 年 將 餘 眾 西

保 可 汗 浮 圖 城 會 頡 利 滅 西 突 厥 統 葉 護 又 死 突 利 必

隨 陸 可 汗 與 泥 執 乎 國 社 奈 引 兵 襲 之 得 其 半 國 有 眾

十 餘 萬 乃 自 號 都 布 可 汗 謂 諸 部 曰 始 為 亂 彼 吾 國 者

延 陀 也 今 我 據 西 方 而 不 平 延 陀 是 忘 先 可 汗 非 孝 也

事 脫 不 勝 死 無 恨 首 長 皆 曰 我 新 得 西 方 須 留 撫 定 今

棄 之 遠 擊 延 陀 延 陀 未 禽 葉 護 子 孫 將 復 吾 國 社 奈 不

從 選 騎 五 萬 討 延 陀 磧 北 進 兵 十 旬 士 苦 久 稍 潰 去 延

陀 擊 大 敗 之 乃 走 保 高 昌 眾 羅 萬 人 又 與 西 突 厥 不

平 由 是 率 眾 內 屬 十 年 入 朝 舊 書 作 投 左 驍 衛 大 將 軍

處 其 部 於 靈 州 部 尚 衛 陽 長 公 主 為 驛 馬 都 尉 典 衛 屯

兵 十 四 年 以 交 河 道 行 軍 總 管 平 高 昌 諸 將 咸 受 賞 社

奈 以 未 奉 詔 款 豪 不 敢 取 見 別 詔 然 後 受 又 所 取 皆 老

弱 陳 弊 太 宗 美 其 廉 賜 高 昌 寶 刀 雜 采 千 段 詔 檢 校 北

門 左 屯 營 封 華 國 公 從 征 遼 東 中 流 矢 擢 去 復 載 所 部

舊 屬 皆 有 功 還 兼 兼 鴻 臚 卿 二 十 一 年 以 崑 邱 道 行 軍

大總管與契苾何力子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密處真敗之處處真通處人自焉耆西兵出不意處茲虞恐進屯頓石伊州刺史韓成以千騎先還石騎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福城其王率眾五萬抵戰威陽國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余留李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捧大撥環城嬰白固城攻凡四十日下之擒其王併下五大城遣左衛府將軍胡諸首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宜諭成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蘇馬畜三百餘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守備師李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問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開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蔥山諡曰元子道實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為邊塞道副大總管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為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為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麻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以忠為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人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四十八年無纖隊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頤利敗太宗令思力陰降諍斛羅部落相親近帝遂免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

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獲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為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并舞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戰賊深入至虜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虜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權兵頓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眾與平吐谷渾詔尙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祖以其職多被不誅流巂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為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巴爾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為莫賀噶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陔狹多屬賜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眾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舊唐書作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救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墜馬步隨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論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愆前敗以為不可何力力賦無城逐萬草美水乃為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級獲橐駝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取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以言萬均敗帝怒將請將勸止及還帝問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臣而解萬均敗帝怒將問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補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尙監流蘇主十四年為蔥山道副大總管與

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姊戚夫入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為質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辭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西爭附之乃稱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速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尙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眾執之至毗伽刃下何力箕踞披佩刀東向呼曰有烈士受辱賊延陀天地日月斷誓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之被執也或譏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速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肯我會使至言厥帝位下即詔兵部侍郎那雅禮持節許延陀尙主固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臣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謂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禮不成而疑憤不知所出必遣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羞復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擄不敵而擒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悒不得志而死少子拔野戾其庶兄突利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大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為傳業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襲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言曰刃以刺臣此義士也夫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舍之俄以崑耶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質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薩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末邪孤注連殺招慰使果殺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擊而山上爭攻之

厥大瀛注夜巡輕騎窮邏行五百里孤注厥死處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密時雖俟行合支實等以歸還左驍衛大將軍封鄆國公顯度中爲江道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旋朔初復拜還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泉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眾莫敢濟會冰合力引兵謀而濟賊驚潰進追奔新百三萬餘級眾降男身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壽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誑謀遂反勸使我賞賚過得自新罪在凶罪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攜偽渠讓及特勒等二百餘人何力數其罪誅之餘眾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獨護其家未幾蘇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棘藪數萬置背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野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領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從涼州總管鳳聞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鄆州坊等州詔周王爲洪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

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舊唐書云子明字若水蒲羅授上柱國封德陽縣公年十三遷奉

龔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相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陽錦利寶帶之勃蕃影擢嫡子三

品官再遷難田道大總管至高麗難田誘附二萬帳武

后時明及母應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驍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宣慰曰靖明性掩厚喜學長壽論子譽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體貌有謀略爲百濟遠率兼風遠郡將唐刺史云蘇定方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因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權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噶合通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誦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善德擊吐蕃善德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麗官軍常之夜車

敬玄出此得還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副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禦之敗骨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餘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車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糧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百餘萬斛由是食衍土積成邊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倉獲羊馬首首不計詔書勞賜凡茲軍七年吐蕃懼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損甲常之具其幕以三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幕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誨王元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

追奔四十里厥潰歸頽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樊寶賢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賢獨進爲虜所覆軍沒寶賢下吏誅常之坐無功自周與等誣其與右驍衛將軍趙愷節反捕繫詔獄投捕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奪或請罪之答曰何速以私馬鞭官兵乎前

後賞賜所處下無留貨及死人皆哀其狂李謹行蘇州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投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投德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書國公從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謹行傳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

童至數千以貢自雄夷人畏之爲頓石道經略大使欽陵軍十萬寇涇州岷邈不知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於青海軍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西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兒猶唐謂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顯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即婦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

其眾與契丹林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詐請朝高宗拜獻誠行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誠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會嶺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

志四五三

七四四

人李度輝就軍慰勞賜帶金卸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迎之遷遼東大都督玄苑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勳平壤使浮屠信城書高麗內開引高麗銳兵潛入高麗藏遣子齋手制金血即遼水勞賜還連右衛大將軍下國賜寶器侍女二馬八十儀儀其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亡平敵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為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與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曰襄毅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明辨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帝帝有之世以此稱焉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可郡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為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貢誠誠不答乃誣謀反殺之后後知其冤尉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魏高首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遠至多祚號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眾至差及孫禹業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東之誨誥二張以多祚素感誠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鐘鼎食重富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疑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舍今日尚何在答曰苟援王室惟公所使

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徵暉李湛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殿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按劍縱橫云時後主迎仙宮白武后曰諸將謀逆臣易之昌宗恐滿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病臥頓漚曰我於爾父子不薄亦豫是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與夾侍監察御史王觀謂多祚人雖有功不宜共與蓋帝曰朕推以心腹卿無復言律左等得罪多祚與楊及故陽厚卒臣節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門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官聞令楊思勳方侍帝即提刀斬其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有家屬

李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義陽開郡公武后從上陽宮留湛衛衛頃之復為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果果州刺史應洛絳二州累遷右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不以其父惡為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陁世相中國歷二年弓仁以賊吐渾七千帳自歸投左玉鈞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為朔方軍前鋒將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諸真水草心山為邊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瀚白樺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降之跋跋思太叛赤和謂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因環之眾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圍圍出人服其壯壯聞大小戰數百未嘗負傷賜寶玉甲第良田

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曾病玄宗遣上醫視視卒年六十六贈揚州郡王謚曰忠孫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依大開元末為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錢銀問旬累數萬從從鳳翔遷光祿卿為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圍擊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為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與頌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貞代擇左領軍衛大將軍為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子開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雜國人共留勝勝以少人為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連驍騎大將軍遣還國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厚質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之興元為右領軍將軍應盛王傅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兄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適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陸府除使原王傅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郡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開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受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為神策大將

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餘朝
恩主衛兵器其勇發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
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開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勸李
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
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鄆而西歸賊銳乃
壁七盤僞將敵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
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關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
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益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
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
戶二百又會諸軍討李懷光次沙苑卒於軍贈司空
舊書作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史
公嚴屢數辨之

裴玢五世祖剡本王疏勅武德中來朝拜虜揚大將軍
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襲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
明爲僕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
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棲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
作亂玢獨圍不出遲明與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
崔略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推玢爲司馬踰
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爲
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徹衣居處避風雨
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
位入朝不事騎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繡服七年卒
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八

列傳

唐十八

郭孝恪

張儉

王方翼

蘇定方

薛仁貴

從程務挺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厚

王峻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志節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謂曰世言汝頗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實建德之後洛也孝恪上謁秦王暹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跽足待建德悉眾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萬珍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謂諸將曰孝恪策萬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遂上柱國歷貞觀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鄯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處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我歸欲欲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步將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勝之帝悅降書褒勞俄拜崑邱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使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得士心亡亡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怒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眾陰與城內胡為

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關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高宗即位遣還官爵贈詔游擊將軍死戰更為舉哀高宗即位遣還官爵贈詔游擊將軍賜物三百段次子待詔自左豹衛將軍承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為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州刺史皖城郡公咸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從書作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門將軍遷朔州刺史時諷利可汗方強每有求取所遺書輒稱詔遣使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早動百姓相振贖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恩結部者窮歸於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嶺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

恩結叛朝廷議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為使者撫綏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首帥慰諭推腹心咸旬旬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私蓄富貴儉恐易驕乃建平羅法入之官屬悅喜由是儲射流麻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封高麗引取入寇

職營州郡與契丹奚奚蘇靺鞨諸蕃切睦高麗引取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深久未渡帝以為長

情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王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還擊虜不敢出儉

進度遣趙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軍封院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為都護府即以儉為都護承徵初加金紫

光祿大夫卒年六十歲曰儉儉兄大隋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刑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為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維備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塋塋完墻屋煇松丸壘為富家主遷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懼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為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倚息徙海海都護司馬坐

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咸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隼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樂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勅警帝怒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墾墾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斯多樂水自瓊烽邊精明僕風開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餓死皆重墾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墾溝其贏以濟飢瘠糶舍數十百楹屋之全活甚眾芝產其地表行儉計造祠奏為副業檢校安西

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為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軒還多處以讓出入五旬畢西城胡窺覷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番戎之和承詔十姓阿史那車薄服叛圖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羅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唱逐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賊失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為內應方

異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擁之會大風雜金鼓而發諺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阻隘等皆敗潰烏鴉引兵過去禽百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伐震虜初方與次焉水暴漲師不可度沈崇以麟飾涉而浩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夕合時以為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欄耕法張機鑿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順明年召方翼謀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差入有汗澤處厚俄而妖賊白鐵海苦戰狀視其制帝咨差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海余以絳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騎擊賊火其柁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鈞聯解合賊馬忽兒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柔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翼不坐而後內欲困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即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於道年六十二神龍初復官開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兒瑛弟瑁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選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略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為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瑛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早珣時假制史事開廣振民即自劾左宗救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珣至中書舍人珣嘗為祝書少監數年而珣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 鍾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珣子錡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文邑當隋季車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馳悍有氣決年十

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世宗代領其眾破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含境鄉黨稱之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于曠口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悉見可輒馳殺數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濟縣公從程知節征賀魯至廣慶川賀魯車二萬騎來拒營蘇海攻連賊未決鼠尾處等復引一萬騎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騎騎五百踰險馳搗賊營賊眾大潰殺千餘人所乘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候其功諺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眾今當結陣外向還備重於中人馬被甲賊來即戰是謂萬全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於是馬鞭卒勞無關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且公為大將而闕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有不其然胡不比武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簡城有胡人降文度報曰我師還此輩復作賊不加殺之取其質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及分財定方一不取高宗知之乃高宗勳元

年事新書作比知節等遺寇上當高宗死質定方太宗改今改比知節等遺寇上當高宗死質定方

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同統兼定方副出金山北先擊破木昆部破之俟斤輜輳羅羅萬帳降定方獲之殺其千騎并回統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擐高擯稍外向襲引動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虜賊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東進五弩失畢舉眾降賀魯與處

木昆風律戰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統擊調率絳虜兵趨耶羅斯川追北定方與相領新附兵窺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雲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避則其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河山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刃下數千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陸定禮參問疾收荷唐之州縣極西海突高宗臨軒定方戎服率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那國公別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會恩結國侯斤都曼先顯請胡劫所部及諸勒未俱波喝榮陀三國復叛認定方還為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人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闥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蒙陛下意許以不死願句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蘇絳以西遂定加食部千餘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為歸德道大總管通鑑書與云書謂云定方為無津道大總管今從此年

實勇及新書本紀年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厥瀛江屯兵定方出左進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死

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軸械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直逼翼都城賊傾國來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奉自立為王率眾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攘為王若王師遵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絕城下人多從之義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蔡開門請命其將補植與義慈降及諸城送

款百濟悉平俘義慈隆等獻東都定方所領三國皆
生執其王質寶珍寶不勝計加虜節尚率奉御未幾定
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從平壤道破高麗之眾於
洪江奪馬邑山爲營連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
安樂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
悼之書諸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
邪乃贈左衛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薨州龍門人少負異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
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
求猛將此難得之時若盡圖功名以自顯當遺卿我
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耶將劉
君印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懼
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
等率兵三十萬拒戰佈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
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纏兩弓
大呼赴賊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使馳
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
甚眾長遊擊將軍雲京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遣帝謂
曰朕將將皆老欲擇驍勇付關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
得遼東喜得卿也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
水舉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機急
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驚宮內帝遂出乘高張而水
入帝將帝曰顧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
方討賈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
爲賊敵乃可服今混燕爲質魯所破虜係妻子漢道有
於賈魯部落補得其陛下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賞遣使
百姓知賈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

高麗於貴端城新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
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地入所射首應
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
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橫與辛文陵被契丹於黑
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
詔副都仁泰爲勳勳道行軍總管將行室內殿帝曰古
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獨貫帝
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
撲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勇氣倍倍降仁貴處
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眾爲禽葉護兄弟三人以
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
遂衰盡勒有恩結多驚萬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
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費軍賦相率遁去有候騎言
虜輜重高收被野可往取仁泰遂騎萬四千卷甲馳絕
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
纒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妻多納婦遺焉有司劾
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
高倕往慰納弟男建連國人拒擊乃詔仁貴率師爲後
援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斬之斬首數百級同善
進大金山軍敗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眾即潰
斬賊五千拔南蘇木底者處三城遂會男生軍手都勞

仁貴曰在善用不在眾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
其城因勞海地與李勣軍合扶餘城陷七四十城相
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
壤拜本衛大將軍討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

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材任職崇節義高麗士眾
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安道行軍大
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拔吐谷渾待
封善爲郡城鎮守與仁貴等苑及是賜居其下頗虛節
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
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川廣平
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
之矣乃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犛牛馬萬計
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須輜重踵進吐蕃
率眾二十萬遮擊取之柵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遣軍
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
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
庚午星在降變不應有事西方郭艾所以死於爾吾固
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陰謀叛起爲
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
曰曷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珍九姓破高麗爾
功居多有人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
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
爲朕指腹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
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軍爲誰
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
仁貴脫衣整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拜稱稍稍遁去
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衛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
祿喪還鄉里

子清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
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賄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請

志四五九

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眾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与會俊臣得非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虜虜王藉言今雖遼東宮原未堅信若此命不易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請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請為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唯與解勞明年契丹突突刺逆和載入邊詔廷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道遠與訥帥眾二萬出檀州賓客請方畧士負戈靡糧深入寇境虜無功賊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蒸餼方息不費饋備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葉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詰將不如約為虜獲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宜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儀而吐蕃大酋延廷乞力後等眾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制牧馬詔訥白衣攜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陟驛擒角劫之破其眾尾北至洸水又戰長城堡殺虜數萬其酋六指颯瀾悉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賈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葉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部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勳為胡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湟邊州皆隸節度俄為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諡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勝大敵益壯弟楚玉聞元中為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善力騎射自將獲安祿山亂晚為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懼避拜軍門懷恩釋之委為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那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厭嵩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真封二百戶號其軍為昭義邊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嵩如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為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嵩奔洛州請入朝服待罪銀臺門改之乃分其地以萬族子擇為相州刺史蘆衛州刺史史朝則刺史承嗣誅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致鞠隱士劉勣勸止曰為業甚厚何必乘危遊蕩刻歎嵩悅圖其形坐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為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稱知留務偶許之已而譴時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為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狐子東泛滑距城纒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道道二十里以贖水悍還填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部分滑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從平為節度使王庭湊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制史王禮德餽陸狹眾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為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堦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資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復顧遂大敗餘孽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新堂皇下裔從皆縱田里威震一方部逃檢校尚書右

僕射封總國公在鎮六年兵燹完備舊賦均一賈曆初入朝民郭路願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將隱節度使復得韓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陸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滑州刺史隄文谷澗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從棣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樛為棣州使樛表其才權將作監於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洛州平陸人父名振階大業末仕贛建德為善樂令盜不踴垣振業職自歸高祖詔授不宦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即夜襲都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閭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鄆人感其仁到黑闥陷洛州名振與刺史陳君實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眾千餘掠襄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兩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賦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十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長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帝勃怒詰之名振辭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嘗在朕前見朕噴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且請讓而辭吐屈奇士哉拜以少擊軍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軍號為名將遷營蒲二州刺史魏都護擊高麗於賈瑄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制史鑠方道總管平爾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開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偽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暉等三將以次奪取路裴行檢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志四五六〇

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督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開道降於行儉故表以爲非行儉功通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按州部落稍白鐵余城城平叛速偶號署置百官進攻殺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與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騎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副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皮陽等深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景被賈責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傑突厥祿祿挺善綏御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表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間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僕鳳中劉禮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贊普兒之曰親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將軍孝傑居廣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輜或于闐康劫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造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陝石谷與賊接道總管將兵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輝以其時張說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多傑墮谷死士相誅且盡軍退說以管記還白狀其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眾難取功可錄也乃順夏官尚書取國公以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新宏輝使未至而宏輝已立

功過靡罪

唐昭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驍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突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樂山數戰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惟智辭戰死朝廷諸葉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破口豐州控河過寇號爲禱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官耕收商李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靈慶戎交侵始以靈夏爲邊界貞觀末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青安息道大總管率待價等取休璟收其遺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

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石顯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趨莽布支車騎數萬寇涼州入漢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歿死喪降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家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一將獲首二千五百衆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誠之後嗟異擢爲右武成金吾一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遺盡所當施行者既而遺州建請屯置盡加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曰休

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

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啟曰曷之兄弟思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調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異選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學士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樞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開闢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取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屬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聖慈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讓業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致仕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賈業尙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改復起宰相頗爲時所譏其富固亦無它裨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本名仁直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爲作部新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風聞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遷仁愿華州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職還自關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歡曰御

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恩即教其麾下功臣先同承景被敵曲折承景誓不行所問皆窮仁恩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殺賊為崇仁令以仁恩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嚴服冠趙定還出塞仁恩以兵邀之賊引去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備注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殺費多盜仁恩一切捕殺諸府門畿甸震懼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賢後張敦京兆三王三王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恩援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賊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陲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制兵度河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突厥仁恩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恩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地歸仁恩禽之盡新城下軍股東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那山北置烽城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定慮廣德計城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壁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恩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敵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性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壁門讓者益重仁恩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舊軍備邊帝為賦詩寵賞賞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督宗立乃致仕

加兵部尚書廉贖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恩為將禁令嚴將吏信伏拔邊牆節節必立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尊享相文武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恩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蕭長安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德徵分總軍事太子文學劉彥明為管記義烏尉尉貞貞為屬禮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恩知人子之補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峻滄州樂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為長安尉知名峻弱冠明經第清苑尉歷除嚴中待御史會朔方元帥總元忠討賊不利勅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峻以思忠備禮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峻亦出為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衛承峻始築羅龍戍卒墜江水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京州人詣闕留留郭桂往避寇屠戶口形瘠宜即留以須政或在桂踰期年州人剗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貞貞必欲殺之道出峻所峻知其故留不遺利貞移書督峻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峻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極權選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為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慶安定遠等城並受節度進太僕少卿陝石兼收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胡胡服夜襲去騎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塵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闕死者萬計

俄而辭請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開互一舍而近峻往迎請夜使壯士衝殺賊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散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鎮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珪為朝散大夫又遷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賊破為拔東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稀去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寇塞降附與部落本無嫌隙今從河曲使內何邊騎久必為患比若不愛要約兵已屢動擾作烽烟閉障行步踴陷南牧降賊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敢難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西塞告以禍福昭以金帛且言南方虜鹿魚米之饑並運置准右河南寬鄉給之程權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漢之曲西域歸夷散在青徐之石何高麗舊俘置之沙漠之曲西域歸夷散在青徐之石何獨降胡不可徒欺臣復料讓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日已盡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不生他心今歲未殄誠此降人又皆威屬固不與往年同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舊置內地轉糧兵之實附點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蓄募參處廣屯成爲備提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留待河水恐即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敢渡將并州兵濟河以討之晚間行倍道卷甲舍幕夜趨山谷中遇雲盛恐失期仰天誓曰彼若君事不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眾何辜心誠志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濟戎事須臾止時叛胡分二道走峻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保受降城左

右肅引突厥內獲破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破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破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養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破奏朔方兵力有餘斷罷知運獨當成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破所降附知運輒經擊賊意破賣已乃復叛破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雁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會大禮破以水壯請留將兵待邊手教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建破詔源乾曜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朔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破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威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豈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破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讎其殆乎破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辯雖死弗悔破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破與節將高昭鷹兵赴敵天子嘆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破慕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破廟進諸子官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九

列傳

唐十九

王義方

員半千

韓思彦

柳澤

馮元常

蕭欽緒

王求禮

薛登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蕭欽緒

不恨義方即上言義府於軍殿之下作齋肆虐酒殺六

品寺丞欲令正義自縊亦由提義府權勢殺身誠口如

此則生殺之威不自主出屢霜堅冰漸不可長請下有

司雖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讓所言

帝方安義府校假假義方以孤土賜宰相貶萊州司戶

參軍歲滿不復調往客昌樂乘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卒年五十五義方為御史時與第後數日喪庭中樹復

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債乎父子之錢其不貪類此

始隸徵愛其材也何恨夫喪後孝子以疾惡不容於時既

死門人負半千何意行喪廉家側三年乃去齊先齊

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太彭城劉氏十世祖

疑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員終嶺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驍勇

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

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進秀見賞義方

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富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

皆中咸亨中上書高自稱舉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

殷子員發粟賑民不從及子員滿州半千悉發之下賴

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濶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僅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依舉

岳收高宗御武成殿閱兵家有三陣何謂邪眾未對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是宿孤虞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定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兒得人之和為人陣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舉華原武功府舉舉刺求

為左衛將軍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

古人乃在朝那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闕伏

奉還司賓寺主簿稱與即悅王勳石抱忠同為宏文館

直學士又與路敬道分日待制顯福門下累遷正義大

夫兼右檢校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

皆浮佞少年非朝廷德選諸儒之許曰下遷水部郎中

會詔舉故守陳州刺史復人為宏文館學士武三思

用事以賢見忌出象新二州刺史半千不願任史常以

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

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九年遊苑山沮水開愛其地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開元表遊苑山沮水開愛其地

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對中抱忠長安人

善屬文初置右臺監官志光老元自清道率府長史為

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領選清平坐禁連羅伏

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傅

韓思彦字英遠鄧州南陽人遊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為匪人所辱思彦欲殺之律不可舉下筆成章志烈秋

霜科擢宏文館校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資兄弟相

誼待詔宏文館校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資兄弟相

訟累年不決思彦數對幸飲以乳二人鬻肩相泣曰吾

乃夷跡不識孝義公察我乃請嚴訟至西渭河務強

鬻降之會蜀大檢開倉賑民然後開書表奏使并州

有賊殺人主名不立解胡權刀而行報掠已服思彦疑

之晨集童兒數百釋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

者乎皆曰有之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

帝修德者天誦帝諱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

失而卿官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

罪即白母母曰昔王母伏知成陵之誼故能盡忠吾死

月并州賊二百萬精思彥劫處死武后為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請思彥出為山陽丞初射避敬德子玳附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夏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贖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鄉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為御史俱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惟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闕請思彥為領餉練二百不受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鐵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思彥久去朝惟知梗野拜忘蹈舞又詠外戚指推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立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罷封丞故徙朱高丞遷齊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邽令郭揮右坐曰公且貴顯以子孫謀公比其斥而佛已為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州舉茂才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直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_{按在景雲二年}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稽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使為終治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貞觀承徵之開廢不勸而耕者眾法施而犯者寡在位忠正清白者比肩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佞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勸道佛不惑而戒其故奈何維以王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養諛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貪侖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謂黠剛正者謂愚人趨家賊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谿道也貞觀承徵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流瀆相反由治則然今為治者不務循事而務擬搗夫提攜者法也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此法令數改行未見益止未見損賢爽者一基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日設法不如息事息則巧不生又言臣竊聞永濟時雖邱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通免官令婦夫女役所在有之不知何名教不取今且謂為見魏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權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直責數百姓道賤市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鬪刻削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鬪殺者十人今富道者亡匿以免往送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賣販耳往官將代儲什物候其至今交罷執符給錢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錢糶糶相夸今匿貨以示私往召募人買其勇今差勸關宗逃亡往倉儲盈行今所在空虛若此者臣竊言之不可悉數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劫吏能引者也而解者卒未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庶有益風化又言杜路太廣放棄農商而禮之一夫耕一婦織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賊捕非時於是爰賤廉益費丁則二擾人多徒亡魂移機儻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恆冀州武邑人博學大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遷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鷹先聖願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發冢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季謹春秋盛世使絕廢哀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林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典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選就公侯任以開匭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歲今尚幼且擇立師博養成德器藩屏皇家青裴后雖猜忌不能無威乃召見服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雖居正統實唐魯基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事之恩何施顏面見唐太宗廟大帝陵殿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將滿則傾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今天下書獨申報於是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搆張易之安也獨問申救曰陛下始革命勤政博謀天下皆以為明王暮年厭怠天下以為暗君元忠位宰相履忠正耶佞之徒嫉之若釋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戲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神忠臣鉅口懼廷易之等意徒死無益況賊虜方強賊斂重困而自縱護應搖變逼逐臣恐四夷拭目窺視為邊鄙忠百姓託養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下衝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開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板板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不使新佞臣塞人堂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欲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惡太子難或讒安恆彥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諡諡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為虜虜即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特地自歸投東州刺史輔公弼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不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質通文史善議論報證諸善與徐堅劉子齊名調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

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製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收樸為先應舉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才猶徵百行閭里推高然後府寺交辟雖取放逐晉先門閭陳萬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彥之言謂崇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功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楊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時紙綴小文名曰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腐希恩奉記督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膏舉竟者自求也循常之人存成取附咸施拜伏寢以成風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閱守禦苦矣起將戰左右進劾于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復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補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誦之心絕避讓之義若則貪競之賂錯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賈實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貢子多在京師及還並為邊守登諫曰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人侍並被糞過官戎秩步橫門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狼子辜恩懼為後患昔中公奔晉使子孤庸為吳行人救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粉晉晉以劉石作難今皇風所覃合議革面由余效忠日殫盡節然臣備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

續通志 卷二百十九 列傳 唐

道猶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武后不納久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盡登嚴勸守備關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原雲中為御史大夫僧慧範乞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奉韓翃可矣遂劾奏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為東都留守再為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二贈晉州刺史王球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理飾誦任侈而不法求禮以為煇臺瑞室之比非所謂茅茨不葺者自軒蓋以來服牛乘馬今華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諫切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懦不進賊掠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為賊誣謀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奏曰誣謀之人為虜晉制臣素持叛心故懿宗擁兵數十萬間敵至走保城邑乃更移禍無辜之人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餉局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報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乎姚璿曰秦漢舊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效之後乃止久視元年三月大雨雪按新書卷八十二元長安解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改元大定至十月又大雪疑此事與以蘇味道等以為瑞草羣臣入賀求禮曰季春雨雪為瑞雪則冬月雷當為瑞雷那味道

不從既賈者入水禮即厲言今陽氣值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埃埃何自來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仕不達神龍初移衛王府參軍柳澤蒲州解人曾祖字嘉禮大業末為王屋長府李密已而歸京師高祖以外孫實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齊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敗駙將代還數年太宗召見拜光祿少卿享射復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乎由是痛傷厲賈咨力更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肅一作肅澤風廈方殿儀雲中為右率府總管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直宣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睿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榮麗西夫人趙及媚那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封及姚元崇宋瑋輔政白罷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薄諸關上疏曰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實官鬻爵天下混亂幾危社稷陛下耳目所親豈可忘誠且糾封官者皆懷私私謀遂讓先帝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天下威權太平公主與明僧慧範以此誣陛下又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經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賈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賈之前一人而千萬人勸者謂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惡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臣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夫驕者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禁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禁則天下畏親貴而不禁寵禁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亂旋旆職而法不行矣陛下

志四五六七

欲親與愛莫若安之 福之寵榮之過罪之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非福之也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啟願宋温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問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交修不逮又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弄人盈海數澤書曰內作色眾外作禽荒惟陛下選降謀訓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頃章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下怙侈恣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中侍御史監嶺南道時市舶使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薄上書曰慶立雕製流物造作奇器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恩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傳從祖範爽

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極萬紀不能補道格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謹止故微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教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爽字子邵文階時使高麗卒故往迎喪號誦盡哀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道還覽罷為吏部尚書后廢貶州刺史許敬宗等構爽通官拆謀行鳩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遂使殺之役其家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錄坐者悉免開元初釋兄漢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

伯祖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逐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季容籍隴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竝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某空未還後嗣備處顯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輿輓歸鄉里官給喪事無葬後恩州郡皆馮元常相州安陽人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創劇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扶立威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嗚何邪密因之俄為羅羅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漢中尉高宗時攝累監察御史劾南道巡察使與利除害蜀人甚顧惡尚書左丞書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議鑿登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賜陽令突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委偽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遣徒眉州刺史劾南有光大監夜掠人靈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地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購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仙劫州縣部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報先示禍福賊窟多降元常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掃首見怨不辭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聞門雖唯禮法難小功畏不御私至神龍中旌其家大書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籍從弟元叔天后時歷濟南後儀始年三縣令右善太監人稱為神明興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

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識其近名元叔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德元叔約驅逐於元常然則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工文辭推士第累遷大常博士中宗始親朝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帝疑之詔禮官議眾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請備壯其節憲史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第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旨題客舍曰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與舉賢良方正欽緒推其文美等其務為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駁更整嚴雖殊非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君才不愚不見用愚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禱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因宣慰百姓振窮之徒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子沈亦博學以孝廉授洛陽尉監監察御史與兄演弟清俱為才更有名天寶間始尹河南舊書作長史按韓朝宗表裴書委以訊覆檢句處事平允則斷精營羣模莫能望也乾元中應陸渾藍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敗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德富有素得蘇飯足矣毋携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酒樞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遺沈以故帶那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讓恨沈屈推御史中丞承都則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權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蒙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為判官

與怡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離為
伊嗣令初濟蒙雅以秩卑不及謚大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言之朝廷遂曰忠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九

續通志 卷二百十九 列傳 唐

志四五六九

列傳

唐二十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璠之孫其先自北海

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

典書坊授右衛率府監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

輕因久繫方春農事與臨說今可且出因使就賦賦不

許臨曰若有所疑臨請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

約因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賈善位不齒明日

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

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夫色置皆憐伏俄持

節按獄交出窺擊三千人果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

臨占對無不盡善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

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厥意他日復試憐司斷者繼

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

寬所以絕惡帝歎曰為獄者不當若是邪永徵元年拜

御史大夫蕭詠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財腐死詔擊臣議

請論如法詔詔於朝堂臨建言暴臣不知天子所以誅

之意在律有八王族議於陰謀親也刑不上大夫議

貴也今論之負賊頂死有餘皆陛下以異於他囚故

讓之有司又令負死非變孫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

法帝然之論之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

尚書初來濟南台州李義府請普州監奏許稷為江南

巡察使張倫劾南巡察使稷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

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道所私者其過坐免官起

為湖州刺史辛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性寬簡

續通志 卷二百一十 列傳 唐

專務推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兄咬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嘗書檄貞觀中

官史部侍郎先是選監國時備擬不為限安詩以冬初

集監李春止後遂高法按唐書武德初四傳侍郎制

四年制本兩馬史部侍郎以一月起武德初四年制

馬部侍郎書以三月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自魏八十年起武德初四年制

收裁損凡明舉不許別術路惟陳墨所昏家盛設障車

不從讓吾美歡書勳位數官收損益再遷時事兼

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

違傳詔新帝甚執蘇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暹

張文瑞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太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弟明經補并州參軍時

李勣為長史嘗教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

文理與屬僚二人皆後勣蕭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

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縱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

若子才無施不可再用贈用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

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於朝兄弟不睦蘇闕出為雲陽

令累投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總章二年遷東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按新書本傳作乾封二年考本紀及宰

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以東臺侍郎即同東西臺舍人參

三品本傳云乾封二年以東臺侍郎即同東西臺舍人參

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

征討四夷京師養養馬萬匹府庫復虛文瑞諫曰王者

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

於未危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錦綉百段為

瀛脫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

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振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

齋禱願坐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首後拜侍中兼太

子賓客諸因聞其違旨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

嘗回容諸司奏請悉心札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移疾極卒

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瑞講未若不者曰往其壽之或曰
已讓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瑞病臥家
自力請見曰吐舌蓋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漢者欲
出師一廉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
詔可初同列以文瑞無餘欲少損文瑞曰此天子所以
重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退不宜節減
以自取名累乃止吾等若十三贈幽州都督諱曰懿以
警事孝敬皇帝昭陪葬泰陵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同
州刺史治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贈萬石
張家華諷諉涉為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諱止曰吾好此不為備
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
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道憂從母弟出為建州
刺史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建壇壝民悅從之
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
李嶠為宰相請遷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
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賜謝銀萬下獄武后將斬之既而
流循州神龍中梁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奉
后臨朝弟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出為潯州刺史按新
初日出潯州吳嶽列聖王成宗紀潯州刺史以景雲元年
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王成宗紀潯州刺史以四日
今據改也吳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文收教太子
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
孫也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龔封東莞縣照馬為政
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
之笞代不辱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刑丞時酷吏周興

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朝野震
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任直后屬詔折押有功
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現那王沖黃息錄於黃地遷家奴
督故因遺書與尉顏餘慶相會神坐逆誅魏州人告
餘慶豫沖謀后令俊臣稱治以反狀聞有司讓餘慶更
承旨救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沖贊備通書
台謀明甚請誅死籍其家詔有功曰承旨救令與魁
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羅厥果魁
律以造意為首尋救文云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救
彼彼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放而復罪
不如勿救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羅謂朝廷不當爾后惡
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魁首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
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魁首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
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
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陪者數百人皆頌項不救息而有
功氣定言詳慨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教業偽官前
已物故推事使顧仲攻籍其家詔已報有功追議曰
律謀殺者斬身亡罪無新法無新法則不得相釋所謀
之人亡則所身之罪滅詔從之如此護者數十百姓
累稱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
七人被誣當死後謂宰相曰古以殺止殺我今以恩
止殺就辜勾勾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聞
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
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遣州制
史李仁衷兄弟為人誣搆有功不能得秋官侍郎周
興功之曰漢法附下同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折言
被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因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

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皆欣
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論百日不
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賈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道
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教前事以其果坐之若無
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教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
之罪不自言者難以法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
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論天
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國使短失言今選曹請職公行
羅誘滿部獄吏行酷法妄加斷事表生情法外構理雖
朝堂連表列縣內驃騎關弗聽叩歧弗聞使中其寬正
增其在誠今天官鈐注有所不非法司推斷無法深詆
三司理國受所上章據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助發弊
疎脫勢不越月論時可致刑措后納之黃李湛妻龐為
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阻給事中許季超
謂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李利勣有功黨
惡迎富樂市有功視事令史位以告有功曰豈獨吾
死而請人長不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應得
出何邪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應得
滅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孫
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
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不可以私
害公嘗謂大理人命所繫若阿旨詭辭以討苟免天下
何望故持平守正執志不渝凡三坐大將將死泰然不
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眾酷吏由是少
衰改司僕少卿辛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
越州都督舊書作越州刺史遺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
按一子官開元初賣希城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論以

志四五七一

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茶陵令會昌中進諫忠正
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
雷雷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兩別
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

續通志 卷二百二十 列傳 唐

志四五七三

列傳

唐二十一

崔義玄

神農楊再思李昭 蘇味道

李嶠

崔敏 徐彥伯

李迥秀

韋巨源 竇懷貞

宗楚客 紀處訥 祝欽明 郭正 蕭至忠

盧咸用

趙彦昭 和楚差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為密守柏崖義玄見羣鼠度河持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為司馬王世充將高嶽寇河內義玄擊走之多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邱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隴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秦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劉黎州義玄發兵拒之時百姓說言碩真嘗昇天能役使鬼物犯其兵馬者輒滅宗皆洶懼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斷起兵猶無彼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置玄籍賊營義玄曰賊心亡詰胡舊擊左右有以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耶誰肯死敢去之由是眾為用斬首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誦者輒宋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正義武氏為皇后義玄費帝決又以后旨授長孫无忌等謀之終滿州刺史年七十

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神慶

神基善長壽中為司貨總同鳳閣鸞臺平臺事為酷吏所搆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為大理卿卒

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德慶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子已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徭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

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國擇日而遣之神慶始至有詔改銘銘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騰踊百姓驚擾神慶實其非於胡果榮猶安為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渠合而一之歲省防禦兵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

具獄示之神慶為中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那敦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

顯縣子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合朔朝夢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

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應事於未萌之前故長

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

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司徒二卿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獄頗聞略

神慶初原雲州神慶周州卒

者皆詔原雲州神慶周州卒

神慶子琳明政事周中與高祖舒同為中書舍人侍

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祿書監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孳從數十人自輿置里闕大明宮冠蓋駟

呵相望每歲時家宴以一欄筵勞酒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儼事珪光祿卿珪列榮祿世號三戟崔家闕元天寶開中外宗屬無堪麻長初玄宗每命相皆先審其名一日書琳等名屬以金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勸會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麗者眾卒不用

楊再思鄆州原武人第明經調玄武尉累遷天官員外

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新書作御史中丞按本紀

八月己巳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為肅政臺

侍郎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轉鳳閣侍郎那封

初擢鸞臺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尋轉鳳閣侍郎那封

那封後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諛取容無所薦達人

主所不喜毀之所善極之畏傾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

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

廉於時水滸閉坊門以禮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溝叱牛

不前走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觀於行

再思遣吏謂曰汝牛白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杜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獨陛下治丹

餌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

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郡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為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逐陪王同峻再思與李嶠奉旨謁按獄希憲抵同峻死罪以為寬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弟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馬都尉薛紹紹兄張為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於沙州故遺為懷州司馬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連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檢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情味道作章覆筆而其簡微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風聞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咸餘為真坐事出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風聞侍郎平章事長史安年與張錫俱生法繁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懼

可憐者武后聞之放錫嶺南釋味道案味道與張錫俱書本傳以為唐聖元年詔集州刺史事以本紀及李相表二人肥官始末考之知本傳誤也錫則歸曰錫聖之切張錫猶未考之知本傳誤也錫則歸曰錫聖味同下諒自是再入相之徵久顧長安之開羅羅流允滿今依通鑑載在長安二年奉使幽州按察兵馬二年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拜其親用詔州縣治

事因庸役過侵毀鄉人墓田為藉至憲所助贖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州刺史後還益州長史未幾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蒙閣故事善占秦然其為相特異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謀則有梅樞授持兩端可也故世號蘇樞機手性友愛其弟

太子洗馬味元嘗請託不遂因復折之味道怡然不以為忤有文集行於世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辭元起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利選長安時歲尉名文章者賈賓王劉光業略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幸邕嶽二州賈賈詔嶠監軍事入朝嶠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攝狄仁傑李嗣真裴爽等獄將抵死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德裕馳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鳴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后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詔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難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因至別敕令又三十餘條而使以三月出都十一月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奔逐不暇而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欲令品

要褒貶而盡行清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稽覈矣又言今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稽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事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茂事常在四方故冠蓋相望郵驛繼絕今巡使已遣使凡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則傳騎屬縣通關里督察姦說采訪風俗然後可謀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其於欺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他吏相且也按劫回唐糾遠應欺比他吏相且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列斬

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讓者所阻竟不行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運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為平章事知納言運內史嶠頗煩劇復為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律屠輪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親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皆累有實舍站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頌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潭州刺史末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責員外官數十既見官僚罷京府庫虛耗乃上書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略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恩異望也陛下厭崇選輕尊嚴微服潛遊閭閻市行路私讓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蓋自帝室中典以不慎符賞為惠官級隨階階陞夕改正闕不加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虛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請教有司料其可用者進不可用者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首長類糜俸祿願高度非要素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日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之憂不安居處

水潦江左困輸餉困於人窮於下如令邊境少疏盜賊輩起何財召募何用過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處處摧樓不厭而投難尼之會收庸調之半

用呼壁之物以樂土木恐結三靈誘聚四海又比秦
征成巧詐百出被役應身親履祖風今道人私度者幾
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點商大賈強作幕符屬名偽度
且圖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行祖
風何以備之又重路貴近補府若史移投籍產以州縣
甲等改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抵罪者投還小節即被
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拏使登將不得各應及太常
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錢數者已二萬員願置
之餘勿道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幸相乃自陳失政
句罷官無所嫁非妄詔請禮禮懣復視事舊書云中
言時政之失自謂罷免宗以備自
制聖諭而不允與此異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
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宗立罷政事下除懷
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時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
師及玄宗即位獲其表宮中或謂誅之張說曰噤誠惜
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吏
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賜之官改廬州
別駕卒年七十噤富才思有所屬級人多傳諷武后時
把水獲瑞石噤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
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號請人役而
爲文章竊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羅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樂
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遷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
薦獄見融路政母賜歡美之及已封即命朝朝親授
著作任即遷右史進風閣舍人時有司議開市行人盡
征之融上疏謂官九賦其七日開市以市多浮巧而
開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
來今一切道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衝突復動而

通志 卷百二十一 列傳唐

痛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網人無所容網人無所
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聚律宗惡少在
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天津河
講列鋪納稅檢復稽留加以主司微賂兩途淹久失時
廢棄人不聊生魏晉齊隋亦所不行況陛下乎后納之
除司鹽少卿仍知制誥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
李嶠蘇味道韓翃少監王紹宗節節使附易之誅貶殿
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
融爲文華館當時未有章者朝廷大筆多手較委之其
浴出寶圖頌光工撰武后哀傳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
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揚州刺史諡曰文惠部員外
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緇麻六子其聞者禹錫題
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魏禮部尚書孫巨石補闕亦有
文曾孫從自有傳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
行山下辟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承壽尉
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
伯歸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秀
進給事中武后稱三絕殊美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史爲衛州刺史有
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術州刺史有
善狀盟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都祭上南郊賦一篇
辭致典稱權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病
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專嬖護諸姪同已
子兼筆舉朝後來翦然暮改晚爲文稍強溫然當時不
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爲譴吏所引
死徒不可計彥伯著輟機論諱否泰案等一繫於言言

以濟身亦以殫身無常階亂不密致危不可不慎以爲
世戒云

李迥秀子茂之大亮族孫也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
科調相州參軍事果神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
閣舍人大定初檢校夏官侍郎領選銓沈文武武稱職
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顯因撓意諸姪
士論頓減俄坐貶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
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朝
方道行軍大總管遣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
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
母少賤妻善醫療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
答曰妾婦要欲事姑翁遂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
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如龍中宗
以爲孝感旌大門闔子齊撰開元中以謀逆誅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督祖員伯作書
治襲鄆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愛碎無大體官校省
中遺隱下符數克雖收其利然爲下所怨苦坐李昭德
累貶麟州刺史專拜地官尚書龍朔初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時得官誠執或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
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請宰相近屬再
思嗚曰吾等誠員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賈
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安石石爲中書令
視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革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
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
蠶桑可輸絲是河朝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卓后自言
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借其僑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

志四五七七

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皆感乃與宗楚客鄂情趙延福等推處祥妖除孽氏行武后故事俄還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華為亂兵所殺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刑部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諡為昭武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為相託章后親屬昭為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章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相傳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賈懷貞字從一左相德元子少說激兄弟宗族與馬家修懷自獨顯檢改名譽仕界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章后干預朝政遷后父之諱以字稱會殿殿中宗夜宴近臣謂曰開朝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而禁中賢尉鄒衡有衣履衣出者已乃后乳媪王所謂呂國夫人者故請紳也懷貞紳之不辭世謂編項為阿者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附著而人或謂為國者軒然不慙以自矜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為素諷所斥名稱雍突章后敗斬妻獻其首膠州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改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開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用事懷貞已附離日親事迺輒詣主第刺取所欲魯宗為金仙玉真一公主營觀覽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後作族弟維謙曰公位上褒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時務雜劇工匠開使海內何所瞻仰子不答督繡益暈時武日前作后園養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俄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

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其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壽氏然生平所得律疏悉散親族無留裔散時家惟米數石而已性詭詐善請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適監察御史魏傳弓族中人輔信教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取承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志學士也繫司農丞

懷貞從子戴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都令修都舍道設冠婚慶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玉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為蒲州人父爰仕魏王泰府與謝儉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泰客垂拱中勳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督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亂流嶺外咸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連橫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陽將作村營第修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督卿德華州刺史為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生聘 邵王妓肥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鄧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營卿為將作大臣節愍太子被殺以其首祭三思等柩是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奉 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諒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安為兵忠邊監察其部闕賊宗節略楚客等能之皆為惡將兵忠邊監察御史崔玗廷奏楚客處 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

為國取惡督卿事獨賊亂驕恣跋扈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題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珥誑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諒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謀楚客性明達武后時薛奕厥告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為兵部員外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獸子者突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獸子為之然無能為俄而夏州表獸子劫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所擒後張仁愿請築三城讓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於權利干進不止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車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華氏而內高逆謀故卒以敗督卿雖不學然性剛備重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開殿內外眾作無不聽聞中鐵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諒者秦州上邽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嫁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誦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人太後近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虛詠衣一副朱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琳字叔夏少通經頗著書質請家疑門人張後唐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財欽明擢明經為東臺典議承前天投聞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程等科拜著作郎為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瀛臺弘文館中七中

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禮部尚書封
魯國公食寶封戶三百相度範程玄曜表恩已敬暉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置觀念日爲御史中丞
蕭至忠所劾貶中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
子將欲明與國子司業郭山輝迎聖后意謬立議
日周官天神日祀地祇日祭宗廟日享太宗伯日凡大
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邇繼追師掌后首服以待
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則供又九旗凡大祭祀后
祿獻則賁瑤爵然則后富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明矣
鄭玄稱謂秋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小祀尙助況天地
哉。謂秋之上猶有兩服一禕衣二禕衣若是而謂秋既
助祭小祀知禕秋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羣一隅
故不委說且周禮正文凡大祭祀不專言宗廟故云凡
也世婦職但云詔后之禮事亦不專言宗廟又春秋外
傳云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春其柔祭統曰祭也
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貞公問孔子曰冕而
視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
因經訓制儀典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
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
簡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
士彭景直其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禮兩主
有耶以祀地則亦稱祀司几筵設祀先王之胙席則
宗廟亦稱祀內宗宰宗廟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
祭也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皆互言
也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日祀地日祭廟日享未得爲定
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

天地爲大祭也。聖人大祭祀與聖人受學之卒爵戶
與學皆宗廟之事九嬪職大祭祀后祿獻則賁瑤爵祭
天無祿亦無禘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
載大祭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欽明據大宗伯
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
大鬼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兼言王祭天
地宗廟之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
邇繼此一凡直是后祭宗廟之事爲據后有祭天地之
疑故重起凡以別之耳此是本經科斷明白且內宗
外宗所掌皆在王后廟薦無任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
地諸官實作者是則薦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
服無祭天服三禮義宗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
服又言后有五幣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
請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釋車柔桑以鞞車游寢此
后無祭天車明甚歷代史籍郊天祭地代有其禮並不
見皇后助祭之事請稽古志遺舊典時左僕射韋巨源
更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
等女爲齊嬪華豆邇繼成卽齊嬪有夫者悉進官初后
屬階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入風舞帝許
之欽明體肥醜醜地垂頭頓白左右顧帝大笑吏部
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祝
若小勃奏欽明山仰等隔插無行以詔後亂常改作使
曲室之禮國丘之制百世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
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周行乃貶欽明饒州
刺史山樞揚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淺自見生不孝
免無以深祿乃附阿章氏國再用又生是見逐諸備其
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學文館學士卒

郭山樞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
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樞爲伎工部尙書張錫爲灌容
續舞將作大臣宗晉卿爲簿服舞左衛將軍張治爲黃
屬舞給事中李行言歌舞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
鄙薄而山樞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或蟋蟀二篇
未畢中書李嶠以其近規亂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
各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辯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
復拜國子司業
蕭至忠沂州丞人曾祖德言爲祿書少監後新書云祖
幸祖世系表至忠爲德言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而
曾祖善書亦並作曾祖
人引迨至忠曰室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眾
歎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風聞侍郎蘇
味道貪起拜吏部員外郎至忠力擊斷奏聞當時中
宗神說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
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啻大夫可乎承嘉不敢對至
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耳目也其所請奏當
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善又誰自哉承嘉慙
至是承嘉爲戶部尙書至忠劾欽明賈希昉承嘉
等罪百寮震懼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
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厲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
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
爲太子而王不食粟日獨請陞陞下其讓德天下莫不
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受人羅織猶竊爲陛下
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疎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
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
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是謂夫官爵

公器也思恃私惠也金帛富之粟肉食之以存私澤可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漏關而正言塞日陵月削卒見影舞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塞關之內未嘗無滿官秩益輕恩賞漏數才者不用者不才又宰相要官子弟竝罕才藝而更相諂訛試榮班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難於極近退小人於開左使政令惟一私不書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竝授外官其宦百

姓表裏相結帝不納為侍中書令時延客極盛植黨而牟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錮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諛隨時望務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章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勸文貞贈至忠又以文妻后嗣崔從禮子無被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文皇后娶唐隆元年以後黨應坐而太平公主

為言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數噉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迥畏伯備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復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勾連主以至忠子任子牛死章氏難愆其怨遂能助已即請於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鄴國公乃主謀逆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遷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聲容止

開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繩不法而內無守禮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為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章氏敗連登章洵歷持其文瓶歸後依太平復富國書出主第遇宋

環環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難自返也姊蘇祿欲結絳梅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

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謂檢自高致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為人後得韓乾辱至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囉遲乎吾以其親言似慮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帝元嘉工部侍郎廣徵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瓌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辟穀術長安中詔授左拾遺武后作興奉宮於萬安山上就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己也已且頃歲穀難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東遷西幸詭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苑

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忠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竄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諫以避名於後乞下臣此章與華事者其議可否不從誅元紫持節蓋武道奏為管記應縣令舉甲科為濟國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別取偽官隱吏部黃門侍郎修

文館學士坐視累降工部侍郎連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謀玄宗欲捕斬藏用顯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政告謀反推無狀流瓠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樂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卒於貽典藏用善書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士貴其多能當以俗尚陰陽多拘畏乘至理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

世謂知言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賢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駑糝素節盡矣司馬承頑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頑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隱西幸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風者豹首虎

魄大如拳怡諫謂之誕風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鳳豹文而形小一坐龍腹終起居耶樂賢院學士

趙彥昭字奕然甘肅張掖人父武孟少遊獵以所獲贖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放蕩如是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忝承為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

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併獲難至忠善自新豐丞為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以彥昭為使彥昭願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濕曰公宰相而為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濕乃為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書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

授掠州都督為政嚴下皆股慄人為吏部侍郎節節檢遷遷御史大夫肅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取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扶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舊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互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鄭震劾奏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員外郎貶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任百度有司讀曰言策不道伊尹負鼎子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何所謂逢堯不能各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獻饋尚

公主達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噶遺貴近頗
利來曰詔送金鑲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勸達堯厲
聲曰漢法重女婚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
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噶聞曰漢使至吾國眾矣斯
貪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達堯說之曰天子昔爲
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尙嚮風慕義鬘冠帶
取重諸蕃默噶信之爲敝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
入朝達堯以使有明禮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册
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達堯諶詭爲大事敢徵福故卒以
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達堯

郡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賢與楊翕許紹據涿州歸國拜涿州刺史封懷山縣公處俊十歲而孤故吏歸千餘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善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請員蓬甚再聘滕王友珩為王府屬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史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俱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帥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軍軍危駭處俊方據胡林營乾輸不顧密刊簡精銳擊卻之眾壯其賄略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過多治丹可以積年高宗欲遣伽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昔先帝詔浮屠那羅迦婆麻案其方書為經劑取靈驚怪石應歲乃能就先帝餌之大漸上醫不知所為漢者請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進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我嘗疑秦法為寬制制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荷戴莫敢拒豈非君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楓舟威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敢拒曹蕞者今日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殿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探登銅宮室之無敢放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屢步至宮門擁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家變機故曰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合狐裘劉綽

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狄大帝慎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微憐即卻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俸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為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翻翔閣開時亦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期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別造黨使相誇競彼俛兒僂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讎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遂止欺曰處俊還誠非眾臣所遠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令武后攝知國事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遵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中書侍郎李義琰曰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顯慶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賜布八百疋粟八百石詔百官赴笑官庠葬事太子北庭固辭未獲裴爽為白帝曰處俊死死殘臣日生無益於國死無損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慟然答其意止賜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勇許圍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

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那許富如田彭在訪者稱處俊處俊後高宗仁傑祖武后孫二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後素衛處俊後因事諫之隱刺極罵乃死后怒令離其尸斷夾吏父棺冢自是將刑人必先以木九室口記于則天也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運薨州長史仁傑兒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眾皆按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詰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俗吏耶聖明經訓汴州參軍為吏誦詔黜陟使問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屬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恨久之雲移乃去同府參軍鄭崇贊母老且疾嘗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獲乎詔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香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相遷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政斧昭陵柏罪當免舊書止權善才一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耶仁傑曰漢有登高廟玉璽文帝欲致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法何以加于是罷止兼市陛下作法嚴之氣豈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格龍白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老賢如王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賊成法孤本立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

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狄大帝慎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微憐即卻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俸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為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翻翔閣開時亦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期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別造黨使相誇競彼俛兒僂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讎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遂止欺曰處俊還誠非眾臣所遠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令武后攝知國事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遵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中書侍郎李義琰曰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顯慶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賜布八百疋粟八百石詔百官赴笑官庠葬事太子北庭固辭未獲裴爽為白帝曰處俊死死殘臣日生無益於國死無損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慟然答其意止賜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勇許圍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

立竟抵罪錄是朝廷使彼州亡卒數百割行人道不通官捕鑿盜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裏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歡其達權宜還度支郎中帝幸分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進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別開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遊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宣州刺史熾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節江南巡撫使樊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博文昌右丞出涇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伏望哀其誅誤有詔悉請成邊因出涇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糜塗炭是一越王死萬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總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遂賞之人斃降以為功冤聲騰拂所不忍聞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詰遣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謂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謂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乞假后亦謂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

簿書期會宜實有司尚書省法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丞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教天下事幾數可盡乎為定合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後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因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邊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血流沫面涕零懼而謝守者凌地即可軍製金帛書置筐箱衣中好謂走日方畧請付家徹聚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下獄未報中帶履屨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后遣使索履俊臣命仁傑巾帶見使者為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答琮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表詐因免死謂後通以爲善善其欲以復唐許崇讓仁傑之世唐許何善復哉非免阿其所好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初史贊獻可以首印殿陸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合邑人為復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費勳

家既已兼之乃復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曉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墾苟求遠種長驅之名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今國家師旅歲出所費沒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且關東饑饉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放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昔漢元帝納質指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漢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遺棄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省軍費千慮方并甲兵于要塞救邊史謹守備待其自至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知深入有顧顧之慮濟人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發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后意未決仁傑嘗從容奏曰文帝帝稱風沐雨親自鉞鑿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于廟者也宅曰后謂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仁傑每宴見言及廬陵王輒以母子恩情委曲開譬后雖仗忌不能無感卒召還授書仁傑曰臣觀天未厭唐處此兩句相犯

仁傑至悉放歸農畝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虞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廣問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旌轉幽州都督賜紫袍纓帶后自製金字十二千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

遇使三思蘇統帥月不及千人名隨隨王執之不免日報
五萬今欲蘇統帥月不及千人名隨隨王執之不免日報
原數雙雙也天不勝何也仁傑與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不勝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所謂無也其意者以微陸下力其同對曰雙陸

入趙定殺掠基惡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
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
建更拜河北安撫大使丁酉戊戌年重覆列之大謀
時氏多裔從於賊賊已去惟謀逃匿仁傑上疏言山東
比兼軍與測發頓重傷破家產又官吏侵進州縣科役
督速斂管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有利則歸且圖除死此
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藥劑為潤疏則為川
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潛置山澤赦之則出
不赦則狂山東羣盜茲聚結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
為憂中土不寧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怨之則反
劉自安伏願曲救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詔可還除內史

後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獨仁傑第一區春種卓異時
無敢者是時李愔固駱務登討契丹克之獻俘合櫻殿
后大悅二人者不契丹李盡忠部將蓋忠入寇皆固等
數挫王師後降有請論如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
實死必感恩效節又請授以官爵委之專政至是凱旋
后舉酒屬仁傑賀其知人按衛固左玉鈞衛將軍燕國

續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列傳 唐

公賜姓武務整石武威衛將軍后將還淳屠大獾度費
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暫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言
今之御監制過宮闈窮極壯工不使免不免役人物
不天降終須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示宜寬
寬征鎮之備省不急之務就令雇作以濟窮人既失農
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
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久視元九年九月卒
卒在聖聖三年五月即改元久視而仁傑上書
文昌右相諫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者張東之桓憲範範
曜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鶴馴擾之祥
中宗仰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諡曰文惠

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問后曰郭
內舉果得人思論許員三州刺史母喪奪為太府少卿
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
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貧暴民苦之因共殺其父
生祠不復奉至元和和中弘正鎮魏博始奏其血食
不絕族孫兼讓
兼讓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
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新鄂鄭
三州刺史咸早歲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
最權給事中左藏史盜度錢帛文宗以經教詔勿治
兼讓討還詔書帝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救其長官
吏亦宜宥顧此後事有不可勿以違詔為悞遷御史中

承帝曰御史皇朝延綱紀二墓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
天下治畏忌願望則職業廢矣柳梁公後當國家家兼
讓頓首江西觀察使樊上矩加給其軍費用上供錢
數十萬兼讓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上宜國詔惟知賜
我資土州有定數而與奉由已貽弊一方為請遊殿望
請付有司治罪士矩辭是貶蔡州別駕兼讓兵部侍郎
鄂河東節度使遣為尚書左丞武宗時為益王傅儀領
天平節度使辭疾以詔書監洛陽通東都留守卒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
闈相敬則志尚悵悵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
其急難不貴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威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將加擢用為李敬玄所毀
故授涇水尉累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多異議
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
事漸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兼也行申商之法重
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情
日愛功亟職疾耕既庶而富遂請諸侯使此收弊之術也
故曰刻薄可施於過變變許可陳于攻戰天下已平故
可易之以寬簡酒之以酒和秦乃不烈淫虐甚任而
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買叔孫通事漢祖
當榮陽成學聞囉囉窮勇固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
惟進豪猜貧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禮樂聞
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
得之可馬上治之子帝默然於是賈書新語通定禮儀
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
級則項王爭功拔劍擊柱唇舌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
乎故曰視禮學狗狗指酒清流補柏素國家自文明以

志四八五

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于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臣聞急趨者無善述促往者無和聲逐溺不現行瘵饑不鼎食向時之賊策乃當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月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機之安源培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聞其史兼歎曰董狐何以加時賦傲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嶸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僣以爲圖欲引敬則周解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雍雍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非其罪改雍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焉懷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省解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即曹閼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廢運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備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干本朝者李多府王同皎韋月將燕款融並衰復矣尙有遺者耶對幽

求曰未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胤雍等所深譴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改之于是追贈祕書監諡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鶴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憚員半干魏知古其諡爲孝友先生

列傳

唐二十三

王方慶

陸元方

李日知

豆盧欽望

周元

韋思謙 承慶 嗣立 世 陸元方 希聲 許慎 崇融 王及善 李日知 杜景儉 李懷遠 彭年 豆盧欽望 周元 崔元瑜

王琳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雍咸陽父宏直為漢王元昌友王好畋遊上書切諫王稱止益益疏斥終刺王友魏相則系去宏直字長宗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琳前都督路元徵冒取其貨船商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案始部中首領多貪糶民有詣府訴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劾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論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有唐以來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善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兩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昔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疑荀酒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山以山道險欲御膳方慶奏昔漢元帝御樓船張猛猛讓今山阿危峭陸道曲狹比於樓船危乃更甚陛下奈何輕踐長塗哉后為罷行方慶嘗以合琴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服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頌案教誨

不可長有詔中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奉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紙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進今所存惟一輪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昂首七世祖信韓六世祖仲實五世祖鸞高祖規曾祖亮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稱示羣臣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閱覽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歎其龍以老乞身改鑄監監修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避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合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射習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商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寶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弘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犯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初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何敢近人以比倉唐之梧魏文侯馮長安二年卒贈雍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開史部尚書方慶博學陳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書有所乞質調復淵淵故門人次為禮雜答問各十卷本傳作禮雜問家聚書多不減說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惟六世孫孫瑛與曾孫孫哲別傳

補字靈龜明經調吳州參軍辟陽師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入天寶末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拜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
 語雖甚倦倚軒者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哉武
 侯將軍田仁會丞委御史張仁禕連曹知狀因言仁會
 對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知狀因言仁會
 突或望謙陷人不測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
 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朝輔朝廷肅然進御史大
 夫性審靜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動
 之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矜鷗鷹鸞豈眾禽之偶奈何
 設拜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俯伏號詔給扶持
 轉司屬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
 謙獨坐受拜或以為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辭姑
 息耶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
 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大中大夫致仕卒贈
 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繼進士第補雍王
 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為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
 浮廣倡優鼓吹連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慶色恐
 因是作威福宜加繩蔡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善疏
 太子頗嘉納太子廢出為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奉天
 官選屬文敏無留思謙大詔令未嘗善奪忤大臣意出
 為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
 滿歲車以罪去大抵皆皆逆不道夫構大夏濟巨川必
 擇文梓求餘艘若至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
 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
 大任夫以空舉尋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起處輔相
 以百揆萬幾輕畀小人哉書不報未幾復為舍人寧選

病免改太子論德應舉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
 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讓者公之長安中拜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
 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或
 辭獲筆而就取狀其壯然猶流橫表歲餘拜辰州刺史
 未行以祿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
 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
 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贈其位贈禮
 部尚書諡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佛母遇承慶嚴每笞
 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佛成瘡為均愛世比晉
 王賢弟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為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
 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往日嘗稱二子忠且孝堪奉
 朕比兄弟稱爾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替代以為
 美談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荒廢刑罰濫酷乃上書極
 陳承慶已來庠序廢散胄子衰缺輕儒學之官弛章句
 之選貴闕後生以徵拜升寒族平流以習業去垂拱後
 仕入彌多請託公行選補濫濫改使海內黔首靡然不
 安州縣官貪食卸未息陛下誠下明詔追三節生徒教
 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發揚黷
 聽海內嚮風然後審異銓擇妙擢良能之以歸人則官
 無侵暴之政民有安樂之心矣又曰揚擢之後大獄屢
 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希伺間巧相影會構似是之
 言成不赦之罪恣行楚慘類自誅服王公士人至連類
 就戮道路蕭蕭咸知非辜而錢鏐已成不可撼動小則
 身誅大則族夷相輝其坐者庸可勝道後皆報復復嫌
 苟圖功效求官貴耳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勸勸之

際皆自辟除向非陛下明實則道隨之惡已及其身今
 擢而升之並稱良輔可知往之得罪者冤蓋良多矣臣
 願陛下下窮天地之量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
 輕所不赦者皆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可命則天下瞭
 然知所向所罪原非陛下之意顯明歡欣感召和氣太
 平之美亦何遠哉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後以為憂李暹唐休璟曰今朝廷
 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詭詐不行比所遣外任多是
 駭異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
 近臣始後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
 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州刺史由是左肅

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
 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承慶左授饒
 州刺史按新書云坐善二張貶魏州非是蓋承慶虛坐
 表而嗣立罷得左遷嗣立則止轉魏州耳不然承慶流播
 重相懸乃爾則今從舊書魏州刺史入為黃門侍郎
 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異色者
 眾嗣立建言今廣府耗竭每一歲之儲僅供小學人須
 賑給徵發時動士待實裝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
 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
 轉徙水石人牛不停費功害農恐嗟盈路即有水旱為
 災戎狄構患難能象如雲何救萬分之一又食封之家
 日月復眾昨略問戶部云用丁六十餘萬丁課二籍即
 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見太府每歲庸調絹幾百萬少
 則七八十萬比請封家所入已算國初功臣共定天下
 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橫恩特賜至百四十家以上
 天下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

致發危制國之方登謂爲得又封家徵求各造奴卓竣
戾侵漁百姓怨歌輿頌中物誅責粉紉曾無少息下民
竄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遣太尉封家詣左藏請
受禁止自穢以息重困臣聞古者取士必先鄉閭之弊
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後辟於五府五府著聞而
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
遽選進趨幸比肩係屬故文者治官則回鄉賦汚武
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之員員外置官數倍正缺吏
困供承官竭責奉國家大事登甚於此刺吏縣令治人
之責比年已來不加簡擇京官有犯及登稱下者方遣
牧州吏部選人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輕合以此理人
何筆筆化顯下有司精加汰擇自今應除諸曹侍郎兩
百一察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先於刺吏縣令中選用所
冀守宰稱職以與太平帝不聽制立與皇后屬祿密特
認附屬籍願持甚蓋於別第驪山鸚鵡谷帝歸幸命從
官賦詩制序冠冕賜賜脫備因封嗣立道適公名所居
曰清虛原由棲谷嗣立獻木栝藤盤數十物唐陸初拜
中書令皇后散幾死于亂靈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
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
賓客坐宗室各等制道制事不執正貳居州別駕再拜
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
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
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
子兄弟並爲宰相世罕其比二子恆濟知名
恆開元初爲碭山合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
供張皆撲扑想恆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承
文敏薦恆有經濟才謹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

事中爲院右河西曹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
石拔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恆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
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及謂官
日引入殿廷問安人策一試試者二百餘人惟濟居第
一不能對者四五人悉免官於是擢濟體象令侍郎
盧從愿李朝隱並貶爲刺吏濟四遷戶部侍郎爲太原
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
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
太守子與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宏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
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宏景草詔書辭不如
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出爲縣州刺吏李夷簡繼淮
南奏以白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
近權大僕卿宏景上題詔書穆宗使諭其先人昌有功
厥所以念功睦親者宏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
有名於世李宏景及劉士涇兩載之時時蕭恆輔故
宏景議論常在佑之再遷吏部侍郎銜綜平屠貴幸頓
其嚴不敢思以私恩陝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取正
吏銜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朝綱丁公著楊嗣
復皆奪俸即吏蕭然望風修整吏部員外郎楊庚卿以
累下吏詔宏景與御史許謙獻卿私造門宏景厲言曰
有詔按公向私馮郭庚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
恐去還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
射宏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
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中黃門侍郎琛之曾

孫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
使留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
神堂苦我連使濟而風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權鳳
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鬱臺侍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絳州刺史權
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
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
暇問親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問外事對曰臣備
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時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
子右庶子進文昌丞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有遷
除后必先訪問外親莫知隱終取妻妻焚之曰吾陰德
在人後富有與者又有一柳生平所擬論者殺後家人
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
情舉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遠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
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
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後遷監
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暹爲宰相暹國議象先
主不得已爲言之暹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
高簡爲時推尚暹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
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靈王
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
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
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質儀貞等謀害誅死時象
先與蕭至忠史義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遙召免

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其功封宛國公
賜封戶二百雜作容宗御承天樓擊臣前集帝禮曰
助朕者留不去於是是有投名白驗者事半玄宗得所
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頭首
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
之人故臣遂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至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中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鄭思表為屬後去隱漢與久之召為右拾遺時屬兼
權歲數欽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刺散上言當謹視盜
賊明年王仙芝反林茂數十州遂不制累擢歐州刺史
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
師與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元方從父餘慶陳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
未顯兄友表暗曰獨名官不立奈何餘慶成激閉戶滿
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黃尉累遷陽城尉武
后封嵩山以攝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歷初察勝二州竟
項誘北胡寇海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普善軍內附
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
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

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
元初為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遊京兆章遠矣興
蔣河河南達奚珣後皆為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
事諡曰莊雅善趨貴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
舉朝皆敬服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
不逮子昂等而風流較過之初武時時罷更用事宗
宗朝侍臣實主針封大行昭利高陽之入與相就乾離
庶貨贖用而數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結赫託
無悔尤

子瑒字仲榮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
臣子弟不任京職改新朝令人為立詞用按察使宇文
融薦遷池州合累遷兵部郎中東鎮騎使還除洛陽合
時車駕在洛攝勸殺象人不敢犯馬中書合蕭高所器
嵩龍亡幸相伸監蕭高短瑒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

子瑒字仲榮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
臣子弟不任京職改新朝令人為立詞用按察使宇文
融薦遷池州合累遷兵部郎中東鎮騎使還除洛陽合
時車駕在洛攝勸殺象人不敢犯馬中書合蕭高所器
嵩龍亡幸相伸監蕭高短瑒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况

志四九〇

無有邪也是件貴近出為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
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機穽築至敏之而虎不為
王及善洛州郡人父君愕有沈謀王君庸掠即鄆君
愕往說曰隋氏失御家俊共救其亂宜撫納之禮劫眾
全之親時變特真主星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權劫眾
與俱而恣殘剽所過失望驚為足下蓋之君謝曰計
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聽從其言連屯井陘山

高祖入關與君庸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豐縣公累
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鎮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
驛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那國公陪葬昭
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那國公爵皇太子弘
立雅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子宮命宮臣御倒及善辭
曰殿下有自優人臣侍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
宗聞傷窮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賞帝曰以爾忠謹放罷
三品要職擊臣非獲罪不得至朕所爾爾大橫刀在朕
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為衛尉卿垂拱中惡可屬卿

山東風訊為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為秦州都督
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
山東播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黨盜邊公懸將可與妻
子行日三十里馱臥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
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朕竟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
行留拜內使來俊臣整潔獄死後欲釋不諫及善曰俊
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汚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動聽元惡
且搖亂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康陵王之遺寶質其謀
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
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估宦侍實無

山東風訊為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為秦州都督
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
山東播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黨盜邊公懸將可與妻
子行日三十里馱臥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
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朕竟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
行留拜內使來俊臣整潔獄死後欲釋不諫及善曰俊
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汚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動聽元惡
且搖亂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康陵王之遺寶質其謀
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
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估宦侍實無

山東風訊為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為秦州都督
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
山東播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黨盜邊公懸將可與妻
子行日三十里馱臥治為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
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朕竟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
行留拜內使來俊臣整潔獄死後欲釋不諫及善曰俊
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汚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動聽元惡
且搖亂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康陵王之遺寶質其謀
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
正自持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估宦侍實無

卿長壽二年拜內使封西園公李昭德被禁有司劾奏
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
禮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遷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
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
思等怙勢宜亟覆聞王室賦糞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
謙身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
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
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
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推州刺史劉信實兄弟爲
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
務滋與凶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鄆州新鄉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
卿元綜天授初以爲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
慎坐政事堂東帶終日不休優尤護細行然外若謹厚
而中刻薄每受制鞠必深斥索疑不入死不肯止人
畏歸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指細爲慶會赦遷除監察御
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
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
傳善言允元曰聽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誣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裴炎 補先 劉祿之 郭翰 元同

李昭德 吉 項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澹他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
就辭在館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冀州司
倉參軍寔歷御史起居舍人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
中書門下三品選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
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

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囑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
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議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
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
中書令執政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
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
怒曰我意實固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郭炎懼因與
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泊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
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
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庶人王承嗣自是
郭玄貞武后稱神皇已年一別廢之之謀因不從中宗
大器用武后中宗崩後日廢帝後武后復改官后又
且輕用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
且輕用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武后
王為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已持政稍自肆於
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迎王其先矣帝曰太后天下母以
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迎王祖考宗自私自獨不見
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乃迫崇先世存
亡違異安得同哉炎曰專草離間漸不可長后不悅而

續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唐

罷承嗣又諫太后諫韓王元嘉魯王靈善以絕宗室望
劉祿之章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
賜爵河東縣侯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
矣不擇政故賢子有辭今若後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
史崔誓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開賊不討乃請太后歸
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遺御史大夫鸞味道
御史魚承鸞參鞠之通鑑考異曰新唐書云鸞承鸞
御史魚承鸞參鞠之通鑑考異曰新唐書云鸞承鸞
且炎為此謀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後之寬
猶能昭之況有此謀其同黨當受下獄後鸞等無事
冤能昭之況有此謀其同黨當受下獄後鸞等無事
搜臣有功於國惡心事上下所知臣明其不反諷言
劉齊賢左衛率將帳簿辦之後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
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
不反遂斬於都亭驛炎被劾或勸其遜爵炎曰宰相
下獄焉有更全之理卒不折節籍其家無悉石之藏初
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潰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
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酷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
為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貞
範中興齊陽人廉介有才有以致炎故流死嶺州 瓊州作

炎從子仙先
仙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
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當誅尚何道仙先
對曰陛下唐家福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
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連任諸武宗宗室
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
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幸極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
怒命曳出林之胡堂長流濱州歲餘逃歸為吏踏捕流
北近無復名檢專居庸以財自雄著數百入自北廷

屬京師多其客謂知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關李
秦授為武后謀曰謠言伐武者劉無疆姓殆流人乎
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覆也后謂然遣
使者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仙先預知奔突厥都護遣兵
追之為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有詔赦流人仙先
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仙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柱
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諫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
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充秦龍驤驍員外
及試官進工部尚書累封至襄城縣公年八十六以東京
留守卒

劉祿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在隋為著作郎峭
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譽李伯樂曰劉四庶人
人多不恨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
察使李襲譽表所居為孝慈里母喪除召拜吳王府功
曹參軍終著作郎吳文館道學士祿之少與孟利貞高
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
遷古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
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
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誅之亦於事中並居兩省時人
榮之先是姊為內宮武后遣至外家問疾之因賀蘭
敏之私省之生流嶺州后為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
士善家邊帝訪侍臣人吳謀祿之獨勸帝嚴威舒百
姓之怨帝內其言俄拜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
謂曰以卿忠孝門故積貽重任在麻不扶自直也后
既立王為帝以己參預大議愈難之擢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節度使淮陽方是時詔令遺繫祿之思
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馬員外郎房先敏坐

異貶衡州司馬詠於相府審味道謂曰太后旨禮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衡州刺史加禪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後私語屬聞令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蓋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禪之乃員我垂拱中或告禪之受禪蒲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妄私通太后遣蒲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赦示禪之禪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赦后以爲拒制使賜死於家年五十七初禪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禪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而帝嘗救逐吾福也在獄上疏自陳臨死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紼占爲表子號慕不能書禪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歸臺耶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恨歎其文后惡之貶郾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禪之中書令

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靈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於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卽命駕去後改贈臺郎

魏元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承涪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周禮太宰內史兼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賢留事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皆郵從事委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

行法與世較其來久矣又居此任者聞非其選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繁覈疏措情艱勢要避官之途同乎市井夫聽言觀行聖者難之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而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臣聞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弘文崇賢千牛驛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南門問有素資望自高少仕則廢學輒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之用財貨者廉精樸富者餘榮肉故富衰賤之賢則廢策朽鈍而乘取之太平多士則邊寒蠹俊而任使之今選者衆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庸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離責下不盡搜剔苟以應命莫頓所舉耳惟賢知賢聖人薦論身且進退豈豈知人不擇舉者之行能而責所舉之庸蓋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繼久之策爲無窮之基但願望魏晉遺風臣竊感之願少遵周漢之現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選耐久尚書檢校納言元同與裴炎絳交能保終始故號親久朋其後狄仁傑胥太原原朱來萬斛府坐誅元同因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也數於朝堂聽命元同日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爲沮己銜之至是誣元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於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蓋上變莫召見得自陳元同日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元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顯王傳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令殺仁軌私設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合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極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疑是免死遷待御史母卒廉劾劾質士成填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間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禋遠良所惡出爲那楚二州刺史乾祐強強直而呢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史刺朝廷事遂隱其辭遠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舊唐書云生流愛州無州封中起爲桂州都督入爲司刑太常伯坐滿禁中語免官卒昭德強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適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嘗神都昭德規制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落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從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然落水歲霖蓄之編者告勞昭德貽累石代柱銳其前斷殺舉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儀檢校內史辭儀養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邊武承嗣在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衛以誠眾庶且父子猶相惡審視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釋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履之率險佞數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復告履之除履職走履歸於京師一掃其心未盡漸欲殺昭德昭德之欲避皇而逃以達意天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視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天下若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承順託而天下若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陛下乃止承嗣詔短之后日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及也時朝廷遷用諛佞幸恩者累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閣下

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落水餘石豈盡能反邪左右皆笑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詠陷大臣人皆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取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願怙權爲眾指目魏王府功曹參軍郎情上疏曰陛下天授以前萬幾獨斷公卿百執事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賦息細政權委昭德兼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極復輒旨下民勅判同列作福專威橫絕朝野臣伏見前臺數日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違言不可制又從之昭德參奉機密不預申獻替而盡可已行可與駁異是陽露專權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諱不如此臺寺庶官望塵情氣一切奉讓與奪事宜皆承風指臣觀其態乃大於身息所衝上拂雲漢屈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鑒察又吳穀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風聞舍人達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歙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其兩罪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兵制肅南向項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精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臨死封一筒書誅妻曰吾死後須年及華拱獻之妻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故后知虜且還項至寡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項誦語於朝請武聖之始項善張易之與田歸道薛稷員半千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項又強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歷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武懿宗爭論殿中懿宗隨短簡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他日安可保衛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非易之流澤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庶幾斥外相王兩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屬意公益從容請相王康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質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閒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極陳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願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聞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盞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首謝曰雖臣亦以爲有天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

唐二十五

張廷珪

韋漢

韓思復

武平一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李又

賈曾

辛替否

續通志

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

唐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難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業廷珪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冷之金爲象象猶弗氏所謂有爲之法不足爲也填塞洞穴覆壓蟻且巨億計工員窮靈輿役爲勞饑溺所致疾疹方又僧尼乞討自贖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需資以充非所謂隨喜者也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厚固是懼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制益奴婢遊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存詔雖和市甚于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節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佃牛羊踐暴草境何賴利益奴婢多國家戶口益衰操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問之官所持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非君國切要假令善惡不可明利后乃止張易之謀議窮治黨與廷珪言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野一二則治不事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歎復

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地不悉斥少監揚務庶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願罷之開元初大早關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啟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年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迅掃氛垢日月所屬無不澤濡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尤殺失珍國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稱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願陛下畏天戒慎人窮約心削志空前王之書致素樸之道登土放伎人屏後宮減外殿去淫巧捐珠璧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休遠境罷羸戍於惠憐獨馮薄畜賦自然和氣上通祥祥下降況今陛下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觀冀有聞見安可意棄典則坐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宗廷珪執奏御史有認高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珣持節巡大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與回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瘠一石糧買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過相絕其勢不敵二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以行廢糜費饋餉不支二也千軍遺襲其誰不知既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散居曠漠善石田克而無補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錦至石國石馬廷珪言不宜勞遠人致異物俄坐滿禁內語出爲涇州刺史頗從蘇武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諷武延秀草溫

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瀛朔延詔兩道置產所宜雖水早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衝大河地雖與股肱志業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竭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東嶽山之銅鑄鉛錫海之蠶蛤魚鹽水旱皆免臣獨河南北外於王度歲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合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賜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倖委儀善八分書與李惠友善及邑顯於仕屢表薦之入尚其方介去

韋漢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詰自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義三列宿漢承沿初解褐授婺州參軍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瑰贈仁壽合蒙經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漢按治杖殺之遠近稱服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謙遠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從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非故太子承俊有詔加蓋又詔雲李多祚等罪誅官漢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者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謫以衰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懼日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延北軍犯宸居破屋新開兵指黃屋賜賜紫微和帝御元武門親論迎順太子據實自若督取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通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登路馬竊有誅韋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馳驅道泰師免百過周北門王孫漢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

中為梓己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又奚可獲此時革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生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諷曰恭漢太子據諷曰屈今太子乃謫商閔臣所未請易諷以合禮經其多詐等罪云免而不云帝帝懼然引內閣中勢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發請實以以示時大臣亦重故唯罷多詐等階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濠諷以為方農月興功雖賈出公主然高直傳庸則農人拚拚取僱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濠執爭以萬物生有草木昆蟲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謙惟濠等義謂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濠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為誠費萬計出為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濠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宗濟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而面且別立變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受賊抵法因出洛曹州刺史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備備修舉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賈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授累諫諫大夫天寶五載為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觀察使魏紳御史治所至震畏遷吏部侍郎紳與文寶十一載改御史曰文部也今為文部平判皆誦於口錢敘平允官有句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秋雨潦開六旬帝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厚厚固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賈華宋昇皆以見素安善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朕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補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論曰卿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台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置傳蜂曰毋害聖公公父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傳劍次巴西國兼左相封幽國公肅宗立與房琯崔浩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圖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相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為冊使判官諤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問册名且舊虛使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避獨流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帝曰昂者胡也天道論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

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平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昂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異還以相冠賊始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按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祿山其殪即皇帝死也然後安祿山李承慶李承慶李承慶李承慶甲寅死本紀其得喪之日者之耳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左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襲亂後兵吏三益傳領燭散選部文符偽置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明條編以為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撰集補署無所日詔于朝乃進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為僕射徒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初以疾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實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忠貞子諤諤京兆府以安祿帝意猶豫諤謂曰今宗廟震驚陛下棄殺貴妃以安祿帝意猶豫諤謂曰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養性則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驚寤知死軍乃大悅推諤御史中丞為儀頭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諤之河魁或請幸太原府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雖然一帝心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眾眾然之遷至扶風乃洪西幸後終給事中中頭子周仁諤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牛牛備身自鄠尉判入等按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諫諫數移大事表均章貫之李絳推贊蕭悅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遺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為大

理少卿畢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
從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經解推演終始有深諒
既喜接士後士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段固政
頗備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維字文叔謙孫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
陵會歲飢均力勸工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肢五泉主
簿從內江令民耕桑蘇爲劍嶺遷戶部郎中善裁罰
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弟繩長文辭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論二十年乃應長
安尉放行京師監察御史更涇涇鄜三州刺史天寶
初入爲祕書少監玄宗尙文視其職如尙書丞丞繩判
正圖籍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
大獄僕射竇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
撓景龍中屬羌叛幽求捕有詔悉謀虛心惟論酋長死
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揚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
州有鄉黨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賈入之官以盧江多盜
遷蘇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尙書東京留守累封南
皮即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弟虛舟歷洪洪二州
刺史有治名人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時柳于廷及虛
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敘容自叔讓後至郎中者數人
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
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故倫特愛之嘗曰吾兒必大吾宗家富有金五車馬玩
好未嘗當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亦渝中家益饒歲
餽京兆杜瑾者以百緡附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接完

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關開倉賑民州劫責
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監賊州不能誦
博洋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視喪去官齋新自給號
崇爲夏官侍郎諱之權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武敏
室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
始州長史遷涪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鑛鑿尤苦思復爲
賈他郵費省獲多百貫之五生州署民爲劫須其詳從
襄州人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龍初弼士
木速與非愛物值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生誅王重福
事指送獄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
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臣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
往章氏掖內謀危社稷善思語相府自陛下必即位今
詔追善思書至即發使有逆節者皆違奔命哉請集百
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
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
崇遣使分道捕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穀
盡今游食至落使者在來不敢言且天災流行庸可
盡塞望陛下悔過責躬指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
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誠
於崇崇請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遷監
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易故牒以聞故河南
數州賦不得課崇憲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
北巡爲行在巡問脈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
爲繩察從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
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諡
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史庶
價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

相也子朝宗

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悞仕不及宰
朝宗初歷左拾遺善宗詔作乞寒胡歲諫曰昔辛有過
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死乞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
爲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耶
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
疫癘相仍歷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
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虜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
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
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
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服朝宗
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冠
賦役貶淇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
門匯爲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
內無事說言兵當興衣冠禮爲避世計朝宗慮經南山
爲長安尉霍仙奇所殺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銀訊之既
吳與別駕辛朝宗善諷拔後遷官崔崇之嚴武於朝
當時士咸歸車之

朝宗孫休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弟進士自山南東道
使府入爲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
自參軍至縣令無虛三百員吏部所補雖十一餘皆觀
察使尙才補職故下車悉來謁一吏持請補缺員依
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
籍取可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
爲縣令使者請依休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境法習其
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敬時置置五管監兵處境賦
不足充其費依處以儉約遂爲定制單以爲難卒贈工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
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故倫特愛之嘗曰吾兒必大吾宗家富有金五車馬玩
好未嘗當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亦渝中家益饒歲
餽京兆杜瑾者以百緡附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接完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
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故倫特愛之嘗曰吾兒必大吾宗家富有金五車馬玩
好未嘗當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亦渝中家益饒歲
餽京兆杜瑾者以百緡附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接完

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詣洛陽務光上書曰后主樂聞過而不諫詠酒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政議章素重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大人相見之際有威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之窺見自夏以來水氣勃屋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仰位必鄰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則水泉溢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恩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牛冕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勸思法宮庭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况九頓備禦存乎人耳民與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因求藥雖復便何向救哉且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餘積之儲國乏保荒之蓄陛下近觀朝事則以為既度且富試問陌陌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孤嫠轉於溝壑猛吏曹毒急政破資馬因斯佚人窮斯許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負而奢不思法設而傷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稱之八少商旅之入眾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

麗十年之外生聚方臣聞太子者君之承國之本願

擇賢能早建儲嗣安社稷慰黎元媚賊之開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惡寵生災愛之過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議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庸可久假於人嚴書監御史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拔小道薄術列朱紫取銀黃窮困經傳天道此誠治亂安危所繫願陛下遠使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嬖寵疏奏不肖得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各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庸庶賦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督萬汝州參軍事李欽兼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自頃嘗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獨廣內侵格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課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擊殺飢凍彫鶴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此見坊邑相率為軍服駭胡胡服名曰蘇其流旗鼓相當軍陣勢也慶逢喧譟嚴爭象也錦繡誇殺害女工也皆敵負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敵非雅樂也軍服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論書聞不報

志四六〇

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王莽故宅別築第修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私費置晉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或有其位而闕其選故貧不備官不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奉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頭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而行之於今不以為怪者臣得言之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竭於無用之臣何所歎於無力之上而使富商賈買盡民蠶屨之流鶻伎行巫咸涉宵暎之地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過賢尊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鑿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怨也費人之財怨也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忠朝廷之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安國乎向使魯王貫同請瑯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自來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易尚更因循存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嗣臣竊謂陛下乃懼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固邦固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彼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輪不充士質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清物不利己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搜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幣損人也廣殿長廊崇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愛佛者之心乎吾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得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漢影祿之費以明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若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於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就見在失眞寶實虛無庸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陛下當欲填池壑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下一宮壯麗甚之用度過之千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歲萬物爲猶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日非其國今計倉粟度府庫百億其給百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一旦風塵再擾霜雷莽莽沙門不能撥甲冑寺塔不足填飢饉臣竊望之帝不省睿宗立龍封官千餘人俄謂復之方發金仙玉自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節實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百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實必待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造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苦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高稻萬里貢賦百室歸款享固久長多歷年所自帝皇以來未有若斯神聖者也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殺子女之意慮貪食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違寺觀數百億度人兒相情數十萬是改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不存半歲之儲庫不

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思良所愛者賞賞皆愚惡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親惡孽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乎國不承受終於凶禍取義萬代語矣國安立可致矣法中宗當國累卵之危亦立可致矣頃白夏已來淫雨不解疑荒于藜藿于場入秋亢旱霜霜暴暴草木枯黃下人嗷嗷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乘下時道流流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穀儲庫有幾錢帛百姓何所括三邊何所輸而以百萬緡錢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耶往見明教白今已後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有如今日營寺觀如浮屠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吾臣陛下在韋氏時切齒憂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行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往者和帝之懷悖逆也時地既安梁公宗晉即勸爲第宅趨辰溫勸周宰司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寄宅不得息信那依之說成陛下之利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茲二觀臣必却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習師之徒陰險爲之竊賊骨肉不可不察伏惟陛下下拂臣二觀以須聖年以所費之財爲公主給貧窮度庫則公主主德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其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合劉少微恃權貪贖替否按之罕義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累遷頌王府長史卒年八十餘

工文爾武後時異禍不敢與事臣當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再喪追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恩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時柔不君歲後至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卸母黨上言去歲或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賜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雲陛下天性孝愛福祿外家恩治澤滿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未輪華轡過計史梁御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費遠故月滿心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霜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守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位位遂超崔魏故隸家僧賜河洛汎登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寶氏專統丁瀆連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唯願恩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視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報毀親貴離閔帝患之欲令致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達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構間心腹患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難懇結疑故疑生骨肉遺榮之徒謀賊忠欺齊村之伍苟論讒計放過從紀籍構親愛黨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惡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勸斥後人寒涼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惟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學它日學士大集日用問魯三桓鄭七穆云何平一誦答如流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以不知平一條事始末無留

語一坐驚服後宴兩儀殿命后兄光祿少卿監酒
嬰滑稽敏給詔學士朝之製能抗數人酒酣胡人橫子
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穠因偕肆飲每司農少卿宋廷
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
之數比來日益流名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稱
及開卷妖佞胡人街童市子或言聖主情貌或列王公
名質詠歌蹈舞既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誠有玉
樹後庭花還歌驚解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抑銷
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順屏流僻崇蕪凡胡樂備四夷
外一皆播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
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嫖舞野汗邦典不精玄宗立貶
蘇州參軍徒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當因詩
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諫而名不實聞
元末卒孫元衡儒術別傳

李又字尚真趙州房子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辭元
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異調萬年尉
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
昶以又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學士帝遣使
又條其姦中宗不納還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
江南發在所庫賈以贖生又上疏以爲江南魚鹽之利
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括物
不如愛民且蠲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
施之一湖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費減方困之舊其澤
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
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湯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
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較不便輒駁正貴幸
有求官者皆宗曰朕非有祈願李又不可耳誦龍金仙

玉貞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又自
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
引重實去其判駁權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
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諡曰貞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
有宰相器事兄尚一向貞李敬基兄弟俱以文章名同
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
役蓬萊宮或短其詩高宗廷詰辨別詳謫異之擢監察
御史方事還東奉使軍節還奏山川道里并陳高
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
屬同善雖非副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高麗
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性沉毅持重有桎梏才然夙夜小
心忘身憂國莫遠於勸帝然所許眾亦以爲知言累
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忠尚氣及主選不能

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除建州司戶
參軍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
遷選官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遺使宋女樂就率更寺
肄習自諱曰昔齊以女樂饋魯而孔子行秦以女媧遺
戎而由余出員以治容哇鼓大喪心喪志上下行效淫俗
將成敗國亂倫實由茲起故敢盡心喪志上下行效淫俗
監撫徐開竄亂多孽後廷廷使樂古或有之猶當禮廢不
以示人至於所司教習章示聖容慢佞淫聲實虧善化
願下教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
合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從讓大夫知

制誥曾元年拜諫議之明年有事南郊按音宗親得在
前曾以太子舍人諫女樂爲先元元年正月事也唐得
天元年即太極元年曾留邸曰聖澤深矣會妻張氏
親郊有司讓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

從祀等生曾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何曾請開元初復拜
中書舍人曾固辭讓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且嫌名
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
蘇賈後生事貶洋州刺史史應康郎等州刺史遷禮部侍
郎卒于至

至字如龍擢明經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
舍人知制誥帝傳位於宣讓局既遷帝曰昔先天詔
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咽涕流應中書舍人至
德中將軍王去榮殺高平令杜微通鑑云去榮高平人
新得陝且懼去榮善用礮能通詔貨死以誘人使自效
至諫曰去榮按私懇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易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
可謂生漸矣讓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
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若以一能免殊死彼孤矢
抱倫劍術無前者特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諫將
來是法令不一誘人入罪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
其傷蓋多且逆亂之人彼此一也亂於富平能治於陝
乎浮於縣令能不悖於君平律台者太宗之律令陛下
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帝帝詔羣臣滿太子太師
罕見素文於部中雜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
不敢專也及律等奉詔令列於所從而陛下王法
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去榮未拔法詔不
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請論如法詔可
殺入者死固不可改而去榮乃敢本奉詔令或實至等
所爭尤大新舊此等事殊不得其要須合諸通鑑易
之至通鑑宗竟去榮而折其要須合諸通鑑易
書云詔可不知孰是也仍新書 蒲州刺史以河東類
賊徵博城慮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遣遺至

慰撫官助營完藩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賈應初
召復故官遷尙書左丞楊紱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
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紹言至議
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
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
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往使保桑梓者鄉里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
待制美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遷京兆尹
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五

續通志 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 唐

志四六〇三

恒彥範字季視 楊元琰 敬暉 袁恕己高

恒彥範字季視 楊元琰 敬暉 袁恕己高 恒彥範字季視 楊元琰 敬暉 袁恕己高

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 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護國公賜食五百戶上 書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帳上預問政事 臣愚謂古王者讓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轡路且以 陰乘陽遠天也以婦凌夫遠人也遠天不祥遠人不義 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日無故遠在中饋言婦 人不得預外政也顯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 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 浮屠法誑惑后如出入禁奧擅撓朝政陛下常輕騎微 服幸其居上下汗慢君臣虧誓孔子曰魯上道以亂 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殺者惑範之罪不殊於此不 急誅且有變願早裁之帝不省納儀軌教以方士鄭普 思為祕書監樂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 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 觀故事貞觀時以禮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 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 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 太后術惠應不利諸武而韋后雖為帝寵畏且三思與 丞胤由是朋誼奇中未幾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 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后后屬籍錫金銀繡繡皆以銀券 恕十死合朝朝望尋出為洛州刺史改涇州王同皎謀 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道陰合許州司功參軍 鄭植上變乃貶彥範瀘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 寶州司馬元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孫承勳 封三思又疏韋后體機務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懼 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劾狀物色其 人承嘉即奏彥範等之怨已元暉以誦掖殿內託廢

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舉大理丞李 朝隱裴爽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醫家譏議請速御史 按實朝隱裴爽等謀誅新家錯沒帝嘗許以不死逐流 瀘州禁錮終身弟年十六以上請徒嶺外羅承嘉金 紫光祿大夫裴武郡公后又賜緋五百段錦被一張進 謀刑部尚書而貶朝隱聞善合三思又諷攝憲太子諸 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暹計遣周利貞捕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達彥範即縛境 竹槎上而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 復官爵賜食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詔曰忠烈聞元六年 詔與驛元暉東之怨已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 昭彥範為司徒暉太尉元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己 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 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 爭愈切諫二張也東之勅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 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彥範猶在請除之會日暮 中述彥範不欲廢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 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 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 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謀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平 通鑑考異曰西漢唐李季昶傳季昶傳季昶傳季昶傳 通鑑考異曰西漢唐李季昶傳季昶傳季昶傳季昶傳 以為東之因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此謂彥範亦云彥 不從廣按東之時為宰相與彥範同謀當是與彥範等 皆不可不慮彥由彥範也按此事傳其辭未易斷定 今姑仍舊文而附考考異之說以俟論古者擇焉 初將起事告其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 史李福業者為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 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 謝元禮曰子有親善甚愧愧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

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中盧奕秀亦坐與相敬鴻為
再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相敬已死奕秀法然
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弟皆縱
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爭耳今盡
殺諸弟則已如獨殺奕秀恐公不得高枕而暇祖雍色
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道得不坐奕秀者其祖方慶武德
中為察非據秦玉器之舊引與議建城事方慶歸曰母
老矣句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襄城令彥範弟玄
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
史以累左遷平遙府復拜御史擢給事中夏官郎中候
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拜季昶
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咸震北方
襄城尉吳澤射殺驛使民女髮為髮州不能勒季昶
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長數月為御史中丞坐事
左遷久乃入為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為涪州長史預
誅易之功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刑州長史
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
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部贈
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

楊元琰者字溫嶺州豐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居父
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魏合謀第一御史府
表其改再補承宣軍副使件用事者免戴初中為安南
副都護三徙為制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
柬之代為制州其乘德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
棟徹有匡復之志東之執政故引為羽林將軍謂曰
江上之言君何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詐等定計斬

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賈戶五百賜銀券恐十
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請祝髮事
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隱聞尚微曰胡頭應改以多
鬣似胡元琰元琰功不迭愧之懼威之然已不及計
暉等死獨元琰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顯追寵其親
帝哀憐賻越州都督長史李多詐死太子繼元琰坐厚
善繫獄歸至忠救之免嘗宗立上書乞骸骨不聽四
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位東宮太子
為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無無留
著中外食其家常數千人臨終教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為修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
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
御史坐累為李義合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
郎中仲昌資長子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檢約善
與人交上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應初為衡州
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駭方秋而敬暉曰金湯非粟
不守宜有棄農故事也陸載畿民歸餽關部頗安邊夏
官侍郎出為秦州刺史改涪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為副
留守以治幹聞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
金紫光祿大夫為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
國暉表請降詔武王爵極是皆為公三思憤俄封平陽
郡王加特進推故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師
亦苦讓不從三思亂亂暉每坐帳恨彈指流血尋及
貶又放瓊州相其同今從本傳及通鑑 為周利貞所
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子漢 博陵安平人本名暉武后時有所遷改焉少以

志四六〇六

學行稱叔父祝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有燕來巢其乳母廬有負糞常戒曰吾
聞賊兄辛元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糞囊不自存此善
也若負糞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
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解廉則善如其
不然何異盜乎昔公為吏宜識吾意故元暉所守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
閣舍人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官不受私調執政忌
之改文昌左丞不論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
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
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
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誅籍數百家
元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為原洗宋舉劾張昌宗不軌
事元暉頗助環及有司正昌宗罪而元暉弟昇為司刑
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
累月及少聞元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
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為中
書令博陵郡公后遷上陽宮顯元暉曰諸臣進皆因人
而元暉我所權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

博陵郡王羅政事冊其妻為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
六十九諡曰文獻元暉三世不異居貧負薪擊磬從皆
自遺食食無它羹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
後雖秉權而子弟位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
辭晚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漢亦有文開元
二年詔與東之孫慈並為朝散大夫兼終禮部侍郎球

子漢

漢博綜術長論議十處居父喪毀婦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羅從之施特相試署錦謂曰子清廟器故以超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調於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禮相得之晚房瑀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章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進不至詔漢爲江淮宜論還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謙常曰卿才處謫吾不忍爲然愛受不甚精以不謀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侍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益結何寵漢疾之因進見極論載皆覆樹黨毀法勢恩帝默然自漢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風皇威副留守張洸捕其非部尙書左丞蔣渙按實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

縱絲協律郎三監監察御史會部擢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累遷金部員外郎漢之貶縱兼官就發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兗之倉部縱偃四節度糧軍無之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大河中遲遲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眾勸利爭西逐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從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絛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遽大體不意朝事獄訴付成傳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臨時兼併省縱奏兵未息朝廷須部課勞請道假憂日廣者停減史

續通志 卷二百一十六 列傳 唐

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騰假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早用風縱得義文物檢而不酬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難定民彫耗縱始令官錫略相皆先是成邊者道由洛儲儲取於民縱始令官錫高使五家相保自占後故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輿官通利里閭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尙書諡曰忠初漢爲之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漢有妻裴氏以母事之妾剛酷淫縱顧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嗣

附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得建議納劉稹降件首貶鄂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權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植麗助亂盡亡其資不得歸妻謂卜者楊乾夫吾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書曰乃夫殆不遠矣即陰以百金謝謀者誘娶之遂爲富人徐州平可久丐而歸往見妻載夫滿逐之妻誨史自言乾夫厚朝脯反罪可久再訴復生遂可久恨載夫失明兩得其情即載夫掩乾夫井前獄史下獄悉發錄一曰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濼獄決而齊都民歌無之徒從被觀察使軍亂

彭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孤德英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賈貞召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嗾懷有女請和親武后欲合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梓行出爲合陽一州刺史故事成以兵五百成姚州地險

瘡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姚州古哀牢國唐蒙開夜郎漢程而哀牢不附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遺屬以利中土請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儲使張伯成選其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前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資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羸卒平人受役機矣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南越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怨其負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度漢自爲他人蓋識其貪詐者之作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且怨讟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朝廷無絲髮之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寤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慣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祖設緝紀自然久

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編廢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殺且擒之伎無詭謀狡算恣情剽劫劫動首渠遺成朋黨折支詭笑取媚賊夷提挈子弟聚會蒲博凡遇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貳二千專事剽劫且姚州本龍洞中武陟主簿石仁泰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那將趙政討擊兵無惡類又以將軍李善德繼往而部將到惠甚暴死其州遂廢垂拱中蠻部將王善寶昆州刺史魏乾福復請

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屬及置州後掠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史疑稜于今不息宜罷姚州隸隸府時朝親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開池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屯兵擇

志四六〇七

清其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構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武后謂其仁傑曰安得一哥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實歷則李嶠蘇味道是矣若與成天下務則州長史張柬之魏元宰相才也其仁傑為東之安新書也仁傑以元宰年始或元宰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選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魏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既厚自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承用之而已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詠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宗臣饒定照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曾漢水漲圍城郭東之因囑為隄以避溺怒圍垣頓之又懇解王齊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夏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刺直至於學論文書數十篇子鳳瀟應仕至襄州刺史滿以著作佐郎待父襄陽特其家立功備接鄉人鄉人怨之

袁憲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謀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衛兵備非將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憲已恐其復啟游說侈靡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議不聞而專事機穢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出為陵州刺史宋幾思已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及貶又

流瑒州為周利貞所逼憲已素師黃全至是依暫得數升不死情慙休土以食瓜甲蟲不能絕乃舉殺之諡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頴少慷慨有節尚權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繼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廬祀為德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到從一日祀當國矯誣陰賊宗而失守朝廷不寐以法才示貶雖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祀加萬謀陛下不謀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願問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徹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乃與祀上佐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卓倫曰高言勤懇自是陛下下一頁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半從之卒年六十中外俱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善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元稹因孫為監察御史彈劾孫元膺河南承東之四世孫傑前安尉惡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扶兼尊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過烈乃求其後孫以官唯彥範後無聞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

唐二十七

劉幽求

王珣

鍾紹京

王仲復

元武

崔日用

日知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聖歷中舉制科中第調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謀弒張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曠廢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謀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殺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府中上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加贈實封二百戶賜鐵券免十死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而賢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暉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暫羽林兵除之暉者與日善云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色乃與張暉謀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暉等附太子非幽求因私志而求也考其言其是暉亦承從舊制今帝許之未變也而唯幽言之侍御史郭光承帝懼印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勅奏以疏聞親狎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封州嶧州光實羅州明年太平公主謀誅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賊以太子少保從姚崇索足之矣幽求嘗懷散職有惡言詔有司鞫

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悲憤卒於道年六十一贈鴻臚卿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錦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實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諫官嘗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復恩尉悉新贈封再遷福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曠日事邪忽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竹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憐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論德久之遷小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京塔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千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室客位以頓時傾軼甘稱過實使者楚容致其能宗室之委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除附安樂公主得稱運神能中郎普思納時諸宮日用幼矣中宗初不省廷爭切於普思竟得請武及楚客等權寵交結日用多所結納襲拜兵部侍郎契內殿酒醢起為回波無求學士即詔業修文館學士帝崩章后專制畏禍及更因憎普獨道土王暉私謂幽求曰日用自凡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好復難副日用曰

至孝動天塚無不克然先發運惡生變及韋氏平夜詔羅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生與薛稷慈顏從為棗州長史恩賜作充三州刺史由州長史入奏事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請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須臣子與謀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懼太上皇奈何日用曰臣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發充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懼帝納之討逆詔羅檢校棗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帝嘗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議論且勸告成事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坐兒累出為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以日用曾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惡吏民數百皆摘服送喪軍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刑州大都督日用才幹絕人見事敏速能乘機反職為福以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者之誓封亦好學覽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從父兄曰知字子陵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時方州官羅建史遷洛州司馬會黨王重福之變官司連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武義馬多請分收隴右省圖畫調授長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爵位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微縣丞後應殿中監建中由公設執政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

引林大將軍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
尚書尚時謂尚書裏行終澹州長史諱曰義

王瑒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彙錄以從
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
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瑒義其為醜
與周環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
議非庸人以文嫁之厚給以資齊宗立瑒自言本末主
人厚齋使遠長安玄宗為太子開游獵韋杜閉休府下
那以備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處乃蕭靈寶所
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
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薨城張暉為獨製令性豪嗜喜賓
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
善歌舞得幸太子止唯第其後生子瑒者也太子已平
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暉李令問王守一薛伯
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
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瑒是時方補諸縣主簿適
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瑒曰在
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李
於君親安得此麗太子遽召見瑒曰韋氏躬行殺逆天
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殺下取之易也今太平凶狡無比
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
下寒心太子命坐且位曰計將安便瑒曰誠召張說劉
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舒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
而日與寡人游瑒曰臣善丹青且工書畫願以優人太
子喜恨相和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
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人侍衛常豫祕謀不踰月遷
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授內福權中書侍郎公主

謀益甚時劉永求張暉皆得罪瑒見事迫請帝決策先
天二年七月乃與峻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
一以獻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召郭元振升承
天樓開閣以拒侍御史任知古在朝堂數數百人不得
入少選瑒從帝至樓下謀蕭至忠李義深張寶貞常元楷
李慈北蜀下賈清福李獻於內客省事平瑒進戶部尚
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趙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董
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
宋國公實戶三百瑒皎令問薛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
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服皆一床帛二千第一區帝於
那脊委特異澤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
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向宮勞瑒
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諷帝曰王瑒麻嗣宗皆
諂說難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其安天下已定宜益求純
樸經術士以自輔帝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
兵以北諸軍改裝徵侍衛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
懸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羣性奢侈其處方面
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閭門三百口既
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善聚飲談
構博戲尚為樂每徒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
七凡四十年李岷故與瑒善皆華胄外遷書疏往復以
謔語留落為諫李林甫恨瑒時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劫
瑒瑒宿穢削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瑒希奕深按
其罪瑒仰藥不斃死希奕與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瑒
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勞京師瑒曰爾家上世晉州
縣職今汝無政攻野戰勞以昭使取容海內切齒吾恐
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瑒卒不免賈應元年肅太子

少保太平之謀張暉召還為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
三百進京兆尹人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
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為羽林大
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李夏
弟晤仕皆清近尊嘗還鄉上蒙帝賜詩及錦袍綉乘
驛就道數州縣供饌卒年九十歸開府儀同三司履冰
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

王毛仲高麗人父生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詔遣王
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
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遣長安二人常負房簾
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
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
為羽林將軍押萬騎以奇術術成果殺為福順陳玄禮
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等謀舉大計幽求與之皆願効
死遂入封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
數日乃還不之責劉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
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諫蕭至
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開府監收使進
封霍國公實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特禁中至連榻
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特
節為朔方道防禦計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
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張奭先等數計事毛仲
始見飾擢頭持法不避權貴兩管萬騎及開府官吏擢
之無敢犯於收事尤力晚息不嘗初監馬二十四萬後
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時高宗首蓄千九百頃以
樂冬市死畜舊絹八萬織造遺使僅千口為收圍檢勒
緝殺無漏慶成萬數萬石從帝東封收馬數萬匹每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志四六一〇

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帝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賁小入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千人與毛仲相倚仗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歸見迂意卽侮詎以氣凌之高力士楊思勗等街之賁生子帝命力士斃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大怒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隱其狀十九年有詔貶漢州福順驪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壽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極毛仲於零陵守德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陳元禮宿衛宮禁以涖萬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宜數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掖關帝不能奪安祇山反謀誅楊國忠閣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元禮以老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

唐二十八

魏元忠

敬安石 號 抗 叔夏

郭元振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溲少檢久不調監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得所學機心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官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驍射而不稱之以權略言文者首篇章而不取之以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羅陵之奔陸機識能勝亡無救河橋之敗本末之效斷可知矣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事之時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舉臣狀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爲郡守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國時胡騎馮陵足申其用而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則魏尚之爵而罰作之乃意使廉頗李牧此身爲時主所知而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歎計平吳買充苟昂沮之話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緣苟買不同竟不大舉此位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況布衣韋帶之人懷奇抱策上書闕下望朝奏而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略者乎使各軍其志毋令失職又曰語有之入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靖立功名在於良將也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寡少謀眾寡殊科故魏

用桓直以拒漢韓信輕爲廢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非幹略若之何使當閭外之任哉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資陳而動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推士爲相機鑰不其拔卒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其中豈無卓犖奇絕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曰貴者禮之甚罰者刑之本禮崇謀夫竭其能貴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屈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貴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非勃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究國帑敢罪止削除隔絕吞舟何以過此難陛下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流隨干非其事豈欲開陛下君臣生厚滿故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此日行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悉資勸廟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益營園所謂恃毫釐失千里者也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不壤實旣不行勳亦淹滯歲月紛滑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開斬一臺耶戮一令使使天下聞知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育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今以爲喻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無文選利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陛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敢重於君又向使早諫仁貴待封則諸將豈散失利於後

故羣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又今之將率多貪暴所務惟狗馬財物無趨者吳起散金養士之風以此行軍臣恐戎敵之卒未可旦夕望也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使民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閒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苦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廣以騎爲驍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漸耗亦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祕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常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讓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願已無及元忠曰劉蕡行劄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即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然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軍智軍敗孝逸懼其鋒未敢前元忠曰以宗室將天下安危所繫且海內承平日久聞狂狡竊發皆注心傾耳以待其謀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一朝廷以他將代公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敬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助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識賊且兵寡易摧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棄勝而逃彼引致不及又恐我之直搗江都必遠我於中路吾乃以逸擊勞破之必矣魏之逐敵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

獸獸身適逐進擊散葉平之還授刑正遷洛陽分府
 周興獄當死以平楊楚功得流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
 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
 尸相枕積元忠頌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數鳳閣舍人
 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警及于市諸囚歎曰元忠獨坐
 左右命起元忠曰未切實否既而警客至宣部已乃命
 謝亦不改容流貴州復為中丞廢餘陷侯思止獄仍放
 嶺南鵠吏謫人多訟元忠善乃詔復舊官因時憂武后
 曰卿累負謫誰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狼者
 苟須臣肉為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歷二
 年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
 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至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
 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驍百性橫甚又為
 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取軍持重雖無赫赫
 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
 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
 能狗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
 不豫即其謂元忠與司禮丞高謙謀挾太子令天下下
 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廷辯不能決
 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
 后又從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遂曰說與同逆說實
 實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
 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
 歷古以為忠臣陛下用宰相不遺學伊周將何效且
 臣豈不知附易之立取象衛附元忠立致滅族但懼元
 忠之冤不敢面欺耳后將其譏然重遷易之故貶元忠

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
 旬遷兵部尚書遷侍中武后崩帝居長安軍國事委元忠
 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龜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
 兵部尚書當朝用事驀臣莫敢望謂告上家詔宰相諸
 司長官祖道山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
 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太女帝以問之元忠元
 忠曰公主而為太女駟馬都尉當何名主志之曰山東
 水獺安知禮阿母子向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
 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乃止武三思用事奉
 月將高幹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
 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
 忠相武后有清正名天下朝望莫不許正王室武后之崩
 也三思矯遺制獻論之賜寶封百戶元忠挾制威咽涕
 泗見者曰事夫矣至是禮望大減陳郡男子賈楚客者
 賊曹尉以書規之曰主上新服厥命維新厥德當進君
 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
 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一失
 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賄三失也併僂小人
 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可選進賢者皆以貨取勢求五失
 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臣貴戚
 賈賜無度誠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
 失也先朝宮女得白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
 也左道之人莫敢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者
 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益怒遂接通驛驛
 兼負重望頗能為利害勸心乃自願表召還朝改朝
 兼持制或謂時名補地蓋不特願表對言以十失已
 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以三思權專思有以諫之會
 牛九十里既餽餉不可不慎也

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
 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首從使職已而
 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諫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
 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為恨耳帝以其言有功且為
 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同宗楚客紀處納大怒因請夷
 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
 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姚廷筠為御史中丞舉奏反
 狀由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傳殺元忠罪唯蕭
 至忠諫當申有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再祖雍奏元忠緣
 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因請行誅賊務川
 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秋仁傑請陛下監臨元忠止
 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事君者當一其心豈有
 主上小疾速請太子知事者朕未見元忠也元忠至
 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昭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
 州刺史睿宗諡葬定陵以寶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
 晃開元六年諡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
 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奉自安帝曰送之謂薛元超曰
 是子未嘗朝廷儀然名下不虛意謂是真宰相也避武
 后母諱改名
 章安王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為大司空聯國公祖律
 大業末為民部侍郎即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
 東門為密禽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律善授諫
 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辛玄琬授為成州刺
 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承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
 蘇良嗣當國謂安石大才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勢問
 陟拜德節二州刺史安石性力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

嚴史民蔚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贊家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
張及武三思權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
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賭類不當戲
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
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與宰相
后嘗幸興泰宮議避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
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彙可輕乘危哉后爲同
輩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
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鄆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
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費賜不貲帝嘗幸
安樂公主池上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
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鄆國復爲侍中中書
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
其婿唐暹之拒不至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
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力陛下
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力陛下
朕知之主痛聞乃橫飛變欲誅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還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
會妻薛怨婿韓幹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諫所劾下遷
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妻嚴有所請拒之
較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羣
溫擅制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謂侍御史洪子真
勸單子真以吏較不能監察御史郭廣泰之有詔與羣
嗣立趙產昭等皆更安石爲汪州別駕較又奏安石議
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贖安石曰賊須我死乃已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 唐

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
贈左僕射鄆國公諡文貞二子陟陟
陟字殷卿與弟俱秀敏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
甫十歲長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善文辭書有楷
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裏以父不得志殺乃
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父更往敦曉乃彌調爲洛陽令
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
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存進陟陟並司書命時就
才遷禮部侍郎陟陟於鑿越尤長故事主司取人以一日
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
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遷人多僥與正調相冒陟風
采嚴正適辨無不首伏每歲黜正數百員號爲精敏自
以才地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屬然其以道誼
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往
河南採訪使以列官員善試覆支使準元甫工書奏
時號員推章狀陟皆倚任之俄罷鄆國公坐事貶守鍾
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兼本道採訪使以失職內快快
頗辭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
惡其才望瀛拾遺美手之使發陟罪身之乃劾陟饋遺
事國忠又使準元忠左驗陟陟恃路言志求揀由是俱
得罪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
得罪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
再貶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陟被沒賊國忠欲携陟與
賊寇密請守吏令高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陟
被寇陳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當爾其敢逃刑
遁去事露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安石守會永王兵
因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會永王兵
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瑛

會安州陟爲載書登壇誓眾辭旨慷慨士皆傾淚永王
敗帝趣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
廣琛爲鳳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患乃馳往
慰諭而後赴帝帝雖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
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南上表論房琯詞意迂慢
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南言豈狂不失諫
臣體帝顧是疏之將軍王去榮殺其本縣令帝將有之
陟又以爲不可時朝臣苦位不肅殿中有相弔哭者帝
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
伐墓相坐不相救殿州刺史遷授太常卿呂誼入輔
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
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就保承
樂不許至京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
爲林甫國忠擠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
鬱鬱不得志病且卒數日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馳
服馬侍兒聞童列左右常數十俸於王宮主第窮治醜
羞擇膏腴地藝穀粟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
直猶不減萬錢宴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以五
采籠爲書記使侍妾主之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
五采雲時號郭公五雲體承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
常博士程琳議諫忠孝頗真輒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
不啻合二行爲論主客員外郎歸崇被亦嚴正之右僕
射郭英又辛用太常議云
試父爲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修藝好文藝容止嚴
峭有大臣體與書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
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
李林甫構舉聖獄緘以宗果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

志四六一五

拜緝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陝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
 金吾衛將軍緝為太子少師四弟同時別號衣冠軍比
 者崧山路陽賦為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薨卒乾元
 元年贈忠肅憲斌天性質厚朝向不敢離立笑言嘗
 大害在廷者皆振舉更立試不建是害甚戕王釋亦不
 失恭子說少陝王屋山孔述春傳之及述春以諫議大
 夫召說為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成報喪
 官去從家龍門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
 議大夫勉勵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
 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為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石兄通福家學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
 其制攝存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亭明堂凡所設改舊叔
 夏視欽明郭山俸等所裁并每一議眾若服之累遷
 咸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司禮博士有所修章須叔
 夏欽明等詳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特
 大常少卿為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尚書
 公國子祭酒卒贈兖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諡曰文子紹
 婦開元時歷集賢館修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
 燕宗廟制度時有終缺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夏豆以
 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節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
 八大祀中祀重饋饋皆一小祀無頭詔可從也
 以爲宗廟之制是開元二十二年新舊禮書
 自聖作禮二十二年也舊禮書之二十四年今從
 舊禮書以夏豆之禮未能備物宜認禮官學士共議以
 開始請宗廟夏豆每室皆加十二又言酌酒得制度
 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宜荷大之兵部侍郎鄭元均職

方邱中章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香
 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簡使
 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踰越左傳曰享以訓恭
 餼宴以示意惠祭格以行禮惠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
 且異文祭所陳固不同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標準燕
 私之類與時遷移故聖人一約以禮所到嗜美屈建不
 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
 祭用苟論者制其何極焉難違豆有加豈能備也若以
 今之珍饈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是蓋難可去
 而祭孟孫安當御矣禮漫可息而筵筵笙笛應奏矣且
 白漢以來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
 孝子之心至宗廟正禮宜依典故又按舊制一升曰爵
 五升曰散禮稱賈者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貴小賤大
 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典舉於太
 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有
 麴糵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
 敬不致廢也銅豆禮乃與毛血元酒同薦鬼神其用通
 於燕享賓客周公制禮乃與毛血元酒同薦鬼神其用通
 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享禮備備通用周也則
 殿上食時膳具陳遵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
 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
 申教自可無或簡意則濃腴鮮美盡在矣不必加夏豆
 之數也至於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蓋以酒甄
 古器也如羹時饌也蓋以銅制時器也亦有古樸而用
 時器者故毛血於盤元酒於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
 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

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到秩等請如舊使帝乃詔太
 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細又請每室加夏豆各六四
 時以新果珍羞實之制可又詔獻納用藥升一升按禮志
 謂禮律書合湯藥及冠冕制則小升小兩升自儀以
 公服用七升大兩藥升加小升也則本節自儀以
 合古義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
 議給上言外祖父母正尊請進至大功九月姨舅儀親
 服宜齊等請進屬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親舅母古未有
 服並望加至袒免於是准進議曰自高祖至元孫謂之
 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傳曰外親之服皆
 總鄭玄曰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
 母小功以名加別甥外孫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總麻若
 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
 設於外者有以也商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士則知尊祖家無二尊喪
 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為人後者降其父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蓋所存者遠
 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別於
 本服則外之制相去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出於
 祖者服不得過於祖出於曾祖者服不得過曾祖祖姑
 舅出於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祖祖父
 母亦宜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
 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
 孫姪女之子皆當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本
 於公者未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
 也先王之制謂之變倫一紊其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
 喪服為疋楊仲昌又言魏徵始議加舅服至小功五月
 雖微賈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外祖父母

進至大功則豈無如報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
本宗之庶孫用何等耶帝手執曰僕既為姨舅服小功
則舅母不得全降官服總管婦官宜紀免若謂所服不
得過本宗復為外曾祖父母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
皆親親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
林甫奏言外服無降舅為舅母報之天之甥既報則夫
之姨舅又當服何所引益微曰姨舅既近以親言之
亦姑伯之匹可曰所以引此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
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既親親物等宜然計權制等奏
舅母堂姨舅舅免請準制官自我為古罷諸儒謀制
曰可二十六年詔給每月奉月令一給每孟月朔日於
宮政側設場東向置案箱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
聽成儀從高宗上元三年將給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給
五年詔公羊家五年再殿祭二家舞五莫能斷決太學
博士史璨新書作史元議曰春秋德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堯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曰給也
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給明年當禱廟儀公宣
公八年皆有禱則後禱距前禱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
之二年給三年禱已後五年再殿祭則六年當給八年
當禱昭公十一年齊歸靈十三年喪畢當給為平邱之
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給十五年禱備曰有事於武宮
是也至十八年給二十年禱二十三年給二十五年禱
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公是也則禱後三年而給又
二年而禱合於禮經議定睿宗喪畢給於太廟自後
三年一給五年一禱至開元二十七年經五禱七給是
咸給奏四月已禱孟冬又給祭數而請請以今年夏禱
為大祭之源是後二年而冬禱又三年而夏禱五年再

殷周而復始制從之後史之議依何康其時志為
此則五年之中止有一給二年而給又二年而禱
有五年禱七年也一禱各自計一禱而禱七年
二十七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後又二年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其前禱而禱二年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其前禱而禱二年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其前禱而禱二年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其前禱而禱二年禱也五年禱也六年禱也七年禱也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窮寇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
初為永昌令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
中丞邑民謂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白太
子李庶子為益州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
詔節帥嚴撫抗於武畧非所長稱疾還蜀不及賦而返
俄代王陵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兆授安州都督累遷
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請倣不治產及終無以葬
元宗聞之特給棺車耐太子少傅諡曰貞
部寢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眉少有
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
四十萬會有檢校者叩門自言五世不葬願假以治喪
元振舉與之不問名氏妻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為進泉
尉任俠使氣擬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賈部中口千餘以
餉遺賈客百姓屢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責既與語奇
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即授右武衛鎧曹
參軍進奉監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
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虜虜情遣上疏曰
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
今皆和附是將大於中國也然國之不審害且隨之
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今
若直過其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宜為計以緩之藉

事以誘之使彼和望勿絕則聖意亦不得頓生且慮在
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
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甘涼有一口營豈堪廣調發
耶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食外以害內然後夏
夏安昇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
要然青海吐澤密邈難易為我患斯亦國家之要今
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易以撥動其力使不得併
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我必資無受還
當以吐澤澤部及青海地歸於我即俟斤部落亦還
吐蕃如此則足杜欽陵之口而和謀未絕也且西遊諸
國款附成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語今未知和
害未審情實而遽分裂之亦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良
算也后從之又言吐蕃舊盛久矣威願解和以欽陵
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欽陵下誠能威發和親使
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
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
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合驛率騎往迎授
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涼州都
督開遣之初州境輻廣幾四百里處必傳城下元振
始於南陔口置和戎城北積債白亭軍制東粟路遂拓
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虞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
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
匹練易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
善撫御夷畏暴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
祠祠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
厥酋烏質勒部盛漲欲塞頭和元振即其牙帳與計
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

會罷即死其子裝為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勅兵擊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解臥帳中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裝為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爾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裝為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號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為質勒之將關嘜忠節與安為交惡屢相侵而關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關嘜人宿衛徙部置瓜沙開部許之關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梯以梯說之曰國家厚待君若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賂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裝為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營部落更存關嘜然之即勒兵擊於闐城城下之因所獲遺人開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請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往歲吐蕃犯邊正以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人畜疲竭恐中國棄其敵故屈志請和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國力殷足勢且必爭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且欲為吐蕃導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城望股彼豈得復事唐也往吐蕃於國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則請分於國疏勸不知以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君令求我助討亦不知以何辭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顧夷狄忘惠非不欲其力懼彼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其非以可汗子孫能招殺十姓乎但獻父元處叔模羅兒俊子并斛瑟羅及懷道等俱可汗子孫也往者徧皆立之欲以

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誠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思慮不足以動眾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度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兵殺馬於拔汗那往度庫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往汗那挾怨侵擾南嚮吐蕃將俊子以援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腹虛邑猶引俊子為寇況今北有裝為知度非之外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處雖伺於西必環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議攝御史中丞馮嘉實持節安撫關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裝為安西之使裝聞知楚客謀報之裝為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馬香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關嘜在計舒何與嘉實會裝為兵奄至倉關嘜殺嘉實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裝為裝為上表請斬楚客且遣元振書自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關嘜金欲加兵擊滅我豈得坐而待死元振奏之楚客大怒詎元振有異圖召將軍之元振使子鴻開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士不敢歸京師以佛乃得罪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而赦裝為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首長有勢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饗餼歡迎都督嚙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詠太平公主也

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帝怒軍容不整引坐廳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馳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難得罪富有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惡嘉功起為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年肅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檢約手不置齊人莫見其喜愠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優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

唐二十九

姚崇 宋璟

姚崇字元之陝州栒邑人父善寶 新舊名號字善寶 觀中為州都判崇少偏備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李敬悅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機壞委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中后賢請左右任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狀意其枉更罪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然無所疑即可其奏自峻臣等詠遂無反者然則向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鈞黨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救一搖手以悖虐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羅其慘如張虔房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落陛下囚野曠夷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乞陛下得告贖罪非推若後反逆有實臣請坐知而不告之罪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問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歷元年 新舊本傳 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長安四年以母老請納政詔拜相王府長史歸侍疾 宰相去四年六月龍鳳相王府長史兼御史中丞同新月 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謂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白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樂縣侯實封二百戶后

遷上陽官中宗幸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日豈滿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德焉俄為亳州刺史歷宋常感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崇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典開廢崇兵崇與宋崇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一人心帝以謂主主恐太子懼上疏以崇等基聞王室請加罪貶為德州刺史移洛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為事天子幸汝守守在三百里者得請行在時帝亦密召崇見之述歎因容天下事表察不知倦帝以卿宜逐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求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賜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放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來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倭自竊繩者得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監獄不與政可乎或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綱彙亦為之臣願祖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進臣請職不任察官可乎先朝喪葬大臣虧君臣之職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肆舉月將以忠戒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察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天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銀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開梁胤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惟此察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

願致敗聞曰官器不與政事而為力士楊思勳何以寵任不實且崇於玄宗之不慮德而趨出相高力士為之風說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與真能不屈內侍者崇豈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樂國公通紫微合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削尼溫戶濶丁因避殿至是崇建言歲不在外幣之於心行事利益使養生安穩是謂佛理焉用義人以汨異教帝善之詔天下伏僧偽嵩萬二千餘人崇嘗於帝前序次御史帝仰視殿屋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帝問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吾當與決至用御史崇願不能而重煩我邪高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語崇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 新舊本傳 三年四年皆有崇奏請捕蝗之山東大蝗民不敢捕崇奏請云乘彼微賊付昇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孽賊以及蠶賊此除蝗義也且蝗災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勸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善劉摩除蝗不究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謀報若水曰劉勳為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祚不勝德古者良守蠲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坐視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糶捕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嘩帝疑復以問崇對曰今蝗滿山東日漸蕃息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收獲則流離相踵安危所繫何可不圖縱使除之不盡猶勝糶以成災帝然之盧懷慎曰殺蟲太多恐反和賴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愈疾叔放斷地以致福今蝗幸可驅若

縱之殺且盡如百姓何殺盡殺人禍歸於崇不以該公也... 威決皆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 帝移告凡大政事帝必合源乾曜... 帝則曰是必崇崇自近詔徒留四方館日還問飲食起居尚醫向食道崇以節局事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

恨不使卿處禁中此何足辭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詖當死崇親備醫藥帝不悅時自代京師特敕杖流疏嶺南崇惶懼上還宰政引朱蒙自代以開府僕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頌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東都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天譴帝以問崇對曰隨取符歷故殿以養廟而唐因之不久當毀與行會何足異也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輪備告勞因幸東都百司供擬既具不可失信臣以為舊廟難復完可奉神主於太極殿更作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進發帝曰卿言正契甚重賜緡二百匹詔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內謁五日一參入關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遺合誠子孫葬勿用浮屠法十七年追冊太子太保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器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竇儀大臣故老唯尊遇崇母兒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成干政之後編紀大業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輩首要職不可數崇當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

其田部原主簿朱衡覆被殺以田歸使合勃發其私

權滿始為同州張說以素微進趙彥昭刻崇及當國說懼滿而王申欽崇日朝張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問損足乎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間以故曰蔽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乘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史部尚書知東都還知古張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偵道靈舊語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指知古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懷是必營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帝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擢陛下法而遂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略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諱授通善縣令

崇以與突厥略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諱授通善縣令且勇銳有剛世通者為必至無名可取三子彝彝奕皆至卿刺史

少少修謙欲使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奕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制為誰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為尚書右承子開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世系表以居右相牛仙客蘇府仙客病甚開強使奕奕及盧奕為宰相仙客妻以開聞坐死奕奕承陽太守卒曾孫合局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詩世號姚姚武功者通監察御史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詠牛羊使奪

以地還民歷陳統觀察使終祿書監 勵字斯勳長慶初羅進士第數為使府辟時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果遷諫大夫更湖常一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合孤狗等請逐崇案文黨無取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品數債餒候候問不傳時為厚薄終喪王傳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雙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殺說璟還擊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釋此受滿芬香多矣若有不滿百日叩閣救將與子情死說改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古凶者舉請治后曰昌宗自言於朕朕曰昌宗事露始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兇請正國法后温言解之璟解色愈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請知言出禍從然義傲於心雖死不恨后不憚姚姚善其及非賜建傳詔令出舉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不得已遣昌宗詣舉舉不見曰公事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歎曰不先擊毀子腹腹負此恨矣

昌宗相事耳無嫌及身之今飛改舊宴朝堂二張列辨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身之詔事舉虛位拉日公第一人何下生舉曰才劣品卑則謂第一何都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舉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舉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耶之云自是易之等積怨常欲中傷后却

昌宗相事耳無嫌及身之今飛改舊宴朝堂二張列辨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身之詔事舉虛位拉日公第

之得免嘗謂按獄揚州辭曰此監察御史職也又詔按
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尋言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出
使仲翔舉止嚴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嘗既而詔副李
暉使暉劉復言疏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暉非朝廷
故事終辭易之初暉出則劾奏暉之計不得行俄二
張死乃免按新書云二張同案案始暉所劾者則其之
有書不自陳出御史劉復言疏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
安得不免與于太后若無其進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謝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大夫內供
奉杖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於
璩璩厲答曰今復子明時王宜以候就第安得尙干朝
政獨不見產廢事乎後奉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謀之璩請付獄按非帝惡璩曰
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斷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
而後判帝愈怒璩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
又檢核貝州刺史時河北水賊大隄三思封邑在貝州
專使督其租稅不與故爲所擯歷杭相二州政清毅
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尙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左庶子先是崔湜鄭絳典
選爲殿中丞至豫用二年員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
運流品消并舉與侍郎李又盧從恩澄舉之銓總平允
大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紮光範門伺執政以與嫌
昌言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謀乃與嫌
崇白奏出公主諸主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竟
陵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
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
尹連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按通鑑開元三年
廢生監御史杖

乾統州刺史四年始內召爲書本傳 徙廣州都督廣人
以竹茅英屋多火燬救之陶其英堵列耶肆越俗始知
棟梁利而無延燒患召拜刑部尙書四年遷吏部兼侍
中帝幸東都大峭谷馳道臨積陳車騎帝命豐河南尹
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理曰陛下富春秋今始還守
以道不治而罪二臣蘇此相飭後有受其欺者帝遂命
捨之璩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
上而恩在下姑聽行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
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舉立遷愛顯舉上言臣
之治不足配廣人以臣當國假之光寵成彼諮詢欲革
此風望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璩與蘇頌制皇子名
與公主號連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
璩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
愛恐傷鳩鳩之平臣不敢奉詔帝數重其賈皇后父王
仁敏卒將葬用昭成皇后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
尺璩與蘇頌請如舊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
璩遇詔曰孝謹諷制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
踵而爲之貞觀時隊長樂公主義送欲倍長公主璩獨
不可太宗歎納又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
父擅作郵陵而禍不旋踵今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
何足爲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
美爾帝曰朕常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
乃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其可矣又遣使賈絳緡四
百匹會日食帝素服候變緡因多所貸遺賑卹災患罷
不急之務璩曰臣聞日儲德月修刑親君子遠小人
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固不擾兵甲不瀆
官不苛治軍不輒進此所謂修刑也君子恥言浮於行

願陛下推至誠行之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閔府儀同
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赦河南尹王怡馳傳
往按平城充滿久未決乃命璩爲京兆復按其獄璩至
惟罪人謀數人其餘錄梁山詭稱婦集因假貸得罪及
爾從者悉奏原之十三年東遷泰山新書本傳作璩復
十二年
爲留守帝將發謂曰鄉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璩內極言得失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石出入
璩省以誦終身賜賚優渥遷吏部尙書十七年爲尙
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
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尙書尙書尙書東宮帝賦
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還居
洛乘輿東幸璩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佩二
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璩風度凝遠人莫
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勳驛送之未嘗
交一言思勳自以將軍貴幸諫之帝帝益怒璩璩爲宰
相務清政刑使官人持任職聖歷後突厥獻數竄邊
九姓叛曳固斬之其首與入善使却靈台傳語京師靈
怪自謂還必厚見賞璩願天子方少恐後下罷貽利者
夸成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諭年纔授右武衛郎將將姪
悲憤死張嘉貞負後爲相聞姪被異其危言切諫未嘗不
失聲嘆息六子昇尙渾恕華新異太僕少卿尙丞東太
守渾與李林甫善歷該談夫進至重取太原太守御史東
京採訪使在平原舉徵求進至重取太原太守御史東
京時薛稷甥女鄭粵而美渾使河南討楊朝宗聘而已
納之薦朝宗爲赤尉監以都官郎中爲鄭南採訪判官
數言縱不法陰殺刺客天寶中渾恕尙並以職故渾流
高要忽流海康尙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

德中渾起爲太子論雜物議穰薄之昆弟皆荒飲排蠹而覆厥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列傳

唐三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父

台州刺史瓌云父瓌世孫瓌進士第補恆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瓌大安表舉李暹瓌王府錄事參軍歷朔州二州刺史時來使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優待小人乎遂不發書後臣未至追還瓌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於綉樓買取銀萬兩車身襜褕不可別宜月賜增半糧俸相給足期不闕番又請御進獻罷營造不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掩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籍天下同日檢正盡一月止歲一括實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廢損浩廣又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者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慶男云封焉賜與此異瓌明曉法令多議臺官萬章一朝格式若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善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驚偏岐間相煽誅為亂瓌捕繫善思歸訊善思妻以左道得幸幸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帝猶依詔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豈而釋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瓌元忠頓首曰瓌長吉用刑不枉善思法當死帝不得

續通志 卷二百三十 列傳 唐

已流善思於儋州儋黨論死異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祝畝明述曰皇后為巫獻安樂公主為終蘇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憒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舞囀之帝戲然瓌曰宰相變和陸贄代天治物今粒食賜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議禁中宗楚客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宗晉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能為太子少傅是冬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自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富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疎被杖及用事瓌正卒不兼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瓌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南承配享睿宗廟庭文宗太和中國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瓌無世名瓌六子顯

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責之計乃詔以顯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擬用卿然宰相讓無及者朕為卿俸廉榮先死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顯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顯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暹味道文擅當時號李今朕得顯及又愧前人彼儀儀封許國公吐蕃悉邊諸將散虜益張殊驕內侵帝欲自將兵討之顯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奉職貢也故來屬拒去則勿逐遠夷左班不足以辱天子雖然兵先聲後實陛下如親親征之詔而赦他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獨僻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驍往使來敢不恥奔騰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散出多方我受其候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恐之思何以自安三也帝不省顯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當屈萬乘之尊為一日之敵顯漸遷延以須西音會辭諫大破吐蕃俘獲不賈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顯為之詞辭曰前帝帝后

顯字廷碩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論第進士調為襄陽武后封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史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蓋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瓌驗發其誣多從洗有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乘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榮朝廷榮之玄宗內難書詔填委獨顯在太極後閣口所出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浦泉若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

志四六三

顯字廷碩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論第進士調為襄陽武后封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史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蓋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瓌驗發其誣多從洗有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乘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榮朝廷榮之玄宗內難書詔填委獨顯在太極後閣口所出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浦泉若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

顯字廷碩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論第進士調為襄陽武后封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史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蓋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瓌驗發其誣多從洗有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乘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榮朝廷榮之玄宗內難書詔填委獨顯在太極後閣口所出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浦泉若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

度劍南諸州焉蜀影迫人亡亡詔頭收劍南山澤澗
自懸頭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問并置
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民糧時前司馬皇甫使
蜀散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撥玲瓏鞭頭不肯子因
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并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
謂明公在遠豈得忤上意頭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
至公我可以遠近憂忠臣節節州縣直院與吐蕃連
謀入寇漢護者吏請討之頭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
爾貴院幸海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頒朝製遺世者其
文還分主十餘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親朝起居舍人韋
述上疏曰貞觀承微時大臣莫輒置朝服哀終始恩
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故禮部尚書
頤累榮輔高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
嗟惟惟蓋之舊股收之威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
固朕意也即日嗟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
曰文憲葬日帝游成宣宮將微開之半道而還頭性廉
儉奉養恐推敬諸弟族族儲無長貴自景龍後與張說
以文章顯稱望尊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
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
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語惟頭敘事外自為文
章云

詔字廷言舉貴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遞書詳正學
士累轉給事中時頭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者內舉
不避親今朕自用誰卿何辭頭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
卒贈吏部侍郎世系表詳頭子煊煊世系表為過之
以蔭補千牛十餘歲成舉有成人風頭曰吾家有子累
遠廉中侍御史長安令安藏山昭京師震與尹惟光遊

段開遠門吏妻家出奔會肅宗與師靈武處晝夜雙及
行在帝崩之拜御史中丞遞文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
以委為權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
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陽貶濟王府長史起為
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秦慶建陵國使以
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
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從從父兄也父易武德中為秦王諱謙典儀文學館
學士向南康公主拜對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馬博學
有美名秦軍之勳開館引文學士撰括地志歷吏部侍郎
太子左庶子卒幹罷明經授孫王府記室參軍王好
敗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儼前刺史苛暴
百姓流徙幹檢吏督農勸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
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
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潛或字說之其先范陽人後徙洛陽永昌中
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
郎遷左補闕右補闕久視中后選遷三陽宮沆秋未還
說上疏曰宮殿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竭故之峻
過夏涉秋水漲方種道峻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浸咫尺
千里車徒兵馬日費資饑連雨兩旬旬即難周濟陛下
太上倉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鑄兵無
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萬故曰支策必戒無
行所悔此不可一也宮城福小萬方輻湊瑣瑣盜郭併
錘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悻
老病流轉衝君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二也

池亭奇巧鴻濤上心削巖起巖場流澗海俯貝地脈仰
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壽慶桑之工延木石運斧斤山谷
止造可小康此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
屬禁內有榛藪穀谷猛獸所伏暴風所憑陛下往往輕
行警蹕不備恩蒙密乘險幸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
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此不可四也
今北有胡寇觀邊南有夷獫狁蠻西小旱耕稼是憂
安東近平輪滑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慰人以
展農修德以遠連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天下幸甚
后不省權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授張說其
事說廷對言元忠實無後言乃易之誣構耳許后旨坐
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
以母喪免既葬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斬陳衰
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壽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
之除喪復為兵部兼修文館學士舊書作弘文館後改
館為昭文館二年又改為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
州長史說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說詔
往按一宿而罪人得乃謀張璠均鄭愷除誣謀惡原帝
嘉其不枉直不偏舉對說之元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
侍讀九年親視禮輪年進問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衛者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
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誰人謀動東宮帝悟下制如
以女子監國則名分定義昭嚴禍塞矣帝悟下制如
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暹
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丞丞承襲政事為東都留守
說知太平公主等欲殺因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

志四六四

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末年爲漢寒胡族中宗嘗乘機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雖實適猶見周禮而款孔子禽獸敬懼之舉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節支之辭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滋胡未開典故深體跣足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此獻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資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頤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頌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頤留詩頤未幾見帝陳說忠善有勳不宜棄外遂遷朔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朔州長史兼天兵軍大校修國史較看奏御軍中論讓朔方軍大使王峻詠河曲降虜何布思也九姓回纥拔野固等皆疑懼說侍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曹暉慰之副使李嶽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馳狀以讓說報曰吾內非積羊不畏其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出是九姓逢安晚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說相間經畧時項瑛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圍掩擊破之追北至緊蹙癸光胡自相猜復調待賓適入蓋建山徐眾奔潰說招納項瑛使復復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眾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宋瓌瓌先不許明年詔爲胡方節度大使規行五城酋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順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連討至木峯山禽之俘獲三千餘人

乃議徙河曲六州慶胡五萬餘口於唐鄧仙樓開空河南直朔方千里之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但欲自衛及難使禁私爾若禦敵制勝實不在多耳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滅兵而招寇帝乃從之時衛兵負餉蕃休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召募壯壯優其科條不問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講武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承恩慈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難上嗣此禮廢國歷代莫舉願爲三農新設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嗣后上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偕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議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內者樂於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推封禪壇額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同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起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無物思怨其專文融先獻幣括天下游戶及籍外制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授其擾數阻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治遇事每有論請皆爲說所抑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相繼南李林甫其劾奏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職等狀其高麗修帝怒詔乾曜隱南刑部尚書抗節尚書古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空庶子光詣朝堂對曰稱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說奏說逐百珣面罵盡於耳器中食惟懼待罪帝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帝以爲然乃止停說中書

合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南等恐說復用巧文試說者說者又善疾邪帝聞因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郭襄帝曰朕待王君莫計之說出告說乾曜曰君莫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莫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樹州闢羊於帝以申諷論九月十五年正月王君莫破吐蕃於青海西說先請之帝然之曰使羊能言必將曰歸而不解說在瓜州失守後非是曰使羊能言必將曰歸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軍力取馘馬帝議其意納之賜絳千匹後瓜州失守君莫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候設案內出醴餅帝爲賦詩以修謝陵儀注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六十四爲停元正朝會贈太師諡曰文貞帝爲自製碑文說敦敏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說謀密計甚眾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觀草書用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館館道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懷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龍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中書舍人陸堅後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疑太厚無益國家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善滿之失或輿池觀或向碑色今陛下崇備尚道躬自論詳延豪俊則觀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設編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滿聖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

嗚呼積善之墓說殺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墳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戴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撰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富補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養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貶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厭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傷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瑀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續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向密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幸均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前賜均均曰此婦翁遠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帝嘗幸均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論吾愛婿矣均頓首謝既而不果用均始怨望希烈嘗云忠義舉見家代之均堪朕望按天寶十三載三月祿山事而云均爲此賊望同馬八月章見漢乃知放非也今從通鑑改正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同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備邊坡力士歸曰祿山意快快若何知宰相之命不行也帝以語國忠國忠曰必張昭告之事按祿山古有是請而玄宗不與則祿山憤憤則宜不待張昭告之而始叛也通帝怒盡逐其處以爲出自帝意於情事較合今據改

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均爲盧溪郡司馬故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咸中還均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惟意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威貴其富即來房瑀有幸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瑀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均在瑀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恨顧力士曰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死賊中

列傳
唐三十一

魏知古

盧懷慎 李元叔
張九齡 韓休 韓休 韓休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遷進士第以著作郎
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
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建夏工程嚴
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勸人勸於
力則功業罕人勸於財則賦少人勸於食則百事廢
故曰不作無益書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新伐不可以興土功今為公
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追逼令
其轉徙扶老攜幼剝奪瓦呼嗟道路率人事違天時
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眾口藉藉陛下為
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儲冊君舉必記言勸之微
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
遠不納復上疏言今風氣頹替日甚一日府藏空屈人
力等故管作無涯吏員滋增請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
廢二千太府之帛為理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
玉真說亦未止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縣救向春必甚漢
錄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為患日久其人
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難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
順伏強則驕逆月滿肥乘中國機虛講親聚會竊犯
亭鄆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
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

續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唐

繼謂川獻詩以誦手制義答明年封梁國公實慎貞等
說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諫賜封二百戶玄宗惟
前實薄手敕更加百戶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
職聞優賜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隆由黃門監改徵徵
令宰相表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兼御史開元三
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
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廣州都督諡曰忠所薦涇水令
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善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
縣尉宋審左補闕袁曠右補闕封希顏伊嗣尉陳希烈
皆有聞於時又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盧澹授相陽尉
與魏徵裴履後權任之

盧懷慎其先范陽著姓祖志仕為盛昌令遂為縣人懷
慎童時時父友韓思彥兄之嘆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
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
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五日一朝
太公於懷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
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舉
穰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軍不得方軌於此屢出萬有一
犯屬車之塵雖避之何及臣願請宜選內朝以奉溫席
無煩出入不肖選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竊
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畿令多奢二一歲少者三五
月憲即遷除不論課最使人皆爭求自進不顧廉恥有
何暇為陛下宣風化恤人糞豈知吏之不久不奉明
教吏知遷之不遷不究其力險度爵位以資資室雖明
主有勤勞天下之意然僥幸路放上下相蒙共為苟且
而已漢宣帝孫廢名實興治政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
秩賜金流旌其能終不使遷前代之美政也臣請都督

刺史上佐歲合任未四考不得遷除察其治效尤異者
或賜車裘或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屬書慰勉須公卿關
則權之以屬能者其不職或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
朝賞罰之信又竊見今京浦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
數十餘倍近古以來未有之也有幸廉之費雖巨億萬徒
竭府藏豈致治意哉方今倉庫空虛力敵極河渭漕
輓不給京師公私耗損不可勝計况邊隅未靜兵革猶
興一旦水旱成災稅稅入軍國急務何以濟之臣請
諸司員外官有才德器堪為州牧縣令及上佐者並
加遷權使宣力四方資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
廢省之使賈不肖較察察實此齊時之切務也又竊見
內外官有賕餽饋餉按非虛刑憲已極者雖坐流離
旋復資資還為牧宰或江淮嶺嶺租示應貶夫以犯罪
之吏收還方是謂屈法惠養德近邊遠凡左降之人難
負聖化而獨受其弊或乎沉沒微之地夷夏雜處恐
特遠易擾難安官非其才凌虐侵剝小則聚眾亡大
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而況於猾吏乎臣
請內外官犯贓論廢者並削逐替不數十年不賜
錄蘇奏不報遷黃門侍郎賜爵賜賜賜伯與魏知古分
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
門監通鑑作 薛王舅王仙童皇孫百姓意司按得其罪有
詔索微黃門驛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
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
崇故事皆推而人事時議為件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
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
厲宋瓌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之懷慎清儉不營產

志四六一七

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計罷還復東幸以
遷為京留守率軍當番高士繕修三宮增城浚池督役
不少擬帝聞嘉之數賜書勞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
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諡曰貞肅石司員外
郎劉同昇等以逼行忠字遂有未盡博士裴總謂遷往
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勞等干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
更赦有司考定李諶貞孝遷友愛無異母弟甚厚其
為人少學富詞論時失稜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
將自弱冠誓不通親友舉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
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通素志云遷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異父鶴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
河同受醫於蘭陵蕭亮遷窮其術歷石拾遺玄宗東行
河因游吹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
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被軍
平涼未印所通議出舊關也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更
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旌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
官李涵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
奉迎太子西歸河隴北結回紇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
而南雪社稷之恥此也即具上兵馬器械之勢且
錄軍資器械儲積凡最使鴻漸平涼見太子大喜大恨
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商至白晝頓
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
天下列城堅守以俟與賊下治兵靈武按善長驅移
檄四方收監義則賊不足畏也太子喜曰靈武我
之腹中卿乃吾之肅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
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上太子乃許鴻漸明
晉朝章采仍儀仗置城城南元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

曰聖皇在遠遠遊方結宜能增易它如秦太子即位投
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
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
元等及偽稱南楚霸王翼州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
爭舟溺死者甚眾禮明復鄂等州聞鴻漸出皆賀伏山
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為尚書
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奉建二陵制度皆鴻漸正以
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內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
殘其婚葬薄非於國有大功及二以上親皆不許
給認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遷中書侍郎崔旌殺英又據成都邛州牙將柏
貞節^{通鑑作}趙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慶以兵
討旌賊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
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
性怯懦而晚節漸浮圖道與殺戮及遺劍門得艾復獻
責反表以政因薦旌旌以不死旌見禮遇之不取加譏
琳濫州刺史^{通鑑作}各為本州刺史各罷兵大應二年還朝
盛言旌威略可任宜為留後議者疾其長亂道門下侍
郎仍知政事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南西山東道副
元帥辭疾不行又謫山南劍南副元帥總之四年疾甚
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
蜀還食千僧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淨圖葬不為封
樹

張九齡字子壽^{舊唐書}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
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
論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表袁望中木連理擢進士
始調校書郎以通伴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宗
即位未久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王王者所由受命也
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報親所受也不以禮
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漢承相匡衡曰帝王之事
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
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躬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
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融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
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奉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
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莊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
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台元元之靈難命於縣令
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民者乎若非其任
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
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錄京官出者
或身有累或或無狀用敦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武夫流
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苟可言哉古者
刺史入為三公郡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
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名所出從容附會
不勸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
利之心安復出為刺史縣令哉臣愚謂欲治之本莫
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速科定其資凡不
應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連科不歷縣令雖
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選者使無十年
任外即不為此而致其夫恐天下猶未治也^{元二年}
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
者京官使由人常為不為極式^{通鑑}選舉以爲選
九^也之^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
務幸^也竊偽日止^也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
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

吏部條章率贏千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得徒緣
 竊而看臣以爲始造簿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
 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銀舟以記者也夫吏部
 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
 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實配職故時人有平配之
 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嚴於不變今若刺
 史甄令精覈其人則管內廉富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
 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恩寬爲州縣廢置則州
 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
 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益冒濫抵此兩
 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
 政也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第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
 不可乎朝廷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庶
 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
 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
 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
 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輪有才鑒吏
 部試拔萃選入及應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暉考次號
 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輿通謂
 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
 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
 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輪當草詔說曰官爵
 者天下公器先惟聖後務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經典
 而清流隔於珠履青史蓋加章敬恐制出四方失望方
 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修德之言不
 足慮既而果得誇詞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屬
 奏說說建議遠之誠積不平九輪復勸說爲備說不聽

俄爲說等痛詆幾不免九輪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
 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去換拱州都督皆往桂州兼讓
 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爲九輪可備顧問說
 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
 賜渤海詔而命無足爲者乃詔九輪爲之被詔既成
 遷工部侍郎制制諸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
 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捨舉官家選中書侍郎以母喪
 解致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
 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
 中書令始讓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
 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輪文雅爲帝
 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新可突干功帝欲
 以爲侍中九輪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
 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
 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
 客爲尚書九輪執曰不可尚書古稱言唐家用舊相
 及歷內外貴任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漢一使典其使
 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賚封九輪曰漢法非有功
 不封惠德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功帛結綬纓耳
 陛下賈之金帛可也無別地以封守豈曰豈以仙客
 寒士嫌之邪贈固素有門閥雖晉史目不知書陳孤
 生陛下聽聽以文學用臣仙客嘗言自曰臣荒廢孤
 惟陰一壯夫蓋驕縱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
 不悅至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
 輪文吏洵古義失大體帝因是決用仙客不疑九輪既
 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
 賦曰況其末曰尚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

秋氣之移漸終感思於營中帝雖優客然卒以尚書右
 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謙養恩矣
 嘗爲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語援
 議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漢州死於道九輪坐舉非
 其人貶州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感威壓室惟文史自
 娛久之封封典縣伯清遠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冀州
 大都督諡曰文獻九輪雖有醜藉故事公卿皆指芻
 子帶而後乘馬九輪獨常使人持之因設勞囊自九輪
 始帝雖九輪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輪否判千秋
 節王公並獻寶鏡九輪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
 伸議論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廟度怡善世稱其交能
 終始者及爲相諂諂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
 于政政九輪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
 謀昭太子瑛九輪執不可犯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
 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慮九輪叱曰房雖安有外
 言哉遂泰之帝爲動色改事九輪相而太子無患九輪
 二十四年十一月罷政事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四月薨
 故云卒九輪相而太子無患九輪相而太子無患九輪
 初諱李下字下字無患以爲安驛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
 驕蹇九輪諷裴光庭曰亂州者此胡謔也及討突騎
 丹敗張守珪執其京師九輪署其狀曰權宜出師必誅
 莊賈孫武晉破績駁宮張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
 死帝赦之九輪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
 以絕後患帝曰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乎不從
 帝後在蜀思其先見爲江下且遣使于郿州厚郵其
 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而不名文建中元年德宗
 贊其風烈復贈司徒合舊傳云上皇幸蜀詔司徒非
 是子孫居父喪有飾行後爲伊闕合祿山盜河洛陷焉

終不受偽官賊平羅太子黃善大夫九齡第九卓亦有
名終嶺南師度使其歸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文高邵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
位將振起之貞元中羅遜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
免會葬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遷累倉部員外郎居溫
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舊補金
州刺史宦人專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
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諱莽懿博士尉遲諒諍諫敬德仲
方扶前惡建議駁之其言醜許憲宗惡之貶遂州司馬
稍進河南少尹鄧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轉政引爲諫議
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
方見延英論評聖苦帝爲貶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
方曰萬乘之行必具儀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
郭令崔發以辱小黃門繫獄達赦不見宥仲方曰恩波
天下而不行御前乎發歸是不死太和初出爲福建觀
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賁客
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詐或繫
翌日羣臣謁宣政殿聞不啟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賈
候久乃半屏風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兆尹然後
門闕嚶仗于時族夷將相補足旁仲方皆密使讓其
口俄計收非改尚微不相亂已而禁軍橫恣仲方不能
有所繩劾宰相郭草更以辭元貨代之出爲華州刺史
召入授秘書監封曲江縣伯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
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歿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
不至顯歿人多傷之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涪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
系去大敏乃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

鄙人告變詔大敏劾治或曰行褒請李近屬后意欲除
之無列其恐惡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
輸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

休文辭學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
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
侍郎知制誥出爲魏州刺史魏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
所至常稅殿斂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稅而
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
休曰刺史不能救百姓之歎何以爲政雖得罪所甘心
焉說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尙
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
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
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
放嶺南休曰尉小官所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
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老奧馬僧法度
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細罪且不吝巨
猾豈得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
爲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嘗不能奪初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置苑中或大張樂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戲戲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昔何不退之帝曰
吾雖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
下不安朕體休敷陳治道多許直事我退而思天下履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尙書罷遷太子少師封
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
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滋渾洞皆有學浩萬

年主簿生籍王錢家賈有隱入爲尹幹子仲通所劫流
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洪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
史渾大聖司直安祿山陷京師過以官浩與洪洪渾
出奔將走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渾
與人交有節義甚于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
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洪上
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洪字太沖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王德初避地山南
探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州郡長史改彭王府諱諱參軍
初汝知制誥當草王與詔無借言術之及當國况兄弟
皆斥冗官瑛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
強直明吏事在兩曹五年傳最詳敏再遷給事中知兵
部選時監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庇之請原
死俄執奏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
支自至德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虧幣司給輸多務因
循澆清勸檢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
數檢兵革少息故儲積數帛稍豐實獲廢治案順探文
鈞刺人亦嘗恐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京兆尹黎幹
言狀澆恐有所漏實固表不實代宗令御史行視諸縣
凡損田三萬餘頃始雨令劉蕡附澆言語田無害御
史遊計按數如蕡言帝又遣御史朱救復實害田三千
頃帝怒曰蕡令專在養民而田損不問置郎聽意邪貶
蕡南浦員外尉計斥爲豐州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渚
散河中鹽池浞秦池產瑞鹽帝疑渚議讓大夫蕡頓廉
狀鎮長倪遷乃質帝且請置祠詔號實鹽池德宗
立惡澆括剝徙太常卿渚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
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尙書爲嶺海軍節

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尙書爲嶺海軍節

度使 忠宣公建中二年六月遷浙江東西兩度使 據稱百姓均租調不論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進淮靈墟混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練十萬匹請以練兵三萬助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深遣裨將王師暉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宣慶柘等城走之清路無梗完結東南混功居多自京都亂即於所部開關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穿并近百所繕節第數十修廢壁起建業抵京頗獲相屬以備軍駕渡江且申傲自守也自德宗出狩及遼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蝗旱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軍國皆仰給焉李晟屯渭北混運米百艘饋之臨江顯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以下爭負之須臾而畢船置十弩手有寇則扣船相警賊不能割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混米至價減十之八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德帝亦賦之會李泌開關辦敵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樁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石丞元秀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混專督之而珣異其剛復難其事請自江至揚子混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混由是銜珣會珣以京師錢重資輕發江東監院錢四十萬指人關混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珣珣曰千錢之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論混混執不可至是運動珣饋米與潘青李納河中李愬尤帝怒貶珣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蕡齊映曰昨關輔用兵珣不增

一賦而軍興與濟可謂勞臣今被論無名刑監人懼且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鞠之靈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混指為黨與疑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混瀛之及過汴玄佐懼混修廬史禮混結為兄弟入拜其母酒置設文樂酒行混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混以錢二十萬犒為海裝又以錢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混薦可任過事時兩河罷兵混上言吐蕃邊河遠久近歲發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鹘東抗南詔分軍外敵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軍城掠都洮渭各置兵一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射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發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趨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在請行會混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處憂新削資儲爾大戎未數不可輕進因稱疾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混嘗天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混幼有美名所用遊皆天下豪俊性節儉衣裘茵織以父時第不忍廢乃不謂隨蕭收庇風雨門當栗戰以父時第不忍廢乃不謂堂先無扶麻弟潤稍增補之混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收作以傷儉德居重位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禮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于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讓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混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道器繁駁馬後晟於立大功其在浙右政令明察然頗苛慘晚節尤甚遂殺殘忍一到關勸數十人皆道官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實檢法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

及陵伍坐死數十百人及入朝白以宿齒早達稍薄後進丞郎佐接之簡倖人以此怨之按李愬請以百口取愬下獄故一時議論無不之者其謂其剛烈到登而不博載其歸武海上會兵金山與陳少遊以金附微文制流疑是當時乘著者練之辭而新書相子墓承載之不及數時耳今皆削之以誌後世之感

皇華終因子司業

學字仲閱資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議浪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致稱職俄拜京兆尹姜蕤拜為京曹參軍鋒奇敏吏乃說皇華索府中雜錢折糶粟麥三十萬石獻于帝皇華悅之奏為與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皇華曰已空內憂恐奏不取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遞遺詆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人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皇華之謂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唯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觀察使叔文敗即拜僕度徒填海人為戶部尚書唐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以備倉為治所至有積召拜吏部尚書皇太子少傅任憲太后前充大明宮留守穆宗立以舊傅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于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卓貌類父既孫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繼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稍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韓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爾殺其歲之晏子音兼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據其商聲與宮商音臣

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庶篡也王陵母曰儉文獻諸葛
誕舉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
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廢
廢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
此其哀憤蹙鬱痛迫脅之首盡于是矣永嘉之亂其
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言云

泗字幼深禁補引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瑒以
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安祿山亂軍七人遇害泗
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
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翊
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
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
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失職久無綱紀莫總其任
乃擢泗戶部侍郎判度支泗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
萬五千鑄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緒度二千是本倍于子
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卽治
舊監置十鑪錫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緒度費每緒九百
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
山澤利富歸王者請悉隸鑄使從之復罷省胥吏元
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
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泗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
何皇上疏理炎罪帝意測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
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
部尚書

欽定續通志二百三十一

張嘉貞字延濟

源乾曜字光裕

蕭嵩字

裴輝卿字

李適之

張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

承遂家蒲州為騎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

安中侍御史張循憲使何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史曰若

願知有佳客乎史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合以事嘉貞條

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皇奏府意所未及及

還武后以為能循憲對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

朕豈無一官自進賢邪召見內殿嘉貞備止秀條奏對

備條后異之拜監察御史權循憲司勳郎中醜其得人

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

述不問旬延無稍屢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一州都督并

州長史政以嚴擢史下畏之奏事京師立宗善其政數

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郡州別

駕願內使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從嘉祐祈

州刺史史厥九姓新內屬雖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

軍綏護其眾即以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云云

告其在軍者善及繼嗣按無狀帝令告者嘉貞辭

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

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

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致向使用少晚明無及己陛下

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老無能為也帝曰

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二年善敷奏敏於裁遣然羸

驟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

貞繕第舍以屬間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異異與從有司

速業以誠言諷書監裴旻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

杖已而裴旻死廣州都督裴伯先罪罪帝問法如何嘉

貞復援裴旻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

殺不可辱咬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裴旻不宜廷

辱以卒任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任不可咎由先豈

容復懲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何言之深也說曰

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

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和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

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貞

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懼相帝幸太原嘉貞以賊

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復入謁遂出為蘭州刺史

後州州說代其處嘉貞自衡州入曰中書令幸一員何

相迫那論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

書省與宰相會嘉貞衡說不已於坐覺屬說源乾曜王

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讓去雖富田產

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

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猶婦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

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

子孫或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實得獨未官帝惘然召拜

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孤而博涉經史通史治苗晉鄭尤器許以女

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降置關內節度使王忠

禮從事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

用以首勦力故厚遇延賞為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應

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營兵營匡里城墟延

賞政簡約經務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調

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

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宴會李少貞

劾元載陰罪載斥其任下御史察治訊而延賞適拜大

夫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已遷吏禁之延

賞曰食者人恃以活均此而禁不如速彼而生苟存吾

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救吏為修室虞寬連債已而歸

更增於舊瓜舟舟離津而逃擊江南延賞請度屬揚

州自是行無積蓄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四川

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勣屢成節度為亂延賞

鹿頭戍勣亂不設備延賞慮知之遣將叱干遂捕

斬勣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弊及乘輿臨狩

糜用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楊子琳亂公私蕭然延賞

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進實德宗在奉天貢獻道

及次梁倚歸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帝遣詔入秉政初李晟總神策軍成德及還以

志四六三五

續通志 卷二百三十二 列傳 唐

張嘉貞字延濟 源乾曜字光裕 蕭嵩字 裴輝卿字 李適之

張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 承遂家蒲州為騎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

安中侍御史張循憲使何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史曰若 願知有佳客乎史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合以事嘉貞條

發致自隱延賞進吏奪取改履街之議按延賞兩皆
 原不可相疑及為大將不宜改及以私恨賜試費至
 端則取斷不得重表陳宿衛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
 書左僕射然雖意欲用之以展賞為韓滉權擢滉
 書道意及俱入朝從容退履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
 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贈之
 以示和解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履曰吾武夫雖有
 舊惡杯酒間可解婚者難犯外戚而內合怒今不許婚
 戮木志也先時吐蕃尙結贊請和屢奏我狄無信不可
 許況亦請調軍食時邊無懸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
 未決會況卒延賞獨帝意遂罷履屢奏將帥邀功生事
 遠代之帝曰履有禮獲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那君牙而
 拜履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履夏吐蕃首約劫軍城將
 校多沒却屢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請冊侍
 中贊德或闕則宰相攝事屢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尙
 書崔漢衡劉滋代攝其官當兵部尙書漢衡漢衡與生
 行事自時謙遠劉元佐復河傳延賞因建言官官繁費
 廣宜并省其員悉收嘉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即部上州留上在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
 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土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
 南府司錄判官亦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部下
 內外始忽元在解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懇延賞
 奪履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
 省者千餘道詔諸藩設按問於帝延賞權請諸州縣或
 考先滿或攝事過停限而言見之者聽在所擇省員有
 幹舉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貞韋倫表
 言官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與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

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補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
 愛及當國侮情復懇不稱所望然帝待遇厚稱其奉讓
 百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司法安卿
 時以為任職子安靖
 宏靖字元理初名暹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杜亞
 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宏靖直其狂亞怒
 斥出府裝送歸為德陽公主治第欲從宏靖上廟上疏
 自言德宗崇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歐陽觀察
 使河中節度使元和九年拜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權留務憲宗欲誅之宏
 靖請先遣使弔賻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
 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即斬承宗張晏被
 告詔付御史臺劾晏并討承宗宏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
 如悉力淮西已乃治河朔謀再進乃歸政以檢校吏部
 尙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釗詔伐承宗宏靖
 自以諫不聽思自劾乃大罵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毋
 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憤懣言下詔褒美宏靖未幾使開
 道喻承宗承宗款附是時布衣女相李德裕者往說承
 宗事見從者宗事見從者一傳非特宏靖力也
 召拜吏部尙書從節宣武宣武承宗宏憲改代以實備
 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宏靖為代總檢
 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
 州老幼夾道觀河朔將與士卒均樂署無雜蓋安宏
 宏靖素負剛勇而行人駭異俗謂辟山思明為一聖宏
 靖德始亂欲變其俗乃發暴畏相惡遂不悅旬一決事
 賓客將吏早聞其言委成於參在羣張宗厚通德元
 又不通大體廢制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視贈建

志四六三六
 夜歸燭火痛行前後呵止其詭貴士皆曰反虜言曰天
 下無事而輦轡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
 街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贖賞將士宏靖取二十萬充
 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衝人未嘗更辱婦不代
 宏靖繁之夕軍亂因宏靖前門館掠其家資婢妾絳
 藥等殺之判官張儀始就縊按院檢校中書侍郎張
 如世而宏靖密奏留之殺如世送還京師數日軍亂未
 知書云如世既死當云自速使歸尚未核其實
 殺與宏靖同被囚尋與其謀殺選別館微大罵曰汝何
 敢反行且族滅眾怒殺之數日史卒稍自悔請解謝
 宏靖願羊心事之三請不對曰公不救我矣軍中可
 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宏靖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
 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宏靖少有合間
 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入以為有輔相才及
 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規兩制初效願不能因俗制變
 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侍禱府先死在東都思順里時
 號三相張家子文規次宗襄度兼政引文規為右補闕
 度出襄陽監令度更還舊制襄度兼政引文規為右丞
 章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還置朝不立難不宜任外郎右丞
 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嘗符中
 至大理卿太宗間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
 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放開成
 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
 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郎知
 制誥出澄明二州刺史卒孫茂履後世系茂履乃宗
 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
 璨事貶博昌尉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總陝江東奏讓最遠議大夫臣室後公卿百官上

已九日廢射禮按會要乾曜元年三月三日臣大射禮新書請景雲乾曜以為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逐戎古先哲王莫不遵慕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恣費而舊典為虧請依故事舉行開

元初郡王尉史犯法元宗東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儼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激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郡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右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案徵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

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杖內失白鷹詔京兆督捕獲於野鞋棹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實罪苟獲展尹專

之遂入白劾帝不問眾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

求京職使俊又之士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選臣三子俱在京師請出一補外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滿為絳州

司功太祝滿為鄆尉詔曰乾曜身率庶賢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范苒官子謹其下皆讓其令文武官

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益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皆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諫者言國執政所

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實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其食實戶三百室封自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封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太疾不任陪扈卒贈泗州大都督乾曜

元絃杜遷先後同秉政事未嘗延議可否晚節唯唯唯署而已移為寬平悻大故舞誓悔初因羨較薦及較為

嘉貞所排至得罪訖不申教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惠無諸弟友義為中書舍

人與楊伯劉令種同制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請司長官為刺史光裕任鄭州為世良吏卒官子消以

雍陸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為給事中魏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為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

諡曰懿蕭嵩特進宋國公馮從質孫也祖鈞博學有才至永徽中歷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左武侯候別駕盧文操盜庫

物高宗命殺之鈞曰文操誠不可赦但恐天下謂陛下重財輕法任善惡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樂

工高宮人通問遺特詔殺之且附律鈞言工所犯在未附律前不應死乃流工遠裔終太子率更令父華榆州

長史居母喪以毀卒嵩親倖秀美鬻婦始娶會稽買晦女傲器陸象先宰相時為洛陽尉已有名而嵩舊相

未仕著相人夏粟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嵩即位重年高一門皆貴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始調

涿州參軍事桓彥範為刺史以興德河北魏陝使妻師度表為判官

師度表為判官 舊唐書卷元年為監察御史陸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者又知 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

志四六三七

列傳唐

卷三十一

續通志

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備華還朝猶以汴賊降誌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權河中首終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宰相華扼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載助輔國詔華為陝州司馬辛二子恒恆子慎恆子自有傳

復字履初衡子生咸里嗣從蒙法以服周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以請操勵力學非名士夙儒不與游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爭宰相為宮門郎廣德中咸大饑家百日不自振讓宰相應舉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欽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聖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竊先人墜以濟歸南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飯且寒子縉載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欽池二州刺史舊書云自常州轉此治州刺史為常州刺史興治州刺史

魏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為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將奉天帝幸奉天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乃此舊兵今此悖亂當有同惡者雖益臣畏不允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鑑為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觀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巨使參領帝不聽又言

陛下初政清明自楊炎處杞柄用澤發盛德播越及茲今陛下深羊唐思臣敢不盡力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按通鑑載德宗初繼位自德祖繼位至再亦已及其身所歷復道能而播惡正納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極中好符符定

或詔陝阿臣復厲言祀詞不正帝色略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慰使與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鑑判官韋皋殺郊離叛卒不應發麻復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張善志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孽名淺官下獨挺抗忠却以單代少游則天下

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誣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詔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朝廷大事正當謀及公卿即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處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弟恐復以為常政由是傲從一以圖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部國大長公主驛示女也升早卒主以姦姦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陳地帝

街羅枝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閣高華風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帝幸故居位丞解性孝友既貶晏然曰未嘗言所累者子湛湛子真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焉子遵有傳

裴耀卿字傳之臨州刺史守貞次子也數歲能屬文耀卿童子舉科選秘書省正字王府典儀授郎悅文學章利謀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顏戶和士法百姓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實預給以直絕獄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遷耀卿置三梁十壠科徵均省為東州如頸銀討福遠次宋州宴從帝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廣州刺史王邱備牽之外

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囊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賈瓦吏矣俄徙宜州通鑑作定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復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履作役未訖有詔從官耀卿權功不成弗即宜而撫巡節厲愈急從發認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節二十萬勳立功受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軍草果遠來襲而耀卿已還遷京兆尹

明年秋南壽豫京師帥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教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事從則太倉及三輔積貯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自東都益廣道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則乘輿西還事不濟且國家帝業本在京師當百代不易但秦中地狹穀少水旱易厥任貞觀永徽時祿粟數少歲積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濶廣漕運數倍儲不能支故數東幸以就穀粟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每丁支出百錢為陝漕費又益半為營管用分納司農及河南陝州又合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廣漕路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刻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造吳工不習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食河口倉自東至者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出各築一倉東東至者東官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築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阻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二門倉

氏食實整引天下租稅盟津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

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糾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

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故吏以爲和市費遷侍中二十

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潛以臨

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權綱上言刺史縣令爲人父

母風化所瞻今決杖贖死恩則已優而解體受笞事頗

爲辱恐非崇守長勸風俗之意謂凡刺史縣令於本部

決杖特乞停減從之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

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

酣邀未赴屯難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

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

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夫兵未及訓不能知法

士未懷惠不可其心縱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義

且萬人之命倚於將軍今酣暇朝夕醉肆自安恐非愛

人憂國者苟不易帥官嚴詔申約以誓其行帝乃促嘉

運詣部辛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

而李林甫代之舊書作改爲尚書右僕射

本省具朝服領博士導即官唱按禮畢就舉卿聽事

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

數異何也權卿曰比苦乾不堪重衣又卿博士紛泊非

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

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信

信字宏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田

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鄂爲京兆改刺諫本曹

尉韋重規妻孔且疾畏鄂之暴不敢免信請代彼無短

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信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愷光以

河中叛信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

與漢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

夷數所逐詔信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

還尚書右丞時李異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蘇

本曹經構已半會信至以爲不可異雖怙恩而強猶懼

之時重其有守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

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信將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

流節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李適之恒山王承乾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

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善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

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爲政不苛細吏民

便之元宗患穀洛歲暴耗縮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

防日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應刻石著功進御史

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

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故有嗣至是丐陪葬昭陵關中

詔可褒冊典物擬照都邑行道爲春秋遠刑部尚書適

之喜賓客飲酒斗餘不亂衣宴饗書決事案無留辭天

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

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譖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

富國順帝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

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顯華山陛下本命

王氣之舍不可以資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

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

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

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裴寬

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爽除被殺堅等貶所州縣震

恐及適宜春適之懼即棄自殺舊書以李季期爲適之

文苑傳後世系表適之一子名

書別無名季期者謂書爲是

列傳

唐二十三

蘇頌

李傑

郭惟忠

李朝暉

蘇珣

長史

攻異

為監察

不悅

右司郎

其錄

坐免

馬坂

執權

刺史

宗居

悟多

事致

子晉

監主

第先

何為

解賦

尹思貞 舉構 裴灌 謝 盧從 王 嚴挺 王 蘇珣 藍田人 中 魏 郭 謝 尉 時 李 義 為 雍 州 長 史 郭 多 訟 曰 至 長 史 府 珣 裁 決 明 辨 自 是 無 詬 者 義 攻 異 之 類 應 事 曰 此 公 坐 也 恨 吾 齒 晚 不 及 見 垂 拱 初 為 監 察 御 史 武 后 將 殺 韓 鳳 等 王 付 珣 密 錄 按 訊 珣 推 之 無 狀 或 言 珣 與 韓 鳳 等 有 私 后 詰 之 珣 無 所 據 后 不 悅 曰 卿 大 雅 士 此 獄 不 足 據 卿 知 監 軍 河 西 五 遷 右 司 郎 中 御 史 王 安 義 附 來 俊 臣 為 酷 世 畏 疾 莫 敢 觸 其 錄 會 督 伐 材 於 營 督 過 程 丁 夫 多 死 珣 按 奏 弘 義 坐 免 遷 給 事 中 進 左 議 政 學 御 史 大 夫 后 營 大 像 白 司 馬 坂 康 用 億 計 珣 上 疏 切 諫 見 納 中 宗 將 斬 韋 月 將 珣 執 權 時 令 不 可 以 大 戮 忤 三 思 意 改 右 臺 儀 出 為 岐 州 刺 史 復 為 右 臺 大 會 節 度 大 夫 賊 部 橫 索 支 黨 時 睿 宗 居 藩 為 獄 薛 舉 連 帥 密 啟 保 辯 亦 會 宰 相 開 陳 帝 威 悟 多 所 舍 貨 權 戶 部 尚 書 封 河 內 郡 公 以 檢 校 太 子 詹 事 致 仕 辛 年 八 十 一 贈 兗 州 都 督 諡 曰 文

書事晉與書澤更典二都選饒胡名校判而晉獨事實拔當時譽之及黃光庭知尚書有過官應批退者就籍以朱筆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日門下點頭者更疑光庭以為侮己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惡通作宋等所殺死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豎州參軍事屬邑豪潘氏驚肆不法州權思貞按之捕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郡人稱慶刻石以紀其事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聖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更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笞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錢十萬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草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仗杖儀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因事御史大夫李承嗣三思而以他事禁思貞不得調思貞謂承嗣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誤附魯臣圖不執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嗣怒劾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積獄一歲即黜陟使路敬洎至都數曰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實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有損節懷貞護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士不與以備上害下又聽小人語廷辱朝士今不可事公矣乃

拂衣去聞門待罪帝知之特召令視事懷貞與王孫金鈿覽作於景雲二年懷貞伏誅乃開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嚴聞舉構字隆澤河內假師人六歲能為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遇九龍主簿居親喪毀甚已除籍屏處邱園武后召為左拾遺補初遇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請武不宜為王構宣讀表抗聲稱句左右聽者皆慙然可嘆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衡州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為左御史大夫會平諸軍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稱舉季封魏縣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稅私號為清嚴睿宗嘉構修潔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為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遷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輪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為凶官遷改太子詹事實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極祿身猶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樹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感加大喪雖受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儀號荊州司馬構子航天寶末為廣平太守弟安祿山城陷留其家贈戶部尚書航生朔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為賞口河北平宗人宏續出之後舉明經為臨瀛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宏節問明高家表書稱府攝符離合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高資客表書以有無計及死無資治喪云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實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累遷天官員

志四六一

外郎爲吏許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通滿
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保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
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黠詐使深爲諸道畏
先天下進陝州刺史水陸營運使復使自標如改河南
尹僕既精馳斷雖行坐食飲皆治不廢縣是府無淹
事人吏愛之算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僕物色非是謂婦
日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豈悔乃命市棺還歿
之使人述婦不出選保投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
梁公塚婦不治南方清道標謂汴鄆丁男復作之不
費而利入代宋琛爲御史大夫向衣奉節長孫昕皇后
妹婿也素惡僕遇于道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僕詆
曰敗髮膚痛在身髮衣冠取在國帝怒詔杖殺昕等於
朝堂以謝百官降書慰僕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僕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陳判官旭貪贓僕將繩之未及
發反爲所構出番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調新政府自成都至秦
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以獲免武后知琬習通事奪服
往撫羌突厥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
史安撫烏賈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
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部元振宗素惡客亞之左拔琬
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
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繼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
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
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節令章景驗普安令
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

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可骸骨不待輓載去優
詔以金紫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昭與虜定經界因詣
吐蕃驛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昭與虜定經界因詣
十姓降戶瑛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
渭關防遏其意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
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
刺史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瑛之承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初史李崇義經之燬論曰同三輔史事繁子蓋
求便官毋留此政之唯唯吏白稜案數百崇義議使選
斷政之曰何至過人乃命吏速撰進筆爲省決一日畢
既與奪富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
耶由是召劾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合有惡政吏劾
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政之
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
吏部坐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安樂公主上
官昭容阿黨淫等灌執正其罪天子稱之累遷中書舍
人嘗宗達金仙玉真二觀時早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
毋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輿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
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常庫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
降人心惟慙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
發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倍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
制令二京營作和布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獻賦不獲選兵部侍郎
以給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挂
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異張說善說方宰相教薦之

灌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家世檢書而
晚節稍奢妓妾爲者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
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軍謀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涇州
參軍事刺史韋說有女擇所以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
後園有所隱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召問狀答
曰寬義不以包直奸適有人以鹿爲餽飲而去不敢自
欺改整之說說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裴妻
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韓其族使驅之寬衣碧舟而
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鷗雀號曰愛女宜爲賢公侯
妻何可以說求人辛妻寬華表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
宇文融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
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
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
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
仲恃貴恃將屬其獄寬固執不從何西節度蕭嵩奏爲
判官恩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權遷判官何厚奏
寬爲戶部侍郎自前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人久旱寬
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附權實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
軍投太原尹平賊詩實俄天黃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
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人通數目賄
寬以法繩治州刺史何術蘇生口數千寬悉歸之故
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侍郎兼
御史大夫奏數復平海賊還廣強功簿寬密白其妄帝
素重寬會何北部將入朝盛贊寬政且言華虜猜忌之
帝賞寬能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
乃漏寬語以激復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數復林甫惡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瑛之承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初史李崇義經之燬論曰同三輔史事繁子蓋
求便官毋留此政之唯唯吏白稜案數百崇義議使選
斷政之曰何至過人乃命吏速撰進筆爲省決一日畢
既與奪富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
耶由是召劾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合有惡政吏劾
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政之
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
吏部坐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安樂公主上
官昭容阿黨淫等灌執正其罪天子稱之累遷中書舍
人嘗宗達金仙玉真二觀時早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
毋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輿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
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常庫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
降人心惟慙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
發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倍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
制令二京營作和布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獻賦不獲選兵部侍郎
以給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挂
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異張說善說方宰相教薦之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瑛之承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初史李崇義經之燬論曰同三輔史事繁子蓋
求便官毋留此政之唯唯吏白稜案數百崇義議使選
斷政之曰何至過人乃命吏速撰進筆爲省決一日畢
既與奪富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
耶由是召劾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合有惡政吏劾
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政之
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
吏部坐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安樂公主上
官昭容阿黨淫等灌執正其罪天子稱之累遷中書舍
人嘗宗達金仙玉真二觀時早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
毋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輿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
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常庫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
降人心惟慙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
發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倍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
制令二京營作和布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獻賦不獲選兵部侍郎
以給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挂
士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異張說善說方宰相教薦之

致復發之數復未及聞慶幸皇宮而其下神將程繼
囉曹嬰自以他事驚竄竟捕技之致復謂寬求致其罪
違以金五百兩賂黃兒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雖
陽太守及掌監獄寬復坐親脫安陸別駕林甫使羅
希翼殺李適之也亦使通安陸將怖殺寬叩頭謝寬
希翼乃去寬懼終見致可為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
徙為潯陽人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
第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性友愛於東郡伯第
八陵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族其爲政務清簡
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
首然致于佛善與桑門習誦其書老彌覽云子諸
諸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掉不好苛細累
遷京兆倉曹參軍被王巨表署襄都督田判官母喪居
東郡會史思明亂逃山谷聞思明故寬將德實舊恩且
聞諸名進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郡君爲授御史中丞
賊殺宗室宗誦陰賊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理賊虛實
於朝事世思明畏聞危死而免賊平降太子中允理考
功行中教舊見奏事代宗幸陝請徒步扶考功南曹即
赴行在帝曰疾風何助卑信矣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
戴阻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
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入幾何請久不對復問曰臣
有所思帝曰何邪請曰臣自河東來疾三百里農人愁
嘆殺裁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苦而乃責臣
以利孟子曰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乃微
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屈之出爲度
州刺史歷饒遠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
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處廢事禁屠殺郭子

儀家奴宰羊誦列奏帝謂不長強禦者之或曰尚父有
社稷功豈不爲底之請美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帝
新即位必謂當附者原今發其細過以明尚父威權不
足畏上尊天下安大臣不可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
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請上說曰諫鼓誅木之設
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諫者之人輕動天聽爭權微若
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懸路有司請置法吏舞
文武狹俗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僧孫法
貶開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
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尹河南兩視事未嘗當正處
以寬厚和易爲治不輟人以歸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
書

寬弟子胄字允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
謝歸更從宣獻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
人見摧造及胄器之曰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
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爲相栖筠引胄殿
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
危之胄屹然不沮稍少游復喪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
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嘗國爲載復鬱窮
推所惡會胄部人積胄諱奉爲載遺員高竟劾請誅
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
遷江西觀察使初李蕃嘗罷龍南卒千餘人收資稟爲
月進白晷之哭帝從襄陽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
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割下帝惡製重鎮異
級名實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歐胄待之有節獻稱
直不數金資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斯役待資介不以

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梁易從世
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郡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隄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言惟忠
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曹參
軍事運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特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邊風聞舍人宗立權
黃門侍郎時諫禁南首戶不得番兵惟忠曰善爲政
者因其俗且央都賦所謂家鶴膝戶屎壤此民風也禁
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政守衛廷議並
擬配流諸軍盡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
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
卒論如前所全貨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
道且許黜陟守宰遷奏稱官封榮陽縣男遷太子賓客
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
御史以剛鷲爲治人吏畏懼呼爲鳥單鸞遷大理正嘗奏
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奉法
以縱罪爲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誘逮上所著
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帝嘉之景雲中以左御史中
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劍
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申
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
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
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盜猾令行藥信境內肅然開
元十年帝幸東都東都本備九年幸留守京師京
兆人權梁山與左右屯營官謀反夜犯長樂門入宮城

將效志情志情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情慙梓

盧從愿字子冀六世祖視仕後魏為度支尚書白范陽

徒臨漳故從愿為鄆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

第拜右拾遺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

言果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更選自中宗後

綱紀耗蕩從愿精心營教備禮疏功擢檢無所遺鑿鑿

六年平允稱最帝與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

一為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莫行檢

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載前有裴馬後有

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懸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

從愿坐疑遺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謀為天下

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為工部侍郎遂尚書左丞

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

數充校書使升遷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盛

括田戶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

殖產占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從愿

為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為東都留守坐子起居

郎論輸糴入官有利利為憲司所糾貶州刺史遷太子

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

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

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攝主

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待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

以未經刑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地宰相李巨

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惡駭天下

帝更以為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

不關兩省降墨敕授官科封付中書即宜所司朝隱執

罷千四百員怨譁譁騰朝隱胖然無避居長安令官

官問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

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

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關直朝隱取主

奴杖之由是權豪傲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從祿

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盧從愿並授

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

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

容息太子舅趙德裕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

為政輒而撈奪之帝屬書魁負入為大理卿元六年來

為河南尹帝活從之供者許十年歲武彊令裴景仙

可賦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曾祖叔有

佐成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

且承嫡籍當死坐猶將有之使私廟之祀無輕廢可也

帝不許因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例輕重有司當

守且贖惟枉法抵死不可贖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

且近發德音杖者雖減流者給程登一景仙獨過常法

有詔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免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

致毀瘠士人以為難明年詔書敦遣始就職還為大理

卿封金城伯代崔履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

每大夫闕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

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

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輅北還諡曰貞

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志行修潔詞賦尤

高族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僊師主簿遷監察御

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僅留

歲數百人邱務嚴實材登科襮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

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邱比其後庶僚嚴挺之亦有稱

然出邱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邱典復視平允其幾

用如山陰尉孫遜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

王洽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

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舉陶稱在知人在安民今長吏

或未稱善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類故宜重刺史之選

自朝廷始乃以邱與中書侍郎崔鴻等並為山東刺史

按通鑑開元十二年六月帝以山東舉命而邱守懷州

蕭關名臣以補刺史書作十一年誤

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遷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

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庭辛蕭嵩與邱善

將引與當國邱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

史大夫邱諒於言所白奏帝不喜改太子賓客魏父

封宿預男以疾徙德部尚書致仕邱更履華朝而所守

清約未嘗過饋室宅室制尚書致仕邱更履華朝而所守

數之以為古人節下制於全錄以旌潔吏天寶二年

辛贈刑州大都督諡曰文 演 漢 王 邱 是 邱 通 歷

為公史

嚴挺之名後以字行舉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

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尉材史眺崇為州刺史異之

崇執政引為右拾遺尋善好音律每聽志勸先天二年

年帝御延喜安福門觀觀畫夜不息聞月未止挺之

上疏諫以為睡者固人所利合職為歡也不使罷歡今

樂衣冠屐伎樂雜鄭衛之音繼倡優之玩使可厭倚
下人罷劇州縣坊曲謀賦苛嚴呼嗟道路貨塚家產盡
百戲之資後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遭之患乃陳五
不可誠意懇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
實誓衣冠提之讓其不敢反爲所恥貶萬州員外參軍
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
允會杜暹李元紱爲相不相協暹善提之而元紱善宋
選用爲中書舍人遷校吏部判取舍與提之異言於元
紱元紱屢語提提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
任小人乎元紱曰小人爲誰曰宋暹也縣懸出爲登州
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使太原朔方
籍兵馬後累年仍驟太原取兵仗提之不肯應且以毛
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啟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
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帝以提之言忠召爲
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
丞知吏部遷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詔
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吳林甫所引不知書晉
與提之言稱悉當伏臘乃爲伏臘提之曰九齡省中而
有伏臘侍郎乎乃出岐州刺史林甫恨之凡三年非公
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提之負正隴其爲人久矣

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提之有所諷於尉州刺史王元
琰林甫使日嚴提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
弟損之與道舊詩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親擇州
厚妻當以事自解歸得見帝且大用因給提之使補疾
願賦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提之老疾幸開自得自
衰帝恨叱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提之鬱鬱

成疾乃自爲文詩墨遺令薄葬歎以時服提之重文衛
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屬志
子佛與學道惠義善義卒哀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
塔左子武

武字季鷹幼家寒母妾不爲提之所嘗獨厚其妾英武
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憤然以鐵錘就英殿碎
其首左右驚白提之曰卽獻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
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提之子
然數禁殺以蔭補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
玄宗入蜀權謙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瑄以其
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少尹坐瑄事貶
巴州刺史舊書武拜京兆尹不之官久之遷東川節
度使廣德二年合制爲一道按方與表廣德二年合
事非上皇詔也折權武成都尹制南節度使還拜京兆
尹爲二聖山陵稱追使封鄴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
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制南破吐蕃七萬取于富
狗滅蓬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
無藝或一言之悅實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峻控函敵
開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
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相爲巡內制史武慢僭不爲
禮最厚杜南然欲殺南數矣奉初卒母哭且曰而今
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卽尙書左僕射

提之從孫授舊書云蜀人按後唐書之從 綬父丹霄
爲制南鹽鐵青苗祖廉使以武在蜀辭不拜授權進士
第以侍御史副劉質爲宜欽國使贊率授總留事悉
軍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尋復進奉由綬始河東節
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鄧僧總其政說卒授僧節度使時

續通志 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 唐

德宗務姑息鎮帥死不叱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
眾情至是帝頗憤殺所獻故據爲河東司馬明年僧卒
卽檢校工部尚書節度河東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
闢反蜀提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成請必誅逆叛兵
遣大將李光顏勦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
風節度使在鎮九年尙寬惠治稱流聞士馬享恩
嘗大開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
伏入爲尙書右僕射統名胃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趨
素淺薄之始就卽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合桃綬
見拜之爲御史劾奏殺綬懼特罪詔釋綬而貶中人人
出爲制南節度使封鄴國公徵張伯靖殺吏據長錦
等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殺勦兵出次遣將蕭徽開
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會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
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
賞士厚賂中人招聲援聞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
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
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論中人然歷三鎮所奏
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河東李進賢者以貸得幸於
綬嘗牙門將元和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
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鶴泉進賢
發兵討之吏稟權不實次鳴砂莫殺其將楊邊憲還攻
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
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張勳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三

志四六四五

欽定續編通志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

唐三十四

裴守真子 崇河

宋慶禮 楊瑒

李尚隱 潘好禮

許貴先 席源

齊神 齊神

裴守真字方忠 世系 箕州獲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

業六世孫父育大業中為推安司父參軍郡人楊琳田

瓚等亂劫吏多死以育仁愛相誠無敢害遂送還鄉貞

觀時官節守真早孤母喪哀毀骨立舉進士六科連

中 舊作 累調乾封尉兼冀州縣甚世推其禮法承循

初關中旱惡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飽也授

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請

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

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按封禪禮前

明十五刻宰人鷲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

冀玉醞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

晚不違事漢又天子不親恐不可行是時破陣麴善二

樂舞入帝嘗立以視須樂闕乃坐守真言一舞誠祖宗

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親者化育詒範非厥功不虛設

舞則申厥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

真與博士草叙夏禮相奏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時人

服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舉詔獄多疑恕全免數

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

務威嚴吏民懷之徙靈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

中卒贈戶部尚書子餘雖舞已贈官孫行立 推世系

傳通志 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 唐

乃守真 燧卿別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鄆封時同舍李朝隱程

行誼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器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

業各曰蘭菊異芬胡有靡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

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妻籍為

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

可抑為隸乎履溫倚宗楚執辭於廷子餘執對不撓

遂誦其請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諡曰李時彥行諱諱真中嘗令

詠歌曰二寇可無獲矣子餘居官清家朋友愛兄弟六

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弟學兵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勢累授沁州

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

寬猛得當縣斬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

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

之歸其孳饑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歸罪豪也球

於軍屯糧略使多假借權暴恣干治行立險把其罪貨

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林休久不還行立

召之約曰軍法論日者新異時復然且死後廷芝之期

行立誓殺之以尸還范氏更時復然且死後廷芝之期

聲風行徒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代於是威

和十五年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通事是冬兼檢校

言朝廷用兵二年人感功未實爭爭謀許虛榮於獲業

死而賊猶未平則漸漸所非實德也 機代桂仲武

為安南都護叙於立功為時所嘗召還通事 按行立

行立至海門而卒新書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河字善冲家兆授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土約四世孫

史編錄云案世云岳在無州刺史土約自博陵徙

而河乃後周大將軍叙之四世孫與傳不同

高純謹無二言事魏篤李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

高第不中者誦當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第

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奉養歐曰君今御說也

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雅如也當官正色未嘗撓沮

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

喪陸渾尉郭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善以代已處詔

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死園

鳥獸所給以賑貧之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

懷慎國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

賂河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厲河有御史才稱著作郎

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盧前

賓客未嘗至極室日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講豈以存

亡變禮刑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選中書侍郎河善

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特耶貳之取充位而

已汙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豈可俄缺倫安為懷謙士

邪凡忍致善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南漳

敗稼河地樂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餘以左散騎常侍

為樂賢修撰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讓加宗廟

蠶豆又欲增展於是章論請每坐增蠶豆至十二河

謙以為不可 又欲加外祖父父母舅母及堂叔

堂舅服河謙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故父以尊祭母以

厭降是以內服齊新外服皆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

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或

禮亡亡也往修新禮推厲恩故去道以來國命再移

於外姓禮亡微兆不可不戒諷中書門下參議於是宗

廟蠶豆坐各六陂若男小功舅母妻麻堂燒免餘仍

舊制每朝廷有疑請皆咨退取辛年六十七贈禮部

志四六四七

尚書諡曰孝河檢約自持祿寡隨敵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按表尚書入李友傳今

陽曦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

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

右御史中丞何彥範袁忠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業與

彥善知其意不樂彥拜之任為諂彥範曰為官擇人豈

特精彥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諛求也遂為右

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彥善諂好學誘動後

生修講舍人以為善彥皆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謙建都

督府擇最史故曠為涇州都督尋謙罷魏州刺史荆

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聞下請

曠為刺史故再治曠人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

知章范行恭趙元默為學官皆時名儒生徒游惰者督

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毀曠道中事聞詔捕曠者杖殺之

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皆時

一尉耳以老奴仕卒諷曰敬

宋慶禮涿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尉詔侍御史桓

彥範行河北鄆斯唐五經等路以備突厥召慶禮與

謙見其方略器之恒慮大理評事為瀚南採訪使時崖

振五州首領更相掙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痍莫敢

往慶禮身到其境論以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

成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諫邊事拜河東河

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勞苦然好興作滹

塞掘堦植兵以憑虜徑諷者雖其不切事稍選貝州刺

史復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

突契丹武后時題文變夫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瀛

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

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

將軍邵宏等為桑城使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

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清波戶還舊田又集商胡立邸

肆不數年倉儲充居人蕃祿平刑工部尚書慶禮為政

清服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姦巧自是蓋日

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較日慶禮國勢臣在邊垂三

十年往城涇州土繡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意

所慮遂罷海運收儲儲邊勞晏然其功可推不常禮茲

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請開詎改謚曰敬

楊瑒字瑒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蕭蕭作為陳中書

舍人以文學名終交爰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仕

隋為柳城太守以郡縣高祖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

朝拜絳州刺史封宜春郡公子琮為上津令隋亂去官

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監太子事

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獨太宗賜懷昔賦以

申恩意歷河綏二州刺史舊唐書 瑒始為驍衛令

時實積貞大當金仙王真二觀檢取畿內營負違人賞

者曠敏之以佐曠瑒不慮儀貞怒日擊令而拒大夫

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冥抑也何論位高下乎曠曰壯其

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敢有司追趣其

課場執不可日韋氏當國權權擢士大夫敢罪人皆不

改奚獨取已累擢侍御史京兆尹權日知貪吝不法

由是名顯當世曠摺侍御史京兆尹權日知貪吝不法

曠與大夫李傑謀劫舉之反為日知先稱瑒廷奏日糾

彈之司一為恐脅所屈曠奏人謀則御史臺可廢玄宗

直之台懼還視事而遷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

耶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則病尤

詳帝嘗實字文融遠檢脫戶餘口場執不便脫方貴公

卿唯諾獨獨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太山樂業工

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且絳使和鍾律非人情所

堪帝乃罷之入為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贊子路白

厲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贊陳諫大夫皇太子侍

讀廉忠老不任職拜朝大夫罷歸子路直宏文館皆

有名瑒奏有司帖明經不實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

經絕句請令自今已後畫帖平文且今之習左傳者十

無二三禮體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以扶微

學從之因詔以儀禮三傳出身者免任散官遂著為令

生徒為瑒立項太學門外又言古者鄉大夫子弟及諸

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

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

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兩經

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

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實官寡而博士蓋天祿者

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齊

更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勳勳道業者累長短

絕輕重也國家啟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勳進之有

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復父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

遷大理卿以疾辭去大赦驗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

尚書諡曰貞瑒常歡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

喪祭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儀儀哭踊殺殺無有違

者在官清白吏議立石紀德瑒日事益於人書名史氏

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

簡未遇時著聞居賦自託常日得田十頃僮婢十八下

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鄉
安平縣男場從父兄曼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
者風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儻曾孫解陽左玉鈔
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
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邕州司馬元宗
立擢汾州刺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合梨園
弟子胡鶴善宿有寵嘗負罪置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
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
官再拜出帝遂謝與胡鶴隱甫殺之有詔貴死不及矣
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資還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
刺史太原尹人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
無獄有因則擊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
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之其後患因
往來或漏泄復驗之尉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
皆得頗事無所託詔隱甫始一切令歸棄乃得行有忤
意輒劾正時必委曲參覆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胡集
使詢遠檢實其暮皆託諸者服其教帝嘗謂曰卿爲集
夫天下以爲解職張說嘗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字
文融李林甫舉其過不宜處位說剛愎然帝誠朋黨免
其官使歸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
帝遣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
都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
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語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

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
吏治在職以張正稱云

李尙隱其先自趙郡徙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
王簿州刺史姚班舊唐書作姚班姚班字世相當其時書恩六州刺史
器其能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閩內勳使尙隱
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暹郭情典史都選
附勢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宋陳傳材廉者札
不進俄而相讓知政事尙隱與御史李懷讓通鑑作李
顯勛其罪暹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驚刺當誣
擊兩臺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惑有詔御史覆驗人
畏其強皆稱病不肯往尙隱曰善良業枉不爲申明可
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暹情復用出尙隱爲伊闕令懷
讓魏令暹等伏誅玄宗知尙隱方嚴錄定州司馬擢吏
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移人後
歷給事中尙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
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不法仇家告其罪尙隱窮
治具得姦賊遂抵罪進兵部侍郎懷讓出爲蒲州刺史浮
屠懷讓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鑿石著驗聞人馬特
徵等助實其言尙隱勸處妖詔流懷讓播州再遷河
南尹尙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誠處事分明即下不
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語記略無遺狀賦對定高
夜犯通洛門尙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
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絁百匹還之還廣州
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責其以爾尙隱曰吾自性
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邱舊唐書作爲尙史大夫時
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尙隱接之職
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尙隱太子詹事不聞進戶

尙尙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高邑伯開
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資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尙隱三
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弊失名所發當也素謙歸
重仕官未嘗以過滿惟勸諫事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
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使
等使中丞盧爲之尙隱以大夫不充使承奉以後
大夫王翊接換崔寬處祀乃爲之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據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
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
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
諭禁切晨月王出獵家奴羅迥好禮遣道諫王初不許
乃臥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未稼以損下
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愍爲還遂茂州刺史
勸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兩舉
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督
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
論議飾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居室厭
用麝香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
御史雖陞制南道繩舉嚴允諫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
人尙書石承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
縣學勵勸生徒身爲教海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鴛
鴦溪鴻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置以此時捕奇禽
怪羽爲園藥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廣所飼
魚蝦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賊人貴鳥坐陛下邪帝手詔

襄苔悉放所玩滿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
天下久不朝廷尋舉人皆重內任雖自允官擢方面皆
自謂下遷班景情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趙州
若水饒于郊關左右日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
驕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臣左散
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竦
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惡問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
歎曰是宜付太史據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
士參軍軍手筆復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
遷為左補闕未幾蘇頌拜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
先時讓食惟并校不避近獲與齊壽王邱韓休張九齡
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
流然詞旨豐美得中中之氣開元十年伊汝盜擾盧含
甚眾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備所降王者宜修德應
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朔
庸可歎乎乾曜唯違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贈十三
年帝自擢制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制史治魏州大理
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鄭冠世宋州禮部侍郎鄭温璋
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
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
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雷軍謀襄州凡十一人
治行邵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帝濱喬具奏太常樂
肩勸水磨命高力士賜詩親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賣
相三千遺之後從岐州人為吏部侍郎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周世孫後
徙河南長安中舉業兼流略詞履文場科擢上第時年

十六以父喪復舉子第復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
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嫁曰昔梅
福上書讓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薛深切
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漢官驛駝汗詭謂
運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賜驛駝開元初觀察使蕭
家賢選監察御史出為典書令前令以親喪解而羣母
病訴請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起拔舉科會母喪
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詔進細情明為中書舍
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孫逸名相甲乙出鄆州刺史
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
職詳事允放有今授舉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
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
陽縣子凡四以使者夜行江南江東淮南河河南方俗
死不葬暴骨中野羣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葬
清直亡欲富官不為勢權所攝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
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
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歎已即葬勿久聞以贖公私費
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
曰文帝嘗登朝元開元開元開元開元開元開元開元

日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濟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
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虛殿嶠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嶠宴同明殿嶠曰朕母子
如初卿雖有力焉方不次待爾辭辭母老不忍違離實
而懼聖恩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
子連生論死者嶠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誰負其父
太守不聽因爭卒原景雲初嶠舉取為監察御史凡劫

奏常先風教著顯睿宗將祠太廟制部尚書裴談議
太尉先告得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懷
讓不恭并劫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實之法曠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諸詔皆援準古禮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譏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舉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曠局杜比
爾日詰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固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積次四庫書
表聯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煥榮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崇以清嚴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兼它亦數萬所頓爾數十里聯列長欄帝幕
聯互上食凡千餼餉輪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為
詔三日賜馬二千匹崇以淮至徐城險急築渠十八里
入清水人便其溝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為左
為右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為侍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類
毛仲奏請無不從崇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圖且所授必高毛仲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乘中驅使腹心而後思力毛仲心謹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日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生事出為興州
別駕崇往饒因道諫察素袁姚遠言狀帝怒召崇入

奏常先風教著顯睿宗將祠太廟制部尚書裴談議
太尉先告得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懷
讓不恭并劫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實之法曠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諸詔皆援準古禮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譏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舉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曠局杜比
爾日詰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固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積次四庫書
表聯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煥榮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崇以清嚴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兼它亦數萬所頓爾數十里聯列長欄帝幕
聯互上食凡千餼餉輪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為
詔三日賜馬二千匹崇以淮至徐城險急築渠十八里
入清水人便其溝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為左
為右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為侍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類
毛仲奏請無不從崇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圖且所授必高毛仲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乘中驅使腹心而後思力毛仲心謹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日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生事出為興州
別駕崇往饒因道諫察素袁姚遠言狀帝怒召崇入

奏常先風教著顯睿宗將祠太廟制部尚書裴談議
太尉先告得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懷
讓不恭并劫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實之法曠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諸詔皆援準古禮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譏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舉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曠局杜比
爾日詰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固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積次四庫書
表聯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煥榮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崇以清嚴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兼它亦數萬所頓爾數十里聯列長欄帝幕
聯互上食凡千餼餉輪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為
詔三日賜馬二千匹崇以淮至徐城險急築渠十八里
入清水人便其溝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為左
為右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為侍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類
毛仲奏請無不從崇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圖且所授必高毛仲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乘中驅使腹心而後思力毛仲心謹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日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生事出為興州
別駕崇往饒因道諫察素袁姚遠言狀帝怒召崇入

奏常先風教著顯睿宗將祠太廟制部尚書裴談議
太尉先告得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懷
讓不恭并劫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實之法曠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諸詔皆援準古禮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譏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舉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曠局杜比
爾日詰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固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積次四庫書
表聯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煥榮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崇以清嚴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兼它亦數萬所頓爾數十里聯列長欄帝幕
聯互上食凡千餼餉輪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為
詔三日賜馬二千匹崇以淮至徐城險急築渠十八里
入清水人便其溝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為左
為右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為侍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類
毛仲奏請無不從崇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圖且所授必高毛仲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乘中驅使腹心而後思力毛仲心謹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日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生事出為興州
別駕崇往饒因道諫察素袁姚遠言狀帝怒召崇入

奏常先風教著顯睿宗將祠太廟制部尚書裴談議
太尉先告得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懷
讓不恭并劫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實之法曠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
舍人論駁及諸詔皆援準古禮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譏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舉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曠局杜比
爾日詰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為固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積次四庫書
表聯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煥榮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崇以清嚴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馬兼它亦數萬所頓爾數十里聯列長欄帝幕
聯互上食凡千餼餉輪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為
詔三日賜馬二千匹崇以淮至徐城險急築渠十八里
入清水人便其溝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為左
為右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為侍郎元則書杜通富因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謝及蘇晉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類
毛仲奏請無不從崇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
家小人寵極則必生不預圖且所授必高毛仲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乘中驅使腹心而後思力毛仲心謹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日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生事出為興州
別駕崇往饒因道諫察素袁姚遠言狀帝怒召崇入

殿中日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謀無行
常遊太平門者詎不知游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
丞察再貶彰化尉其黨齊數郭粟皆流放久之游徒索
盧丞郴州長史濛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
尾村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游徙漕路縣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球官
征其人招遺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弊中失勢益悵恨漕操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
訪使與利以中天子意哀貸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
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賊事連游詔於瀚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
事副司東都殿庭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游家居杖屨經
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游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
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貶者皆
寃洗成游贈禮部尙書游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草
述之才後皆大顯察者河東人由明稱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豎太子慧而元忠繫大理昇
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
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沼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
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劫遠敗風教請銷終身遠遂
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愴險斥云游孫抗

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從源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
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
無遺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未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
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尙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
抗以尙書侍郎皆大臣遊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
禮部侍郎試貢士其類書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
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試中書吏員
此其稍近治者云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

唐三十五

劉子元

韋述

沈既濟

劉子元名知幾以元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

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楚督之及聞為諸見講春秋左

氏經辨所疑歎曰書如是見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

氏論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

士第調授嘉士簿武后設聖初九品以上陳得失子

元上書諫每歲一叙或一歲再叙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受不為忠忠不為惠

今羣臣無功過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婉脫

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殿明賞罰

后嘉其直不能用也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學士令書云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會亦

國史之繁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元自乞

留東都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

遷祿書少監時宰相章巨源紀處請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忠忠數責

論次無功乃奏記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

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眾唯漢東觀大集筆簡繁

述無主餘章不建今史局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苟哀

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開宰相視含毫不斷頓

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國計書先上太史刷上

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職事

為廣今史臣惟自誇宋二史不柱起居百家弗通行狀

觀聽不該簿籍難見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

面防諂諂也今作者如林儒士表貶言未絕口而朝野

咸知孫盛取滅權門王劭見贊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

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

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關今史官注記類東監修或須直

辭或當隱惡士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過從焉在

四不可屬詞比事勞怨宜均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

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

不可至忠得書惜其才不許解史任楚客等惡其言抵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

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

歎曰為史氏者宜誓此坐右也雅與徐堅元行沖吳兢

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

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

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賢曾孫居梁侯股不承元王交接

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司徒徒

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見其弟六人俱有名號

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里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

士景雲二年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

冠冕馬士駕牛車駟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

已後朝士駕牛車駟馬之故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輿其

便習車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刻盛服冠履

乘輿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然亦止於乘服傳

帶袋衣革履高冠自是車中之服非馬上所施也立法

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不飾古道有損威儀宜從廢

改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長侍嘗議

為正易無子夏傅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率

相宋瑒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贊辯博士司馬貞等請

罪子元請於執政元宗怒貶安州別駕辛年六十一子

元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即惟

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

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買珠金不能殖貨有才

無學猶巧匠無棟枅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諸君

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為論諸子元善持論辯

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陳及後帝詔河

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

既煉策秩迭迥

既字惠卿好學多藝術子元卒有詔訪其後遷起居郎

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

刊落怪妄又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蓋後人

追修非當時正史師春一篇錄下並事與左氏合知按

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外傳志劉氏六卷子滋

淡

滋字公茂通經術善持論以陰歷運水合楊縮薦材堪

諫官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廣奏補功

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宮勳職奉法進至

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

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蓋至洪州調補以稱職聞貞

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

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遷

志四六五三

續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向書會御史中丞章貞伯劾奏吏選不實詔與侍郎杜黃裳俱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淡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苦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曰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草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闕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即達禮好古有祖風

陳字鼎卿天寶初應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流史官著史例三卷頗有法
策左散騎常侍終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任為鄧丞楊炎薦贊名備後無書云炎集名備子又以蔭補非
今改改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強濟野婦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驛混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混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途宣既富饒即厚餼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養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敬

秩字祚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羅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祿山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此勸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著政典正史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右丞御史李適與新書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震疾房瑁憂曰捷卿有不諱天塋歎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追歎曰今黃叔度也劉宴每問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

康李迅請詩書春秋禮樂五藏西唐書中六藏五藏又志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亂亂逆饒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吳效汴州浚儀人少膺志貞知史方直寡落比惟與魏元忠朱載則游二人當路薦才舉諫諍諳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諱慈太子難姦臣誣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祿上言文明後皇運不絕如帶陛下能興恩被骨肉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思失天下之望芟刈股肱獨任膺處可為寒心自昔勦伐宗支委任異姓末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靡沸覆車可鑒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皇家枝幹夷艾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論去惟相王朝夕斗粟之刺若蠅之詩不可不察累遷起居郎與劉子元徐堅等並職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虬騰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貪陛下下不致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許旨則朝廷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違諫古者設諫諍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諍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弊於朝廷下何達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大漢高帝赦周昌梁紉之對晉武帝受劉毅相視之譏陛下下罪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

問情意納諫諍下猶懼不盡盡奈何以為罪臣誠恐天下骨體士以諫言為承獲直就曲斷方為利輪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疎以終餘功有詔拜諫大夫復修史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射射為樂鼓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殺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拔樹壞居人廬舍曰敬德不用厥炭早上下蔽爾庶位節節陰險於陽則早災應又曰政停德應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元員尚繁口流散法出多門諫講大行擢穀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掩掩願斥屏華小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友誠不為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德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就任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復易之等監領多飾虛詞被不得志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是巧官筆札莫得成書事在開元詔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按藝文志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劉集賢院學士通籍出入故修國史說東都集賢院會慶元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本太平也詔說等赴館撰錄門下省南 趙封長垣縣男久之半書事不當貶刑部司馬以草澤選濟州刺史國史奏遣使者就說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相州天寶初改官名為鄴郡太守與前

與五 天寶初入爲恒王傅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嫉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效故事簡核號良吏晚節稍疎時
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
張說証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故
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讓之心不善知效
所爲即從容相謂曰劉生魏魏齊公事不少假借索何
號日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效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願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黨孤云

韋述機曾孫家好書一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備父景
驗發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
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廢食行
冲與之試與語前世事詳諦如指掌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悅考功
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書所撰唐春
秋三十篇恨未舉也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選固
遂上第開元初爲樞密院記書監馬懷素述與諸儒
就祝開詳錄四部書爲總目二百卷五而成述撰書
四部二百卷散錄唐王祖暉述余款母述到堂王
王冲即元行冲上之本傳作續七志也今撰書
述好讀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
則又補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累除右補闕強說既集賢院述爲直學士遷起居
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
堅構意餘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舉六典
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議
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一家參以俚事始定類
例高欲亟就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左郎李欽助述

綱續述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爲讓周陳壽之流改國
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
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瀆於樂利爲人純厚
長者士無貴賤皆以禮接之著書一萬卷皆手校定黃
墨精誦內秘書不遺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
備安祿山亂劉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
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鈺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
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關奏事稱官因理述倉卒奔還
能存國史賊平盡述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宥有
詔贈右散騎常侍弟氏之顯者李友詞學則承慶嗣
立選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
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通迪學業亦亞述與追迫爲學
士與迪並禮官指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
說舊曰韋趙兄弟今之杞梓也

蔣父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環開元中文
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
其帥全井壽等州兩京陷被拘乃作任以免被王巨引
致幕府歷侍御史權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館學士
父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
兢位史官父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述冠該綜
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紇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
籍散外白宰相請引父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鷟亦奇
之署集賢小職父料次踰年各以訖分得善書一萬卷
再遷王屋尉太常禮院修撰員元九年擢右拾遺史
修撰撰德宗重其職召見廷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
宗向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召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
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父上疏以爲墨線之禮本錄金

革未有善喪尙主者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合中
使諭以茂宗母所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
俗借吉而婚者不少對曰臣室窮人子孝無至親乃有
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
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母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
晚請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
疏諫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
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曾兼史任帝嘗發燧煙觀左
壁刻題文漫缺行機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
述詔又至帝曰此聖歷中侍臣置寶口誦以補不失一
字帝歎曰雖成世南歌寫列女傳不是過曾問神策
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眾悉亡以
對乃訪父父條據甚詳宰相高郵鄭元瑜歎曰集賢有
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
宗既葬謙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
相問父父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
器根張東之等圖詐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
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
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
可爲不遷王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
配饗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
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
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草實之制正制數三十篇爲
開元格後敘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又問
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
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葬可乎
曰葬者錡昆弟其父國員本名若君則按李錡父國員

末之新舊宗室傳世系表皆
 執政然之故罪止錮及子息無勞坐者未幾改祕書少
 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即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
 遷右諫議大夫裴均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垣以嘗監修
 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封義興縣公卒年
 七十五附禮部尚書書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
 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條義
 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
 貴近不至顯官遇權臣乘政輒數歲不遷嘗就裴延齡
 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
 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九明前世沿革家藏
 書至萬五千卷論議百餘篇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
 曰陛下優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
 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以諷它日帝見
 侍御史唐武日命名因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
 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位位利
 史係善屬文自幼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
 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師辦陳夷行李漢
 參撰憲宗實錄稱右補闕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
 左常侍崔玄亮弟泣苦淨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
 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
 德裕惡李漢以係女婿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
 坐漢貶唐州刺史玄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
 院事轉吏部侍郎歷典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
 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
 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曜之咸通
 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

起居郎黃巢之難關門無唯類以是絕意仕隱居
 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
 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節度使度表伸自副加右
 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
 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伸言比器實稍易人且倫帝愕然曰制則亂矣伸曰非
 違亂但人有觀心亂由是帝嗾歛伸三起三留曰它
 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論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銜宗位兼判部尚
 書監修國史咸通三年本記傳作二年誤 出為河中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徒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
 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借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錄宣宗召崔龜從韋漢李
 荀彥張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
 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勳王風盧吉撰次文宗實錄
 蔣氏世傳機學唯伸及係子兆能辭章取進士第然不
 為文士所多三世遷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
 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承宣尉
 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撰續史魏駮所次國史會述卒
 芳繼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卷敘天寶後事兼
 取不偷史官病之然芳志誠著無須臾廢屬承寇亂
 史籍論缺上元中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州州因
 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議本末時國史已送

官不可追刊乃推行義類做編年法為唐歷四篇願
 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議訕後歷左金吾衛
 騎曹參軍史館修撰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
 登字成伯洮賈華書年六十餘始仕官元和初為大理
 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
 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學字德輝寶曆初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
 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瓌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
 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傳攝餘司不及
 差復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
 翰林學士初芳承宗中按宗正讓斷自武德以昭穆系
 承讓承泰後事緣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奉札裏料選
 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即舉為人寬信好接士稱
 人之長辭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
 坐其子招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覺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
 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對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為太
 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舊魏
 故事卒哭除服左補闕摺實請依禮葬而除喪諸見用
 德宗既親郊廟慎司事動稽典禮擬以吏部郎中攝太
 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侍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
 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案制尺寸祝文輕重之
 宜疑諸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劾切
 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二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
 使自以久疏斥又性疎狎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

推明兩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
誦頌聲之作王道本始自兵興以來不遵禮方故未
朝燕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足不踐軒墀之
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國家故事天下朝集三考一昆皆
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續事元
日陳賁乘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
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無朝臣奉
牧園之奇憤不庭之臣思一入觀奉先天下使君臣之
義親而不疎朝觀之禮廢而復舉比聞諸將帥亡死者
眾臣自悼何禮之堪久禮廢國人情之不忘也嗣廷臣
子所繼也朝觀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果上其
辭衷切德宗許遣會疑安闕中本南朝畜牧牧息羊
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
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經時死耗畧盡復調充
之民間恐若坐收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
執政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玠
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
后進以彌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天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盧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諠無名宜曰相王末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
天命革矣今以周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
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敬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僞
公是謂不肖皆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質漢約無
運鼎革命時李惠已覆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
哉讓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許雖尊

名中養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閱而列爲
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
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
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
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若后姓氏
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
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初立觀于治建中二年詔
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擇見官故官若同正
試攝九品以上者爲之視品給俸至麗儀幹力什器節
字悉有差以公錢置舉本庸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
患在官煩不慮員少慮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
諫議補開拾遺四十員日有兩人備顧問亦不少矣且
其中尙有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諫則當更
選其人若欲廣聰明牧淹滯則當先補其闕何事官外
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
大抵官費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十萬得息百萬配
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人流所預尤甚今關輔大
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未以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
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它費十不當二者之
一所以黎人重困杆軸空虛今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
費雖難可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
而循舊不可獲已爲之何加高事遂寢爰得罪既濟坐貶處州
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
其能事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治春秋工書有精法少爲杜佑
所器員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
輿樂推駁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

子盡不過我傳師杜見謝日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
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語子不可使
子因曾見我遂擢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
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郭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
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
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命辭曰學
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順治人
一方爲陛下長費之因稱疾不出帝遣中使致召李德
裕索與善開曉語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
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志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
因建言張說令狐坦在外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議請付
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實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
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明吏治吏不敢問慎重刑法
每斯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實擇郎史尹倫
運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諫倫
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
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
二鎗十年無書漸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籍
府者傳師固拒曰誠願爾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
蕭實杜牧檢當時選云治家不成嚴關門自化兄弟子
姓屬無雜衣衣服飲食如一則胸姻家故人幣無儲錢
實宅以葬子詢字謙之亦能文辭會昌初弟進士潘潛
南村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
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
僕侍兒詢將養之奴懼結牙爲亂夜攻潛滅其家贈
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主劉奴心祭
其靈生孫瑞爲昭義節度使與此異

其能事傳師

宇文融 字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鉉

宇文融字兆萬年人隋平昌公瓌奇孫祖明法合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開太宗書費絹二百勞之日狀此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承勅初遷黃門侍郎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監為侍中坐奢房道愛貶桂州卒融明辨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溫繼為京兆厚禮之時天下戶版利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流離賦家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隱戶羨田在用途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鈞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眾擇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燕容瑋璋治表寬班景借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按通典亦在二十九人舊籍及通鑑皆作十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邱畝招徠沒戶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稍是歲終改錢數百萬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融下希望融自不能無權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其事又集宰相結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贊成其事又集宰相大臣大議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勸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奏省察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平宣天子恩百姓至有願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廢斂官司勸作

農社使貧富相恤凡屬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應州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有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延爭融謂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籍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甄理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河朔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魯懷州刺史王邱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帝融奏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惟甫等劾說融畏說且復用營謀已帝疾其黨詔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為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宜撫使儀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懇九河故地為稻田墾墾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與役紛紛而卒無成功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下急少所推下既歷天子引賓客故人與相飲然而神用警戰應對如響天子不能屈信安王諱履度朔方高力士自歸登日由通奏帝惡融融為汝

子管融之貶也帝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就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遂于虜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罕以高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大小細楊國忠竊破破嶺南流入以中使傳口執行刑畏讓者族其隸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多後終和承二州刺史

子真公高力士自歸登日由通奏帝惡融融為汝刺史融聞之先以白上與裴耀卿同新身字而作字百又不言融入朝蓋融也也裴耀卿云待御史字而作字融將下獄融既申訴得理融亦自此不治帝惡之讓融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惡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遂作威福其息受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唐宣太子妃妹為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彥秘書丞丞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累做進乃遷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庫歲終增銀萬玄宗容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汙常倉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塞渭為堰絕渭流而東注永豐倉以復與渭合初漣水衝左有壑春機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機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水山東小斛百三百貯之灑高工柁門皆大笠仔柳芒屨為吳楚服每舟暑某郡以所產珍貨暴陳其上船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藏運橋挾檣觀者駭異而陝財崔成甫衣袂跨彩錦半臂袴冒額立幃前倡得寶歌美婦數百皆中幃鮮沾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進請都輕貨上百姓鑿帝大悅播堅右散騎常侍官屬實有差竊役人一年賦

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章城縣男娶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寬宏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等諸使以楊慎於代之河西院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楊慎於楊國忠王鉉吉溫等文致其獄帝赦之貶堅播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太子懼表與妃再貶堅江夏別駕米幾流歸封部弟蘭為將作少匠冰羽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夷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堅始鑿源多壞民家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清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劍劍價賈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於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為尚衣奉御父隆禮吳曰日宰相世系皇帝諱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物積積如邱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詳歲常受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九十餘有治稱隆致仕卒慎於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支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於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於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合嘉倉出

納使被眷尤盛慎於遷侍御史知雜事諫輸物有計楊貴州縣借所直轉經籍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於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謀讓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為中丞諒事經重不罷為陝郡太守林甫知慎於為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諒監之獄王鉉等方文致而慎於依違不甚力鉉恨之雖林甫亦不悅然父與慎於外兄弟也故與鉉狎及為侍御史鉉恨於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於與語猶名之鉉負林甫勢故不令慎於攝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鉉謀詔之明年慎於父家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枉桎梏而坐林中服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於屏藩汝置田為後計會葬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買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於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遷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為慎於家所賣帝曰彼之錢那對曰因將死忠史敬忠以免按通鑑云慎於有侍婢名曰美色美色懷日之遂以美色上禮求事中人敬忠不敢言明日始入宮以明皇自聽帝見而與之明所從來明殊具以實對事出皇惟難與唐思俱作史敬忠又明帝兼問敬忠技術問實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於坐庭中步星觀夜分乃去又白服勝事帝怒楊國忠知之國忠鐵方睦陰相語始慎於善鑄鹽田屢詬其母又嘗私語鑄錢時奏事數發也至開國忠語乃喜且欲賞帝以取驗皇其奏事數稱引慎於帝怒曰爾親那母相往來鉉知帝惡甚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於爾後舊識讒妖言與妾人交規復附帝帝震怒收慎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良大

理刺李道遠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譏詭馳還京兆士曹參軍吉溫驕慎餘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得舍劾瑄與慎於共解國議撻不服鉉遣御史崔器案讞書於慎於小妻卧內得之以示慎於慎於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服詰慎於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於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慎南胡黨坐賊徒者十餘族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報慎名曰奉詔不敢惜死但寡婦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素筆曰拙於謀己兄弟併命姊老孤榮何以堪此遂縱慎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備幹皆秀偉愛實客標致不凡者稱於時實應初慎於王瑒韋堅皆復官

王鉉中書舍人增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市中釋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賊東官誅不附己者以鉉險刺可動以利故倚之鉉所權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猶天子意人雖被竊貨鉉更奏取詣直轉具貸百姓聞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庸土大括實業皆被實連年人不聊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于左右藏故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鉉有富國術寵過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開版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擊虜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王欣祿記事帝詔鉉按其地求得之因是舉臣奉上帝號

王鉉中書舍人增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市中釋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興大獄賊東官誅不附己者以鉉險刺可動以利故倚之鉉所權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猶天子意人雖被竊貨鉉更奏取詣直轉具貸百姓聞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庸土大括實業皆被實連年人不聊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于左右藏故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鉉有富國術寵過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開版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擊虜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王欣祿記事帝詔鉉按其地求得之因是舉臣奉上帝號

明年銜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銜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數日不得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銜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銜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銜至趨進偃伏祿山不覺自失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圖難供奉禁中林甫子妣亦親近準驍甚夜妣出其上過騎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臂爲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膺等候軍經過俱具倡樂必柔辨無敢逆意銜事嫡母孝而與弟錚友愛錚歷戶部郎中召術士語不執術士驚引去銜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韋會安定公主子也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銜銜遣季膺收會長安獄夜幽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鬱怒不敢言銜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已而銜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錚與故鴻臚少卿邢璣子緯善銜因錚亦交緯十一載四月緯與錚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銜付告謀銜意錚與緯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膺等至緯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銜與國忠繼至緯黨相語曰勿矧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曾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緯盡禽其黨國忠奏銜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銜言故帝原錚不問然銜請錚罪使國忠諷之銜不忍帝怒而陳希烈極言銜大逆當誅有詔訊銜獄具詔錚杖死銜賜死三衛尉侍御史裴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

家屬從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備主以寶劍爲井幹引泉激齋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銜見錚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銜強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銜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銜亦族矣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

唐三十七

郭虔瓘

張守珪

牛勣

封常清

郭知道 英 王君奭

王忠嗣

高仙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嘗為安西都護而西蕃使臣吐蕃大威之新舊書不載其
事而張孝嵩為安西都護亦正任其時疑不是北庭人
或以為高或以為孝嵩或以為安西或以為北庭則傳
開耳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舊書作長七尺腰帶虎口
以格關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
功加右騎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達延乞力徐
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納王陵等相倚角敗之連
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從
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郭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彌跌跌
思泰率眾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諱以朔方兵追擊至
黑山呼延谷敗之敵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
右經畧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
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雜牛甚眾既獻
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鴻
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質反率王峻討平之拜
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於軍年五十
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戎敵畏憚與王君奭功各
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
中配費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子英傑英又

英傑字孟武為左衛將軍幽州副都護開元二十三年
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
萬騎及奚眾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於拒戰都
山下奚眾貳百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
勦力戰死其下向六千人殊死戰敵示以英傑首終不
屈師遂殲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
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隴右採訪使賊將高攜兵入沂解英又傷勞之且具
饗伏兵發盡擄其眾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
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幕
陳蔡詔英又隸淮南節度兵賊寇賊又改隴西節度
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
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李琚將討賊洛陽留英
又殿於陝東都不權知留守英又無依御才縱麾下與
朔方同軌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人居人召拜尚書
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驥蹇為修汝陰事宰相元獻以
久其權嚴武卒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志無
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利治金帝帝像畫繪
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遷神
壇繪像自居之眾始不平又致女伎乘輿擊毬劍斃
勳及它服用日費數萬未嘗問民間事為政苛暴道路
以目怨崔旰旰後賜名靈故不附己出兵旰旰不克旰
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搗成都英又拒職眾皆反戈
內攻乃奔歸州大靈池普州刺史薩潛新送旰旰遂屠
其家

王君奭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別奏果功
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
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 舊書作十六年冬通
吐蕃傳入寇在吐蕃舊悉諾邏寇大斗谷掠甘州而
還君奭勒兵躡其後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
破其後軍獲輜重羊馬萬計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
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遷致仕君奭旋立宗莫君奭
及妻見於廣達獲賜金帛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
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 舊書作田仁獻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郭虔瓘 州 唐 元初

玉門軍使人謂君吳曰將軍常自許忠勇今不一進賊奈何君吳登陴西向笑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同靴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為酋長君吳徵時數往來為所輕及節度河西同靴等頗執駭駭為下君吳又數督過之皆怒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吳聞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人中人即詔同靴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司統承宗流澤州軍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麟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兼瀚州司馬護麟等益不平思復怨劉吐蕃使開道走突厥君吳驛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麟伏兵發尋君吳前後左右親史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吳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護麟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耐特進荆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合寶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敵眾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賊悉眾來孤城誰可久何早降以全唯願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日明府不降吾眾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撤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門收拾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河北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義善騎射以不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使輪臺守珪往接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高頭斤一人開元初敵復攻北庭守珪聞道奏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翰羣突厥賊再遷幽州長杜府果殺時盧齊卿

為刺史器之引與共相坐謂曰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願以子孫託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吳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墾離軍使督餘罕完故城版築方立敵酋至罕失色守珪曰劍癘之辭詎可矢石相礮須種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破之於是修復庫宇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以守珪為都督州地沙磧不可致常滿雪水漲田是時築塲為寇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鑄於神一時水暴至大木數千草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墾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擾邊牙官可突于驍勇有謀畧前長史趙合章薛楚玉等不能拒守珪至每戰輒勝敵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首屈則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梅誥部計事屈利無辭意徒假稱西北密引突厥眾將殺梅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梅因間誘之夜斬屈利及突于盡滅其黨以眾降守珪次葉蒙州大閱車實賞將士傳屈利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籍田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杖二子官詔立碑紀功大將軍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杖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於控馮山崗獲不啻會裨將趙堪百員陀羅等強使平盧軍知養度溼水邀叛矣且跡其稼知養辭不往員陀羅嬌詔謂之知養與敵亂勝還守珪匿其敗上克復狀事顏帝遣謝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適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賊敗事違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投偽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籍所統兵以州歸國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實德軍左副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隆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西道防禦使按方鎮表漢德元年拜山南道節度使西道防禦使為節度使尋降為觀察使此致獻誠按官討南山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旰食宵衣英獻誠率眾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從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因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為政寬裕有機略地方割變而簡廉不違於父

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將軍代為節度使大曆末敏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日高乃陛下夏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服其不撓子贍積嗣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張武軍還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殺判官嚴滋憲宗怒詔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錢三萬為軍實河東王鐸遣兵五千為援檢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甫亦獻誠從弟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實貳討梁崇業有勞德宗辛酉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度使邵富軍素驍悍獻甫殿因游虜韓游瓌領鄆都節度使邵富軍素驍悍獻甫殿因游虜去遂統掠逸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謀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沒暨遷要地築烽堡請復隴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英逐吐蕃藥

護夏二城敵眾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納率仕賓客郭知運王陵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眾進戰長城堡諸將頗其功按兵望海賓戰死大軍衆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時忠嗣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人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上與嗣兵應對議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蒙摺開門自敏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爾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諸人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賀普大首閱武營陳川嵩不欲遣忠嗣不從提刀畧神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崇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不協構忠嗣叛軍敗唐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欲取吐蕃新城斬屠者有言忠嗣才者希馬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投左威衛節將專知兵馬使吐蕃大出欲襲新城之役屢屢官軍陣眾寡不敵軍中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眾驚相逐軍虜乘機之賊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同軍使尋為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營戰柔乾河三遇三克糧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

嗣進軍破口經界之鳥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拜乃營木刺嶺山謀慮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

昆水斬米施可汗策大同靜邊二城能清塞橫野軍實之件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敵不敢逾塞徒河東節度使進討縣公忠嗣少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屬餉籍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放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益日夜思戰忠嗣罷歸問敵陳時時出奇兵襲之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志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動器甲充切自朔方至雲中表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贖後四十餘年惟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職青海積石敵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鹽澤平其國乃周濟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若頑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特奪取之帝意不悅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控邊管軍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不立重賞何以鼓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飲讓口有不如不建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今以數萬眾爭一城得之不足制敵不得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

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實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謝曰大夫乃行古人非事非光

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果詐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振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殺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遺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當靈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當死許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辛年四十五後論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甚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風高價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藩馬沒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遂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牛仙客涇州鶻人初為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為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為判官君奭死仙客獨得免肅宗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選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授事俄為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番軍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即以開帝令判部員外郎張利貞_{張利貞}驍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為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自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遷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為相與時浮沈唯唯恭愿前後賜與誠度不敢用百司諸決無所處可羈曰如今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讓不歸業聞以高力士高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嘗蓋書也久之

若師出潼關發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輸固關無
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速戰項背相望也輸窘
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楊突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
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
人先伏險輪浮中流以觀軍請乾祐兵寬易之促士
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石下擊殺士甚眾輸與良
師登北阜以軍三萬列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
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陷刀五
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嘆笑曰愈賊乃會食
及戰乾祐旗少微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
戰皆奮死輸以鉞乘馬車連龍虎飾金銀日月將駭
賊槍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驟爆燄突騰
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觸殺尸血復積久乃悟又棄
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殲虜百餘軍爭濟艘
輒沈至縛牙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畧盡
始關門有三壘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賊相壓遂少選
聖平後至者踐之以入賊敗輸引數百騎繞河還營
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
歸仁等結輸出關輸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軍一日覆
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輸曰吾蓋效仙芝
死汝令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驚動由
是天子西幸嶽山見輸言曰汝常易我今何如輸俯伏
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瑊
在河南魯貞在南陽臣為陛下下平章事執之三面可平
祿山悅魯魯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執之三面可平
背主忘義吾不聞容新之輸以書招諸將皆讓輸不死
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因之東京平安慶緒以輪度河及

敗乃殺之唐書云嶽山輸於乾祐中為人所少恩軍
行未善鄧士饒突有陷民權者痛罵辱之監軍李大宜
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楊滿飲酒深聲笑語為樂而
士米乾不屬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
帝即斥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輸庫中及敗
封鍾如故先是有客棧初遺書請聖壁勿駭以屈
賊輸善之奏為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韓與國忠
軍慎初日難將作矣乃遁去輸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
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
助輸未至而輸被縛云其後昭大討諒曰武愨
子曜字子明八歲元宗召見華清宮擢尚書奉御累遷
光祿卿以輸陷賊官憤賊擄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
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為光祿副降安
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遷封為東都鎮守兵馬使
德宗立召為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為
偽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郿寧涇
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
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
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
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折時以輸
出師已如此而新持旗者幸以敗今曜復爾人愛之曜
擊賊收汝州禽吳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
城裏城囉以疾人版築不知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有詔督戰囉進攻頡頏高資軍中七馬踣囉還屯襄
城希烈遣眾萬人縱火攻囉囉人於壘以薄墨囉苦戰
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囉囉築城失策
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

統李勉出兵相持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
之希烈自解乃還師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
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屬為賊設伏流擊
死者殆半器輜糧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
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樓道不得入汴兵阻襄城
圍益急帝乃召晉王以荆襄江西鄂河之師討蔡州詔
源原節度使姚令言採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
城陷囉走洛陽會母喪者為東都徵該節度使還河南
尹囉出於統而銀發戮士畏而不憤貞元元年部將
叛夜焚河南門囉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珪代之召
入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
俱以儒聞短茂才高第有節概囉唯叱皆明經囉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羅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
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西安以父功補遊擊將軍數年
父子益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愛之初
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營
乃善遇之間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
焉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
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
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捩瑟德經疏勒勒登覽換涉播密川
遂頓特勒滿川行百日特勒滿川即五羅國也仙芝
乃分軍為三使疏勒勒登覽自北谷道撥換買崇璽自
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薄密俱入約會連雲堡
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樞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
川會川源不得渡仙芝殺姓祭川命土人斃三日補集
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潔醜不滿兵已成列仙芝喜

告令誑曰衛吾方涉解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陳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擒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芝欲遂深入令謙懼不肯行仙芝留羅弱三千使守邊引師行三日過垣駒橫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懈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卻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擊我何去會二十八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婆夷樓矣仙芝即賜宴令士盡下望夷河河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聞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可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婆夷橋其轄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工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林大食等共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道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營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關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日中丞力也又曰焉善德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靈營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斬新立功故負爾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日仙芝立功而以髮死後執為朝廷用者帝乃擇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營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營還靈營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營益忿劾謂程千里衛將軍畢思琛行官王治康懷順陳康忠等皆嘗讚仙芝於

靈營者既視事呼千里毀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疎曰爾等吾城東干石種田墾之乎又召召欲碎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軍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風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乞仙芝於怛達斯城以直其寬仙芝為人貪破石國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囊駝馬寶玉甚眾軍資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土人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順元帥仙芝副之領騎驍騎及朔方等兵出塞討募關輔士五萬總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登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糶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諷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返襖服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展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股盜聚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蓬蔭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日大夫亦有命仙芝還下日我退罪也死不敵辭然以我為盜資糧既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願麾下日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放還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日枉其驚殿地仙芝視常清尸日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登命賊遂就死封常清蒲州荷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談究然孤貧

年過三十未有名夫靈營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備從三十餘人衣襦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擇常清若病又脚跛仙芝極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已足何爾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機將敢無嫌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我取士恐失之羽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獻名樞中會達美諸部叛自黑山西逃碎葉有詔遣靈營營使仙芝以三千騎追羅達美行遠人馬疲禽賊營靈營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篡條最明審仙芝取諸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營迎勞仙芝之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曉獨孤咬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僕討常清也曉等驚連抵常清坐與語與之遂知名以功授靈州戍主仍為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營為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職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為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留務常清才而果胸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前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背自外還諸將乃請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請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庭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難以上留事耶將安得無禮因叱日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遂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懼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為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輦私麻菽二馬實劬分明天寶末入朝而

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討日取逆賊首以獻闕下天下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悉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遣真卿勸堅守日傳購祿山糧數十萬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渡河陷柴陽入甄子谷先鑿至葵園按通鑑云封常清募兵皆白徒窮蹙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職於蔡園常清使驍騎又敗勸書書不報武卒賊事蓋史脫也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人俄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賊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蒙水西奔陝語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逾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汗國家節度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

唐三十八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李光弼 振非元禮 郭廷玉 李國臣 李季莊

郭子儀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承

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備道馬禽萬籍相守四十餘日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都節中流矢死

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賊根本會逢闕失守乃拔軍入井陘唐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

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擊之會使者至拜風御史中丞光弼曰原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

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救死士博賊

新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進走初賊至光弼設公館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願開解聞三夕乃歸秘收清爽

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軍太原帝貨諸將

代按道遠云張用濟屯河陽光弼屯滑州用濟曰朔方

龍門皆當置兵于能盡乎手遂獻河南縱官吏避賊

無留人督軍取賊守備思明至僕師光弼悉軍趨河陽
 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
 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甲士乘炬徐行部曲堅
 車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賊二萬軍據十日糧光弼按閱
 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肅思明入洛陽空無所得糧光
 弼持其後未敢犯宮閣賴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
 賊攻光弼輿戰中渾石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風生
 執五千人初光弼請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
 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
 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欲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賊賊
 忿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舉引
 卻光弼自將治中澤樹壁扼擊捨南城攻中渾光弼
 遣荔非元禮出劫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擊大潰收兵復
 振與安太清合眾三萬攻北城光弼軍人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薄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鄭廷玉曰為我
 以麾下之騎騎兵五百與之二百復問其次曰東南
 隅召論惟貞當之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
 曰望我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
 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琛率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
 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柁馬有裨將援
 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
 獲子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
 賊眾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
 以億計會周舉徐瑋王季秦投逆通鑑云周舉以教尉
 上元元年四月乃復周舉李季秦授逆元二年三月為史朝義
 所殺據此則新舊本傳周舉李季秦授逆見會稽首誤

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壘所俘示之
 思明大懼榮榮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
 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
 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咸勳太清脫懷州守之上元
 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連國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
 思明見兵河清聲波河絕懷州思明野水渡既夕還
 軍留牙將雍希顛守曰賊將高暉暉暉暉暉暉暉暉暉
 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備來左
 右稱賊語無論何日思明果召日越日光弼野次爾以
 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驛使人問曰太尉
 在乎日去矣兵幾何日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顛日越謂
 其下曰我受命元令何今願獲希顛歸不免死遂請降希
 顛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石金吾大將軍高
 暉爾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悞
 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因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
 顛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
 越之右降者見過試者得不思奮乎請軍決丹水灌懷
 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
 師乘城高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
 一千五百思明使謀宣官賊將士皆北人蕭陰思歸明
 恩信之屢上賊可滅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僕固懷恩言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餘計使者
 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
 弼使傅山陳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
 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棄矣懷恩不
 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為過賊
 恩軍爭制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

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
 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懷恩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
 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
 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
 行營事賈誼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五道節度
 南五道節度使賈誼又云河南淮南五道節度使
 東南五道節度使賈誼又云河南淮南五道節度使朝義乘山之捷連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
 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
 安知吾敢寬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
 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
 淮南尙衛故神功還河南通州神功入朝其為諸將悍
 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通州神功入朝其為諸將悍
 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
 千級稱將將七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
 浙東賊袁晁反台州破州懸光弼遣陸下破其眾於
 衢州廣德元年逃萬泉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
 子三品階贈鐵券功臣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
 殿朝恩差其軍務故深忌光弼而元振尤疾之二人
 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瑛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
 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具調遷延不放行及帝
 幸賊猶倚以為重其母在河中數遣使存問以解嫌疑
 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就江推糧
 運引兵歸徐州自是請將田神功等不復與商光弼愧
 恨成疾二年薨年五十七帝遣使弔其母贈太保諡
 曰武穆詔百官送葬是平門外光弼居喪三年不入
 妻室事繼母至孝好誦經問漢書其用兵謀定而後戰
 能以少覆眾治所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願諸將

不敢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朝方也營壘士卒履職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儀行志操官至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州節度將北軍戰陳濶料兵敗奔行在肅宗有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位之自至德後真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謫出爲渭北節度使承初封武成節王累遷太子太保母李有積數十長五寸許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墓祭凡四十四歲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懷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泰舒舒曜韓游瓌運輝之辛京果自傳若荔非元禮都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慎白元光陳利貞侯中莊柏賈路皆章章可稱列首附左方

荔非元禮起拜將軍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瑊聞併兵從尤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於城東北開建小旗以望擊軍擊時取直道城以車千乘載木鴨撞車壓兵填壘八道並進光弼論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郭耽戰光弼曰賊曰方戰則賊爲我戰勢何爲答之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對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卻元禮以敵軍未可以以馳還軍示弱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櫛中良久下馬持刀向公來召殆欲斬我聞死有命無庸受戮乃乃願持百首禁過去以功累遷驍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

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遷改洛陽軍敗元禮徒軍翼城爲麾下所害

郭廷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瑒玉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麟屯中渭橋曰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退還若一朝恩歎服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遵法也王善御軍賞罰調適每校旗不如令者斬斬由是人皆自效自臨淮死復無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決斷以折衝從救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慶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城於黃善原將略泝罷國臣曰賊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賊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善騎射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敵加右足馬鬣上機馬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因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多德對召問須兵幾何對曰願遣五十騎爲復獵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子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觀其撫養安閑決可萬全龍仙見其需未甚易之稍近將勸孝德插手止之曰得中使致辭無它與諸息馬良久曰曰賊讒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屈之乃躍馬前擄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後進龍仙環隄走孝德追及斬其首而還後果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郭宜僕因寮

恩引吐蕃兵入寇李德擊敗之承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復涇城以兵五千出奉天命李德德之大戰赤沙塹斬獲甚眾累封昌化郡王恩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慎魏州人以戰功諫光弼軍浙賊袁吳使伯慎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諷與買此張載甫收安州戰不利伯慎中流矢卻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力以禦之兩刃相齧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擊野人船以達涇州徐收敗卒不久之陰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諫諸博士李吉甫請以伯慎

雖敗而其忠可錄諡曰恭白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南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宗室躬爲傅藥轉封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驍軍其後歷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花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都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開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將舒瑒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郟城賊跟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百擄其右賊鋒誦數日不敢前及希烈攻瑒瑒城利貞登陴守守七十日未嘗稍沫非議事不下賊未泄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卒皆薊州人故與廷芝合謀

應沈而刑貞慮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員拔劍督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鋒乃止延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卒

侯仲莊蔚州人為光武先鋒投忠武將軍齊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郡將講兵自守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為心腹討上谷郡王為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為防

城使修營繕葺夜執戈運道從幸與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使帝還復鎮奉天二十年卒贈汝州都督相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博洽令死安祿山難乃

學擊劍欲報賊友王奐為光武從事見之曰爾穎文似臨淮王而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武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糧平袁吳

方清其後潘縹虜胡參分據小楊蓋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嶺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瓦器以救兵至擇秀手善游者沿汴

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鏖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屬形凌雅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賈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領

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陳州大都督子香別傳

烏承詵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號賊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

奚亦亂其王魯蘇擊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詵擊之破於礪礪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禪奉幽州長史趙合章進討承詵請合章曰二敵固割

合章不信戰白城寨大敗承詵獨被陣出其二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滑海太武藝與弟門藝戰關中門藝

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募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詵

室要路壅以大石互四百里賊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農籍使史思明守

范陽思明恃兵強為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齊事且圖之承慶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

更始慶緒偷拜君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東身本朝滿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

恩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趙幽州問說思明與承詵謀殺之不克死承詵奔

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為不檢軍使王思禮為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

六子重胤別傳郭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

史累遷軍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

徙築水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兼武衛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

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心不因矣與賊未決義一部將以徇士殊死圍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

馬如之於是盡揚兵夜掃壘賊不得息乃與光武僕固懷恩誦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

萬計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圍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馬太子即位靈武

詔班師子儀與光武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眾軍寡容闊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開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陣諸將敗收略盡帝

唯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

紇首領為還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承

襲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昱司士徐景及宗室子歸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降者被圍內軍乾

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八千門營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承豐倉子儀遣子軒與斬首萬級軒死

子陣收倉於是關陝始通按通雅云安慶緒死兵散人李紹光王華興死後復起紹光等首領死後復起為河東據此則通雅所載紹光等首領死後復起為偽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開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

次橋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潔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

子儀收濟卒保武功待罪於朝乃投向書左僕射俄從

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

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

距澠水師大川彌互一舍賊李歸仁領騎挑戰官軍

驚兩翼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錄

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賊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僞夜亡
陝郡翼日王人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軍王休士三日遼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眾十
萬屯陝助通僞賊征都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
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
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獲貫其
營賊盡兩賊包之官軍都嗣業回乾從後擊飛矢射
賊賊驚曰何至此矣遂大敗賊口相屬于道嚴莊等走
洛陽拔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郡於是河東河西河
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建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
遣具軍容迎灑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
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年破賊河上執安
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
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
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
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聞衛州慶緒分其軍為三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上伏壁內誡曰須吾卻賊必
乘擊若等跪而射既戰備適賊落箭伏發注射如雨賊
驚駭子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俘數十萬執安慶
和收衛州又戰慈恩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
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
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恩禮許叔冀再見前軍遇之
戰郭南殺傷相半吳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
風拔木迷陣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
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
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
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蒙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

師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誣之故帝詔子儀還東以
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
士卒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餓中使耳未行
也因踰馬而去召將通思王則此李郭雖並為中興
也光弼易地而居思王則此李郭雖並為中興
之略無不著矣二人僕務當以此定之子儀思明再陷河洛
西戎逼擾京輔天子肝食乃拔鄆靈鄆坊兩節度使仍
留京師諸子儀有社稷功而擊寇首鼠乃置散地
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
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鈔靈朔方大
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
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李國貞太原賊節景山朝
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
為朔方河中北廷鄆靈鄆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
國副元帥遣封汾陽郡王王綰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
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
顧帝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鳴咽流涕
至屯諫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請錮楊息代宗立程元
振恩宿將難制難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
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讓且盛盡肅宗所屬駭
千餘庸上之因自明帝優詔答之初帝與子儀平兩京
同天下愛患至是悔悟眷禮漸重時史朝義尙盜洛帝
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營之乃止會梁
崇義據襄州叛僕因使恩屯洛州陰召楊吐蕃深入
犯奉天武功連拜子儀關內副元帥鎮成陽初子儀自
相州罷歸京師曲離散遂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驛民
馬補行隊至咸陽賊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幸陳
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發騎

叛劫請王欲奔賊子儀讓之取請王送行乃率騎南
收兵得武關防兵及潰卒數千軍饒完會六軍將強知
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咸嘉屬中乃遣知節率
烏崇福羽林將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查則擊鼓
張旗賊夜則驚萬年以疑賊初光祿卿段仲昇募兵監
田以勦騎先官軍為游奕直渡渭民給飲曰郭令公來
賊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使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使至
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
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總之射生將王璠自署京兆
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
守自變生倉卒朝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擊臣
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
州古稱天府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先帝興朝
方疎廣緒陛下席西土幾胡義難天道助順亦地勢則
然比吐蕃為陵而不能抗者蓋由六軍皆市井窟虛名
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寇豎搆迷庶
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驚越在朕服斯委任失人豈
秦地非良哉洛陽自天蓋以來災埃略盡百曹樓荒
殿不滿千戶井邑如墟東薄鄆汴南界北稀樓衛及
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性僅供百官天舍
故且地狹既茂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羈場惟時遇丞
還見京師萬國陵再遣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曰子儀
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與還子儀頓首請罪帝曰
用卿暇故至此乃賜鐵券圓形交連關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忠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
京師持其京師子儀懼恩懷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

進太尉兼領北道加蓋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解太尉不拜惟恩誘吐蕃回紇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僕思人臣偏將雖懷果烈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諒思歸之子儀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被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賊寇邠州先擊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君緩之當自攜貳兩下取官戰者斬臣堅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賞窮途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諾詔趣詣省視事子儀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借員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投能可恨私老臣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因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奉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僕思盡討吐蕃回紇党項光輝奴刺等三十萬掠邠州歸鳳翔入禮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涓橋李光進屯雲陽馬嶺都延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藍屋李抱玉屯鳳翔周志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萬人比到賊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璋各當一面身自率鐵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台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告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賊曰昔回紇涉萬里數大寇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恩波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

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勝不可信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回紇呼曰合來賊皆持滿待子儀以數騎出免背甲投鎗而進諸酋長大驚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絲結鞍轡好如初因詔之曰吐蕃不顧勇弱之親石墮我邊都黃蕩我畿甸所掠之財不可勝計馬牛犛數百里是爾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雖好不爾善乎會懷恩暴死率賊無所統一連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還將白元光合回紇窮追蹙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夏西原新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半馬粟駝不勝計遂自涇陽東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開道以雄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還涇州詔移屯涇陽遣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一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賊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為盜馬騶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鄜靈慶節度使屯邠州魏瑋為涇原節度使回紇亦心請市馬萬匹有使以財之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大戎北虜猶狹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叛傷耗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蕃吞河隴雜羌之眾深謀入據鄜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負易得邪屬者賊來解四節度將副

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敵四之一馬不當敵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滯老地廣勢分顧於饋遺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彈壓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不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蓋寵所頒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賜省問子儀不能與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獲所須皆取於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忠武配饗代宗廟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獨下恕賞罰必信適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讓聞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蓋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啗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榮約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天譴非人忠也朝恩又嘗約子儀具元童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做恨不執子儀曾遣使至魏承嗣西室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私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

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者僅歲入
官俸無虛二十四萬婚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
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
不能盡述至間安但領之而已高貴壽考哀榮終始人
臣之道無獨焉子曜軒睡酣睡睡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貌瑰傑果從節度府辟署破賊有功爲開
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遷太子
詹事太原郡公子儀考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聞言
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推兵還
太子少保其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以遺命簿上四
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
疾甚或勸如薨葬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子儀
得異義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寵大恐獨宰相張
鑑力保護德宗稍聞之有司曰尙父有大功於國許
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尙父殺妄
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
曰孝

帥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
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百密謀之其支黨積反仄
喻遠親兵費夜宵以備非常義人不待發以功拜殿中
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
瑋合軍擊賊破之賊復來陸渾水北子儀遣喻率徒兵
五千騎五百襲之喻以兵寡不進須拜賊半濟乃擊斬
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未訖
亂南走山谷賊辟政之欲以官伴瑄不答賊露兵脅
之不勦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遣改
太子賓客子儀從朔方杜希全尉府希全權爲豐州刺
史曉諭其弱不任事可罷德宗遣使者召錫錡錡得昇
挺身走吐蕃不劫希全執送京師賜死坐免尋復太
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尙書孫承祚
承祚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和及進士第累遷起
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
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祚極論其非注頗懼進
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
祚數封駁極職宜在禁國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
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府
支戶部承祚言宰相調陸陽安黎庶若使開簿書校納
帛非所宜帝順納邊刑部侍郎帝常稱其備案無貴驕
氣不頻動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
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尙書
以以太常主簿尙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
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
主坐事留禁中未流亂還署職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
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號金紫光祿大夫
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薨代國公卒年
四十八贈尙書左僕射初魏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
是爲憲宗生稷宗稷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號太傅
四子錫劍錫結錫嬰封

子儀尙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
領晉絳慈隴節度使敬宗立召拜兵部尙書又帥鄜南
東川太和中南梁寇蜀成郡外郭杜元穎不能禦劉
兼領西川節度未行梁景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劉
貽書譴繼首差願以授張意差願曰元穎不自守敵侵
吾國我以是報乃與劉修好無相犯天子嘉之即拜
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
泰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
奏劉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尙饒陽公
主仲文言錫不應襲使仲文承錫則沈當襲且仲詞亦
不得尙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封對而
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尙金
堂公主
鑾字利用尙德陽郡主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遷鑾
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
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
封太原郡公恭遷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長不立藉
藉名有譖於上選必毀兼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
南尤勝塋稷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或太子詹事光開殿
宮疏使卒贈尙書左僕射
錫性和易果爲殿中監尙西河公主鑾卒代爲太子詹
事宮苑開殿使長慶三年暴卒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
子錫無嗣以沈氏子嗣
贈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奉天囑方領家兵獵苑
北閣彈至伏溝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
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能而吉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
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曠與功臣子

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
虞發變臣等世蒙恩今相哲顯更棟帝馬許之帝還暉
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暉終祁國公
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善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
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
廷但命官遞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
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下詔褒獎令忠授北廷大都
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授安西大都護
四鎮節度使諸將史超七資致官云

列傳

唐二十九

李嗣業

馬嶺

李抱玉 范真

路嗣恭 庾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骨力絕眾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暉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有賊必為先鋒所擣摧北馬靈營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海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黎勒城據山瀾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國河台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預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賊諸將從之賊不成軍至四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誅鹽先鋒加侍運賊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獲取石國其子出薛因構誘蕃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復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蕃銳于闐我與將軍俱死尚誰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君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俎雁即馳守白石嶺路險陁步騎負負而前會拔汗那還兵彌爾塞道不可勝嗣業懼迫及手懸壘擊人馬奔仆者數十百賊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造古金吾大將軍留為政勳領使城一隅履屨榮顯城嗣業親之有白龍兒因其處絕阿以祭城遂不壞敗故放井久潤輪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道遠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蹙

之抵穹擊人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舞起舞帝寵之賜銀百金血五十物錢十萬日為解醒具安嶺山反肅宗遣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到營日所遇即縣款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賜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軍奉之濟否獨在卿輩乃召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持河常為先鋒以巨格吾屬賊胤崩潰遣四鎮兵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裝前軍陣于香積城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示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孫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迎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填進所向無前騎仁醫兵營左視軍勢王分回北視兵聲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中至仄斬首六萬級環涇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鷟俱來與嗣業王祇李興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魏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諸將無功獨嗣業被殺數爵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流血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嗣業忠報國不計居產有苑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功舉國子在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賜史朝義數十萬隴北邛山煎鹽昭日請將精練未敢擊華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賊疲棄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眾雄捷如馬勝軍者乎魏某非彼義也安李光弼及其謀也明倫山之上二年二月安得與與明倫賊賊而光弼傳亦云官照德兵其說之還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誘引還關關關至鳳翔賊圍已合德使孫志直嬰城守令士持滿外向夫入縣門不解甲出敵背城賊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粟血丹渠帝引兒慰勞推兼御史大夫李承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殺或曰赦之則人將何其日為盜逐殺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瑋曰早由政不修師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塊未幾從涇原權知鳳翔隴石節度則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鄯州二州錄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源誠戰宜祿不利瑋設伏權原與合擊賊之俘數萬源誠出轉兵與賊戰而本瑋小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李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首事進扶風郡王瑋破之子百里破事出真為而本瑋十一年卒于軍年五十六期司徒諡曰武瑋少學術而武幹絕倫時屯屯練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瑋屯壁為戰守具倉儲不殘人樂為用瑋不敢犯為中興魏將初涇軍之財帝風李抱玉瑋鄭元琦因得哀積且前後賜資無算家富不貴始第京師修其第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繕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弟舍不得論制詔毀瑋中廢及官人劉忠義第瑋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瑋臣墓多在瑋山池而子無行財

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嶺貴胄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嶺南騎射少從軍為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諱山亂守南陽斷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古涼州瓦剌連臣其宗有詔賜之許因從鎮京兆舉族以李為氏建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陳顛顛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俾殺其軍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梁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備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壘盛偏南山五谷開東距渡西接岐維引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根踐履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率騎四百自桃林魏川襲之賊帥高玉服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資黨斬之不問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龍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遷為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益陸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建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粟岷重則關輔輻輳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籬帝多其謙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

周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何乾之將胡方兵精銳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願胡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欺如他黃巢遂股中少監陳鄭審察節度留後既謝同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訟更授澤州刺史兼澤節度副使懷州仍為懷澤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賊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形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調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佃習射歲終大校校按箭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久之為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攝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逢合神策兵救之賊悅於雙關斬其將楊朝光又被之臨洛閉遂解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魏戰酒水走之進圍魏魏戰城下大敗遂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魏魏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奉天聞請將皆又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郭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橫絕黃河中阻進其資為聲盜所侮與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錄復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南剽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請叛眾相難天子下軍已謀殺擊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誅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速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廝兵東向吾之恥亦惟子即

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稱帝號治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下足下既不能與魏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乎且詔書罪己再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益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涇州城連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攝抱真善士雖小善皆車禮厚賜數千里邀致之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能去抱真賊之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僕射餽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益肪發漆下之疾少聞季長曰危得他何自棄也益服三十九年六十二其子殷中侍御史編歷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讓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臧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曰諾臧盛服出眾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著章請以節付臧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部以事屬大將王延賓臧偽若抱真疾者三日乃出見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喪詔以兵屬延賓君速歸發喪臧愕然乃遽以印綸上監軍始發使者趨延賓視事護城赴東都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額客以世蔭為鄴尉庶孫懿陟河朔表為藩關合連徒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滑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輔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朝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驍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

寶大曆三年新書作永泰三年按永泰二年十一月即改元大曆不得有永泰三年也今從舊書
 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
 稱有買明觀者素事魚朝恩詠當坐死宰相元載
 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互石候擊載論
 市吏禁止乃得去藥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弒代少
 游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
 賈五嶺大擾詔弒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弒募
 勇敢士八千人以流入孟瑋敬冕爲才擢任之使瑋督
 大軍當其衝冕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逢新昇及支黨
 萬餘焚尸爲京觀僅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
 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弒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
 官及冕事株戮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
 故賞不酬功注中寶錄云自兵興以來諸軍縱將劫而
 帥征討不失有罪始賜後也既而有誘其地南海府唐
 侯家傳云嗣弒附元載遺載此與新舊書本傳小異又那
 或晴當代宗惡之故不用德宗立陰陷宰相楊炎
 錄前功吏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
 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
 恕

應字從獻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
 父封鑿石梗險以通舟道德宗時李德裕爲相號得君
 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德乃言載爲元載所
 疾論江西路嗣弒與蒙厚臣管畏之會與其子應道驛
 馬鬪其腹臣惶恐不自安應聞不言勉起見父臣常愧
 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
 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
 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
 騎常侍卒諡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弒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
 便宜揮摩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弒節度河陽也
 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奸獲博爲時嗜紙累
 遷鄆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
 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

唐四十

房瑁

房見

裴道廣

呂謹

苗晉卿

房瑁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歷武后時以正議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瑁少好學風度沈整以陸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桂潭山十年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說賊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潭南縣男坐善李適之草堅斥為宜春太守應瑒那邪扶風三郡德憲憲部侍郎十五載帝倚瑁瑁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漢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敵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瑁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一與瑁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以言財利幸瑁諫曰往楊國忠聚斂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瑁不得對北海太守賈願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卿除正大夫何為攝御史大夫嶺南之因曰習任王衍為宰相祖尚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常用實才而瑁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且瑁正肯為陛下用者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項為皇太子太子出日無軍人曰監國而瑁為聖皇諸道

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瑁意諫子一得天下身不先思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瑁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瑁請自將平賊節度以成功乃詔瑁持節招討西京防禦潼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錫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制誥賀正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率三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春人劉振通為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陣滿鈞戰不利瑁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假職故敗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叛皆降賊初瑁用春秋時賊法以車二千乘輜輜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鼓譟牛悉斃賊投刃而火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萬萬殘屍才數千不能軍瑁還走行在帝大怒賴李泌營救乃宥之漢後通鑑載瑁御此非或宜於變輸不返自當瑁以喪師復喪夷散復圖逃取瑁雅自負以下為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愬劉秩等皆備人未嘗更軍旅瑁每說曰復復何難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瑁詔而會任未衰崔胤自蜀來最後見帝稱疾不入翠工董廷蘭出入瑁所瑁詔之廷蘭藉瑁勢數招謀謝為有司劫治瑁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瑁惶恐就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瑁之廢朝臣多言瑁謀包文武可復用而瑁方日引劉秩

殿武與寔落移病自卸帝以瑁虛言浮誕內疑換換蕭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為邠州刺史延秋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族喻數中外謀按通鑑載瑁與杜甫交結其種善世遂有以瑁為瑁治邠人便安之與者謂其好也而失正道矣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實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卒贈大尉瑁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高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慈於謀略攻取帝以史事攝下而瑁為相連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捷故功名磨滅云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遠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選遂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見薦之運會昌承楊國忠通領劔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劔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顯難刺國忠意乃治城後陞判館守儲什具帝次河地顯忠具陳蜀土朕較美備供易辦帝書置立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劔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帳皆具益陸資之蕭宗立命與房瑁舉員赴行在所按道處至德元載七月委房瑁攝事房瑁舉員赴行在所按道處至德元載七月且瑁傳亦云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本傳非也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萬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劉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從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遷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

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鄜州靈關人世以備素稱進士第調
 爲修武尉累遷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久之
 遷侍郎補寬縱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
 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銳事委晉卿及宋天寶二年
 唐自天寶元年至冬選六十四人判人等至來年正
 月於勅自選試試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
 首尾地敘入二年判人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
 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史中丞符之子倚新得幸於帝
 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讓者然然不平安祿山因開
 言之帝爲荷花琴樓覆寶中載十一二奭持紙於日筆
 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疑倚准陽太守守武當太守
 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訪使居三年
 政化大行嘗入計調歸靈關靈關門重步更讓止晉卿
 以公門嘗下况父母平郡太守迎備使所屬令行酒
 酒至必立飲白麟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改河東郡兼河東采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運工
 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寶廷芝
 乘陝郡不守楊國忠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
 不可鎮遂授陝郡太守陝被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
 件旨致仕車駕入蜀時神多陷賊晉卿聞道走金州肅
 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
 戶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
 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事無家宰曰大行遺詔皇
 帝三日臨政且稽祖宗故事無家宰之文帝不聽後數
 日代宗立復詔攝家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足乞閒日
 入政事堂帝優之賜入閣不趨爲御小廷英召對宰相
 對小廷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與

致得之嚙不肯語詔不致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未奉
 初壽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尹尹諶長諡曰愷獻元載
 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自晉卿
 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雖人爲營生嗣立石瑒美再秉政
 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罷名
 然繕繕事體百官薄賦一省無遺諷者比漢明廣宗
 欲以李輔國爲常侍曰常侍近密非贊不可居豈宜
 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
 通備安守忠孫李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
 亂持是以誘眾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陸再調渭南
 尉王拱爲京畿采訪使表署判官應殿中侍御史冕少
 學循然明銳果於事號稱鐵錐任之及鑑得舉有詔
 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
 懼晉引去獨冕爲敬葬由是獲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
 翰拜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
 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
 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
 主上南狩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
 宜正位號有如道巡大倫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
 平寇還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儀以待膳左右豈不
 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陛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
 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屬關中日夜思歸大眾
 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推之以就大功凡五請卒見
 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
 買官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
 尚書右僕射南京平封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劍南

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制集賢院張充山陸使於
 是中書舍人劉巨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拒法
 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
 首佐先帝驅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
 構海內冕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使輔相必能政治成
 化時元載奏程元振所願引載德之又貪其資舉遂拜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
 代爲贊謝俄兼江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
 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
 歷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饋
 使既眾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視喜見歷問世嘗其
 晉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
 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纒一族見於草創中
 賴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過月房琯來又
 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
 肅宗廟
 裴道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強學該綜圖傳外晦內
 明不干富世以仕家推蔭爲興寧丞調大理丞遷將
 蕭克濟督投奇舉校者有禮言有司以大逆論道慶曰
 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取焉能反由是全取數十族須
 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遷者處萬計連歲性強
 敏視簿課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
 耶蕪華補政履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代宗初僕因懷恩反帝以邊處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
 懷恩馳命將入朝既而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遣
 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制改
 更節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雖就

第注官時以爲榮性慎正老而彌謹每驚賤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謬親近但記其創裁疏數而莫知所言大勝十年幾年九十餘尙爲郡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諸者知其有公輔器云于向

向字儀仁建中初李紇爲同州刺史奏書判官李慎光叛河中使其將趙普先案舉於同州紇奔奉天而向領州務黃先將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敢向獨詣費先舉開諭之貫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樞

屬渭南令奏謀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於朝以侍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嗣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竊河中奏請幕府再遷監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著鄒浩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放驛改

右庶子出爲鞏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汀州宣諭使樞素與宋全忠相結納故全忠馳命修書駁不絕昭宗悅遣兵部侍郎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

在鳳翔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官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石僕射諸道

鹽鐵轉運使哀帝即位樞東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頗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樞曰吾嘗器樞不浮薄今乃爾棄卿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

貶澶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開元末第進士調度院尉訪使韋陟署爲支使舒舒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該諳僚或

出遊諲獨頗然據案鉤視簿最驗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輸放鹽課西趨靈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原擢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九節

度兵部尚書之權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岷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與罷會

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

賜門戟或勸諲以因服受吉賜不宜諲擇絳拜賜人議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質爲衛尉少卿楚質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監田尉

事竟帝怒命徹削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刑州長史漕期喉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郡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承平軍萬人馮史獨之衝以湖南之岳陽都道節

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謝諲伏甲擊殺之諲黨偶數十人積戶府門內外服罷斬人申奏乏用左道

事李輔國懼諲讀大夫置軍部道二州開以奉芝總之納翠金貨以辦業出積中詔書賜表示之聲煢林於

賈而財不足更爲剽掠更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胤疾其甚因奉之過潭州付吏執龐能萬得左道諲記并奏

之輔國追遣奉之還京既召見反請承胤昭不奉諲謹按罪諲使到官嚴鄂具掠暴奉之惡帝不省賜承胤

死流鄂建州後奉之終以賊徒死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

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成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

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遂擢出之顯條其罪諲苦厥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朝不稱任職及爲刑州賊合嚴明賊斂均一其治尙威信故軍士用命固境無盜賊民款諒之自主德以來處方面

數十人諲最有名刑人生構府嗣及破更錢十萬從

祠府西始諲知杜滿漢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承

泰中嚴郢以故史諲博士獨孤及諲曰肅郭以故事

宰相諲管二名諲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諲在義美惡不

在多名宜如前諲遂不改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 志四六八五

獸猶關況數萬人乎器與呂誥皆嚴賊文吏極常謀不
及大體尙屬頗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生賊亦不
能歸怨天子視力也視兒喧嘩喧從上皇視錫戴肅宗
以勳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
而奪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四門列
三號

楊相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
以儒聞第少孤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
疑塵滿席潔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
士補太子正字卓犖深宏麗科宏宗已試又加詩賦各
一篇第爲冠由是擢石拾遺制舉加詩賦錫第始天寶
亂肅宗卽位編服身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
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辭
雖科獨取五之四至第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
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載遷吏部品載清允人服
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第未嘗私謁載忌第
望高會者魚朝恩利國子監既許因是建言太學當
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卽拜相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
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負言天下士議益歸第帝亦知之
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天下相質於朝館固議事不許
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第奏制卽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擊
軍旅司馬占國武所以副軍卽卽副使司兵參軍卽卽
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認可又減
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制史被代若別追皆
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制史成
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制史不稱職若賊負木道使具條

以罪不得指迫及陸而制史亦不得輒去州諸使所如
其故關使司毋委攝聽上佐佐佐佐佐佐其謀於是高選
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視
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俸相均始天下兵與從權宜官
品同而祿別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綽當國倫以爲利
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嶺貧險陞上州制
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舊制系系痼疾居旬日沒則有
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扶扶於時祿補穿靴唯
第是持未幾帝帝帝帝帝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
第第之連第卽日詔賜卽徒遣使者賜投欲及其未飲
也第卽官卽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初諺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愷人也持異議宰相常哀陰
助之帝怒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賜諡曰文簡端儉約未
嘗問生事祿粟分餉舊隨多寡細盡遺之者清談終幕
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理典徵題學家
疑晦者一見卽誦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匡寬本豪侈
城南別墅池殿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
尹黎幹出入從驕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
子儀在邠州行營大會除書至音樂數五之四它聞
風靡靡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揚冀山濟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誦之子也世以禮法爲
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百矢石入
私廂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
遇事不同時侍郎鄭元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資爭議
不資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資輒駁資祐甫不爲下
會未泯軍中猜異同孔表其端資率羣臣賈祐甫曰
可乎不可質諸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備爲其食田鼠

今嗚愛者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猶
雖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羈邪羈吏有不并敵臣愚
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誅過候勸懲則猶能致功鼠
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資益不喜帝崩資與禮官議禮爲
君斬資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如漢故
事玄宗崇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乃着遺詔雖曰天下
吏民三日釋服羈臣宜卽皇帝服二十七日而羈臣三
日也資曰賈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
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分也史稱循吏吏更豈胥吏歟
資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庸受寵祿
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
而可改載不可改意氣殊厲資方入聽從從吏扶立殿
墀上祐甫指之謂眾曰臣突若前有扶禮乎表不勝怒
乃勸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
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勸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
第非大詔命則難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未洗俱
以平章事當署敝尾而不行宰相帝新卽位表卽故
事代署子儀批人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
云非郭二人對不知帝怒以表爲問上是日羈臣且
極立見華門外卽雨換職以表河南少尹通鑑作馮州
也許見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
中書侍郎卽至德乾元以來天下職計政可填委故官
賞終系承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酬謝不與官
敝凡奏請一杜絕之然無所甄異賢愚同帶及祐甫則
薦舉惟其入不自疑與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員莫不請允帝嘗謂曰人言郭振官多親舊何那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非夙知何由得其賢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勣鶴者典衛兵久權處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罵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滿濟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敢怨軍且亂又請藩以朝廷不重貽帝口善正己已厭服時議者避其謀諷謂可復以觀開元之治是歲疾疫詔府與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卽遣使各決卒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嘗與祐甫同列道以州扇殺衆受而緡錫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修祐甫弟應江合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應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卽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達與鄭覃同時爲補闕官與宰相每卯廷有得失兩人者更諫論氣聲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請鹽王建言減百官奉廩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舊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弊往難估論其責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而止後宗祀李固表李固史中丞入閣拜領事植按禮宗卽位改元不爲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長慶初元中治道極盛何致而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屬精

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總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致治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慮卽位得姚崇宋璟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康寧手寫尚書無違萬嗣以獻勳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巧暗乃代以山水園囿怠於勤左右不復履規彛臣日用事以至於敗背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叢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七絺履草屨糞糞爲殿帳信乎何太儉那植曰良史非虛言漢承秦侈靡之餘海內凋喪文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貴殺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勅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俟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於天下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

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請羣說不檢者送京師而宋克融在籍中植與植元頊不知兵謂諸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駭駭寒顛頊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卽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殺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叛罷爲刑部尙書旋授岳州刺史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遷拜戶部尙書終華州刺史贈尙書左僕射

俊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以蘇州刺史奏謀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雜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哭荒不恤也俊至削其禁白是商賈流通貿易益盛人爲戶部侍郎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人旣

至留自衛詰度支於歲糧糧宗下其謀後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魏兵亂弘正遇害俊之爲也時天子失德俊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尙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榮僕射懷六世孫後魏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曠爲浮屠道可緩死語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尚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衡州司馬兼官隱武嵐山召拜監察御史憲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誦罪猶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儔俱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還闕練剛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尙書右丞李希烈據淮蔡間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街玉而賈石之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擾既而果爲賊縛此節新書原委則後吳編列云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以刺李元平及貞元元年事始於德宗建中四年正月以前用李元平事此其序矣今改正朱統亂渾區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撈笏之塊索所在渾微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汗且載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詰皆質得人渾獨不質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

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擲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
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鎊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適之工
人伏罪詔京兆府論死澤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
私第募兵助討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臣世孝謹表
闕于門時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
肖子毀門構敵一時悖損風教哉請誡責以示威退帝
嘉納誠恨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曰晏它相
取充位誤或榜吏省中渾雖爲混所引惡其事質讓曰
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
歲罷罷今公奈何蹈前非專立威福尊尊主卑臣義邪
混悔情稍熾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
小吏縱扇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
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
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奪有司而復執之豈賈者用心邪
士或千里辭家以吐祿小邑主毋益慮不能是歲授官
無退異者渾城以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詔大臣以和戎
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盟可百年無虞渾渾跪曰
五帝無謬誓三王無盟詿蓋詛之典皆在季末今盛
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且夷狄以兵制難以
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
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
夜半卻靈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
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
萬里情乎益禮與之宰相張延賞皆權渾守正遺親
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
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

三年同尚爲相是年退官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六月已
廿始薨然則其能非謙退實所積故過謙而渾與廷實
無事數上同由是交惡上好文雅而渾與廷實直相則
自出渾宗意此較新以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嘗病好
談謔與人交卽如也性卽儉不營產利罷後日置酒召
故人出游辭乃還曠然無勉意五年卒年七十五
諡曰貞渾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誦士元
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詞端往往請極當時作者
服其簡放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第六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
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若雅業中有
員叔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文志有員叔
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
字直以爲文程授生於開元十年故至十六年爲七歲
四年非也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
類若者乎叔跪奏曰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既至帝
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試說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邊
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
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時材靜
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
身賜束帛致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九所獎愛常引
至以內九齡與嚴挺之惡誦善挺之惡誦夜劾九齡謝
絕之九齡獨念嚴挺之苦劾不若蕭獻美可喜方命左
右召九齡罷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歡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至宰相治易常
游嵩華終南聞尊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
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俱
奉東宮太子子過之厚嘗賦詩諷諫楊國忠安祿山等
國患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蕭宗卽位盡武物色求訪會

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

亦自至萬壽云至彭原見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
敗事帝悅之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
輦恩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問因賜金紫拜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昔侍上皇中爲朕歸
今下判廣平王軍是朕父子三世資卿道義也始軍中
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曰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
嗣有君人象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
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
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惡之欲誅蒙突骨泌
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弱從之徒得釋言於
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
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
錄故怨將內慙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
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泣頭以泣曰朕不及此嘗從容
問賊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果
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舉高尙等數人餘皆
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
下無欲速天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并陘郭子儀取馭入河東則史
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兩軍不敵其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
耳使子儀專其兵卒助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
勞來遊其鋒去窮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逸
方軍互擊之祿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
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

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

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

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當時時議
議能悟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讒切獨
柳批稱兩京復讒謀居多其功乃大於舊連范蓋云子
繁

繁少才警無行陽城為泌所薦改德祿而親厚於繁及
政妻廷齡過惡既其妻以繁可信夜使繁書繁盡能誦
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即誦其餘以自訴解
城奏入帝怒遂不省必與梁肅善改繁師事肅及卒蒸
其室士謙譴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
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
敬宗謂曰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人殿
中抗老佛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
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有劇賊劇室盧鳴時貴為患

它制史不能簡繁有幾略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
斬之議者實繁不先咸觀察府為損與詔御史舒元與
按之元與實繁除盡謂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
死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
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韋處厚字德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視廬墓
終喪中進上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
良方正異等宰相裴瑁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
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開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今
不聞進規納諫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
疏其言忠切顯明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精密歷考功
員外郎坐與宰相章良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
入制制詰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年不
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擬其粹要

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與勳曰賢帝稱善蓋賜金
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
置罷罷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擊臣議處厚發十難
謂其迂謬事遂殺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端
州司馬其黨劉稱堯等欲殺紳必死建言官當徒魏地處
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事人情危駭紳先
朝舊臣就令有過尙當戒取洗滌庶無改之美況被謫
平建中時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營營犯為別爰債
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
紳雖是免逢吉怒至寶曆元年新著作故書不言左降
官未量移者以阻紳而徒處厚復奏逢吉謀紳一人而
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
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
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
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敗與臣而不至
善於法應諫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
皇帝子方親祿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憤賜錫鉢以
慰其意

諫其意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身當隨時而進無非計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使其切而後存此心則心跡昭然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從厚於二者無可先朝則心跡昭然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諫通風
宗乃感其言非君民而解 王廷漢之亂帝軟宰相不
才而使舊臣親履處厚曰陛下有一髮度不能用乃敢
恨無蕭曹此萬唐所謂有願收不能用也後蔡中急變
文宗被內難猶豫未卽下詔處厚人言曰春秋大義
誠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故遂奉
詔詔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
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

郡公堂史湯敏數招權納賄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
時宰相齊抗奏魏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
和後兩河用兵得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自朱紫消井
授受不綱處厚乃劾六雄十豎等州悉補別駕由
是按品選別帶離自力機政然驟信輒改播於評論處
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侍罪宰相凡所奏可
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
何名被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補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
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
不見納宜先抑即下頓首首雙然曰何至是處厚遽
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
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常嘉納之自是無復
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
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史白事書處厚召諸曰晉公
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邪法從
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潰鎮兵官到
別以獻處厚成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太和二年方奏
事暴疾仆奏奉前帝命中人按之與選第一夕卒年五
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甚備者居家亦稱易至廷爭
毅然不可回奪則於御史百僚與陽博擇官材往往棄
瑕錄善時亦議其太廣性嗜學未嘗書正至萬卷為拾
遺時諫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上書諫宗諒詔分日
入直制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公浩志憲宗諫改今名
路隋字南武其先出陽平父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
悌聞建中末為長安府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
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瀉血以策說渾瑊
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

路隋字南武其先出陽平父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
悌聞建中末為長安府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
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瀉血以策說渾瑊
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

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遠長知父
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親賴活者
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義舉
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綺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
坐肆不爲屈草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
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
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怒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
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雙亮孫稜宗立吳韋處
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
以金幣來謝者隋卻之曰公事而當私親邪進承旨學
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
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所刊正隋請條示其謬誤者
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
改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再拜太
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
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攝海簡度使
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一

管經略使苗洞納質供賦不敢榮耀年進嶺南旬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進謀作亂中覺殺之注誤一不問還俗以攻劫相於申禁切無復犯外蕃遠以珠瑋瑠香文犀淳海至申于常貢外未嘗積索商賈錢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後故道縣蠻羣抵蜀掃關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祁士美字和夫宛州金鄉人父純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敬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同為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榮橫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召見獲數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釋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祁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潯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遷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漢州賊向子璘以眾入千阻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謀出為鄆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優養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為辦裝有棺運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

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諸人固甚士美至悉去之出泉錢市物自給又慮從史

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餽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賢萬人為前鋒獻賢橫迫掩士美即新以向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郡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總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然諾不欺以是名重于世

辛祕系出虜西良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子禮家尤洽高郛為太常卿奏為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虜獨祕以備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耶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堡鎗平賜金紫會請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為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歸人戮耗祕至則約出入齋用度比四年儲錢七十萬繕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備召遺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

後更諡懿祕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季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賊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檢而不違于禮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

唐四十三

崔光遠

侯希逸

衛伯玉

韓全義

高霞寓

來瑱

郭景山

崔龜

李璽

盧縱

田神功

魏少游

李璽

盧縱

盧縱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

在房州敬嗣盡推奉德給豐行帝德之及正有與

敬嗣同姓名者敬嗣有子名敬嗣每擬官符輒起拜後

召見愾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

光遠勇決在氣開元末為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羅運京

兆少尹為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

兆尹西京留守采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

庫爭鎔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懸避

何官關斬十數人乃定因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

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定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

賊以廢馬一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

威憂死官史驚走祿四皆避光遠以為賊且走命人守

神威孝哲等第斬戈落河二人李哲馳白祿山光遠懼

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

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邀靈武肅宗嘉之

擢拜御史大夫復為京兆尹遭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

劉逵陽休祠房推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

使百騎設高阻其前命騎士合謀賊醉不能師斬其徒

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畏其鋒屢帝

遷改禮部尚書郭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餘休州

刺史代蕭華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波那光

遠載率汴師千人授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室

拒賊子儀不救賊不勝奔避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室

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室處室善戰眾以

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浩等完策李甚

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

會襄州將康元元孫嘉延反昭襄諸州因拜特節制

襄昭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

賊郭栢等掠州縣光遠至遣官諭降之既而沈似不親

事栢等險約竟項及双刺突厥取車輪於秦隴殺監軍

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制南會段子璋反東

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

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

憂卒

東瑛部州承壽人父暉齊起行開元末為博羅郡持

節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

軍頃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涉書傳天寶初從父四

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為伊西北庭行軍司馬拾

遺官符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奭薦起復拜故南太

守未行改調川賊攻之城中積粟多瑛與妻自如與

賊賊城下手射背應破仆賊使降將軍思琛來招思琛

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瑛不應前後俘賊甚眾賊懼

目為來將欲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奕遂要招

討使賊附南陽急瑛與魏仲崖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

懼瑛撫城訓練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邊節度使兩京平

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頭國公食三百戶相州兵敗轉味

魏節度兼潼關防禦使魏鎮守使乾元三年襄州部將

張維瑾等殺其使史超徙瑛山南東道襄陽均房金商

隨復十州節度使按方議表至瑛二載廣南兩節度

使使領襄陽唐安均房金商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復節均房金商均房九州節度使二州此云

下部削原官府貶播州討員外置及鄂賜死通鑑作流
籍其家墳之苑地尸於坎校書郎殷亮為備棺衾以葬
帝徐悟以他事罪元振流涪州而以榮崇義為節度使
代煥為瑛立祠四時致饗遷煥屍事不處哀祈禮葬詔
可廣德元年復復官爵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為縣吏陷賊會河朔兵興
賊署為平盧兵馬使率眾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
州拒查嗣復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復降史思明思
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諱略江淮遂與德信斬之從諱脫
身走并將其兵來歸詔拜鴻臚卿戰於鄆州城破四千
生擒其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計神功破史思明
兵于鄆州斬首不鮮俄襲收紅鄆州不克到展反鄆景
山引以助討入揚州大掠居人商賈資財焚家暴死
者數千人既而擢展送京師按通鑑上元二年舊射
展亂起許書德儀遷交鄆節度使使從德引兵攻鄆
書方儀表上元二年舊通鑑許書德儀使從德引兵攻鄆
州使書德儀使從德引兵攻鄆州使從德引兵攻鄆州
平盧降度使神功不從時賊圍宋州急光弼奏神功
往救賊解去又破法王營復攻取紅降之朝義聞乃奔
下海連封信都郡王從河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
歷二年來朝加檢校右僕射又判左僕射知官事加太
子太師還鎮神功事母孝始嘗驕倨自如見光弼待官
屬約禮乃折節謙損既廢疾宗之將史為職祈報恩八
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撤樂廨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
神王知汴宋留後轉嗣子匹布五百端時許官弼喪
賜屏風茵褥於靈柩至德後復度使不兼宰相者唯神
功恩禮最優神王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平盧人身長七尺豐下銳上少習武藝天寶末

為本軍裨將守保定城祿山反署將徐歸道為平盧
節度使遣中人韓朝報招降希逸遂以徇與安東都護
王志志合兵襲殺歸道遣使上聞詔拜志平盧節度
使乾元初志卒卒使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
者副將李懷玉始即希逸母因共殺志志子推立希逸
為留後朝廷因授希逸節度使節度使由中
數為所迫率斷將士累破逆徒向泗客李懷仙等然孤
軍無援又為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
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
青常以平盧冠使在鎮著甚督理兵務應遠近美之
資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
圓形後埋閣大歷末進封淮陽郡王後漸怠肆好田獵
尤崇釋教興工創寺軍州皆之承泰初懷玉因軍惡逆
希逸與至首夜宿城外閉關不納遂奔滑州召寇檢校
尚書右僕射知省事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贈太
保

郭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史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權
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羅城門郭瑋請
景山曰瑋何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家其有兵乎未
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吳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
師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
師展知之擁兵二萬欲進景山遂擊不勝奔壽州因引
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
發家奪大食波斯寶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遣
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國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
府諷衍請輸半以資京師會宰相宗嗣代之政弛不治
數月為下盜資略盡帝聞即命以景山為太原尹封南陽

郡公至則振殺紀綱撤置使隱憂大懼而景山請約子
弟俱不過軀具侍上質惟豚魚而已取食粟紅腐者食
之兼給麾下座下怨誦左右白景山景山嘗罵士首羞
忿有裨校抵死請誅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
馬贖景山乃許減死罪怒曰吾屬命賤一馬直乎景山
叱退之少將王抱節因眾爭亂景山遇害時實應元
年也肅宗以其狀報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
中請辛雲京為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賈
晏屢經紀之姪其孤女諱曰敬

崔暹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澶州刺史不為煩
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
以寵異政大應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賈覽弛不奉
法暹指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恐別將威矜判官達築觀
忿爭於夜以兵殺觀壘間繼權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幹吏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
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吐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
宮至少游大為殿宇帷箔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
舍供饌水陸又有千餘騎鐵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
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欲大軍安用是為稱命去之餘
左司郎中南京平封鉅鹿縣侯遷太子太師贊於
鄂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權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
附己改衛尉卿會幸奉皇馬助軍少游與中書門下省五
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拜以上親及
增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歷二年為江西觀察使
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辛卯太子太師太子
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循規檢有

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循規檢有

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循規檢有

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所人少習武技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愜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人寇伯玉與嚴繼子坂威之獲馬六百匹還羽林大將軍徒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俄為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州伯玉迎擊破之於承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神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應初以母憂當代詔將吏留已舊節度荆南兩者機之十一年歸京師卒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衡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客遊劔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安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准論悅之薦為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屢被訪朝廷遣使者問狀寧部兵截耳白其免使者以聞寧亦召留京師為折衝節度使初蜀亂山賊乘隙道不通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為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駭眾欲以求寧獻誠移疾自解武遂奏為漢州刺史會吐蕃引維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武遣寧將而西既薄城賊皆累石不得攻乃為地道再陷而拔拓地數百里虜眾驚以為神及還武裝七寶捧迎入成都以高異之表為西山都知兵馬使承元元年武卒寧奏大將王崇俊為節度而領行軍司馬杜濟將郭英幹郭嘉琳皆推郭英又二奏俱至而朝廷已用英又矣英又始寧事即誅殺崇俊使使召靈靈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又出兵贊助靈靈欲破之靈家在漢州英又還之成

續通志 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 唐

部通其妾賤靈知之益負顏英又自將討之值大雪馬

多凍死心離遂敗歸靈因率兵攻成都英又陣城西使相茂琳為前軍英幹居左嘉琳後殿戰賊軍多降靈使反攻英又不勝走蘭州為韓德所殺新書作先鋒俱作走鋒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與相府節度連和討靈明年代宗詔杜鴻漸往平其亂靈遣使獻饋錦數萬辭甚卑約鴻漸貪其利至鎮委以政事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表貞節為邛州刺史子琳為灌州刺史以和解之數薦靈於朝因詔授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胡進為節度使大曆三年入朝靈本名呀至是賜名書者謂進投為行軍司馬仍賜名大曆十四年入朝將此改名靈在行軍司馬時又勇悍靈死後十四年入朝將此改名靈在行軍司馬時又勇悍靈死後朝事傳謀通靈與新書同從之時靈弟寬留守成都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職力屈靈委任氏素驍果出家財募勇士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遂遁帝問子琳取成都遣靈還靈見朝無紀綱而蜀地險遠乃痛請欲使寬居京師厚賂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雖擢御史中丞竟兄審至給事中靈在蜀久兵饑饉盛肆侈窮多行過將史妻妾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為御史大夫按舊唐書御史大夫平章事新書云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進監高琳罷政事在大歷十四年十一月事未詳即於建白擇御史雷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楊炎怒不晦已廢而不行又舉靈申我劉晏會南蠻合吐蕃入寇覆沒州縣德宗從靈還炎乃說帝曰蜀天下奧壤自置播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此行若

使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詎不可奪勝敗皆非國家

利帝問郭策云何策曰請留靈強未此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難禁兵住單之何憂不克因是得實親兵勸將破驪然後更授他帥以收千里之權是謂以小親愛大福也帝曰善遂留靈託言重臣賊請北陸改兼京觀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留後靈州杜希全振武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各道各置留後靈州杜希全振武張光晟新書舊唐書俱作王振節都無為振武事而尤鄭州李建徽唐書本傳未為振武節度使與通鑑合從之靈州失靈至夏州與希倩偕降克項甚眾眾哀之即委希倩無殺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靈石僕射知省事與盧杞不叶嘗謂所親帝聰明從諫如轉關但為盧杞所蔽爾杞固之思構營於帝會朱泚亂與王翊同赴難顏言其願望又得批反閒誣以與賊通書乃召至朝堂中人引靈於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籍其家中外免之貞元十二年故將舊銀節度使韓滉請以已官雪靈罪乃聽收葬靈季弟密靈子肅俱以文辭稱稱四子懿唯唯顏皆擢進士第懿字越卿開成中為戶部侍郎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懿字野夫乾符中為吏部侍郎美文辭諒華籍出為陝觀察使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與委政斷斷不恤人疾苦百姓訴訴指庭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早為卿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疑其歸轅妻再拜所免乃得去渴甚來飲於民民飲以酒坐夫去貶歸州司馬左散騎常侍歸字直卿開成初為監察御史奏郭釗軍事不虔條具以聞擢買外郎羅運讓諫大夫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郎中

志四七〇一

李澄遠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弟以勇剛隸江淮都統李瑄府為偏將又從永節度李勉軍勉帥汴淮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勉希烈以為尚書令節度丞平軍興元內董九授澄副帥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官乃先勸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成之賊益攻靈夏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為驚逆者黃子董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希烈不能詰賊將翟崇陣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帥師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復敗歸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珍納之比澄入治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將士日忿爭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波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之先是河陽節度使李元使偏將雍希顛將書作攻鄭數獲劉波非之及納清希顛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顛焚揚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寬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一封士大夫笑其野進之喪克寬聞不發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寬殺之嬰城將為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詔以賈耽代鎮克寬乃讓歸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刺之殆盡澄極至京猶賜克寬莊一區錢千緡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失其先世與辛伍以巧伎事宦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銀鉞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備無紀律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

墳無樹蔭生葉不可在是夜謀而亂全義縶以送殺其親將王栖嚴趙慶暉等軍康候高崇文諱亂首眾乃定全義得赴屯史少誠以蔡相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少誠德宗以文場素為全義地因用為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況嗣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詔令悉眾監軍每議攻賊官豎十數紛爭帳中互詆誓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過賊廣利城方置地沮且皆病滿全義未嘗存之既賊師皆潰退保五屯陳州宦人共持其敗帝英秀等保嚴水不能回又八屯陳州宦人共持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為即說書謝監軍求洗前待下其議宰相賈耽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為功邪還屯夏州令人即第宴發然卒不得見帝去時恨帝失政使發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為戒

嚴礪字元明梓州鹽亭人少為浮屠法太守嶺其材表為玄武尉從祖兄震鎮山南署牙將德宗臨幸鎮礪有功遷都虞侯為人輕躁多奸謀以便佞自時累為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通言聽之即拜本道節度使在位貪吝苟得士民不勝其苦詎奏馬助貶賀州司戶劉闢反以礪備有素加檢校左僕射兼領東川擅沒史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鉅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御史元稹劾發其贓請加惡諡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徵悉蠲除云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為盛放後徙籍不常父度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中丞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開節度使李長榮署為督將貞元後藩臣關德宗必取本軍所善戴者授之從史在壽春嘗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使度既得志從史不遺元和中丁父喪去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哈何希歸是奪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勸兵還留餘兵與承宗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擢來直以德度支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即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欲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貪得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裝貽謀賊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乘輿士突起梓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論以密詔而大將高重皆素忠果部勸其眾乃定會夜疾擊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有詔慰其軍從史罪惡既贖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隴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李周間德宗詔表其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威聲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使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撤任軍職從擊到關嚴規克下鹿頭城降李元悅仇貞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喬闢於羊藩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為長武城使封威美郡王元和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嚴所獲銀仗於帥策軍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駱元禮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誅矣公等宜自安即解鎧揖而前盧遂定留為節度嚴闢道去欲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吳元清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

寓宿將拜唐鄧錡節度使退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
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賊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
傷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
乃厚賂權臣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
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凌金河
既固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朔靈位檢校
司徒齊歷中以古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

唐一百四十四

元載

嚴郾

王綽

賈參

吳通元

楊炎

南華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人有勞請於妃，曰：「爲元氏，其誰還者？」遂歸田於元氏。載少孤，學尤好道。書天寶初，詔舉明其老列文四子學者，遂入高等。補新平尉。載監選野人苗，督卿留守東都，皆署判官。連授大理評事，司直。以名聞肅宗。初，江東李希言言表爲採訪副使，權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赦給帝甚異之。累遷戶部侍郎。載宗女因相結，結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固辭。輔國會其意，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職務繁重，慮其事責，責傷名損威，乃悉委劉晏。俄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以厚利結中人董秀，刺取密旨。凡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諳矣。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登白載其私，帝斥登除名。爲民載與內侍魚朝恩不叶，乘間奏諫之於建，益甚。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呼慮有司，駁正請別。載授六品以下，官吏兵二部，卽卽甲團奏不須檢勘，又與王綽請以河中爲中都。選兵五萬，別屯銅鞮，置關輔河東。十州稅賈之，抄秋行幸。帝首遣京司，覓差戎之患。造所規，經國官殿先。私第帝常聞之，置之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

治澤州，諸者皆謂散地不可守。載請從京西軍成原州，移子儀大軍駐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險。北抵于河，稍置鴨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斯西。戎腥朝廷高秋，突圍上地形，使吏開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奮錫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知其謀，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書生，舉國從之，誅矣。帝由是疑不決。時載久得君外，委主書卓英，英持家內，劫歸言。繼子關通，賈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選用。貪穢，城中開南北二第，近郊起臺榭，觀射，馳騁，相望名。殊異，伎樂集，其門恣爲淫宴，不遵人倫。帝知而戒之，蔡然不悛。有李少良者，以吏進，由諸帥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載謂其可謀，置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欲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漏言於陸，陸載召延，問知之。乃奏殺少良，及延頌皆杖死。由是道罪日語不敢復。議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遣金吾將軍史湊收載及王綽，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命劉晏、李適等訊。狀。遣中使臨詰，除事皆親。先杖殺董秀，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妻王氏，江西節度忠嗣女，素以兇戾聞。子伯和，揚州兵曹參軍，仲武，祠部員外郎。季能，按書郎。並賜死。其祖父家劉，拾藥，子並，廢廟主。破大安宮，二百兩。修百官署，以東都第助治藥苑。籍其家，鍾乳五百兩。分賜朝臣。胡椒至八百斛。它物稱是。女真一役，入掖庭。德宗爲太子，實用載謀。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詔改葬，諱曰：「荒後改曰成。載敗卓英，倚李待榮，倚李季連，悉論死。其坐貶者，楊炎、王昂、宋晦、韓洵、王定，皆倍信。續裝，葬王紀。韓台等凡數十人。英，侍弟。瑛，瑛家。金州特載，權家制。

緝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載誅盜，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卒及山南西道兵討捕。刺史孫道平擒殺之。王綽字夏卿，本太原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卓澤文辭，清醜科。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歷工兵二部侍郎。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稱旨。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通鑑：廣德二年，以右散騎常侍，詳載。宣慰河北。拜黃門侍郎。進侍中。代李光弼持節，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繕修東都殿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卽委軍希彩，而還會辛雲京、李懷鎮、河東節度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特功以緝。緝者易之，不如律令。緝斬以徇。請將股擲，再度。選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用事，曲意附之。素佞佛，不茹葷食。肉晚年尤甚。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邀至其所，飭令施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未重。浮屠法，緝與元載感陳福業報。應言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應。非關人事。故帝信愈篤。大曆政刑，日以墜。陵賈由於此。性貪，自紀弟妹，女尼廣納財賄。積若山。賈然及敗，劉晏等約其罪。同載論死。晏謂李洵曰：「重刑再覆，國家常典。又有其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止乃覆。覆帝憐其老，不加刑。貶括州刺史。人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年八十二。睿帝弒，州人善星，緣術得待詔。輸林累至。諫議大夫。自負其術，沾沾。高議論。實應初禮官。建言以景皇帝配天。地比於前。紹周之後，稷於禮。爲宜。幹非之上。十誌。十難。傳經義。詠鄭元議。開代宗不聽其言。遷京兆尹。以治

稱京師苦乏燕薪幹請開渭渠運載人之製不改或刑
部侍郎魚朝恩取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
大曆八年復召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遣土龍自與旱祝
對舞御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問命毀土龍誠節節用
既而靈雨十二年涇水壅兩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
道以溉民田廢堰壅八十餘所幹性貪暴復用專利
財色附會變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惡之德宗在東宮
幹與宦者劉忠翼謀危宗嗣及即位又譖道希密書詣
忠翼幹事覺除名長流賜死藍田驛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實武德初為龍門令
劉武周攻之死於守隨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旌父播登
進士第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議大夫兼官歸養肅宗
就加散騎常侍賜號元靜先生元增作炎美鬚眉風骨
峻時文藻雄蔚開號為小楊山人始辟河西呂崇
賁掌書記李光弼奏為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
道父喪廬墓側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
廬三代以孝聞門樹六闕近古未有終喪起為司勳員
外郎連中書舍人知制誥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
播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引以自近親重無比載敗庶
道州司馬憲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及即位禮部尚書炎
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
財賦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
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兆多豪將求取無節不能
自制乃悉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遂不復出自
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盈縮宦官持簿
籍蠶食其閒紙連結牢不可動炎奏財賦國之大本
生民之命天下治亂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

職應檢益虛虛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致之
竊歎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一歲經費幾
何量數奉入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按舊書
進三五十萬通歲歲于數中擇度支具數先聞又請為
兩稅法盡革天寶至德以後積弊詳見食凡百役之費
一錢之欲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
見居為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
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僇利居人
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
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
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
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向書度支總為帝善之詔論中外
天下咸稱其便自是人土不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
入版籍不遺而得其虛實吏不誣而竊無所取輕重之
權始歸朝廷矣炎以單讓悟天子中外翕然望為宰相
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視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疑
祐甫之政滅薄漢元陵功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
渠發驅驅民役作閭里騷然羣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
以報之於是復讓城原州段秀實時為涇原節度請安
邊御敵宜以機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遂為司農
卿以邢靈李懷光舊作遺策批崔崔統兵萬人翼之詔
下惡軍志曰吾屬為國西屏十餘年始居鄆州甫營農
桑有地著之安徒此棒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
投之塞外且安寅此乎又棧光持法嚴舉軍長之津將

劉文喜因人之怒上疏復求秀實為帥不則朱泚詔以
泚代棧光文喜又不奉詔開城拒守囚其子叶蓓以求
援時方早人情駭懼羣臣請赦文喜帝不聽命泚與棧

光率軍圍其城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
原卒不能城又以誣殺劉曼朝野側目李正己已表請曼
罪次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實自辨解言曼
往嘗附會蔡瑛謀立壽孤祀為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
間使中人復其言于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苟之未
發也會盧杞入相夾進中書侍郎同秉政薄杞無學術
且貌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恨之舊制舍人分押六曹
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執不可杞益
怒又密啟主書過逐之災謂當自治奈何相侵初炎赴
召道經襄陽固勸樂崇義入朝不從後又使李舟馳說
及其叛議者以為炎起成之帝欲用惟西李希烈致討
炎曰希烈為李忠臣養子卒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
乎居無尺寸功猶個強不奉法設使平賊將何以制之
帝不能平書曰朕業許之不能食言遂用希烈又嘗訪
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鑑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
炎論議疏闊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廷英說不至
中書杞怒益欲中之按史無相逐以李希烈事久不
詳史亦無相逐以李希烈事久不詳希烈久不
詳史亦無相逐以李希烈事久不詳

王氣故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炎崖
州司馬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賈州多田尉

亦殺之初葉倫防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時議將之
後得政柄果于用私匪賊必替終以此及廟久之復其
官益肅愍左丞孔殘駁之更曰平厲

原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
無學術以柔媚得幸於王綰準至中書舍人再遷尚書
右丞綰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楊炎

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使爲荆南節度晏既死
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敬華州華陰人父正壽以吏更七郡終江南
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

亂郢取神主藏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遣
廟攝大理司直呂誼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奉芝書

申奉芝以術得幸肅宗妖幻詭眾竊賊鉅萬濶州刺
史龍承照按治郢召還奉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奉

芝左道帝遣中人與郢雜訊有狀帝不然而會郢入朝
巫辨之帝怒卒殺承鼎詔建州按察書呂誼傳誅令

事肅宗怒流郢建州郢非竟得當無恥之輩上疏論其
罪人朝事承鼎得書亦與此互異代宗初召郢爲監

察御史通駕御府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河東中
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郢州主留務河上士
卒不樂戍戍多逃還取郢首口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
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炳筠亦薦
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
而留爲人用郢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慙未進
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無窮取諫殺盜賊一衰賊
肆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
關輔民鑿隴陽塞郭習朝邊利病仰奏朔方五城舊屯
肥饒地自喪亂以來十不種一今若費二京開輔民於

豐州沒塞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
散是虛糜餉而無益軍儲也郢又請以鑿業編傳舊屯

諸城夏實冬輸取軍工布帛給田者令採直轉發則關
輔免調變而屯田自歸炎不許渠卒不成御史臺請天

下斷獄一切待報惟殺人償死餘悉從邊鄙言罪人徒
邊卽流也漢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

今一例從之法太輕不足禁惡若雜犯等悉與十惡同
徒卽又太重又論徙者至廣例不覆舉若悉待報正恐

案陳瑛奏章程兼瘳月邊及近邊若何爲善請下有司
更議炎惡異已陰調御史張善劾郢置發民凌暴使惡

歸上鑿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遭建福門詆郢帝密徵
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旨迎拜會秋旱郢請

蠲租稅來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下
詔祖祀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趙惠伯下

獄楚掠慘棘殿成其罪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
然祀內忌郢才因掖蔡廷玉事出郢費州刺史道遠極

賄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斂餘卒舊唐書
郢史郢州
寶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謫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
直累代以陸聚萬年前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
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拔直簿勸其人參曰彼以不及
謁而往參當坐乃脫江夏刷人皆義之遷奉先尉尉子
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毆其妹父救不止悲赴井死參當
兄弟重辟眾請俟免或參曰父讎子死若以喪延是殺
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惟獄次
揚州節度陳少游僞奏不如迎遣軍吏問參厲辭譏
讓少游懸往謁參參不願卽去婺州刺史郢瑤盜贖八

千緡宰相右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
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

獎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遂養參往按直其
獄後佐曹王舉以幹直問者入爲卽御史中丞舉劾

無回忌憲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深器之多與
宰相駁畏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懼或率情

制事矣時定百官班麻參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
在丞上惡參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

其專進兼戶部侍郎參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翼省門
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舍垢不忍發其息容得

傳襲鄂遂不敢求封而去神策將軍孟革有戰功或誣
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昭吐蕃白拔歸部曲告與虜通

皆論死參悉理出之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

言實專政也參無學術惟樹親黨以爲耳目四方藩帥
畏之滄青李納厚參外示嚴畏陰賂左右毀臣之參愛

族子申爲給事中每除吏多請申申因得相招福禁密
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申參且曰是必爲累
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子姪申雖疏屬保無它
犯申寬不恨和陸贄與參不平申舅嗣餘王則之與吳
通元兄弟善其語贄得參送申爲道州司馬不決旬
貶參郴州別駕舊唐書通元弟貶州司馬申州司馬
絹五千兩觀察使李翼以貶驪州司馬子景伯陝泉
臣欲殺參費以殺之大重乃貶驪州司馬子景伯陝泉
州女尼真卽隸郴州没人貨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
及屬人榮費固爭法有首從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
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薄不已參竟賜死于趙州年六十

而杖殺申免衆死諸實並逐云

吳通玄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父道舉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兄弟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讓違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費吉中丞韋執誼竝位費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艱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費驥擢頗恨費自恃勳正屢短通玄於帝前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恩日結謀奪其內職自贊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眞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恐罷費與齊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制賊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其危費飛誘云費試進士受賄謝帝疑謀搆大怒罷參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以淫汙近屬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列傳

唐四十五

李栖筠

李勉

李鄴

李栖筠

李勉

李鄴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高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遊。舉進士，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還安西封常清節度判官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兼精卒七千赴難。擢中侍御史，李峴與臣謀，器為許理使峴，峴為判官，多務平恕，輕重以情，故峴獨得美。峴出，臣遂罷器。上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遷，薄亡，外多偽冒。栖筠折有條，吏氣奪，誠神明。還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大中允。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給事中。進工部侍郎。閣中舊，即鄧白一葉，漚田而家。咸雍上，游取磁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撤毀，得租二百萬元，載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民死，徙陳路。栖筠為棧，集引江流灌田，遂大稔。捕宿賊，張度支，黨皆盡。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鄧，飲酒禮登，欲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寶泉縣子。賜一子官，留李獨用。平盧司馬許京討平蘇州，起兵。清渠恃功，擅留上元，有竊江盧，意朝廷以殘，創重志。方拜栖筠為浙西都團練觀察使。至則張設武備，遣士厚，屬金幣，費勞吳軍，以奪其謀。景耀，悉收渡江，栖筠乃益增學，廣表宿，備諸，吳何員等為學官，遠遊，越，越，越，越。

奏部豪姓多徙，買京兆河南，規服，德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代宗，厭元載，念謀欲引剛，鍾大臣自助。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張延賢，延賢先至，遂代括。俄按李少良，陸庭等上書，劾載，除事，依違，稱疾，帝殊失望。出之，拜栖筠御史大夫，制原，自中，以授外，庭莫知也。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怙，後，通，原，固，未，知，以優補，長安尉，當富，當富，當富，物，色，其，勢，怙，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徐，杜，滿，許，德，所，引，三，人，者，皆，元，載，黨，栖筠，并，劾，之，怙，等，皆，坐，貶，自，以，任，國，風，憲，故，事，賜，百，官，契，曲，江，故，坊，倡，賴，權，侍，衛，不，在，塞，遂，以，為，法，素，有，相，望，帝，因，憐，輒，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輔，助，時，帝，少，剛，斷，栖筠，內，憂，積，卒，年，五，十，八，白，為，墓，誌，數，贈，吏，部，尚，書，諡，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斥，其，名，稱，賈，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宏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卽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嘗參謀其才，厚遇之。累遷駕部員外郎，及陸贄為相，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久之起為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忠州，吉甫置酒與結歡，人益重其量。贄悔云：「吉甫忠義，忠州費本，博亦云。」時吉甫攝其志，州通鑑，六年，不能官，以疾免。尋授柳州刺史。遷德州，憲宗立，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賈幸，請用韓劉闢，因以構，闢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起，之，反，也。帝悟，乃以李錡為鹽鐵使，高崇文，文，廉，

頭，未，下，嚴，權，請，出，并，州，兵，與，崇，文，德，果，圍，以，攻，治，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遂，管，伐，李，勢，宋，伐，譙，縱，聚，伐，劉，季，連，蕭，凡，五，或，蜀，由，江，道，者，四，宜，起，宣，洪，鄧，郭，彌，弩，兵，直，搏，二，賊，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教，崇，文，權，舟，師，成功，人，有，圖，志，矣。帝從之。曠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關東，川使兩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吐蕃遣使請盟，吉甫諫，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平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詔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肅，肅，肅，肅，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諫曰：「邊境荒，大牙相，若，邊，吏，被，圍，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絲，山，跨，谷，以，數，番，抵，而，關，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怡，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淮，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淮，負，泗，道，所，會，濠，有，漏，口，之，險，前，日，投，建，封，幾，失，形，勢，今，情，乃，南，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眾，又，使，得，淮，滿，晚，東，南，走，集，憂，未，又，也，乃，止。中書，吏，滑，漢，素，厚，中，人，劉，光，琦，願，稱，朝，權，四，方，賂，遺，交，至，吉甫勸，其，奪，家，資，得，數，千，萬，貶，死，雷，州，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在外十餘年，究知朝，里，疾，苦，常，病，方，頌，德，恣，至，是，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僕，曰，吉甫，始，獲，其，買，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唱，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銷，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請，起，徐，州，兵，為，先，鋒，詔，汴，州，韓，安，率，兵，為，角，則，賊，不，敢，而，

那銘云云似未可信考與於均事謂係高家政權
先人之器改定無益矣今據新傳有此存其可
證者而略其不相合者以著圖疑之意云爾

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自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
安德郡公以東治稱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
刺史德孫擇言守漢州循引同編坐講釋政事名重當
時勉少喜學沈雅清整始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據監
厓錯號難治勉擢發法階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據監
察御史時武臣崛起無法度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據監
譚縱勉勸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選司騰
員外郎關東獻俘百人將即死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
半天下欲深心自歸無絲如畫殺之是舉以助賊也帝
馳騎先有後歸者日累爲河東王恩禮朔方河東都
統李嗣真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暉南鄭令暉
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籍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譏
殺良吏乎即拘暉爲請得免暉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
有名荒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使天子
素重其正權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
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應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屬
兵睦都平賊屯部人父病以龜道埋木偶置勉名掘治
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經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震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
須其入收史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史滿勉不從尋拜
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負險
爲亂幾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胡詩斬之
五嶺平西南夷船威至畿四五讓視奇謹勉既廉潔又
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花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
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

謂可竊宋徽處與李朝隱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
許之遣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完度使令孤彰且死
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營德方重不成而治
諸帥暴掠者皆尊備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
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
臣馬遂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據其東大將杜

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德舉與靈耀合忠臣將
軍李重茂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賈賊走河
北靈耀奔寧城爲如江所擒勉縛以獻斬關下既而忠
臣專決放賊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
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爲汴宋滑毫
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
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從諤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
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
將懼而遁次廂謂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輻械盡
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城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
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魏勉氣索嬰守累
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唯關賊未入勉因
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與帝素親得罪詔不
許勉內愧先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
爲判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盧杞盧杞袁邪朕
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
袁邪也時雖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
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貞簡勉少貧客業
朱興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自白金曰左右無知者
幸君以此爲我葬餘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

下後其家調勉其啟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番
遊親慕身沒無厭其在朝廷雖履廉介爲宗臣表禮
賈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
飲仍設席位沃饌之遺成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
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賈之繁家傳
譽京師勉所愛者

李鄠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暕之從孫大厯中第進
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理
累監察御史懷光反鄠與母妻周陽因給懷光以兒病
臥浴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鄠私遣
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鄠猶在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
不使歸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密奏賊軍虛實及所
以攻取者德宗手詔宴答懷光贊厥兵召二人問之鄠
詞氣不換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因之河中平馬燧破
械致禮表在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嗣曹王皇泰乘
殿中侍御史許致襄州幕府人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
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追建封子楷主軍務帝以鄠爲宣
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諭以禍福出監軍獄中使
復其位眾不敢動情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鄠曰非
違命安能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曰遠歸中順宗時
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權
節度使未幾移鎮太原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
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撻沮之鄠
以兵二萬分應鄂境貨輸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
財之使程異馳驛江淮關諸道輸貨助軍鄠覽內素富
攜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

獻先是吐火承龍為監軍皆罷甚屬亦剛嚴素著差相
敬憚未嘗稍失承龍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不喜由官倖進及出祖家作泣下謂
諸將曰吾老矣外願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
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
鄭彌直無私與楊憑楊質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
自任而鄭當官以辦法操下所至稱治在淮南七年令
行禁止其生殺摘適一委事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
往往陷非法鄭議以此少之子斌善其性仕憲宗正調京
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祿書監卒

斌子礪字景望大中末羅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
都劾奏內閣使和景全不法事景全摘礪委犯順宗嫌
名坐奪礪上疏辨之得不奪前樂昭洛礪扶尙書入
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晉遣人就礪索印拒不
與允章懼亦不臣賊光啟中避亂淮南嗣襄王僑詔至
苦讓高駘勿受不納王鐸嶺滑臺杖策詣之薛表薦召
人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乾寧元年遷禮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元稹素疾礪劉崇尙書原其
麻哭之官礪嘆為不可相天字乃左授其太子少傅礪
言為崇備誣汗書十一上不止議者授其非少傅礪昭
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在位數月又罷為太子少師於
是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兵圍下列礪罪殺之於都亭
驛行瑜誅復官節制司徒諡曰文球好學聚書至萬
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甚多子沈字
東濟有俊才亦遷書禮部員外郎
崔從字子又國子司業融曾孫也少孤貧與兄龍偕隱

太原山中曾說讀拾椽實以做講學不廢羅進士第辟
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盧巖良閑不歷辟
命以之舉舉引為西山運務使羅知州事前刺史有
以盜繫獄羅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真盜舉卒劉
闕及欲并東川從以書請止劉闕怒攻之從乃募兵與
城守高崇文平亂徙安州自如盧表表為宣州副使人
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羅以
先後可憐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裝度為御史中丞奏
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為中丞彈治不屈權幸
事擊牽閣而付代內必抗章論列請還有司薦引御
史務取重廉退著李脩以能得京兆尹為莊憲太后
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輻車留滑
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朕觀觀察使遷尙
書右丞王承宗請到德棧而遣子人侍也憲宋選堪使
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根譎非單使可屈從才獲田宏
正請以五百騎從解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程
場宣謂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屬士感動承
宗自失視愈恭至泣下即授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之監軍使端知用事者
求金從不肯各用是不得相長慶初錄尙書左丞領鄭
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賊亂法驛術吏不能制從一
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竟軍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
獨不取而厭怠待之羌不敢盜境實慰初為東都留守
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屬衙慰留守吏謹俄久廢至
是復行召拜戶部尙書宰相李宗閔以從為裴度李壽
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
百日去於是惡譚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尙書左僕

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
有贖率錢畜羊有口鼻又質遊羊其贏以任用度從首
調除之宮吏俸常加倍以給節度使則否從告與
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到股肉以祭者贈司
空諡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明峻峻有風望不喜交權利
忠厚而讓購品富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
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渾戎以朔方軍討朱泚引佐幕府累遷黔中
觀察使以讓坐貶從為中丞奏以自代蘇將作監授羅
南節度使卒贈禮部尙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自
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

唐四十六

王思禮

魯兗

王難得

子顏

辛雲京

京梁

馮河清

李凡

李叔明

曲瓌

王虔休

盧羣

李元素

盧士攻

王思禮高麗人人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嘗戰嗣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馬悅爲翰押衙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世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委以軍事涼關失守思禮走行至肅宗責不堅守引至善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赦之尋副房琯職便橋不刊吏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歸德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諸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尋破史思明則將萬餘眾於直千嶺光弼從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三公不居卒輔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糧粟至百萬斛云思在大原時嘗見郭景純牛僑吳州商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藁補左羽林長

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副將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誦滿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東攻守勢遂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隴南黔中南山東道子第五萬屯泚水南賊將武令珣舉忠寮等擊之眾欲戰吳不可賊石龜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吳與中人辟道挺身走歸沒賊收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使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在頭川來瑛襄陽魏仲犀合兵援吳吳城中食盡俄丞相杜鴻賓廷遣中使者曹日昇宣慰加吳特遣太僕卿不得入日昇以十騎馳入城致命復以騎趙養陽領兵千由晉營道進糧餉吳故吳得與賊相持論三月吳被圍凡一年晝夜藏人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吳死賊二日新獲甚眾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兼鄂十州節度使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陽數百里鄉聚蕩然無餘初賊欲亂江州相景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鄂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吳中流矢斃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有詔來頓節度淮西建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蓋舉朝死年五十七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謀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費善子郎支都者時越賊乘名馬質細鞍鞍障其蔽甚閑難得怒拏子馳馬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作刺賊狀

大悅賜錦袍金帶紫授金吾將軍從討哥舒翰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賴賊而遁復收五橋拔樹窟城蓮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之難得上家賞助軍試衛尉副領騎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前難得目乃拔箭斷箭味死前鬪血凝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曆二年卒贈澤州大都督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副生莊憲太后元和中年憲宗朝南宮乃廣昭思敬爲司寇難得太子顏太師唯子顏子用及封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歲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廐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善雜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襲雲陽追殺其軍至浪井投關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郭震山纒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因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紀實宗元年進兵京自稱節度使又郭雲京傳云景山遇害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郭雲京傳云景山遇害兵馬使不復與雲京通使雲京其軍中諸將雲京節度使郭同謀此蓋雲京自立之從以軍中之舊謀諸將非希特傳也雲京治遠於法軍中畏而信之回紇恃善勳每入朝所在驛鈔至太原不敢揚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諡曰忠獻從弟京泉信安王諱節度朔方京泉弟與以策千說難得從李光弼出井陘先驅戰嘉山尤力累遷鴻臚卿

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廣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
進晉昌郡王應湖南觀察使按察使京兆尹南觀察使
相共當節制以死國爲忠義反事見劉李忠臣及西
原屬傳見李忠臣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批盜京師
而京軍本傳不載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批盜京師
以老病不能從西擢勳而卒贈太子少保受亦從光弼
定恒趙後署太原三賊使史思明屯相軍及遼陽受逆
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於屯雲京曾孫諱則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
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燧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
建中時節度使既合言辛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
府殿中侍御史姚夔領州而行師過關有急變德宗走
奉天河清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吳相勸以忠發儲
繼完仗百餘乘職行在初希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
氣沮及河清輪械至被堅勳兵軍大振即拜河清涇
原節度使安定郡王現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謀人諜之
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泚軍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
涇人安傳吐蕃有功將以叛辛擊與質匪之眾大恐且
吾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鑾運害河清況挺身遊
緝里京師平賭河清尚書左僕射拜况太子中舍人况
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懷死河清再
贈太子少傅

李芑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郡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
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承奉初宣慶刺賊
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支葉繁結凡請以秋滿置州
拒使不得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德之至德置池州
卽詔凡行州事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
刺史勉節度承平復辟幕府李靈耀反署凡兼荊州

防禦使讓陳頴備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使未幾
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
馮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封百戶進勳悅將符
璽以騎五百降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
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戍鋒利將
將以力勝其可盡乎敢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
讓死繼細錄吾敢改言而不聽非吾志也固求罷歸老
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少保

李叔明字晉聞州新成人本鮮于氏仲通之弟也羅明
經爲楊國忠劾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
王瑒使回乾元初遇賊機收明讓之可汗爲加禮復命
遷司門郎中東都平尹洛陽令招徠遺民誠能吏邈商
州刺史上律轉運步進京兆尹尹耿其德以之疾辭
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呼入朝卽
拜東川節度使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
列屬籍代宗從之遂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
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加檢校戶部尚書樂崇
義阻命詔引兵下峽賊閉門敗其氣襄州平遷檢校尚
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質助軍悉衣幣獻官掖加
太子太傅封蘭國公初東川承兵盜擄邑影或叔明治
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歸
釐令宦士肩昇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
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諡曰襄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
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一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
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
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行下尚書省雜議都官員外郎
彭愷請僧道十年未滿五十歲輪緡四尼及女冠輪緡

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清僧
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在
道餘悉還爲編民自爲許口投地收贖寺觀以爲窟舍
議雖上罷之

子昇通鑑以少傅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教以死報故昇
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部國公主賤
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竭財廣第田產殺數年
子孫驕縱賣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鑿云
曲瓊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善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
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俱濟等城
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吳守鄂州與賊武令珣戰
尤力加左將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
破賊叔將安與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
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歷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
常卿德宗初吐蕃寇劍南詔裴以祁麗兵五千馳救收
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吐蕃破走威威大振加太子
賓客賜名馬軍討涇州劉玄喜遷府儀同三司封晉
昌郡王祁麗兵馬使時李納寇涇州裴與劉元佐殺之
敗其眾功最建中三年擢祁麗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隕
汴州裴守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級禽其將程崇
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隸許節度
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爲寇害民苦剽掠客他縣驅勸身
節用寬賦餼備條教不三歲備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
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七十四贈
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
黨畏慕大歷中刺史李深嘗爲潭將潭澤李想買聞其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
黨畏慕大歷中刺史李深嘗爲潭將潭澤李想買聞其

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貞討河北戰雙陽郡洛度
休功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貞
卒一軍思亂度休折其邪謀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
之以繼王為昭義節度大使權度休滿州左司馬領留
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無酒軍中大治初抱貞之
喪軍司馬元誼據沁州叛度休遣將李廷芝討之誼出
奔魏治壽二歲還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
州縣守宰多屬他職不親政故治尚簡度休悉削俸廩
遣就部人以安安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
虛羣字敬初系出范陽少學於香山淮南陳少游聞其
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為江
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皋節度江西奏為判官皋徙荆
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為侍御史累遷兵部郎中崔
西吳少誠擯決司有水數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
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益曰臣道貴順恭格所以為順
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意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
矣少誠聽命羣又為陳古今成敗事少誠雖然以奉使
稱旨還檢校秘書監鄂州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
即以羣代節度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太機邢國公密裔係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
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於洛北通適與共下攻
近郊亞疑而訊之掠服死者甚眾詔監察御史楊宣覆
驗事皆不備亞怒劾宣同上宣抵罪宰相以獄大宣審
奏請覆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實大理司直盧
士瞻馳按亞以獄成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
亞復劾元素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
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

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遣運寬狀帝
感悟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由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會
鄂州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
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中外企瞻風采既而
一不建為人夫望李鐸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為
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梯
及沒悲哽成疾因辭職屏居再娶妻王氏方慶之孫性
柔弱元素為郎官時甚禮重及貴溺情態待遂不見管
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及癡疾昏或聽謂出
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界王賈五百萬卒贈祿
州大都督

盧士致者山東人以交衛進端厚無競為吏部員外郎
善於職再遷知京兆尹劉墀入朝與士致故內調乃請
折滬鄂兩州用士致為觀察使詔可俄而兩州亂朱克
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致空家貴助軍
然部卒多家兩州陸導克融入故士致闔府皆見囚兩
州及雪克融始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除城州刺
史復為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欽定續通志二百四十六

列傳

唐四十七

令狐彰 張孝忠 茂宗 茂卿 茂龍

康日知 李洵 劉瀛

田宏正 牛承元 牛元翼 傅良儀

史孝章 忠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志驍沈果知書傳大義射

命中從安祿山天寶中擢左衛將軍祿山叛與渠通備

入長安偽署左衛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

州刺史屯滑察既而反正因監軍楊萬定以聞自祿山

搆逆未有舉州向化者肅宗大悅拜滑毫魏博節度使

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

增當冠衛城巨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道以防秋

自營糧所過無秋毫犯然為阻枝忍忤者輒死與魚朝

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救

子建通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請最去史

部尚書到寢工部尚書李勉塔大事請以自代宗得

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閥絕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肆射遂以四百

人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

節度使李實臣女也建將妻之誣與門下客鄧士倫通

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實臣請劾案無狀建自赦免俄起

為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勳債坐安自陳貶虜州

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

討蔡用李吉甫言以彰前遺子受代授建弟通贊善大

夫運從壽州團練使以昭彰之忠且風蔡通懷賊不敢

戰貶昭州司戶參軍事終左衛大將軍運為東都留守

將為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本奚種世為乙失活酋長父誦納款授鴻臚卿

孝忠以勇聞燕趙聞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

奉仗內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潭源府

折衝安史再陷河洛常為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

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寶臣待

之厚奏為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大子賓客

封符陽郡王寶臣賊陷稍忌刻欲殺之孝忠不往會

病死子惟岳擢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惡孝忠善

戰慮師出為己思使判官蔡維說以順逆孝忠即遣將

程華報滔連和遣錄事參軍事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擢

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敗惟岳於

東鹿滔欲乘勝襲恆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

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

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復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

破矣而恆州多宿將追之則死關賊之則改圖且滔言

大而譏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或成吾堅壁於此以待賊

之誠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

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

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

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復復遷憲雄說之答曰吾業已效

忠不復助惡矣乃凌溝鬪修器械備士乘城固守滔悉

兵攻之帝詔李晟質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孝忠因

與晟結婚天子出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魏民餓死

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魏民餓死

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糧淡日膳菽豆措而已人服其儉

推為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謫其子茂宗尚章章公主平

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

宗茂和

茂宗擢昭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闕殿使實歷

初遷充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襄陽討蔡奏為都押衙茂和數以

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合軍憲宗

曰子以其家忠且孝為卿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順通書

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拜因王諒為

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為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

為節度使久之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深聽曰恨

見卿晚召寔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

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

臨輓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

鎮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

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為恆

州北道招討茂昭治憲嚴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

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薄王師茂昭躬擐甲為前

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馳賊大敗

之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軍宗還

朝表獻上帝乃許北鎮道客聞諺皆不納詔左庶子任

迪簡為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編屬

籍歸之先敢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舊出易庶後世不

為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東晉絳慈隰

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於

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諡曰獻

武 陳楚者茂昭物也字材編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
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羅諸衛大將軍封晉靈
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羅漢表歸定州亂拜楚節度
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人楚曰定軍不來
迎以試我今不入正臨計中乃盲雲行四十里夜入其
州賊心乃定從河陽二城入為左羽林將軍檢校司空
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少事李惟岳據靈州刺史惟岳拔日
知與別駕李澤及部將百人碎牲血其盟固州自歸惟
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及之日知使客謝武俊陳
順逆形勢勸自拔武俊悅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
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
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下京師興元元年以深
趙益成德兵日知奉詔軍節度使又從晉穆累加檢校
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贖資趙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
軍討張部以功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
反略千乘志睦往其銳遂下蒲卒盡奪其城加檢校尚
書左僕射桂源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累進左神武軍將軍宜宗擢為
天德軍防禦使節度使其威政詔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
稽縣男擢義武節度使會南詔叛安南詔使嶺南西討城
邕州合容管經略使節度使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
入承訓分兵六道出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南二千
還屯闡軍震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漆欄兩畢南詔圍之
四日或請夜出兵襲擊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

勇兒三百夜燒燬輪屯斬首五百皆通賊謀請討分遣
平小校再三南詔忌明日解而去承訓謂言大破賊告
於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賜賜賚而士不及
怨言嗷流皆通賊謀 詔批承訓先事無科舉
奇致勝願皆通賊謀 功城美被擢為通遠軍節度使
一階其何皆通賊謀 以使軍士奮勇效命忽被賜爵尚為首
黃南東節度使幸由白宰相承訓副使移疾授右武
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靈戍兵作
亂權權判官官罷勸為長遠昭徐州乃拜承訓檢校尚
書右僕射武成軍節度使使在泗行營都招討使率魏博
鄭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澤兵二十萬討之凡一年罷勸
平芝封門之亂為唐季大事宿兵年餘僅乃投首于
臣內事形文難不分客主皆難辨矣今別於承訓還
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簡度河東於是宰
相路巖章保衡勸承訓討賊還獲實圍獲不時上功貶
勳王樽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傳宗立授左千牛衛
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曹從父征伐終鄭坊節度
使

李洵者瀋陽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遷
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洵率州自歸加兼御史大
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撫使初洵遣巡官崔
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洵為節度可
與成功洵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為賊守程先否
張鑑而盧杞怒不先白故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
將擊退之既賊方強乃加洵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洵密
為賊守不受命洵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復
授洵少開局輿過市市人叫歡洵驚疽瘡卒贈尚書左
僕射以洵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取居下陰約

納攻徐為內應并說降將翟濟執以開羅齊沂州制
史召淡入京師以洵叛不罪
劉潼盧龍節度使梓之子子濟母弟也涉黃史有材武
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義裁抑
其凶及梓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誦侍湯液未嘗離以
父命召濟於冀州濟副總軍事故德義之讓以為冀州
刺史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羅因濟以所
部為天子成羅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
違令者德宗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京師吳未即就奉德宗甚懼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濟軍
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在問所欲死則哭之憲宗立方
士羅令則謂羅營安言廢立擁護送闕下殺之錄功號
其軍曰保義善戎畏羅不敢入寤常憤然有復河湟志
屢為朝廷言未見省累封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
既還卒於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宏正字安適文廷珪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為從
尾弟仕為平許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開四縣令以治
稱遷涿州刺史史實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涿州
廷珪固守連年食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
監獄相廷珪無所回染及稅代立忌廷珪之正召為節
度副使廷珪至稱疾不出悅遇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
宏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與異宗名之
曰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後
忌其正出為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宏正賜賜賜家
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讓襲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
奴蔣士則措置不平忌感怒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
誅其家迎之宏正拒不納厚津於門宏正出單拜之裔

遷府宏正頓於地度不免即命於軍曰爾爾不以吾不
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唯公命因曰吾
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荷天子未命敢有
請吾旗節者殺殺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
支黨十餘人於是關魏博相衛具遣之地籍其入以獻
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
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度明
察具陳朝廷厚意宏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下
諸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會謀布
衣崔暉率去陳謝且言欲變山東承襲舊風然後退歸
邱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誥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
宏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獻數有功李師道疑其翼已
不敢顯助蔡故元濤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振詔
宏正以全師壓境破其取南宮承宗權歸於宏正宏
正表請朝廷肅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為質俄而李師
道拒命詔宏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宏正自楊劉
渡河距郡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
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威勢威服乃反兵斬師道
首誦宏正降取十州以獻以功加宏正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以朝封歸德殿督勞殊等三
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賈封戶引
百羅其兄魏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宏正表上表因請
留闕下帝不許遂遷宏正子姓仕朝延帝嘗權任之穆
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師詔宏正兼中書令為節
度使宏正以新興鎮人職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
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鎊不時至軍有怨言宏正
親加撫喻乃安仍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軍心度支崖

凌吉其喜退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兵於魏是月軍
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則臨悼
册附太尉諡曰忠憲子布舉年

布子敦禮幼機悟宏正成臨請布知李安且危密白父
請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凡十八戰咸凌雲閣下歸魏以功
授御史中丞蔡平入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
前同列將廢御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宏正
從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布所至必
省兀將幕職卒賦職勸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宏
正遇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強而
鎮弱且魏人素德宏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
愬遣布布解職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
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仗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
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跋行披髮號哭而入居粟室屏
師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雜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
發家錢十餘萬贖頭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
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邀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
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宋
克禮博幽州與王廷湊齊河朔三鎮齊運衝葉驚自
私而憲誠善其志陰欲乘變又魏軍驍悍格戰會大書
師寒難之軍中諺沸憲誠得聞因以搖亂會有部分布
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軍遂潰潰者歸誠離
中軍不動布以中軍署魏明日會諸將議事眾諫曰公
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眾且
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眾意終日責國
臣無功不敢忘死突授其從事李石說乃入至几筵引

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
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盛在宥鎮宣宗時德銀州
刺史坐以私錫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可賞
鎮以勳忠烈故貶為州司馬在宥大中年為安南都護
顏立邊功

羣會昌中憲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
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玉母譚詭官請代因繼於時皆赦其死於是
武宗詔減死一等

半寬厚明吏治為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
失夫人和昭半代之舉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為
武盟一為靈武軍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
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誅引兵共
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
未幾喪大將謀取帥他姓參謀崔暉與諸校計以祖母
涼國夫人李氏命承元嗣承元泣拜不受請將牢請承
元曰帝使中貴人監軍蓋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
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眾曰惟所
命遂於衙門都將所視事約左右不得稱國後事一關
參佐密表請帥於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善宣慰授承
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尚
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皆至上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
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
道有詔敢死欲舉族西請將止弗遣他曰乃其殺之今
君等幸強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請將諸塞承元
即出家貲贖之斬不從命者千輩軍乃定入朝見弟

編通志 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 唐

拜判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朝母入見帝命中宮
禮資異等徙承元勳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表
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節置守
兵千詭號臨併城以勞封岐國公五年徙師平盧蒲
始贖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充郭諸鎮皆
奉法承元齊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強雄與
傅良弼一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
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揚其軍
廷湊怒遣節度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
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振
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
解招討使裴度詔書謂讓克融解而備廷湊退舍詔並
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洺月元翼率十餘騎日圍出
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賊平等百八十八人元翼
見廷英貴問優待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廷湊解以須
秋遣元翼程平等死憤志卒悉遺所賜於朝廷湊遂夷
其家

傅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憲之博野樂壽
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
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錄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
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
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土
隸石師領誠沂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寰弟京師
俄以良弼爲沂州判史良弼率眾出力戰乃得去袁引

兵三千趨沂州廷湊遣之袁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

子以良弼實忠有狀乃與興奴婢贈馬召良弼爲左神
策軍將軍實歷初羅夏被銀節度使吳時蕃帳亡命來
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
節度使實累推保善軍節度使後授夏級宥節度使卒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謙退讓如諸生魏博節度使李勣
尙之敬試都督府參軍父憲謙得遷士曹參軍孝章
見父數奸命內非之嘗雪涕陳逆順朝廷聞而嘉之授
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進檢校工部尙
書尋入朝分于善厚憲謙亦上書求親帝却非憲誠意
特錄孝章倍殺故分相衛道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
人亂父死於軍帝念史氏諱而卹孝章故奪良拜石金
吾衛將軍徙節度鄆坊進檢校戶部尙書久之自鄆歸
以病丐還卒於行年三十九贈尙書右僕射李章本名
唐後改今名

憲弟密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宏正討齊蔡常
爲先鋒聞三十戰中流矢甜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
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
刺史增亭郭徙客館於外戎謀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
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懷原節度使吐蕃遣使來
請鹽城且願以舊役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知其點邊
使謝之吐蕃得而服自寬項羌內憲又徙朔方有詔
馳驛赴屯憲忠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
人乃皆喜奉酒進迎道憲忠僮儉少所欲故所至莫不
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尙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

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

唐四十八

劉晏

王紹

李雍

第五琦

班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八歲按舊唐書

晏在開元三年乙丑夏死在建中六年六月明使封晏

書作八歲則晏前後不相符今仍舊書七歲則六歲顯行

在帝奇其幼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有賦而輸無逾期舉賢良方正

補溫令所至有惠民民皆刻石以紀再遷侍御史祿山

亂避地襄陽承王璠署晏右職固辭詔拜度支郎中兼

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璠反乃與採訪使

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發兵堅壁會王敗欲

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以功拜彭原太守

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

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錢鹽鐵等使尋兼

京兆府司農卿嚴莊下獄晏遣吏防守其家已而釋逐

劫要滿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

復為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

晏以戶部讓顏真卿代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

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

善罷為太子賓客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

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兆米斗千錢穀騰不

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

河石碣底柱砥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墜洛見宇文愷

梁公瓌屬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勢然畏為

人差制乃移書宰相元載言利害載方內擢朝權既得

書即盡以酒事晏爰故得盡其才凡歲至四十萬斛自

是關中雖小旱物不糶按通鑑使以江汴漕水坊

運糶水節食轉輸自是每歲再運吏部尚書又兼

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

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錢事常表執政忌晏有公望

乃言晏德當歸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

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道諸道租庸

使傾閩臺閩土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徭租庸

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倣倣爭權實乞請

欲徵職仕者晏厚以粟人奉之未嘗使視事是以人人

勸職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

初歲收納錢六十萬未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推

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鹽粟實取三萬斛以應關中

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

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鐵鑄錢十

餘萬其措置橫恣如此每朝朝馬上以權算實明視事

至夜分止雖休潛不廢事無閒刻即日剖決無留所居

修行里租樸庫隨飲食檢狹室無廢婢然任職久勢軋

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思德

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

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

晏為尚書不相下元載得罪即晏獨治而炎坐貶及炎

執政街宿怒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

韓王官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符異以

搖東宮時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

靈先帝與陛下不為賊臣所聞不然劉晏幹搖動社

覆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

法當死崔祐甫崔靈力相解釋靈尤切至哀怒斥靈於

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謗彭忠州刺史史憲必

傳其罪知庾牟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牟即奏

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覓牟擅取官物詔使謀作

亂史憲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

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

十人天下以爲冤與元初帝沒悟乃許歸葬貞元五年

遂擢晏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執經還官求

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滉

元瑒表奏李衡信估虛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

用晏既被誣而韓更推明其功著洵以爲管蕭之亞云

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徵而軍旅濟為韓況

所憂貶雷州司戶參軍詳見韓以兵部侍郎判度支

封開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詔潤州延陵人父融以詩

名信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

兩稅使晏罷以信充諸道鹽鐵輕貨物使終祕書監

丹陽部公徵累官戶部侍郎歷同華二州刺史若初累

官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

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鑄錢以處萬貨謂可卒贖

禮部尚書

晏兒暹為揚州刺史天寶疾罷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

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懼其嚴更薦前

河南尹于頔代之遷湖州刺史

暹孫暹字子固權進士第杜棕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

祠部郎中大中初討竟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暹爲使

難其遣暹請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澗調師屯守以

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應京兆尹山南有勅賊依山為劉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曉之詔潼馳往潼擬身直叩其鼻曰有詔赦爾等皆列拜約潼能而時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盧龍歸數陳邊事權右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為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撫以恩信賊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開候潼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涇江丞太守賈闈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錄事參軍時賊已陷河關信都進明未職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縣宗莊駭原進明避琦奏事既謂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潤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向帝帝稅拜監察御史向富江淮租庸使遂司成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空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應辦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入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

重寶錢以一代十既富國又鑄重現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餼糧相望議者以為非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賀屋初起為湖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蓋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繼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德勝二州復為太子賓客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宏少敏異其父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曹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吉城人以左道惑眾謀作亂事覺引屯將規殺死眾兒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大應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累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早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悅俄而寶符當國代況使而參仕大理司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參事久不歸使於宏乃與參有隙帝後遇參薄參知之欲歸使然不欲宏專遂薦張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榜兩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謀以悅其意又遷江淮兩稅道巡院官令宏滂其差擇授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及西院官更持可否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謗分享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讓曰公所言非也朝

廷不奪公職乃公使官指縱奸吏自取魯爾凡為度支胥吏不一據家輒鉅億備馬產第侈王公非監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即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高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宏清潔勤力農人官芻夕而出吏不堪其勢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為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為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德憲宗諡改焉

王紹本名純德憲宗諡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為穎川節節器字之曰德素姿為武康尉包信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徒餉道自穎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首輕貨趣開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信道臣實率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後五日繼至由是奸難逃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五日改關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項之遷尚書主計凡八年

德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為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為武靈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裨將安達連唐重誦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贖實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不敢少貽。昭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鹽廢不振，賦入朘耗，其益贖一年較所入卽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裕再遷吏部尚書，程昇坐王叔文廢，其時薦之，昇計較精於錢，故其能善鹽，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詔省候異言不及病，但與商較程課，功是夕卒。年六十三。按舊書年贈尚書右僕射，異爲人忌，刻校怨實，參爲相出，異常州及參貶郴州，異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彥致絹數千匹於參，異卽劾參交通藩鎮，遂殺參。

欽定續通志二百四十八

列傳

唐四十九

李揆

王璠

常袞

趙憬

崔造

齊映

盧邁

關播

董晉

唐長源

袁滋

趙宗儒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賈易直

鼠目子乃求官那蔽開銜之及秉政奏撰試書監江

淮資疾載誅始拜睦州刺史人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

總宗幸奉天按舊唐書考德宗幸山而盧杞以豫

志二月及杞為南州司馬與元天乃二月始幸果州

南山人於朱道進惟何云播遷山南蓋其後而也

之若杞之使撰則在奉天時記事之文不得詳同也

改撰素為盧杞所惡用為人善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

探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遂命帝側然杞曰戎者舊兼

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

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良留因結之曰彼李

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王璠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

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陰神不祈輿上言請築壇東郊

祀青帝天子人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璠

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譖政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

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錢為鬼事至是璠乃用

之禮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祀見龍乾元三年拜蒲

同鋒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大兵後天下順治與璠經無它才不為士讓語可既

驟得政中外振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

由是專意此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一建言崇在山川

與遣女巫乘時分時天下名山大川至皆盛服中人護

領所至千託州縣道須積時有一巫巫而盡以惡少

年數十自隨尤檢役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

請事門隨不啟震怒破甕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

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道遇中人既以聞准不能詰帝

亦不加罪明年罷璠為刑部尚書又出為淮南節度使

猶兼祠祭使徒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議簡懷曾孫擢別有傳

常表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醇潔不妄交游由太

子正字累為中書舍人文采爾蔚長於應用警重一時

領朝恩兼判國子監奏成均皆用名儒不宜以宦臣

領職時朝廷多事西北邊防連為寇盜裴聚上唐陳利

害代宗甚願遇之加集賢學士大解元年遷禮部侍郎

仍為學士元載之得罪合與劉晏李通等稱之獄竟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宗文館大學士

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資苛細以清檢自賢帝

內重綰而顧任之禮遇倍愛裴弗及也綰卒哀始當國

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奏裴罷之又將

讓空封它宰相不從乃止讓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

賢崇國政也不能當爵位不宜辭讓 謝按通鑑補覽

云云蓋出於仕實者之口然裴猶知節操較之持祿

固位者流猶為改善於此若但向人享養賢之文而

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莘作不夫高日食政事室北

門異時宰相適合人院否速政事至哀乃塞之以示尊

大德元載毀寶寶官之貽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

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貽伯以其貽賂無賈不自之辨

云哀為相散官機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

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哀奏裴祐甫兩

為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朔州刺史建中

初楊炎輔政起罷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裴哀為設鄉

校使作文章現如教專與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

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尚書

左僕射開人祀哀於學

趙憬字退翁涇州隴西人志行峻潔不自銜實應中方

營秦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薦饑榜揭衣上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志四七二五

疏請殺禮從儉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壟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自副承奉遂代之居二載召還闕門不與人交李適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調播為使而假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絮裘布馬規利獨假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惟堪此遂以命之賈參當國欲拜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還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從假門下侍郎都是不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遣奄人漢詵穆賈宏武李宜盧雲等為表送勸稱病勢危甚假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其親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奏帝色變假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情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請賦效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下詔褒各輸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憲

崔造字元辛深州安平人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謔四德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時為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未幾亂造與魏儼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勇源休與儼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為有禮下部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乾沒自私自乃建言天下兩稅請本水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請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

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判部劉滋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糶濟洪澤二十萬貫韓深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廢盧宰相計殿殿以開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現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待不可帝重違之復以滙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功以滙尊禮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詔託疾辭位罷為太子右庶子貶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

齊映滄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補河南府參軍事齊亮節度使令孤彰著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建辟為判官盧杞薦授判部員外郎又為鳳翔張鑑判官映練軍事論秦數稱旨進行軍司馬德宗出幸天鑑儀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欲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鑑不用楚琳殺鑑軍中多為映指道故得免齊奉天投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隘常為帝御會馬駟突帝恐傷映詔捨樹園不去帝嘉嘆擢給事中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建造劉滋並補政道端重言映諫不肩事否可一顧於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盡駭成言帝欲還映入諫俯伏流涕天子為感悟映時張延賞過之善及相而延賞為左僕射數為映書事又為所規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既復用即劾映非宰相昭明年貶蜀州刺史徙衡

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盧邁字子元河南河南人按舊書作范舉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諫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改尚書右丞所作監元巨福祠以私忌不聽晉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有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畢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互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貶自中興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骸骨罷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鄂景山節度齊晉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鳳鸞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職贄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澶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監賊燭蓄捕儲貲力給軍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詔播宣稱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請司印庫以合史直曹副服為蓋播悉易以士人時禮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以播奉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非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時李元平陶公達張燕劉承誡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詭計

以功名自喜播謂將相材數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術制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史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郭凌陰希烈使亡命處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厭賊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失於地希烈毀罵曰官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後耶偽舊御史中丞播聞說曰元平事濟矣謀必覆並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偽舊宰相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既而播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成安公主降回鶻運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園門不娶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補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祝善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權園府為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中書門下平章事力贊參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力贊參得君威可大事不關晉晉循謹無所駭與參欲以其姪申為史部侍郎詔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

郭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叛且死郭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郭晉總其軍謀代之晉受命惟幕府驕倖從即日上述至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及郭惟恭始出迎調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更厚服晉有體汴水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繩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慶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殺其黨李通勞貨死流汀州帝恐晉懷悞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恩檢簡事多循仍故軍相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子漢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合詞王承宗也據度支郎中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賈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為張籍所稱陸長源者吳人字詠按舊唐書陸長源字詠太子詹事餘慶孫也

陸長源者吳人字詠太子詹事餘慶孫也贈於學始辟昭義群高府府應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為副入運部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再判官楊獎孟叔度等又苛細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懷吾且以法治之眾始懷軍中請出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又償直以鹽高鹽直帑帛估人得鹽二勛軍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賜帑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為眾怒益甚纒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死之日有部拜節度使連近嗟恨附尚書左僕射長源好游易而清白自將去

汝州送車二乘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亂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命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遂準至是賜名按舊書劉全木懷州武陟人也父客取以成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數戰有功拜左驍衛將軍遊奕使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詢為使知詢降賊嘗安東副都護馬靈客取與諸將共殺知詢與安東將王元志相聞以客取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元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正臣裴元福為史思明所敗奔還元志敵殺之全諒事劉元佐為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為元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元佐子士靈代立疑宋州刺史翟亶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觀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碑弘代節度云

袁滋按舊書入字德深蔡州山人陳侍中憲之後漢學博記建中初鹽陟使趙贊薦於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遷鹽陟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觀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舉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平時戶屬德宗選郎吏可兼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權詞書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諭年還進諫諫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還求外遷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慈惠民愛向之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老老進道罷拜莫不擁涕帝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字道以檢校吏部尚書

平章事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兄峯在蜀為閹所劫被逐豈以爲節度使僉謀爲給事中中問廷之無無無兄在蜀滋畏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州武地有溫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出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祀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自表入朝欲謀罷西事道聞蕭悅錢徽坐沮滋滋更言必勝乃得還極而高資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備治唐州滋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舉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廣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子均右拾遺郃翰林學士吳綱糾諫云按字均太子與熊即都守之美右拾遺均字之亮吳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云均字之儀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表不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楨人第進士授校書郎列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同儔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運至檢校吏部判南節度使散允食成二千人應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遷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熟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諡曰昭

寶易直字宗元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

應辟以判入等爲監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蘇陝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昧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贖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宣徽浙西觀察使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其部將王國清指酒貨邀取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潛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兩獲一人解十萬國清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長慶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空諡曰恭惠子剛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官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

唐五十

張鑑

李祿

宋申錫

姜公輔

武元衡

傅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李祿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宋申錫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姜公輔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武元衡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傅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李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李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李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李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唐五世孫也

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顯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

易卿者其為朕慮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

節度使鑑知為犯檢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帝幸奉天

鑑駁家賈將自獻行在而黃鶯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

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隨州楚

琳稽故未行鑑以帝在外心憂感謂已亟去不為備楚

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亂賊城走不及

遂與二子為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屢官王沼張元度柳

遇李激皆死詔贈鑑太子太傅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後唐高祖公輔第選上補校書郎

問故公輔隱隱言以參語對帝怒繼公輔泉州別駕遣

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

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者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領軍督將皆驍橫擢

政元衡病去德宗知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

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廷英

帝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黨

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

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

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遷

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列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任異它

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帝問宰相羅綱請聽

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許之而復不至是可

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彘臣得遂其私則

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

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

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魏

縣伯封臨潼部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

東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樂樓歸八年召還未

政李吉甫李絳數爭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

附吉甫卒准禁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

數吳元濤使人白事申書悖慢不暮元衡比去承宗怒

數上章詆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夜誦未盡賊乘暗

呼曰賊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鬥不勝皆

驅逐遂害元衡比顯骨持去帝震驚罷朝坐延見見幸

志四七二九

續通志 卷二百五十 列傳 唐

續通志 卷二百五十 列傳 唐

錢百五十萬緡其軍有言太過者殺曰假令舉十五萬軍期而得六州計所輸給三倍於費今異天挺忠義首變汗俗破兩河之膽可商小費不以激勸人心哉從之帝忠朋黨以問終答曰自古人君最忌者朋黨小人猶如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夫聖人同逆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橫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不可戒哉吐蕃犯涇州掠人畜將因言漢塞虛儲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軍軍本防盛秋伴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羸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變請分隸本道則賊合齊一前戰不還雖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官者以為言議遂廢官感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終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官女子欲與卿議天下事乃其樂也帝嘗問玄宗開元時政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終曰治生在憂危亂生在放肆玄宗嘗懸試官守知人之難難初任姚崇未瑋順情聽納洎林甫國忠得君於是上不開直言嗜欲日滋天下騷動放治亂繫時士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教坊使稱密語問長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驚然終將入言吉甫曰此諫官事終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終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問長以貶致之彼不喻朕意故至諫擡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瓌於淮南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瓌田多在部中主取搆民終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帶戒曰至華宜自戒釋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鷓戶歲貢限終以為

言井勸止改狼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鏞惡終故傳其恩錫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終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退兵部尚書左僕射終以直道進退冠一時屢為諸節所中下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罷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終遣人迎說軍日將收募直而還為民上皆怒乃讓而入劫庫兵終力寔不設備遂揮節登陴或言絕城可以免終不從牙府王景延力戰殺終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解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終冤冊贈司徒諡曰貞勇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後煙閣終在焉獨留中終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將借次為七篇子璋字重禮大初中權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著制設次郊丘太僕監車載教召擊臣臨觀諫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徽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所人少孤權進士第累陞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概意放肆欲別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拜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言而守澄怒璠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車侯豆盧革誣告申錫與璠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以為當召南司會議守澄乃止捕申錫親史張全興家人買子報信及十六宅典史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反狀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於是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嚴奉蔣保義沐贊宗直韋溫拾遺李羣華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請以貶付外帝震怒元亮固言執懇切涕泣懇到帝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道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豈乃勸守澄請止行貶按通鑑牛僧孺者申錫語為得理及即錄是諫實注勸守澄亦能見其情今據以增入錫是諫實申錫於顯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勸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羅豆盧革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黃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鉅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申錫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開遣書朝野為各閱七年咸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徽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五十

段秀實劉蕡龔真卿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洛仕隴州刺史留爲
 浙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
 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
 易之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軍營討護密
 有功授安西府別將蓋然罷又事高仙芝爲判官遷隴
 州人推前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實薩勞城與
 虜戰勝之常清遂北秀實日賊出竄師何我也請大索
 悉得其伏虜而擒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
 李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
 變嗣業陰然之秀實切責嗣業嗣業因請宰遂東師
 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表起爲
 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
 輔軍委河內秀實兼堂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
 老財乏秀實督健保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愆思
 嗣業中流矢卒歌推荔非元禮代秀實聞之即遣白
 孝德書使發其義讓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
 葬之元禮高其義奏羅士卒所服皆羅拜不
 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
 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從
 郭靈翼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郭靈之食乃請屯本天仰
 給畿內時公廉嗣慶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劉李
 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

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賊合嚴立軍中畏兵選孝德爲
 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
 喻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郭
 惡少納賄竄名伍中因誌志吏不得問秀實自州至府
 請爲都虞候以已亂孝德即檄署行軍使而時士十七
 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醴器秀實列卒取之斷百置粟
 上地市門外一澗大謀盡甲孝德悉召秀實曰李何秀
 實曰請擊於軍乃解佩刀進老燈一人持馬至門下
 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
 甲者愕哈因曉之曰尙書固負君屬郭元帥固負君
 屬郭邪何欲以亂郭氏曉出秀實曰爾元帥功寒天
 地當務始終今尙書志卒爲某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
 罪且及爾元帥今郭惡子弟以貨買名軍籍中殺害人
 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以爾
 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曷再拜
 曰公幸教哺願率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今日收謹
 者死秀實曰吾未備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
 下遂臥軍中曉大駭戒候卒擊橋橋之且與俱至孝德
 所謝不能郭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僉令謀
 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
 令謀曰我知入不知早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
 秀實察厥免之囚使人遍諭令謀令盡怒召農實曰我
 授段秀實耶以限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
 位曰乃我爾汝即自製裳囊登注葉實已馬以代償准
 下將尹少榮願喇俄入馬令謀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
 精人餓死而爾必得豎擊無非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
 馬賣而市汝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大人
 擊無罪者尙不愧取隸邪令謀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
 可以見段公一夕自復死馬環代孝德每所吞盡購處
 決不富固爭之不從不止始虜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
 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
 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驍捷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
 作亂約日聞警鼓而經秀實知之召蔽人陽恐失節戒
 曰每警當報日延數刻盡四鼓而曠明日復有告者
 曰夜焚棧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
 軍中日散教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
 婦八人斬以徇日後從者疾軍遂遷涇州于時食鹽郭
 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鎮領鄭頌一州以佐軍命秀實爲
 留後軍不乏資一州以治礮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
 馬使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披甲備礮驛卒
 都虞候史延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延幹
 京師徒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節拜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頌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
 料取其一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盡地以對
 件別條陳帝悅慰賞良渥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鎮德
 宗立加檢校禮部尙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
 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異土功請須農
 隙及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久失兵柄
 意其必快懷進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自
 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之
 書召爲司農卿旬下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之
 次明令從通使改稱泚意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
 將士東征安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
 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輸軍以禱福掃清宮室迎乘
 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於陰結左衛將軍

劉海濱原部庚候何明禮孔目官政家岳同謀殺賊
 三人者秀實素所厚使誘岳岳通書云秀實欲
 誅實則殺劉海濱執命官何明禮岳三人考岳岳于秀
 實從其謀新舊甘心不罪而死應與秀實同志高台言
 自相矛盾今從通書或疑台源林救汝偽迎天子遣將
 韓曼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家社之危不容
 喘乃遣人論塞岳竊取馳台言印不獲乃何用司農印
 追其兵曼至博殺賊乃約事急為然而令明禮應於
 無遺賴我當直搏殺賊乃約事急為然而令明禮應於
 外擊日曼兵至泚台言大驚塞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
 及秀實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健台言李忠臣李于平皆
 在坐秀實戎服與林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奪其
 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萬段我豈從汝反邪
 遂擊之泚舉笏捍笏中額流血噴面衝冠走賊眾未敢
 動而海濱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
 遂遇害年六十五海濱明禮皆繼為賊害帝在幸天恨
 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俄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
 曰若遇賊朱此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
 百家人拒不進至都秀實怒曰我終不以汗吾第以置
 司農治堂之梁間史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始完新秀
 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帝不用及涇卒
 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與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
 忠烈賜財戶五百莊第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
 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額銘其碑太和子
 伯倫始立朝梁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孫凝文楚珂
 知名嶺白郊游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
 郡公甘露之變莫當謀義度秦忠臣後竟死乾祐州
 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為李克用所殺何傳

宗時居頴州黃巢圍頴刺史欲以城降珂羣少年拒戰
 塚妻糧諸從賊遂拜州司馬
 劉海濱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
 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被涇州叛海濱與其子
 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竊恐可誅狀既還光國手
 斬文喜獻嗣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乘
 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滄臣祝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
 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
 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
 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郡人呼御史雨還殿中侍
 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將列奏為東都採訪判
 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
 安祿山謀逆真卿度必反託糶雨增俸贈料丁壯備
 廣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澤山之疑祿山反河朔
 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歡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
 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
 守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
 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
 王廔各以眾歸詔北海太守賈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
 河為助賊東都遣段干光傳李愬盧奕將清首河
 北頭帥畏懼欲殺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
 斬于光賊三首它日姑謂續德而祭為位哭之是時
 從父兄某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凌等清土四十
 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即
 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

欽實戴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採訪使清河太守
 使郡人李學來乞帥真卿為出兵六千知府材因謂曰
 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某曰朝家使程千里統眾十
 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嶺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
 斬賊守真知泰以勁兵破嶺口出官師使討鄭幽陵平
 原清河合十萬眾勿洛陽分兵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
 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國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
 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酸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
 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遠將白嗣深乙舒家等兵二萬拒
 賊賊斬首萬級知泰走及郡史思明圍德陽道游奔
 兵絕平原軍真卿懼不敢以書招真卿進明以河北
 詔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曾平盧將劉正臣以瀋陽
 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道軍資十餘萬以子願
 為質願南十歲軍中固留不從肅宗已即位盡武真卿
 數遣使以蠟丸裏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
 為河北採訪使時軍費困竭李暉勸真卿收景城鹽使
 諸郡相輸用度獨不取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
 河北諸郡復陷遂平原博平清河趙州守然人心危不復
 振真卿謀於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回國非計也
 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回國非計也
 調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
 而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
 李義告宗廟戒解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日上皇
 在蜀可乎器違奏改之帝以為違議又言春秋新宮災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
 哭然後遣使不從宗相厭其言出為瑒太守轉蒲州
 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長祿劫賊僭州刺史乾元